

慈悲三昧

水懺講話

聖印法師 著

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

印造佛經佛像之十大利益

一、從前所作種種罪過。輕者立即消滅，重者亦得轉輕。

二、常得吉神擁護，一切瘟疫、水火、盜賊、刀兵、牢獄之災，悉皆不受。

三、夙世怨對，咸蒙法益，而得解脫，永免尋仇報復之苦。

四、夜叉惡鬼，不能侵犯，毒蛇虎狼，不能為害。

五、心得安慰，日無險事，夜無惡夢，顏色光澤，身力充盛，所作吉利。

六、至心奉法，雖無希求，自然衣食豐足，家庭和睦，福祿綿長。

七、所言所行，人天歡喜。任到何方，常為多眾傾誠愛戴，恭敬禮拜。

八、愚者轉智，病者轉健，困者轉亨，不願為婦女者，報謝之日，捷轉男身。

九、永離惡道，受生善道。相貌端正，天資超越，福祿殊勝。

十、能為一切眾生，種植善根。以眾生心，作大福田，獲無量勝果。所生之處，常得見佛聞法。直到三慧宏開，六通親證，速得成佛。

印造經像，既有如此殊勝功德，故凡遇到祝壽、賀喜、免災、祈求、懺悔、超薦之時，皆宜歡喜施捨，努力行之。

目錄

緒言

一、前言……○○一
二、序義……○○二
三、有所感而成……○○三
四、水懺的宿因……○○五
五、現世的報應……○○六
六、回憶舊時緣……○○七
七、痛述前因……○○九
八、冤各有主……○一○
九、正解宿冤……○一一
十、序古師詳記錄……○一二
十一、序述懺正因緣……○一三
十二、序感應有徵緣……○一五
十三、淨潔壇場唱水讚……○一六
十四、請聖・誦咒・回向……○一八
十五、香讚與請加……○二六
十六、全心的禮敬……○三○
十七、盡意的供養……○三二
十八、執香爐唱願……○三七
十九、佛來作證……○三九
二十、正宣偈言……○四○
二一、述意請加……○四七
二二、至誠讚佛……○五○
二三、述出懺法意……○五二
二四、正禮三世佛……○五四
二五、經偈的含義……○五六

慈悲水懺法卷上

一、體諸佛慈心……○五九

二、誠發露懺悔……〇六一
三、請求證鑒……〇六七
四、敬禮佛僧……〇七〇
五、應先敬三寶……〇七七
六、為何先敬三寶……〇八〇
七、正式的皈依……〇八二
八、起罪的原因……〇八四
九、發初心大意……〇八九
十、正述增上心……〇九二
十一、假設的詢問……〇九三
十二、據實的作答……〇九三
十三、七種善心名……〇九四
十四、釋慚愧事業……〇九六
十五、釋恐怖事業……〇九八
十六、釋厭離事業……一〇三
十七、釋發心事業……一〇八
十八、釋平等事業……一一六
十九、釋報恩事業……一二〇
二十、釋空觀事業……一二三
二一、承七心起後二念……一二六
二二、順陳洗心滌穢念……一二七
二三、警悟無常念……一二九
二四、正誡勿自誤……一三二
二五、以經證告誡……一三五
二六、多生積聚念……一三六
二七、應知所懺悔……一三八
二八、三障名稱與生起……一三九
二九、結成懺悔……一四〇
三十、煩惱的本體……一四二
三一、分述三種意業……一四三
三二、三惱以癡為根……一四四
三三、正明惡因苦果……一四五

三四、結成發露懺悔……一四六
三五、正示煩惱名義……一四七
三六、求哀懺悔……一四九
三七、生起過患……一五〇
三八、皆悉懺悔……一五三
三九、敘明法數義相……一五四
四十、結成懺悔……一五八
四一、五數生起過患……一六〇
四二、結成懺悔……一六二
四三、六數生起過患……一六四
四四、結成懺悔……一六七
四五、七八合數增……一六九
四六、九至百八增……一七三
四七、正示增數還滅……一八〇
四八、敬禮諸佛菩薩……一八八
四九、詳示懺悔功深……一九〇
五十、評論的要旨……一九一
五一、緣三寶勝境……一九三
五二、生出警惕心……一九四
五三、生出悔悟心……一九五
五四、自審心未入道……一九七
五五、自恥道眼徹見……二〇〇
五六、仇人來索債……二〇一
五七、引經作證……二〇四
五八、被獄主斥呵……二〇四
五九、自作還須自受……二〇五
六十、自悟認真懺悔……二〇六
六一、因迷成惱迷多惱多……二〇六
六二、依義建名義多名多……二一〇
六三、示願行圓成……二一五
六四、結示敬禮三寶……二一八
六五、讚……二一九

慈悲水懺法卷中

一、正敘懺意……二二一
二、禮佛聖……二二一
三、自覺懺悔適時……二二二
四、正宜進修觀行……二二四
五、因緣觀的意義……二二五
六、果報觀的意義……二二七
七、自身觀的意義……二三〇
八、佛身觀的意義……二三二
九、煩惱為障道過患……二三四
十、懺悔為獲大法利……二四五
十一、結禮佛為懺悔正行……二四七
十二、今當懺悔業障……二四七
十三、略述業障義相……二四八
十四、凡夫之疑及原因……二六一
十五、廣義標示……二六二
十六、正釋原由……二六三
十七、明衆障事相以業定名……二六七
十八、向三尊發露以懺滅罪……二七九
十九、結顯求願早成……二八〇
二十、明別相懺悔……二八三
二一、申示其意……二八三
二二、懺身業三惡罪……二八四
二三、觀物如己勸……二八五
二四、父母親緣勸……二八六
二五、引經為證……二八七
二六、昔迷不覺勸……二八九
二七、循業招受畜果……二九〇
二八、循業招受人報……二九一
二九、結歸懺悔……二九二
三十、因迷遂起惡心……二九三

三一、歷示惡事因由……一九四
三二、貪殺的罪過……一九六
三三、瞋殺的罪過……一九八
三四、癡殺的罪過……一九九
三五、慢殺的罪過……二〇一
三六、承懺生善……二〇二
三七、稽顙歸依……二〇三
三八、令懺盜惡……二〇四
三九、盜業的苦果……二〇五
四十、受畜生果報……二〇六
四一、受人間的果報……二〇七
四二、結歸懺悔……二〇八
四三、懺恃勢強奪侵凌罪……二〇八
四四、懺混用宗教財物罪……二一〇
四五、懺親緣同事私佔罪……二一三
四六、懺攻誘枉壓無辜罪……二一五
四七、懺貿易欺騙漁利罪……二一六
四八、懺暗地圖謀邪命罪……二一七
四九、承懺生善……二一八
五十、懺淫業的過惡……二一九
五一、淫欲的苦果……二二一
五二、在畜道中苦果……二二二
五三、在人道中苦果……二二三
五四、醜惡的行為……二二三
五五、承懺生善……二二五
五六、懺口業四惡罪……二二七
五七、口業的過患……二二七
五八、結成懺悔……二二八
五九、懺惡口罪……二二八
六十、懺小妄語罪……二三〇
六一、懺大妄語罪……二三二
六二、懺綺語罪……二三九

六三、懺兩舌罪……二四一
六四、承懺生善……二四三
六五、懺六根罪業……二四四
六六、承懺生善……二四七
六七、讚……二五一

慈悲水懺法卷下

一、正敘意……二五三
二、禮佛聖……二五三
三、承前申後……二五四
四、引經示慶……二五四
五、警悟無常……二五五
六、結成懺悔……二五六
七、於佛邊起諸罪相……二五七
八、不知與大意罪……二五八
九、知法犯法罪……二六〇
十、重罪相懺……二六六
十一、輕罪相懺……二六八
十二、懺後生福……二七〇
十三、結前申後……二七二
十四、引經示如法懺悔……二七二
十五、懺邪害妄託業……二七三
十六、懺慢陵酒醉業……二七四
十七、懺褻像疎近業……二七六
十八、懺矯蹇希圖業……二七七
十九、懺屠酤無慚業……二七八
二十、懺軀捶撤橋業……二七九
二一、懺善盡闡提業……二八一
二二、總懺衆罪……二八五
二三、願承懺而生善……二八六
二四、敬禮諸佛菩薩……二八八
二五、報到難逃……二八九

二六、懺功獲免……三九〇
二七、引緣證釋……三九〇
二八、直示結釋……三九三
二九、示罪惡以勸進修……三九四
三十、警無常以令覺悟……三九六
三一、引昔緣顯果報……四〇〇
三二、立例校量……四〇二
三三、結成懺悔……四〇四
三四、懺阿鼻地獄罪報……四〇五
三五、彰地獄名顯罪苦相……四〇九
三六、願轉苦為樂……四一三
三七、禮十方佛菩薩……四一五
三八、懺三惡道中總報……四一六
三九、引經以示惡因……四一七
四十、懺畜生道中雜報……四二〇
四一、懺餓鬼道中雜報……四二二
四二、懺鬼神修羅雜報……四二三
四三、合顯善願……四二六
四四、懺人天二趣餘報……四二七
四五、正懺人間雜報……四二九
四六、總結懺悔……四三二
四七、總結三障懺竟……四三二
四八、當述發願回向……四三三
四九、總標自他同懺……四三五
五十、別釋福善法利……四三五
五一、別相發願……四三七
五二、按例結收……四三九
五三、讚……四四一

慈悲三昧水懺講話

一、前言

「慈悲三昧水懺」是佛門非常重要的懺法，本宗家法講的是修法。法本有二：一、性法，即多講義理；二、修法，即偏重事造。可見本懺是事實上的作爲，教人如何如法而修，至誠而懺，著重於慈悲化他和利物，卻充滿了與樂拔苦的慈悲意念。

拔除了惑業的苦因，使得至上勝妙的樂果，本懺流傳於世，使世人受益無窮。

以體用來說，本懺詮說的是眞性解脫爲體，就是要使心性不生不滅，不常不斷，達到無所束縛，自在解脫的境界。人唯有在免除束縛之下，才能得到自由的安心。明體而顯性，全性而起修，所以性體由是合一，這就有了不可思議的妙體的產生，佛法的奧妙在此，修法的歸宿也在此。從凡

夫到菩薩等位都須以此宗爲歸宿的。這是什麼道理呢？因本懺是以淨除三障爲因，成佛成聖爲果，如無因則緣何得果？如無懺則由何啓悟？故本懺是有力的，是全性起修；是有用的，是因修成德。而且，本懺主旨是在解冤釋結，故其力用必獲殊勝因果，消除往昔罪惡，迴向無上菩提。

普賢觀經說：「若欲懺悔者，端念坐實相，眾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可見懺法的重要性。而本部的教相，是以方等大乘居多。

一、序　義

本來任何大小乘經典，都是通序爲先，別序爲次，以通序爲證信，別序爲發起。發起是說發當部的緣起，每一事的發生是有其因緣而生起的，證信是說依照佛的遺言安於經端，證明是佛所說。然而本懺法並不是如一般經典是從西方翻譯過來，如不安佛語於經首恐怕人不易信，而本懺法是東華群賢製作，故此以發起爲先，所以下面就展開了緣起的解釋。

三、有所感而成

竊謂：聖教經律論藏，譯席所翻之外，爾後群賢製作。未有無所感而爲之者乎？若條陳枚舉，品別而言。未易紀極，即此靈文，而曰水懺者，請言其由？

這是宋人所作的序，但作者並不留下名字，可見越是高尚道德的人，越是不欲人知。竊是私，竊謂即是作者謙遜之詞，私下所說的意思。

聖教，就是大聖人佛陀所說的教法的總義。經（定學）、律（戒學）、論（慧學）都是含著無量無盡的寶貴義理，是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寶藏，故稱作藏。

佛說大藏經無非都是從西土翻席過來。「譯席所翻」是說譯者把梵文翻席爲華文。這裡所說「之外」是除了三藏以外的，比方說本懺文便是。

三藏東來以後，始有懺法出現於世，這都是有其大事因緣，「爾後」就是指的這意思。「群賢製作」懺法並非佛說，而是歷代祖師大德所作，製是組織，作是撰集，製作是有事緣發生而後組織而成。群賢，一群仁賢的大德，即作懺的祖師們，例如本懺的悟達國師，梁皇懺的誌公禪師，大悲懺的四明尊者，淨土懺的慈雲懺主等。

大凡懺法的產生是有所感而成，也就是基於一番因緣，舉例來說，郗后的墮蟒蛇道，爲救度她出苦所以有皇懺的問世。由於悟達國師的解宿冤，遂有本懺的產生。「未有無所感而爲之者乎？」是句反問語：哪有沒有所感而成就懺法的呢？事實就是如此。沒有事因，即無果由，道理是很顯明的。

但是流通懺部是很多的，所以說假如逐條一一舉出來，分別它的品類，陳述其義，也不容易紀述得詳盡。既然如此，這裡只好把非常重要的至靈至聖的卷文，亦即所謂「水懺」的來敘述。爲什麼稱做「水懺」？請詳細地說它的來由。這段文字就是序由。下文說到序發起的正因緣。

四、水懺的宿因

昔、唐懿宗朝。有悟達國師，知玄者。未顯時，嘗與一僧，邂逅於京師，忘其所寓之地。其僧，乃患迦摩羅疾，衆皆惡之。而知玄與之爲鄰，時時顧問，略無厭色。因分袂，其僧感其風義，祝之曰：子向後有難，可往西蜀，彭州，九隴山相尋。其山，有二松爲誌。

過去唐朝懿宗皇帝即位的時候，有位悟達國師，亦即是知玄和尚。在他未顯達被封爲國師以前，也就是年少參訪叢林的際遇裡，到了長安京都的地方，無意中遇到了一位僧人。邂逅，即是不期而遇。

「忘其所寓之地」是形容知玄和尚的隨遇而安，並不一定安住在某地某寺，這回他是掛搭在某一不知名的寺裡，那位不期而遇的僧人也正好住在該寺。

可是那是一位病僧，他生的病且不簡單，是一種名叫迦摩羅的惡病，

通身生著瘡，發出衝鼻難聞的穢氣，自然誰都厭惡和他來往。但知玄和他住在隔壁，卻憐愍他的病苦，常常照應他，連一點點討厭躲避的顏色都沒有。

時間不知不覺中過去，那位病僧的病也好了，但由於環境的影響，大家不得不分開。臨別的時候，那僧人因爲感激知玄的德風道義，就對他說：

「我去了，可是你以後一定會有難臨身，如果到了那時，你不妨到西蜀（即四川）彭州九隴山來找我，我就會設法解救你的災難。記住山上有兩顆大松樹連在一起，就是我居住地方的標誌。」說完就離去了。

五、現世的報應

後悟達國師，居安國寺，道德昭著。懿宗親臨法席，賜沉香爲法座，恩渥甚厚。自爾忽生人面瘡於膝上，眉目口齒俱備。每以飲食

餒之，則開口吞啖，與人無異。徧召名醫，皆拱手默然。

以後，知玄和尚因爲德行高深，唐懿宗十分崇敬，就封他爲悟達國師。被封以後，住持安國寺，德名益彰，誰都知道安國寺住著這麼一位高僧。何況唐懿宗還親自移尊就教，賜沉香莊飾寶座，寶座有二丈許高。「沉香」木是著名的薰香料，有著高貴的清香氣息。皇上對他的恩禮實在優厚極了，照理生活上一切如意滿足。然天下事往往有不可預料的，從這時開始不幸在膝蓋上生出一個人面瘡來，有眉毛有眼睛有口有齒樣樣齊全與人面一模一樣。每次用飲食餵他，都能像人那樣開口啖食，自然痛苦得很。於是召請了各地的名醫，但結果每位名醫都拱手作揖辭別，「默然」是一種憂鬱的表情，表示無法可醫，無可奈何。

六、回憶舊時緣

因記昔日同住僧之語，竟入山相尋。值天色已晚，徬徨四顧，乃見

二松，於煙雲間，信期約之不誣。即趨其所，崇樓廣殿，金碧交輝。其僧立於門首，顧接甚歡。因留宿，遂以所苦告之。彼云：無傷也，巖下有泉，明旦濯之即愈。

人在非常困難的時候往往會有急智，也就是心靈的一點靈光返照。這時，正因爲群醫束手病症日危，就突然記起過去一同住著的那位病僧臨別所說的話，於是竟然往西蜀入山去尋找。有一日天色已暗，傍晚到來，山路難行，回去也不便，不免覺得倉徨不知如何是好，兩眼往四邊看看，忽然看見了兩顆並立的松樹，直立煙雲之間，心中大喜。這時始信那僧人所約並不是假而無信。信步走近前去，但見很高的樓，廣闊的殿堂，金碧輝煌，氣宇不凡。那位僧人已是站在門前等待著。兩人相見承那僧人殷勤接待，實在覺得心歡，那僧人又很誠意地留他住下。國師便把所患的怪疾的痛苦相告。那僧人對他說：「不要緊的，我這兒山巖下有清泉，等到明日天明去洗一下就會好的。」

七、痛述前因

黎明，童子引至泉所。方掬水間，其人面瘡，遂大呼：未可洗！公！識達深遠，考究古今。曾讀西漢書，袁盎晁錯傳否？曰：曾讀。既曾讀之，寧不知袁盎殺晁錯乎？

到了長夜方曉，東方既白的時候，那僧人就命令一孩童帶路，引領國師來到巖下清泉的溪旁。國師剛用手捧起水準備洗人面瘡時，不料人面瘡竟然出聲大聲呼喊：「不可以洗啊！您是知識廣博見解深遠，可說是博學精通古今學問的人，但不知曾否讀過西漢書上，袁盎與晁錯傳呢？」

國師回答說：「曾經讀過的。」人面瘡就譏諷地說：「您既然讀過了，何以不知袁盎殺晁錯的事！」

原來袁盎是漢楚人，文帝時爲郎中。淮南王驕甚，盎奏請削地，不聽。後淮南王以罪遷蜀。盎陳請勿遷，又不聽。後王死於道。帝悔。盎請

封其三子，由此名重朝廷。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徙吳相。吳王厚遇之。盎素不好晁錯，兩人不同坐。不共語。及景帝立，晁錯爲御史大夫，乃使吏案盎受吳王財物，免爲庶人。吳楚反，帝召見盎，盎請斬錯以謝吳。帝拜盎爲太常。後以事爲梁王所怨，被刺死。

「晁錯」爲人峭直刻深，學申商刑名。文帝時，爲太常掌故，奉命受尚書於伏生，累遷太子家令。時號智囊。景帝時遷御史大夫。以倡議削諸侯封地。吳楚等七國反，以討錯爲名，帝用袁盎言，斬錯於東市。

八、冤各有主

公，即袁盎。吾，即晁錯也。錯，腰斬東市，其冤爲何如哉？累世求報於公，而公十世爲高僧，戒律精嚴，報不得其便。今汝受人主寵遇過奢，名利心起，於德有損，故能害之。

往昔的袁盎就是公您，而晁錯就是我。當時晁錯被腰斬在東市的地方，冤深可以想像而知的。所以累世都在尋求報復的機會。可是不幸的是您十世以來，都是身爲高僧，戒律十分精到嚴謹，自然冥冥中戒神在旁呵護，使我雖欲報復，卻無法近身趁便。一直等著有無方便下手的機會，等到了現在，由於您受著人主的至上恩寵，待遇過分的豐厚，已經到了奢侈揮霍的地步，您動了希名欲利的心念，無形中陰德已經虧損，由於這緣故，我方能接近您的身邊來害您。

九、正解宿冤

今蒙迦諾迦尊者，洗我以三昧法水。自此以往，不復與汝爲冤矣。悟達聞之，凜然，魂不住體。連忙掬水洗之，其痛徹髓。絕而復甦，覺來，其瘡不見。乃知聖賢混跡，非凡情所測。再欲瞻敬，回顧寺宇，不可復見。因卓菴其所，遂成招提。

如今既然蒙出世聖人出面來調解，賜我三昧法水，令我解脫。那麼我們間的夙冤，也就於此告一段落，從今以後，我不再和你爲難作對。

「迦諾迦尊者」又作揭諾牟尼，佛名，舊稱拘那含牟尼，譯作金寂，金仙人。賢劫中之第二佛，過去七佛中之第五。人壽三萬歲時生於清淨城。

國師聽說非常的震恐，可說魂不附體了。連忙掬水來洗，感到痛入骨髓，一時暈絕在地不省人事。經過了好久然後復甦。覺得左膝安然無恙，而人面瘡已不知去向了。由此遂明白聖賢渾跡世間，不是凡情所可以測度的。國師再欲瞻視禮敬，然而回顧金碧輝煌的崇樓寶殿，已然是杳無蹤影，不復可見。於是就築成茅菴一所，後來修建成了寺院。自此不再出山，終老此處。

「招提」梵名拓鬪提舍，譯名四方，謂四方之僧爲招提僧，四方僧之施物爲招提僧物，四方僧之住處爲招提僧坊。魏太武帝造伽藍，以招提名之。由是招提二字，遂成爲寺院的別名。

十、序古師詳記錄

迨我宋朝，至道年中，賜名至德禪寺。有高僧信師古、作記，紀其事甚詳。

迨是及至之意，我是序主的自稱，此隨世假名爲我的稱謂。宋指趙宋之有天下共十六主，至道則是第二主宋太宗的年號。

到了宋太宗那年，特別勅賜招提爲至德禪寺。當時有一位名叫信古的高僧，曾經很詳盡的把這件事記錄下來。

十一、序述懺正因緣

悟達當時，感其殊異，深思積世之冤，非遇聖人，何由得釋？因述爲懺法，朝夕禮誦。後傳播天下，今之懺文三卷者，乃斯文也。蓋取三昧水，洗冤業爲義，命名曰水懺。此悟達感迦諾迦之異應，正名立義，報本而爲之云耳。

悟達國師蒙大聖垂慈，使得多生宿冤，頓然豁免，這樣特殊廣大的恩德，應當如何的圖報呢？經云：「若不說法度眾生，畢竟無有報恩者。」所以述成懺法。

「懺法」禮懺的儀制。釋氏通鑑記述：「梁武帝妃郗氏，帝爲雍州刺史時，妃薨。其性酷妒，化爲巨蛇。入後宮通夢於帝，求爲修功德使離苦。帝閱大藏，製慈悲懺法。請僧懺罪。尋化爲天人，於空中謝帝，既得生天。帝畢生不復立后。」

述成了懺摩，就早晚都恭敬禮誦，以此來報答大聖殊恩於萬一，從此畢生熏修，精勤不懈，果然到了臨命終時，預知時至；右脇而臥，奄然而逝，時人稱他爲陳菩薩。後來傳播天下都知道作爲拜誦的，就是現在這三卷水懺。所以命名爲水懺，就是取尊者以三昧水，洗人面瘡，解積世的冤業的緣故。

「三昧水」三昧舊稱三摩提、三摩帝，譯言定、正受、調直定、正心行處、息慮凝心。心定於一處而不動，故名定。正受所觀之法，故名受。調心之暴，直心之曲，定心之散，故名調直定。正心之行動，使合於法之依

處，故命正心行處。息止緣慮，凝結心念，故名息慮凝心。至三昧水，就是人面瘡受了迦諾迦尊者之三昧法水洗濯，是指的悟達所掬之泉水，實有迦諾迦尊者三昧力之加護以成三昧法水，解脫兩家的冤怨。

總之這部水懺的定名，是國師感尊者之慈恩殊異，正名立義，以義定名，誠然是報本之意。

十一、序感應有徵緣

今輒敘夫故實，標顯先猷。庶幾開卷，若禮若誦者；知前賢事跡之有端，由歷劫果因之不昧也。

現在在靈文的開端，專來詳細敘述悟達國師過去的事實，標顯出先德的聲譽，其用意無非是要使後世禮誦的人，一展卷便知道善惡的報應，如影隨形，昭然不爽。以如是因，感如是果，隨業受報，因果無差，織芥無遺，眞是所謂「開卷有益」了。

十三、淨潔壇場唱水讚

楊枝淨水，遍灑三千；性空八德利人天，餓鬼免針咽。滅罪除愆，火燄化紅蓮。

南無清涼地菩薩摩訶薩。

行者先應作觀運心，假想觀音大士，左手執淨瓶，右手拈楊枝，沾取瓶中的甘露法水，週遍灑散於壇場內外。以及至於三千大千世界。

因此水無自性，不自生，無他性，不他生，無自他共性，不共生，無自他離性，不無因生，四性不生，故名性空，此是說水之體，又說八德是水之用。例如極樂世界七寶池中的水就是有八種德用：一、輕德，水能上飄而不是下注，二、清德，不但不濁，且清潔自如，三、冷德，不像凡水火蒸便熱，這水是任何時均涼冷自如，四、軟德，水質柔軟，不傷且益於百物，五、美德，如飲用美味異常，六、香德，凡水全無氣息，此水撲鼻

芳香；七、飲者無患德，飲多不但不會生病，且增長精神，八、得忍開智，便開無上智慧。這水有了如上八德，不消說能利益人天，人天含修羅在內。

天人將死時不免現出五種衰相，稱作「五衰」：一、衣裳垢膩，二、頭上花萎，三、身體臭穢，四、腋下汗出，五、不樂本座。可是得此甘露五衰不現。至於人得之四相皆空，修羅得之捨盡瞋心不起爭鬪。再說餓鬼得之就免除針咽海腹的罪苦。須知餓鬼道中有口如針孔終日食不能入咽喉便不得飽，叫做「針咽」；同時腹大食多，即使一整天食也不得滿足，故叫「海腹」。而畜道得之能滅披毛戴角之罪，解除負債含冤的罪愆。所以都須皈命於清涼地菩薩。

「摩訶薩」摩訶薩埵的簡略，舊譯作大心，又名大眾生。新譯名大有情，又有作佛大心之眾生，即菩薩之通稱。智度論說：「摩訶名大，薩埵名眾生，或名勇心。此人心能爲大事不退不還大勇心，故爲摩訶薩埵。」

十四、請聖．誦咒．回向

南無聖觀自在菩薩。

「南無」梵語，亦作南牟、南謨、南摩、那謨、納莫等，譯華語爲歸命、歸禮、敬禮、度我等，眾生向佛法僧三寶至心歸依的意思。唐善導歸經疏：「言南無者，即歸命，亦是發願迴向之意」。

「聖觀自在菩薩」即是菩薩的名稱爲觀自在。亦即是指的觀世音菩薩。「觀自在」的意義，法藏經說：「於事理無礙之境，觀達自在，故立此名；又觀機往救，自在無閡，故以爲名；前釋就智，後釋就悲。」「菩薩」是梵語，全名是菩提薩埵，即大覺有情，是爲求佛果的聖者的通稱。所以在觀自在上面加上「聖」字。

觀世音菩薩是最深入民間大眾瞻仰膜拜的救苦救難大菩薩，祂的慈悲精神適足以表達佛教教義的偉大，是人心唯一的依歸處。而觀音大士就是

手執淨瓶楊枝把三昧水淨灑世界，救度眾生，故本懺崇仰的對象即是大士，我們要信仰菩薩的大愛，如母愛的光輝，甘露的法水，正可以洗滌淨我們內心的污垢，也許以前我們是一個浪跡天涯的遊子，不曾體會到慈母的一片苦心，但現在我們應知所覺悟，要一心皈依佛法，歸投到慈母的懷抱。

於此就該虔誠請聖三稱：「南無聖觀自在菩薩」。

菩薩柳頭甘露水，能令一滴徧十方。羯羶垢穢盡蠲除，令此壇場悉清淨。

教有密言，謹當持誦。

菩薩行所要做的工作，是莊嚴佛土和成熟眾生。所謂「佛土」是佛所教化的世界，爲淨化美化這世界，不得不運用種種方便，將痛苦的、黑暗的、濁惡的世界，改造成爲快樂的、光明的、清淨的世界，這是莊嚴佛土

的意義。成熟眾生就是攝化眾生。觀世音菩薩手執柳枝上面的甘露水，就是方便淨化這娑婆世界的恩物。所謂「甘露」是美露，神靈的精，仁瑞的澤，像脂一般的潤滑，味的甘美沁人心脾，一名天酒。觀音菩薩的手中執淨瓶與楊枝，這是祂以大悲心要把甘露遍灑人間熄滅人間的熱惱，解救大眾的苦痛。

「能令一滴徧十方」一滴之微而能徧及十方，這正是菩薩使用方便濟度的不可思議力。「十方」是東、南、西、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下。

「羶羶垢穢盡蠲除，令此壇場悉清淨」由於菩薩甘露法水的滋潤，人間的污垢髒穢一切都將盡除。羶是去勢的壯羊，羶是羊身上的惡臭，羶羶是拿來形容人間的污穢，其臭濁猶如去勢的壯羊身上的臭味一樣。「蠲除」就是除掉。

「壇場」築土而高的稱做壇，把地方掃除得乾淨的稱做場，壇場，是神聖莊嚴的地方，古代拜將法號施令，都設壇場，起自漢書記載：「漢王齋戒設壇場，拜韓信爲大將軍」，現在通稱凡作法的地方爲「壇場」。

「清淨」就是遠離一切惡行煩惱垢故。自然是指心的潔淨而言。只要人內心清淨，國土自然也就清淨，一如維摩經說：「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淨土與穢土，似是外在的，其實是由內心的淨穢，以區別外土淨穢的。所以「令此壇場悉清淨」並不光是指這如法作法的場所都清淨，而是通稱在場內敬法聞法以及場外受到佛法滋潤的人，一併獲得寶貴的法水的滋潤，使本來污垢的心識轉化爲清淨。

因爲誦咒，咒的本身是佛菩薩從禪定中所發的秘密語，眞誠誦念，必能感應道交，得到法益無窮，但咒是超凡入聖，發神通除災厄，卻是不可言說，不可思議的東西，故說是「密」。既是「密」就含有不能說、不可測義。「謹當持誦」即是要我們深信誦咒的好處，應當要專誠愼重地敬誦，而不是當作兒戲。一切的功德感應都是從虔誠中來。

大悲十咒心經畢。接唱摩訶般若波羅蜜多。

大是多、勝妙、不可思議，周遍包含；悲是惻愴他人的苦而欲救濟的

心。大悲十咒心經，這大悲的具十種智心上奉行的咒語經言，功德如海洋深，默唸完畢了，應大家同聲朗誦「摩訶般若波羅蜜多」。摩訶是梵語，是多、勝、大等義，楞嚴經說：「楞嚴咒畢，唱念摩訶般若波羅蜜」，摩訶般若波羅蜜是「大智度」之義，這就是說，菩薩心念的人其志趣趨向是饒益一切眾生，必須趣向大乘說如來所具的十智：㈠三世智：通達三世法圓明智；㈡佛法智：通達一切佛法說法度生的智；㈢法界無礙智：知一切眾生本具法界之體事理融通不相障礙的智；㈣法界無邊智：知眾生色心諸法充滿一切而無邊際；㈤充滿一切世界智：如來從定起廣大妙用周徧充滿於世間的智；㈥普照一切世間智：如來有大智慧光明普照了無量世界的智；㈦住持一切世界智：如來有大神力住持世界，攝化一切眾生的智；㈧知一切眾生善惡因緣的智；㈨知一切法智：如來既知所化眾生，復知能化諸法的智；㈩知無邊諸佛智：如來出現於無邊諸佛世間而知說法教化一切眾生事的智。

唵捺摩巴葛瓦諦。

這是持本咒的無窮殊勝的含義。凡是「唵」字爲首的梵言咒語都包含著五種不可思議的意義：一、歸命於佛，其一是已成之佛，即教主釋迦牟尼與十方已成之佛亦即「出纏如來」，另一是自身之佛，即自心之本覺佛又名「在纏如來」；二、供養，供養自他之佛；三、驚覺，突然覺悟自心本有之佛及一切之佛，現於目前；四、攝伏，此「唵」字令一切諸天龍神等聞此音攝伏參集；五、三身，即法身、報身、化身。

以此經咒功德，回向護法龍天。三界嶽瀆靈聰，守護道場眞宰。祈福保安平善，莊嚴無上菩提。普願法界有情，共入毘盧性海。

由於持誦經咒是引導作用，就生出了無邊的功德，這些功德不止是持誦的人獨得，而且還有回向他人的深義。

「護法」凡保護佛法之人，自帝王官吏以及諸檀越施主，都稱做護法。「龍天」龍爲靈異之物，天是天人。護法龍天，猶言冥冥中的護法者，一切

善神。三界諸天，四海龍王都包含在內。

可是三界諸天以下又有五嶽四瀆，五嶽是東嶽、西嶽、南嶽、北嶽、中嶽，泛指人間的土地。四瀆，世人大都喜好作非禮視、非禮聽、非禮言、非禮動，有瀆神聖，故稱四瀆。靈聰則是說世人往往自以爲靈巧和聰明。

眞宰即是主宰，主管掌握的意思，俗語說：「舉頭三尺有神明」，人生的功過，自以爲天不知，地不曉，不料冥冥中都有神聖護持審視著，道場既是神聖之地，自然也有神人冥作護持。總之持誦這部經咒，功德是回向人，也回向神，是回向自他。

「祈福保安平善，莊嚴無上菩提」這兩句是回因向果。如果要想祈禱得福，保護自己平安一切都很好，那麼就應種下善因，持誦本經咒是最上善因，自然能得圓滿的善果。人生必須莊嚴，使之淨化，身心淨化到極微，也就是證得至高無上的菩提果，換句話說，菩提果是從莊嚴自己得來，莊嚴是因，無上菩提是果。

其次，「普願法界有情，共入毘盧性海」這是回事向理。「法界」界

是分界義，諸法一一差別，各有其分界，故稱法界。另一義，界是邊際，窮極諸法的邊際，故稱法界。「有情」梵語薩埵，舊譯眾生，有情識的稱謂，一切動物都可稱作有情。發下廣大的願使普天下所有動物人等，通通趣入佛法的大海。

毘盧，梵語毘盧遮那，是徧一切處之意。即究竟清淨法身，良由法身之性。離過絕非，離諸名相。寂然不動，豎窮三際，橫遍十方，不可思議，強名曰性，無邊摩尼莊嚴五香水海，及微塵諸香皆是吾人自性唯心所成，故名性海。然此性人皆迷之，而爲眾生隔礙世界，殊不知一切世界相本常住，即是圓融之性，所謂終日抱此柱受輪轉，雖受輪轉而此性曾未有絲毫變者，故終日見聞覺知全由自性映出而有生滅，若肯當念放下，而此生滅全體即眞。我心既是法界，而法界眾生俱在我心之中，而我亦在眾生心中，以眾生心亦各俱是法界故，則心佛眾生互爲圓融法界。且我心既能皈於佛性，則共入毘盧性海。

十五、香讚與請加

爐香乍爇，法界蒙熏；諸佛海會悉遙聞，隨處結祥雲。誠意方殷，諸佛現全身。

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

爐又名寶鼎，香別號栴檀，即檀香。在寶鼎裡的上好的香剛剛燃燒起來，香味即可遠播十方。

念佛誦經，必然是要燒香，並且供養發心要放得大，放得遠，不但是供眼前所供的佛等，連十方的諸佛一齊要供養，但第一要緊要誠心才能感動各方許多的佛。現在以最好的香放在香爐內燒足表其誠，就因爲一香誠心，所以十方無窮盡世界都受到這香氣的薰染了。那麼即使如海樣大的法會裡的諸佛全然都在極遠地方聞到了香氣，得悉燒香人供養的熱誠。香燒的煙隨便在虛空何處都凝結成了吉祥的雲。就在燃香者的殷勤懇切的最大

誠意的表示裡，在香雲之中，感動了各方的佛，就現出金色的全身來給燒香者看，更增其信心了。所謂「誠則靈」，這種靈感並非子虛，完全是不可思議，亦不可不信的。

上述的香氣沖入虛空凝結成朵朵的雲，髣髴寶蓋的樣子，故稱「香雲蓋」。因爲有很多佛等在其中受到供養，所以要拜，要拜虛空中無窮盡的佛菩薩，使有著極爲殊勝的功德。金光明經四天王品說得很明白：「是諸人王，於說法者所坐之處，爲我等故燒種種香，供養是經，是妙香氣，於一念頃即至我等宮殿，其香即時變成香蓋乃至三千大千世界有種種香煙雲蓋，皆是此經威神力故。」又諸部經中說法時，有種種香雲結爲香蓋寶傘覆佛及僧頂上。

南無普賢王菩薩摩訶薩。

有一菩薩，結跏趺坐，名曰普賢。身白玉色，五十種光。光五十種色，以爲項光。身諸毛孔，流出金光。其金光端，無量化佛。諸化

菩薩，以爲眷屬。安詳徐步，雨大寶華，至行者前。其象開口，於象牙上，諸池玉女，鼓樂絃歌，其聲微妙，讚歎大乘，一實之道。行者見已，歡喜敬禮。復更讀誦，甚深經典。遍禮十方，無量諸佛。禮多寶佛塔，及釋迦牟尼。並禮普賢，諸大菩薩。發是誓願：若我宿福，應見普賢；願尊者徧吉，示我色身。南無普賢菩薩。

現在皈禮普賢大士，希望祂加護我們。

有一位成道了的自在菩薩，在蓮花上面結跏趺坐。「跏趺坐」扣左腳小腿曲加在股上面令左腳掌略與右股齊；再把右腳小腿牽上，曲加於左股，使再腳底向上。蓮花又在象王背上，原來這菩薩的名字是「普賢」。

普賢菩薩全身像玉一樣雪白純潔，發出了五十種光，同時頭頂上也放出五十道殊勝的光芒。祂全身有八萬四千毛孔，全身所有毛孔都流出金光，其金光端有無量化佛；諸化菩薩則是諸無量化佛的伴侶。祂的一舉一

動莊重極了，走路是穩重慈祥；若是降臨人間時就降下了如雨般的寶花來滋潤大地萬物。

在修行者的跟前，祂顯露的形狀是乘騎著張嘴的六牙象王，象王上再化現出七寶蓮池，湧出了玉女在操著樂音，清悅微妙好得不能再好，全是讚頌大乘佛法義理的妙樂。

「一實」眞如，平等實相，一實相中道之理，無有虛妄，無有顚倒，叫做一實之道，亦即諸佛菩薩之所證見審實不虛之道。

於是看到普賢菩薩如此姿態，如此感人心弦的莊嚴，便不由得不從內心發露歡喜和膜拜。進一步願向祂學習研究奧妙的經書，皈信十方無量諸佛，以及許多寶貴莊嚴的佛塔，自然更皈拜教主釋迦牟尼兼皈禮大德的普賢菩薩，與一切大菩薩了。

於是發出了誓願，如果我是有宿世的洪大福報，就應當讓我見到普賢大士的金色，獲得祂的指點或啓示啊！

「普賢」原梵名是耶輸跋陀，譯作普賢，或者徧吉。祂有崇高無比的德行，凡諸佛具有的理德、定德、行德都具全，祂的大德與文殊的大智齊

名。祂有十大願就是：一、禮敬諸佛，二、稱讚如來，三、廣修供養，四、懺悔業障，五、隨喜功德，六、請轉法輪，七、請佛住世，八、常隨佛學，九、恒順眾生，十、普皆迴向。所以稱「徧吉」者，大日經說：「普賢菩薩者，普是遍一切處，賢是最妙善義，謂菩提心所起願行，及身口意，悉皆平等遍一切處，純一妙善，備具眾德，故以爲名。」祂又是廣大自在，隨其願望時時引導眾生，正因爲祂的大德，就和觀音菩薩的大悲相等，隨時在修學佛法的人身邊照護。

總之，普賢大士在佛教地位崇高，通常所見一般畫相文殊駕師子侍佛左方，普賢乘白象侍佛右旁，佛居在中，被稱爲「華嚴三寶」。

十六、全心的禮敬

一心頂禮十方法界常住佛。

一心頂禮十方法界常住法。

一心頂禮十方法界常住僧。

「一心頂禮」這是表示我人全心的禮敬，對於佛菩薩，唯如此，才表達出我們內心的誠懇。所謂「一心」是心的專心，心無二用。即是無論身、口、意三業都專注傾向之義。一心是法界，修此法時，心無二念。「頂禮」讓頂俯向地面，發出謙讓的美德，同時對於對方盡到了恭敬之意。從身體上表現出降伏、歸順的心。禮拜是在表現在人向心裡所潛藏的尊敬心、恭敬心、瞻仰心、信受心和歸順心的身相。人的頭部是身體部份上最寶貴的地方，今五體投地的禮，以頭去禮尊者的足，其誠可想而知。

「常住」佛法是沒有生滅變遷的，故稱「常住」。常住法有七種：一、菩提，二、涅槃，三、眞如，四、佛性，五、菴摩羅識，六、空如來藏，七、大圓鏡智。

我們要一心頂禮十方法界常住佛，想念佛有卅二相八十種好，神通廣大，威德無窮。佛光無時無刻不照攝在十方世界，救護著我們。

我們要一心頂禮十方法界常住法，思惟正法是可以滅除一切煩惱怖

畏，降伏一切魔怨，使我們因之能得解脫一切苦厄。

我們要一心頂禮十方法界常住僧，因爲如聖似賢的僧人摧魔軍，護道場，是我明師，是我良伴，多親近他，能鞏固自己的道心，也就和他們一樣能自生死苦惱的大海此岸到達涅槃安樂的彼岸去。

十七、盡意的供養

主者舉云：是諸衆等，各各胡跪。嚴持香花，如法供養。

禮敬的同時，就要盡誠意來呈獻供養。

凡是資養三寶奉香花、燈明、飲食等叫供養。但香花、飲食等在物質方面的供養稱作財供養。說修行、利益衆生的則是法供養。

「主者」就是主持儀禮的人。主持儀禮的人仰首說道：「你們大家，每個人都要跪著，態度要端莊，執持著香花等供養物，務求合法度地向三寶作盡心的供養。」禮拜恭敬，是身相作皈信的實行，古經書上認禮敬的儀

式有九種：一、發言慰問，二、俯首示敬，三、舉手高揖，四、合掌平拱，五、屈膝，六、長跪，七、手膝踞地，八、五輪俱屈，九、五體投地。「胡跪」即長跪，跪拜時間可以久一點，更足以表示對三寶的尊崇。

在此，主要的認識即是表示出內在莫大的誠意。若不是誠意的，就變爲虛僞的應付方式，那麼其供養將是毫無功德可言。倘有眞誠歸依的意念，且仿學菩薩的道行精進，比什麼都來得寶貴與重要。所以符合佛法的精神，是完全出於至誠的合法度的供養。舉例來說，人盡皆知的貧婦一燈的供養，因至誠已極與佛心感應道交，遂產生不可思議的功德，竟然與百萬長者向諸菩薩供養百萬元之多比較，其功德也沒有什麼不同。

如果是並無持有任何物品，僅祇是專心稱誦佛菩薩的聖號，念念不忘佛菩薩的恩德，這種無形的供養是既長久又盡心，那麼和「四事供養」（飲食、衣服、臥具、醫藥）所種福田也是相等的。是以供養是修學佛法者不可缺少的功課，只要具有一念之誠的供養，佛菩薩的法身就活在我們心底，三寶的光芒就籠罩我們，加被我們，光耀我們。

願此香花徧十方，以爲微妙光明臺，諸天音樂天寶香，諸天餚饈天寶衣，不可思議妙法塵。一一塵出一切塵，一一塵出一切法。旋轉無礙互莊嚴，徧至十方三寶前，十方法界三寶前，悉有我身修供養。一一皆悉徧法界，彼彼無雜無障礙，盡未來際作佛事。普熏法界諸衆生，蒙熏皆發菩提心，同入無生證佛智。

這十七句偈言不須用口唱誦，而是要用心去想。一香一花無非即空，即假即中，因爲香有燃盡成灰之時，花有凋萎枯落之時，就好比人的身是四大假合一樣，實是空假不實。我現所拈的香華，取其性，與我心性原無二致，因心性佛性亦無二性，故能一徧一切徧。修道者主要是煉心，此心不明，諸慧不生，此心不正，百行俱虧，心是主宰，念頭從心出，天堂地獄只在一念之間而定，所以心若與香花一致，亦即得徧十方法界與佛同在。

心與法界合一，性體皆空，緣起無礙，那麼周圍一切必然能自在的隨

心顯現，首先現出了微妙光明的寶臺。

接著很自然的現出了天樂、天香、天餚饍、天寶衣。前面說的光明是一種純淨明朗之色，現在說到聲——音樂；天人的伎樂。法華經說：「四王諸天，爲供養佛，常擊天鼓，其餘諸天，作天伎樂。」

「天香」是一種天上的香或人中的妙香，其味使人聞而心淨的不可思議作用。

「天餚饍」是屬於味方面的感覺，餚是烹熟的菜餚，饍即是食，天人的飲食不但特別芬芳，而且一思飲食時，眾寶器自然湧滿了上好芬芳的食物來。

「天衣」是天上的衣服，非常的輕柔軟和與舒服，大約僅一、二兩重，不似人間衣服那樣重。這是屬於觸。

以上五塵再加上妙法塵——法，就成爲六塵供養了。一切之法都是由意識緣起的；在十二處中稱做法處，在十八界中稱做法界，根境相對叫法境。如我們悟了自性，意識便趣向菩提，就圓融普徧法界，故堪稱「微妙」了。

「一一塵出一切塵，一一塵出一切法」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楞嚴經說：「誠如法王所說，覺緣徧十方界，湛然常住，性非生滅。」心靈悟時，自然產生眞智，體用一如，此時法界內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花草樹木，無有一法不是眞如，不是法身。

境緣是圓融的，心識是自如的，周旋迴轉，自在通達，當此體悟，即是覺了，即佛與我同等莊嚴，互合爲一。故說「旋轉無礙互莊嚴」。

我身與佛德融合爲一時，須知眞性本來空寂，一體無礙。因此悟性，就徧到了十方世界，三寶的面前，彼諸三寶臺前都有我的色身在修著種種的供養，既莊嚴了十方法界，同時也莊嚴了自身。

「修供養」就是凡夫開了迷執之眼，打破了邪見之思，體悟自體常住的佛性，由自覺自修而磨練出光輝。要知所有供養都能一一盡徧於十方法界，不會雜亂，無有阻礙，與絕對眞理相合一的佛的境界的實現。橫徧豎窮十方虛空，與諸佛相應，入佛地而盡未來際作佛事，正是所謂「學佛所學，行佛所行，解佛所解，證佛所證」。

那時，但願十方世界眾生得聞正法，獲得生命的指引，八識心田培下

了善種薰習的結果，也就能發出如何修學菩薩的心願。那時心中無有任何垢識和障礙。

大覺圓明，稱作菩提。「菩提心」是圓明的、究竟的、解脫的。必須是修空觀，破見思惑，得一切智，證法身德。修假觀，破塵沙智，得道種智，證般若德。修中觀，破無明惑，成一切種智，證解脫德。菩提的理深行妙，一以饒益眾生爲根本。誠然菩提是屬於眾生的，如沒有眾生，一切菩薩緣何成就？

故此承受佛法薰陶而憬悟的有情眾生，大家要從發菩提心開始，一同進入無生法忍境地而證得佛智佛果。經上說：「無生是實，生是虛妄，愚癡之人，漂溺生死。如來體實，無有虛妄，名爲涅槃。」所以最末一句偈言說：「同入無生證佛智。」

十八、執香爐唱願

願此香花雲，徧滿十方界。供養一切佛，尊法諸菩薩。緣覺聲聞

衆，及一切天仙。以起光明臺，過於無邊界。無邊佛土中，受用作佛事。普熏諸衆生，皆發菩提心。

前面十七偈言都是心想，然這裡卻全要用口來唱誦，主要是怕容易忘了，故以唱誦來加深印象。須知心觀是密行，口唱是顯行，顯密雙修，理具事造，一切諸法無一不是理具，亦無一不是事造。言理具就具於事造；事造，即造於理具。

但願恭敬獻上的上香、花、雲煙，一一與十方諸佛相應。以崇高的心行供養虛空中所有的佛菩薩與聖人天仙，如此從悟的心性上顯現了微妙光明的寶臺，此種光明無有邊界的限際，甚至擴展延伸至十方佛土。自然在佛土所作所爲，都是符合佛法，光明清淨的事情。由是佛法的熏習，使衆生善根默默中萌芽，很自然地引發出菩提的心志來。

南無寶曇華菩薩摩訶薩。

「南無」是一心皈命的意思。

「寶曇華菩薩」寶，梵語摩尼，曇華即曇花。這位菩薩示現於人生極短，如同曇花一現隨即消逝，雖然如此，但祂法相莊嚴，心地寬慈，且能及時發願行持自利利他，卻是最好的模範。是的，菩薩的願事遠廣，華嚴經說得好：「願示一切大願海」。智度論說：「莊嚴佛界事大，獨行功德不能成，故要須願力。」是以行者，要願行相扶，即誓願和修行並重，如此發願迴向，就可收水到渠成之效。

十九、佛來作證

釋迦如來證明禮懺。

釋迦如來即釋迦牟尼本佛。佛是人間導師，四眾慈父。祂犧牲了榮華富貴，捨了王子的名譽地位，出家修行辦道，無非要自度度他，祂救世的對象就是人類以及一切眾生。因祂的功德已然圓滿，以最高的智慧，體證

了究竟的眞理。佛既爲契此平等不二眞理而來，終於成正等覺得無上大自在，所以尊稱作「如來」。

由於我們尊敬祂，崇仰祂，一心皈向祂，且學習祂，所以唱誦這句，即是主其事的人，現在正是代佛作宣示，證明大眾現在在誠懇的頂禮，發願悔改過去的不是，從此向善，決不作諸惡，這是發自內在的至誠，沒有一點虛僞的成分的。

這樣如法的莊嚴儀式，不止顯得莊重，且亦表示在佛前無有戲言，今後不論在任何情形之下，決不敢違背教主及自己的良知。

二十、正宣僞言

妄念成生滅，眞如不變遷。總持難思議，無住對空宣。

「妄念」就是不當和不實際的思想，虛僞的心念，貪著六塵境界的意識。

有爲的諸法依了因緣和合而成爲未有法的有，叫做生；依因緣離散而成爲已有法的無，叫做滅。有生必有滅，這是有爲法；有滅必不有生，這是無爲法。但依中道的正見來說，有爲法的生滅實在是假生假滅而已，並不是眞生眞滅的，可是世人執假爲眞，起了貪戀不當的心識，所以作出許多的錯事。

其次，「眞如」梵音叫部多多他多，眞就是眞實，諸法的法性離虛妄爲眞實，故稱作眞；常住而不變不改的，故稱作如。眞如是自性清淨心，只要不起妄念，就能不壞不變，漸次離開外面各種的攀纏的緣，使心寂滅不動。如此在安定中必可體會宇宙人生的眞理！

要知道眞性本來就有，但偏偏因一念之迷把眞的當假，不知彰顯本來面目；妄性本來是空，卻偏偏把空而不實的當作實有。我們應當要認識妄從眞起，離眞無妄，只因一念的迷，全部眞實轉爲虛妄。反過來說，因一念之悟，即可轉全部虛妄而爲眞實。眞眞假假，假假眞眞，往往並沒什麼分別，可是各人執迷或憬悟的心性卻有大大的不同，故此說「總持難思議」。「總持」梵語陀羅尼，是指眞妄不二之一心而言，不論眞實與虛妄，

迷悟存乎一心，這眞妄並無不同的洞悟玄機，卻非心可思想得出，言語所能描述得盡。

再說，法無自性，所以無所住著，隨緣而起，故叫「無住」。維摩經說：「法無自性，緣感而起，當其未起，莫知所寄。莫知所寄，故無所住。因無所住，不是有亦不是無，既不是有亦不是無而成了又無之本。」又說：「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可見無住就是實相的異名。既是眞妄不可思議，只好「以空對空」地，用無住的心對空宣說。

然而「空」字含義極廣。須知佛法又稱作「空法」，佛陀亦稱作「空王」；各大乘經典諸如「金剛經」「般若經」「涅槃經」以及很多經典所解釋的亦不過一個「空」字，誠然佛學以「空」爲要義。佛學上所謂「涅槃」「眞如」「如來藏性」無妨可說與「空」同義。須知物的相對是現象的一端，而實相本身應該是絕對的。相對僅存在於物的多元之中，但在眞如實性之內，已經泯除物物的相對。相對是空間的事，動靜則是時間的事。如果沒有空間，便沒有相對；同樣如沒有時間，也沒有動靜可言。在這瞬息萬變隨緣湊合的現象世界中，佛學上認爲相對與動靜以及其他一切必需有

活動的餘地，這塊餘地就是通常簡稱的「空」。因爲本體的一心是空的，故此才能攝取宇宙萬物及山河大地，才能幅射宇宙萬物及山河大地；因爲是空的，所以人類的心靈有創造的活動；因爲是空的，故人類心靈的創造活動才能隨緣自在，神通妙用。

可是，話說回來，因爲本體性空而無實相，所立都是假有，而立假即眞，眞亦同妄，一切歸於空，而空亦不存在；故這種本體法性是如如不動的，故又說作「眞如」。

仰白十方三寶，刹海天龍，懺摩海會聖凡；願賜慈悲，俯垂證鑒，有疏披宣，伏希慈聽。

仰起頭來向空告白，要讓十方世界諸佛菩薩，世上的佛法僧三寶，名山寶刹，海天龍王八部，總之雲集海會的神聖以及普天下的凡人知悉，我現在的一片眞誠懺悔的誠意；願佛菩薩慈悲賜我力量，點頭稱許鑒察我

心，證明我確是眞誠向道，接下去我還有疏文宣讀，我俯伏著希祈佈滿十方虛空的佛菩薩仁慈地聽我的心聲。

人的所有一切罪惡，都是從自己的內心所創造出來的，現在想要懺除一切罪惡，還得從自己內心懺悔起，但是必須了解的是罪性本空，以智慧觀察出生善可以滅惡，滅惡則必然生善，要通達空義，惡法就能消滅，所生善法始克清淨，正如天台智者大師說：「懺不得空，惡不除滅，讚不得空，善不清淨」而「空即無生，是大懺悔」。在誠心誠意的懺悔的過程中，逐漸將心寂滅，不再在貪瞋癡上打轉，罪就自然會消亡的，這也就是「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滅時罪亦亡，心亡罪滅兩俱空，是則名爲眞懺悔」。

這裡，就又可以從靈慧的心性中去觸類旁通，眞正告白的也就是自心，因爲「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佛法爲心地法門，最重要是在身心上做工夫，在六根門頭上著手，眞誠的懺悔必須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不要以爲這道理太淺顯，事實上「心」「行」必須一致，才符合了懺摩的旨意。「諸惡」在佛法上說分十種即身三（殺、盜、淫），口四（兩舌、惡口、妄言、綺語），意三（貪、瞋、癡）；故此學佛的人無論如何做到身不

犯殺、盜、淫，意不起貪、瞋、癡，口不兩舌、惡口、妄言、綺語，這就是經上常說的「守口、攝意、身莫犯」。至於「眾善」十善業道經上說得很徹底，不但不殺生而且要放生，不但不偷盜，而且要布施，不但不邪淫，而且修梵行；不但不起貪心，而且起布施、慈悲、般若之心；不但不惡口、兩舌、妄言、綺語，而且所說爲柔軟、和合、眞語、實語之言。由消極而積極，既自利亦利他，自救救世爲本懷。能做到不作諸惡且奉行眾善，就能自淨心意，一如佛陀夜覩明星出廓然大悟，歡喜讚歎：「奇哉！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除去妄想執著就是自淨其意，就達到了圓融無礙的佛的境界。

上來情旨，恭對披宣。大圓鏡中，諒垂印可。

「上來情旨，恭對披宣」是說我今恭謹的面對上蒼仰告宣詞，陳稟上來的誠懇陳情的意思，無非是依了佛法旨意誓爲遵照奉行。

「大圓鏡中，諒垂印可」大圓鏡是諸佛菩薩所證菩提智，是轉凡夫之第

八識至於如來境地。大圓鏡，像很大的圓鏡，這是譬喻的說法，喻智體清淨，離了有漏雜染之法，而自眾生善惡的業報，終顯現出萬德的境界。心地觀經說：「轉異熟識得此智慧，如大圓鏡，現諸色像。如是如來鏡智之中，能現眾生諸善惡業。以是因緣名爲大圓覺智。常能執持無漏根身，一切功德爲所依止。」大圓鏡智，是東方，地大，阿閦如來，菩提心。菩提心論說：「東方阿閦佛由成大圓鏡智亦名金剛智」，所以大圓覺智不可無。學佛的人要持有大圓鏡智觀，就是：如許多圓鏡相對，影子彼此相入。爲佛身與我，入我我入的觀法，這就是大圓鏡智之相。

既然懷有大圓鏡智觀的當中去體悟眞理，諒必得到十方諸佛菩薩的垂察和印可吧。「印可」即是佛證明弟子學佛所得而稱美許可。維摩經說：「印是印可，可是稱可，事理相稱，故可聖心。」一般來說，印是印章、印鑑，比如做家長的人觀看了子弟的成績單，認爲子弟的學業尚堪稱許，蓋下了印表示已經看過，頗表滿意。佛弟子的家長就是佛菩薩，不被佛菩薩印可，要被誰來印可呢？

二十一、述意請加

是以備香花供養，燈燭莊嚴。命我等流，代行懺法。今則依仗如來大寂滅海，歸投普門大悲願王。蕩罪業於無何有之鄉，翦芥蒂於不萌枝之地。心純是法，與法相應。理事圓融，行願成就。我願如是，佛必哀憐。祈叩洪慈，冥熏加被。

故此準備好了清幽的香，鮮潔的花，一切上好的供養物，又點起了光明的燈燭，使得聖壇更顯莊嚴。

「命我等流，代行懺法」我等流是主懺壇的淨僧，法師的謙詞，說明懺悔的當事人要我代他來佈露懺悔的眞意和施行懺悔的儀禮方法。懺字，是發露從前已經造的業，而依法佛前許願，禁戒後來不再造業。

那麼，禮敬懺悔之後，相信依仗了如來廣大寂滅的心海，必然能夠歸投到普門菩薩大悲願王的座下。因爲普門菩薩所修的是大悲願心，其慈願

心無與倫比，實在悲深弘切所以稱做大悲願王。普門菩薩亦即觀音菩薩。「普」字是說觀音的眾德普具，實在說來，觀音不單是普具眾德，而且具有大悲救濟之光，而到處應現的意思。「門」是受觀音菩薩慈悲救濟的眾生有種種不同的類門。綜合「普門」二字字義說眾生的機類雖有千差萬別，而觀音菩薩卻能普應群機，無不示現，好比「千江有水千江月」，菩薩的化現三十三身普門示現是何等的慈悲啊！原來觀音菩薩是過去正法明如來早就成佛了的，可是由於大慈悲心的驅使，才特再示現菩薩隨緣度化。有了觀音菩薩的慈悲濟拔，就把我們現在要悔改的無始俱來的種種罪業蕩除淨盡，就如同一個樸實的鄉村，並沒有什麼城開不夜的窮奢極侈的罪惡可言一般，所以形容作「無何有之鄉」。

「芥蒂」是硬礙之物，通常樹木的根幹上如有芥蒂的阻塞，就不能生枝繁茂，所以必須翦除。現在是以經過悔改後歷劫的惡根清除無餘，就彷彿把樹幹上的芥蒂全然翦除，以後那塊被芥蒂阻礙過的地方就能重新枝葉繁茂了。這就是「翦芥蒂於不萌枝之地」的意思。

「心純是法，與法相應」而後「理事圓融，行願成就」，可見心純，並

與法相應最重要，這好比種下好的因，於是，心眞則事理無礙，一切圓通，所發的願所修的行就得到成就，這好比有了好因最後必然得到好的果。因果是相符的，絲毫也不差池。心是鑰，可以啓開一切法。有誠願在心就能化開金石而把握一切。心純是說心願的本身，亦即是正思維，因由此心願可以引生一切思維，可以創新思維，所謂「與法相應」就是發無上大願，比如首先發大菩提心四宏誓願，要知菩薩願中即有智，而爲什麼智是從發願來呢？因爲願有悲心在，大願即大悲，悲能增修一切智，所悲者深，所修者廣。悲是至誠宏願，惟有至誠宏願，是大智啓發的活泉。故有了願心悲心就是與佛法相符，也就是眞正的佛子所爲。另方面說，悲願心切，就是捨妄取眞，也就是體得眞如妙法，在於自度度他。

妄心是事，眞如是理，現棄卻妄心而趣向眞如，就是通達事理，也就是說，一切諸法各相差別，可是就諸法本具的理性來說，則彼此一體，融通無礙，這樣地去分別妄執之見，就是棄妄歸眞，就是圓滿融通。如同楞嚴經說：「如來觀地水火風，本性圓融，周徧法界，湛然常住。」有了這樣正確的見地，自然行願無不成就。

「我」是指代表眾生的我，設使眾生肯這樣的懺悔，這樣正確的認識眞理，而且肯誠心地照佛法去「行」——那麼「我既如是，佛必哀憐。」諸佛看到了這樣眞誠的悔心和願行，以佛心的慈悲度人爲懷，自然無不憐念我們。

末了，「祈叩洪慈，冥熏加被。」我們這番祈求頂禮希望得到佛的廣大慈悲的垂護，而自然地冥冥中得到佛法的薰陶佛光的加被。爲什麼呢？自然是諸佛菩薩皆是發下悲願而有無量成就，對於謹守佛法的人怎麼會不愛憐垂護呢？佛經說：「念佛的人，皆爲諸佛之所護念，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起信論說：「以有眞如法故，能熏習無明，故能厭苦求樂。」這就是說，誠心求佛必得響應，佛法熏習的大力，也就定能出苦得樂。

二十二、至誠讚佛

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

佛者。

佛是天上天下，沒有任何一人能超勝於祂的。換句話說，任誰都比不上祂。十方世界也無有能和祂匹敵對比。即使見盡世間的人，也找不出一位可以與祂等量齊觀的。

佛是大覺者。凡夫無覺悟，聲聞菩薩雖有悟而不大，惟佛獨覺悟實相，徹底盡源。又聲聞雖自覺，而不使他覺；菩薩雖自覺且亦覺他但究竟覺事未滿，惟佛自覺覺他俱都圓滿，故稱「大覺」。

梵網經上稱佛爲「能仁」：「釋迦牟尼，大唐翻云能寂，舊翻亦云能滿，亦云能仁。」因佛是聖人中的聖人，其仁心無極。同時佛是人中最勝無有過之者，故又被尊稱爲「無上士」。又稱「天人師」即是天人的導師。

所以說佛是天上天下沒有比得上祂的，原因是佛的修道，終成「無上正等正覺」。梵語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華玄贊說：「阿云無，耨多羅云上，三云正，藐云等。又三云正，菩提云覺，即是無上正等正覺。」

由於佛在人界成道，故應眾生根機說法，有十號：一、如來，梵語多

陀阿迦陀，二、應供，梵語阿羅訶，三、正徧知，梵語三藐三菩提，四、明行足，梵語釋多庶羅那三般那，五、善逝，梵語修伽陀，六、世間解，梵語路伽憊，七、無上士，梵語阿耨多羅，八、調御丈夫，梵語富樓沙曇藐婆羅提，九、天人師，梵語舍多提婆魔菟沙喃，十、佛世尊，梵語佛陀路迦那他。這十種號都表示受盡一切人的恭敬，其萬德俱備，是永垂不朽的。至其中含義後面就會敘述。

二十三、述出懺法意

啓運慈悲道場懺法，一心皈命三世諸佛。

凡是先賢古聖著述，沒有說不是有所感觸而成就，故此不論任何一種懺法，出現世間，一定有其事故因緣，由此發起，這就是應運而開啓。慈是與樂，悲是拔苦。佛陀在菩提樹下成道後，即以無緣大慈、同體大悲，隨處應機施教，廣度眾生。經云：「如一眾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

又說：「眾生病故，諸佛則病。」佛陀視一切眾生等同親子，這就是顯示了佛陀大慈大悲利他精神。根據佛經記載：釋尊在無量劫前，早已成佛，因懷著廣大無邊之慈悲心，爲救度苦海眾生，所以倒駕慈航重入娑婆，示現八相成道，應機度眾，廣施善巧方便，使一切眾生得爲解脫。佛陀是多麼的大慈大悲！佛陀在無量劫前未成佛時，亦不過一介凡夫，可是因祂存有深切的大慈悲心，難忍能忍，難行能行，時刻抱著甘願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偉大精神，精進不退，方能從凡夫因地進修到解脫一切而證得永遠自在的佛果。由此，可明白「慈悲」二字在佛法上的意義是如何的深遠，且如何的重要！道場，是修道的場所；懺法，是懺悔的法則。凡是懷了慈悲之心，在修道的場所作功德，意欲懺悔業障，成辦道業，便是「慈悲道場懺法」，諸懺都通用這六字。

可是，既是眞的懺悔，就是先要一心一意的皈投入三世諸佛的懷抱，皈依正法，信靠三寶。心，是左右人類精神感應的鈕扣，人的精神的明暗，並非肉體上的變化，實際上是心的趨應，心向光明，人也就光明。諸佛所說的道理皆不離心。「一心皈命」就是專心一意的皈依信靠，也就是

出於誠意，比如眞誠心拜佛的人，不但求得信心，而且全心愉快向道，引起今後深入經藏去潛修的興趣。

「三世諸佛」三世是指的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諸佛，是許許多多的佛。佛既是天上和人間的導師，故不論是什麼佛，那一尊佛，都是我們皈依、信從的對象，我們都要全心全意的尊崇祂，依賴祂，聽信祂。

二十四、正禮三世佛

南無過去毘婆尸佛。南無尸棄佛。南無毘舍浮佛。南無拘留孫佛。南無拘那含牟尼佛。南無迦葉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當來彌勒尊佛。

「南無」就是皈依、敬重、頂禮的意思。向三世佛誠心皈敬頂禮，表示永遠信靠與服從，接受諸佛的引導。

過去佛計有毘婆尸、尸棄、毘舍浮、拘留孫、拘那含牟尼、迦葉等六位。以上都是梵語，如譯成華語毘婆尸是勝觀，即是殊勝的智慧，觀一切法平等無二。尸棄華言火依，是依火光三昧成道。毘舍浮是說徧一切自在，證無上道，無處不自在，拘留是應斷，即將煩惱斷盡，一絲不留。拘那含牟尼是說大覺金仙。迦葉華言飲光，即吞飲佛的餘光的含意。

「本師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華言能仁寂默，能仁就是有仁愛心，是大悲，寂默是大智，默契寂實心海，因爲現坐道場的佛故稱做本師，所以這是指現在佛。

再次，就是未來佛。「當來」就是應當來，大眾期待著祂來，「彌勒尊佛」彌勒是姓即慈氏，華言無能勝，沒有信心與道德更超勝過祂的，也沒有莊嚴與福報超勝過祂的，困爲大千世界裡，只有慈氏，獨得補釋迦處，未來斷然成道，是最可尊重的佛。「尊」是目前人對此佛的尊稱，以表心的敬仰。

二十五、經偈的含義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眞實義。

「無上」是沒有比這個更高更上的了，亦即無比的意思。「甚深」就是很深奧，內容豐富的意思。「微」是微細而不是粗淺的、不好的。「妙」是又好又奇的意思。這第一句「無上甚深微妙法」是讚歎佛法的可貴的地方。

「百千萬劫」是指的年代久遠，經過的劫數以千以萬來計算。「難」是稀有難得。「遭遇」是碰到，遇到。

第三句「我今見聞得受持」。佛經上說：「人身難得，佛法難聞。」幸而生爲人身，又能聽聞到佛法，這是百千萬劫修來的幸運，有了這樣的機會，如果錯過了，自然是扼腕可惜的事。但任何事情不信不做自然就難，

反過來說，肯去信，肯去做，再困難的也變爲容易了。故此點醒我們：要從迷夢中趕快醒轉，若是一旦逢此珍貴無比的三昧水懺法，無論眼見耳聞，都得接受和行持。

末了一句，「願解」就是但願讀到這部懺文的人，能夠深深明瞭。「如來眞實義」是佛的眞實道理，即是不生不滅、圓融自在的眞如之光。佛陀的智慧的眞如之光，是寂然不動的，是全然憬悟的，是大悲大覺的。假如我們能明白了這點，我們眞心向道，學佛的智慧，學佛的光明；我們的心也契合了佛心，我們的性就顯出了眞性，我們就印證了佛法，佛法寂光的映照下，就豁然領悟了無邊的宇宙人生眞理，心即是佛，佛即是心，這個一般無二的道理，也就是無上的眞理。

「如來」是佛常用的十號，與「世尊」的德號通常用的最多。其他尚有八種德號則用的較少。現在略說佛總共十種德號的簡義：一、如來：如是眞實不動，來是佛的智慧光，可以照到一切。又來去自在無有束縛，含蘊解脫的意思。二、應供：佛的智慧福德俱足，是兩足尊，故應受一切眾生供養的。三、正徧知：正是邪的反面，就是正義、正當、正氣，也就是

充塞天地的磅礴大氣。徧是周徧的普徧的。凡夫外道的知見大都是偏邪的、不當的，即使聲聞、緣覺、菩薩的知見卻是不能周徧，唯有佛的知見是光明正大，無所不徧。四、明行足：明是宿命通、天眼通、漏盡通的三明，行是身業、口業、意業三業的清淨，明行都滿足，叫明行足。五、善逝：逝是逝去，可是佛的逝去並不是普通人的逝世、辭別。而是到了不生不滅的彼岸，決不再退到生死海來，所以在「逝」上加了個「善」字。六、世間解：世間一切因果法莫不通盤徹底的了解。七、無上士：最勝的無比的有知識大智慧的人物。八、天人師：師是先生、師父、教師、導師，佛是領導與教育天上和人間的恩師。九、調御丈夫：能夠調停一切駕御一切的大丈夫。十、佛：即是覺悟的聖者、超人，一個打破宇宙人生之謎的大智慧者。

慈悲水懺法卷上

一、體諸佛慈心

一切諸佛，愍念衆生，爲說水懺道場總法。

這部水懺法的開頭，說明了悟達國師所以說這部寶貴無比的懺法，實在是具有「上求下化」的德意。由於上體十方諸佛的悲心無量，下念六道衆生的苦惱無已，希望以此部懺的功德，給衆生帶來了無盡的光明，解決了人間無數的痛苦。「一切諸佛」總括了十方三世的意思，所謂佛，就是覺，也就是對迷的反面，但覺的意義有三：一、佛於最初居於凡夫境地，後來覺悟了「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一切衆生，莫不有佛性，凡夫與聖者並無多大的不同，迷時就是凡俗，悟時就成聖者，由這「生佛不二」的體悟，念念覺照，不爲幻境迷執，就開闢了自覺之道。這是「自覺」。

二、不但自覺，而且輾轉把所悟得的眞理大道，也要別人乃至一切眾生去領悟、去實行，走上光明幸福的康莊大道，這就是佛的日久功深，六根清淨，證破無明，才有這等的大覺悟，這又叫「覺他」。三、最後斷根本無明，證無上道，究竟圓滿，這就是「覺行圓滿」。

一切諸佛都不止是爲了自覺，更重要的是爲了覺他，如此才能覺行圓滿，證佛果位。故此佛時時懷有這樣看法，我現在成了佛，得了清淨妙樂，而眾生都有佛性原是和我同樣根性，可惜不悟而已，我視眾生如同自己的身體一般，何不運用同體慈力，與眾生樂，拔眾生苦，這樣的體恤、憐念無知的眾生，所以說「愍念眾生」。悟達國師，即本懺懺主深體佛心，佛的本覺妙心與我同體，佛爲眾生興起慈念，我也就應隨同十方諸佛發揮慈力，代眾生悲感而崇仰佛，代佛弘教而感化佛。就爲了這樣，說這部難能稀有的水懺。

「道場」是佛成聖道的地方，梵語是菩提曼拏羅，後人稱得道的行法之處，或是供養三寶的淨所，或是學道弘道的地方叫「道場」。我國隋煬帝時改寺院名稱爲道場，故「道場」又可作一般寺院的通稱。此外佛事作法的

場合也叫「道場」。比如慈悲道場、水陸道場等。

二、誠發露懺悔

良以衆生垢重，何人無罪？何者無愆？凡夫愚行，無明闇覆。親近惡友，煩惱亂心。立性無知，恣心自恃。不信十方諸佛，不信尊法聖僧，不孝父母，六親眷屬。盛年放逸，以自憍倨。於一切財寶，一切歌樂，一切女色，心生貪戀，意起煩惱。親近非聖，媟狎惡友，不知悛革。或復殺害一切衆生，或飲酒昏迷，無智慧心。恒與衆生，造逆破戒。過去諸罪，現在衆惡，今日至誠，悉皆懺悔。未作之罪，不敢更作。

「良以」這兩字是承上啓下的感歎之詞。本來眾生與佛同有佛性，佛也

因此念眾生是與佛同體，而垂護憐愍，可是佛是覺悟的人，眾生卻是不覺不察的愚癡者，因爲法身流轉到五道，所以稱做眾生。無始一念不覺，積迷難返，無明的塵污遮蔽了靈明的妙性。不覺不慧，積垢是如此的重，故稱「垢重」。

「何人無罪？何人無愆？凡夫愚行，無明闇覆。」誠然，在不知不覺的凡夫的地位，心無智慧故叫「愚」，亂作胡爲叫做「行」，這都是由於無明昏沉的遮蔽了良知良覺，故叫「闇覆」，所以本懺沉痛的口吻：誰人沒有罪，誰人沒有過？如果我們祇是凡夫境地，卻又不肯修學佛道的話。「罪」是指有意作的錯過，「愆」則是無心所犯的過失。仔細想想：我們每個人不論在家庭、在學校、在社會，有心無心所犯的過失，實在是太多太多了，難道還不知懺悔嗎？

到了發露懺悔的時候，就要痛痛快快地承認自己的錯過，接著下文全部敘述所犯的是何過失？止觀上說：「懺名陳露先惡，悔名改往修來」，必先陳露先前所犯的過錯，然後才談得上如何去糾正過錯以策將來。

「親近惡友，煩惱亂心。」人生最重要的是親明師，交益友，一切往

上，而不墮落，但是往往世上偏多不敬良師不與益友共處的人，就是喜歡交不三不四的損友，所謂「狐群狗黨」「酒肉朋友」一類，大家一起時就知道喫喝玩樂，所作所爲都不離貪、瞋、癡的勾當，使得自己的心神損耗，只有一步一步的走向煩惱、無法解脫的痛苦。

貪、瞋、癡等諸惑，煩心惱身，故叫煩惱。舉例來說：有人交上了賭友，教導賭博，起先贏了自然滿高興，後來漸漸輸了，甚至每賭必輸，錢財家當都賭光了，甚至穿的衣服也賣光了，這時的苦惱該多大？怎麼辦？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這時才覺悟交上了壞朋友，是多麼苦惱，多麼的不划算！

「立性無知，恣心自恃。」立是秉賦，性是習性，秉承著過去的習性就茫茫然像失去了知覺一般。習性，就是習氣，是指惑的氣分而現出了惑相，在佛法三乘當中，聲聞是全不斷習氣，緣覺稍爲斷一些，只有佛全然斷除習氣。習氣不斷，一切都走向妄爲的行徑，最可憐的是「無知」，自己還一點不覺曉，不明白自己的行爲究有多笨。「恣心」就是恣意任性，「自恃」就是習以爲性，自以爲是。不肯信奉眞理，不願向上發展，自甘墮

落。

怎麼樣的無知法呢？又是如何的墮落呢？最主要的就是「不信十方諸佛，不信尊法聖僧。」十方諸佛都是醫王，可以治療眾生一切病症，應症給藥，但是我是個病人，卻偏偏不肯給醫生診察治療，不肯接受佛法。不相信尊貴的佛法，不親近神聖可敬代佛弘化的僧寶法師以及其他大善知識。

不但如此，「不孝父母，六親眷屬。」甚至對生育教養我們最親至慈的父親母親，也都違逆他，不順從他，父母的話都不聽，都違其道而行，其他親眷就更不必說了。六親是指的父母兄弟姊妹而言，眷屬在父方來說指伯叔兄弟兒孫，母方來說是舅姨兄弟兒孫，都是骨肉血液有相連關係的至親，本來是應該對上敬重和對下和愛的態度才對的。

「盛年放逸，以自憍倨。」盛年是指年少血氣方盛的年齡，年少時「血氣方剛，戒之在鬪」，但相反的，現在許多不良少年持著年輕力壯，以爲自己的色體勇猛過人，好爭好鬪，憍倨是驕縱高傲，目中無人，時時與人口角，常常惹事生非，行爲一旦放逸，就自己以爲自己做得都對，別人的話

卻聽不進耳，所謂「忠言逆耳」，祇要自己高興，可以不顧一切後果的去瞎幹、亂作。自暴自棄，實在是很痛心的事。

「於一切財寶，一切歌樂，一切女色，心生貪戀，意起煩惱。」像上述的人，迷失了本性，就追求世上一切的不當的錢財珠寶，迷戀一切的奢靡歌舞音樂，尤其被外在艷美的女色勾去了魂奪去了魄，整日就在「財、色、名、食、睡」地獄五條根的上面打轉，不應該貪的，拼命去貪，而且戀戀不捨，沒有醒悟的一天。但貪不到，得不著，一切徒勞而無功，於是心意裡開始有了無窮無盡的煩惱。一個人的貪戀癡迷沒有節制的任它漫延下去，小則喪失名譽失去身命，大則亡家敗國。

這些都是「親近非聖，媟狎惡友，不知悛革。」一天天的墮落無非是所接近的都不是好的聖賢有德之人，祇是和一班狐群狗黨的惡友相往來。媟狎是不當的親暱的意思。但自己一點也不知道行爲的可恥，以及應該好好的痛改前非，革新自己。

「或復殺害一切眾生，或飲酒昏迷，無智慧心。」凡是殺生、飲酒的人都是失去理智，不顧因果的，所以說是沒有了智慧的見地，心境才會執

迷。比方說，爲了貪圖口腹，恣意殺害生靈，食家禽動物的肉，飲牠們的血，殘忍殺剖煎煮。而不知因果的可畏，現在殺眾生，以後也被人所殺，因果循環。飲得酩酊大醉，毫無理性，發酒瘋，罵人打人，好好的一個人，變成了野蠻的獸性的發作，甚至做出了其他更多敗德的行爲無異於衣冠禽獸，究竟有什麼好處？恐怕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吧。

「恒與眾生，造逆破戒。」恒常與諸眾生，造作了違逆的不當的破戒的事情。換句話說，就是造作十惡業，或犯輕重戒。十惡業就是一、殺生，二、偷盜，三、邪淫（非自己妻而行淫），四、妄語，五、兩舌（即離間語），六、惡口，七、綺語（穢語、淫語），八、貪欲，九、瞋恚，十、邪見（撥無因果，求僻信福的）。因這十種全然背理，且都是苦報的業因，故名十惡業。

「過去諸罪，現在眾惡，今日至誠，悉皆懺悔。」過去所積的罪過，現在所行的諸惡，不論是自己作的，或是他人教的，不管是從別人處受到影響，抑或自己影響了他人；或者是明知故犯，或者是無心的過失，反正都是傷天害理的、不應當的、不好的、誤人誤己的，這一切的罪過行爲，今

日都好好的反省過了，洞燭成敗利害的癥結所在，改過自新，以後不但有良好的前途，或許更能流芳百世，比如成佛成聖，英名永遠不朽！若是依然不悟，不顧一切，圖逞一時之快，就要走上失敗道路，遺臭萬年。芸芸眾生，在未開微妙佛法之前，難免顛倒昏迷，可是現在有了這部懺文的指點，就應該速即醒悟，猛然回頭，不可再倒行逆施，斷送前程。所以，今日以最大誠心誠意，把夙世與今生，過去和現在，一切一切的罪過，都一一發露懺悔，下了最大決心要革新改過。

「未作之罪，不敢更作。」因爲這是披肝瀝膽的向佛菩薩陳言，表露自己的眞誠，求哀懺悔，總結全段語文，已作罪過要改過，而尙未作的罪過，從此不敢再去造作。這意思是如同陶淵明歸去來兮賦的：「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亡羊補牢，是猶爲未晚的。

三、請求證鑒

是故今日至心，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諸大菩薩，辟支

羅漢，梵王帝釋，天龍八部，一切聖衆，願垂證鑒。

「是故」是承上啓下的辭語。因爲上面發露了懺悔的眞誠，現在就表達出至誠無極的意向，要歸依，要學佛，要向光明。要求十方虛空，所有諸佛、大菩薩以及辟支、羅漢、梵王、天龍八部等聖者來作證，證明現在的我，是眞正的懺悔，眞誠的皈依，以後決不背叛眞理。

這樣的至心發願，無非是贖罪的意念，最要緊的是要明白通達萬法唯心造，如果自心能通明萬有一切，即與佛心相應。「虛空界」虛與空都是無的解釋，虛無形質，空無障礙，這就是說一切色法本來是心，沒有色也沒有相，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故「盡虛空界」就是要知道「心生一切法」，世上一切物均無實相可得，人又何必貪戀執著，顚倒黑白呢，自尋苦惱呢？

「菩薩」漢譯是覺有情。上求名覺，下化名有情，對下稱覺，對上稱有情，又能覺悟諸有情，據此三義稱做菩薩。「辟支」是辟支迦佛陀的略語，又稱做辟支佛，舊譯爲緣覺，新譯作獨覺。辟支佛是身出於無佛之

世，性好寂靜，並無師友之教，而是自己思惟世法獨悟得道的，故叫獨覺。又因觀內外之緣（內緣飛花落葉，外緣十二因緣）悟得聖果，所以叫緣覺。緣覺又名部行，除了自悟之外，兼利於眷屬。「羅漢」即阿羅漢的略詞，是梵文，漢譯無生，又譯破惡或殺賊，意思是破身口七支之惡，殺見思煩惱之賊。菩薩是屬於大乘，辟支屬於中乘，羅漢卻是小乘。

「梵王帝釋」梵王是大梵天王，是初禪主。帝釋是三十三天之主。「天龍八部」天龍是八部眾中的二眾。八部之中以此爲上首，所以總稱天龍八部。八部是一、天，二、龍，三、夜叉（即捷疾鬼），四、乾闥婆（又名香神），五、阿修羅（非天），六、迦樓羅（金翅鳥），七、緊那羅（疑神），八、摩睺羅迦（大蟒神）。

本來，佛、菩薩、辟支羅漢可以名爲聖者，但梵王以下就是凡，可是顯現梵王帝釋，天龍八部，有的都是菩薩方便權現的法身，以便度化眾生，所以雖然凡聖同會，仍通稱作「一切聖眾」。

「願垂證鑒」是說但願所有聖凡都能垂鑒我的忠誠，證明我現在的至心歸依，是我決心奔向光明。

四、敬禮佛僧

南無毘盧遮那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彌勒佛。南無龍種上尊王佛。南無龍自在王佛。南無寶勝佛。南無覺華定自在王佛。南無袈裟幢佛。南無師子吼佛。南無文殊師利菩薩。南無普賢菩薩。南無大勢至菩薩。南無地藏菩薩。南無大莊嚴菩薩。南無觀自在菩薩。

「南無」即「歸依」。歸依這些偉大、光明、可信靠的佛，把自己的整個身心無保留地獻上，依三寶的指示的光明路向，人生的道路是那樣踏實地、安全地、美好地。

「毘盧遮那」又叫毘盧舍那、吠嚧遮那，譯作光明徧照，佛的身光和智光都毫無阻礙的徧照法界，圓明無缺。瓔珞經說：「毘盧遮那佛是受用身，釋迦牟尼佛是化身」密家以毘盧舍那爲理智不二的法身佛的稱號。梵

網經說：「我今盧遮那，方坐蓮花臺，周匝千華上，復現千釋迦，一華百億國，一國一釋迦，各坐菩提樹，一時成佛道，如是千百億，盧遮那本身，千百億釋迦，各接微塵眾，俱來至我所，聽我誦佛戒，甘露門則開。」是以盧遮那佛又是梵網經與華嚴經的教主。以釋迦與盧遮那二佛所共有的功德作一比較，釋迦佛祇限於閻浮提一洲的教主，而盧遮那佛則是大至三千世界的教主，統教宇宙全體。可見其法身無所不徧的廣大。

「釋迦牟尼」應身佛，創設佛教的教主。印度迦毘羅城主淨飯王之子，名悉達多。母親摩耶夫人。誕生在城東倫比尼園，誕生七日其母別世。由姨母波闍波提代爲撫育教養。他秉賦敏悟，自幼即好靜默思惟人生世上的種種現象，後來出遊四門，觀察到人生的生、老、病、死，就萌發了出世之志，於是在一個月夜毅然捨棄富貴尊榮的地位和享受離開王宮，入山求道。起初他學的是苦行道，並且又曾向鬱陀羅仙人問道，但無論如何都無法得道，尤其在優婁頻羅村苦行林苦修了六年，弄得形容槁瘦不成人形，就改變了苦行的想法，去到尼連禪河沐浴，並接受村女供乳，然後在菩提樹下靜坐思維七七日，終於悟得四諦十二因緣，以及宇宙人生的眞理，這

時僅三十五歲，被尊爲天人師，以後遊化四方，四十餘年度生無數，末了在拘尸那城外娑羅雙樹下涅槃。

其次，「阿彌陀佛」，可說是在中國無人不知誰個不曉，因爲，「家家彌陀，戶戶觀音」已成爲民間普徧信仰。然普通人所稱的阿彌陀實是由梵語阿彌陀由須以及阿彌陀婆的簡稱，如譯義前者爲無量壽，後者爲無量光。阿彌陀佛依其光明的德分分爲十二：即無量光、無邊光、無礙光、無對光、焰王光、清淨光、歡喜光、智慧光、不斷光、難思光、無稱光、超日月光。依此十二個光明德分，有十二種不同的形像。大無量壽經把阿彌陀佛說得很詳細：祂是世自在王佛時的一個國王，出家之後，法名是法藏比丘，祂見過二百一十億的佛土，在各個佛土的見識當中，攝取了其中的精華，再經過五劫的思維後，起了四十八個大誓願，建設極樂國土，以救度眾生。成佛至今已有十劫，在西方建立了一個莊嚴的極樂淨土。現在還在那邊說法，以眞光明無量及壽命無量爲覺體。

再說到「彌勒佛」又名昧怛隸耶，譯作慈氏或無能勝，祂生在南天竺的婆羅門家，自幼立志修道，得到釋尊的教化，授記爲補處菩薩，然後成

佛。一說祂早釋尊四十二劫，奉仕於思善佛，早已成佛，現住兜率內院，說法化行，經過五十六億七千萬年後，人壽八萬歲時，再降生到閻浮提（南贍部洲）下在龍華樹下成道，開三大法會，濟度一切在釋尊出世時所不曾濟度的眾生。所謂「龍華三會」就是要等待彌勒佛的降生濟世。

「龍自在王佛」即是大日如來，密宗的本尊，梵名摩訶毘盧遮那，摩訶是大的意思，毘盧遮那是日的別名故譯作大日，又因毘盧遮那光明徧照之義，故亦稱徧照如來。

「寶勝佛」一名寶生如來，是大日如來五佛中的第三位，在南方。梵名是囉怛羅三婆縛。密教號爲平等金剛，其四周被其眷屬寶、光、幢、笑四金剛菩薩所圍繞，在胎藏界曼荼羅內，祂與寶幢如來是住於同一三昧。

「覺華定自在王佛」是定自在王菩薩的本地。定自在王菩薩是西方極樂世界教主阿彌陀佛領導的二十五菩薩之一。祂在禪定中可自在變幻，在火定中現出火光，在水定中現出水波，具有無礙自在的德分。

「袈裟幢佛」袈裟原爲比丘的法衣，此處所謂袈裟幢即寶幢之意，袈裟幢佛又名寶幢如來，梵音是囉怛曩計都，譯作寶幢，袈裟幢是別譯名稱。

密教號福聚金剛。寶幢乃發菩提心的意思。這尊佛身白黃色，右手結與願印，左手當胸，握袈裟一角，坐于寶蓮華上，所以又稱作袈裟幢如來。

「師子吼佛」是師子吼菩薩的本座。師子吼菩薩吹奏樂器，立於蓮華台上，具有無畏的威德，恰似勇猛獸王獅子一樣。祂是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領導下的二十五菩薩之一。

「文殊師利菩薩」譯爲妙吉祥、妙德、妙首等，文殊是妙之義，師利是吉祥、德、首之義。密教文殊師利像，頂有五髻，作童子形，表天眞之意，故經中或稱文殊師利童子。在諸菩薩中，號稱智慧第一。根據首楞嚴經記述，此尊過去曾尊稱龍種上尊王佛。密教號爲吉祥金剛或般若金剛。

「普賢菩薩」梵語三曼多跋陀羅，譯作普賢，亦作普吉，大日經疏說：「普賢菩薩者，普是遍一切處，賢是最妙善義，是說菩提心所起願行，遍一切處，純一妙善，備具眾德，所以稱作「普賢菩薩」。佛殿供像多以普賢菩薩侍佛右，文殊菩薩侍佛左，因爲普賢菩薩行願廣大，文殊菩薩般若甚深，故用來代表一切菩薩。

「大勢至菩薩」梵名是摩訶駄摩鉢羅鉢哆，譯作大精進，得大勢，或大

勢至等。亦略稱爲大勢或勢至。觀無量壽經說：「以智慧光，普照一切，令離三塗，得無上力，是故號此菩薩名大勢至。」大勢至與觀音同爲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脇侍，世稱西方三聖，即指的阿彌陀佛及觀音、大勢至二菩薩。

「地藏菩薩」梵名乞叉底蘗婆，譯作地藏、持地、妙幢、無邊心等，祂的濟度眾生其慈悲可謂絕倫，大集地藏十輪經如此記述：「此菩薩現梵王身，大自在天身，佛身，聲聞身，乃至閻魔身等種種身，以濟度一切眾生。」傳說大約在佛滅度一千五百年，地藏降迹新羅國主家，姓金號喬覺。永徽四年，年二十四歲。祝髮攜帶白犬善聽航海而來。到江南池州府東青陽縣九華山。端坐九華山頭七十五載，到了開元十六年七月三十夜成道，那時已九十九歲。時有閣老閔公，平素樂善好施，每日齋僧百位，必虛一位等待洞僧（地藏）到來足數。僧乃向閔公求一袈裟大的地方，閔公許可，僧衣徧覆九峰，閔公於是盡捨九峰之地，閔公之子並歸依出家，號道明和尚，後來閔公也離俗反禮拜其子爲師，故現在的地藏菩薩塑像，左有道明，右有閔公，前有善聽白犬，地藏則出現有手持錫杖與寶珠的形

像。

在六道顯現的地藏菩薩，隨此六道有不同的名稱即是：㈠金剛願地藏：左手持人頭幢，右手結甘露印，專任救濟地獄道。㈡金剛寶地藏：左手持寶珠，右手結甘露印，專主濟度餓鬼道。㈢金剛悲地藏：左手執錫杖，右手結引接印，專主度畜生道。㈣金剛幢地藏：左手持金剛幢，右手結施無畏印，主救濟阿修羅道。㈤放光地藏：左手持錫杖，右手結與願印，主度人間界。㈥預天賀地藏：左手持如意珠，右手結說法印，主救濟天人界。

「大莊嚴菩薩」大莊嚴法門經中說：「佛在耆闍崛山，文殊化現大莊嚴殊勝身色衣服之像，度淫女勝金色光明德，使得順忍之悟，此女化現死壞惡相，使長威德長者恐怖，詣佛前聞法亦得順忍，佛爲二人次第授記。」

「觀自在菩薩」就是觀世音菩薩的別名，梵名爲阿縛蘆枳底濕伐羅。密教號正法金剛或清淨金剛。祂能觀察諸法，自由自在，給一切功德與一切眾生，使之脫離苦海，得到快樂，故稱觀自在。爲著使與千面觀音、千手觀音、如意輪觀音和馬頭觀音、準提觀音等的區別，故又稱祂爲聖觀音

（聖中佛）。大悲二字雖通用於諸佛菩薩，然此尊菩薩爲慈悲門之主，故特別稱爲大悲菩薩。祂的相好種類雖有很多，然在觀音院的形像是左手持著未敷蓮華，右手作欲打開蓮華姿勢，全身呈金色，其左手持蓮華表示一切眾生本來自性清淨，右手作欲打開蓮華的姿勢表示眾生本來清淨的本性，一時被無明迷惑，而不知脫離，祂就是要以大悲的功德來解除眾生的無明迷妄。觀無量壽經中記述此尊菩薩的形相眾好俱足，與佛無異，只有頂上肉髻及無見頂相不及世尊，可見祂的形像的莊嚴至極。而法華經也稱讚其功德：「此菩薩於種種國土，現種種身，應眾生根機化益眾生。」所以祂又被尊稱爲三十三應化身菩薩。

五、應先敬三寶

禮諸佛已，次復懺悔。夫欲禮懺，必須先敬三寶。

「禮諸佛已」把上述諸佛菩薩等都禮拜過了，「次復懺悔」然後才談得

上懺悔。所謂「懺悔」是陳露先前所作的諸惡叫做懺，改正過往的錯誤以修來世的態度叫做悔，換言之，悔即是悟，覺察到先前的不是而有改過的決心。懺悔一名悔罪，梵語是阿鉢底提舍那。阿鉢底是罪，提舍那是說，即是說罪的意思。另慧苑音義一書裡記述：懺悔謂之懺摩，又名請忍，意請前人忍受我今誠心悔罪。先禮拜佛，禮拜是一種最大的功德，表示了極度的謙虛和眞誠，故是乞恕罪的先聲；其次眞誠懺悔，這便是不顚倒次序來做功德，這樣的功德也就發生了良好的效果。

「夫」是承上語，「欲」就是欲想，這裡解釋作希求，生活在黑暗中的人祈求光明是何等的迫切，所以這裡的「欲」字十分有力，接著「禮懺」即是禮拜三寶，懺悔所造的罪業。本文可說是禮懺的代表作。

最後一句「必須先敬三寶」是說明禮懺的應持態度，唯抱有此種態度，才是眞正的悔改。

「三寶」就是一、佛寶，二、法寶，三、僧寶。

佛寶——釋迦牟尼佛出家修行，經過六年，終於於一個黎明睹天上的明星大悟宇宙萬有緣生性空的正理，也悟到一切眾生皆有佛性。而善惡因

果實在是眾生六道輪迴，生、老、病、死、貧、富、貴、賤的由來。如果能實行利人的工作，努力消滅自心的貪、瞋、癡等三毒，終必能解脫煩惱，也超脫輪迴，生老病死苦，等到功行圓滿，就能成佛。釋迦牟尼佛是由人修行成佛，我們如能像他那樣認眞去修行，也必然能成佛，這道理很明顯，等於孔孟學說中的「人皆可以爲堯舜」。然一切佛陀都是佛寶。

法寶——佛陀所說許許多多修行學佛的方法，法，印度話叫「達磨」，也就是眞理、方法的意思。佛教的大藏經即包括有佛陀所說的「經」以及佛陀所定的戒「律」以及菩薩學者們所編的「論」，經、律、論合而爲三藏，故如大藏經就是法寶的代表。

僧寶——僧是梵語「僧伽」的簡稱，譯成中文是「和合眾」，即團結了三人以上共同在某清淨場所修行，也就是僧團；僧團裡任何一分子都可稱爲僧。僧人犧牲了世俗的名利，割捨了父母妻兒的恩愛，甚至將整個生命供獻給廣大的佛教，爲了宏揚佛法，紹隆佛種，一方面自修立己，另一方面也教他人如法修行而立人。他的生活雖然孤苦，責任雖然繁重，但爲了眞理，爲了正義，爲了眾生的福利，一無怨尤，難忍難行，都一肩擔的荷

負起來，這是何等的不易，能發心肯出家的人實在太少，尤其在末法時代的今日，故僧人也應列爲寶，而受到我們的崇敬、膜拜與學習。

六、為何先敬三寶

所以然者，三寶即是一切衆生良友福田。若能歸向者，則滅無量罪，長無量福；能令行者，離生死苦，得解脫樂。

爲什麼要先敬三寶？這自然有深刻的意義。「所以然者」即是指出其所以的道理。

佛、法、僧三者都同等的珍貴無比，故稱爲寶。以比喻來說，佛就是醫王，什麼病都醫治，祂用來醫治世人與一切衆生的良藥就是法，而僧人卻是熱愛衆生視衆生如子女，代佛賜與法的慈母一般。

佛要醫治我們的病，法是醫病的良藥，僧待我們猶如慈母待子般的看顧與關懷，這都是有恩於我，故此我們不但要尊敬三寶而且要供養三寶。

「福田」是說人於應供養的誠心去供養，將來能受到許多的福報，比如播種田畝，春夏播種耕耘，到了秋天就有了收成。無量壽經說：「生世福善，如田生物，故名福田。」福田在經典裡有二福田、三福田、四福田、八福田等，但最普通的是優婆塞戒經所說的三福田，即報恩福田（報答父母師長恩），功德福田（對佛法僧的供養），貧窮福田（施捨與貧窮困苦的人）。「良友福田」是說三寶是我們的良師益友，同時也是使我們生長福田的對象。

歸向三寶，崇敬祂，供養祂，不但是能消滅我們無可限量的已造的一切罪業，並且能滋長日後無可限量的福報；故皈依順從三寶（即歸向之意）是因，得到無量的福德報應就是果，因果是相應而不差的。

「能令行者，離生死苦，得解脫樂」也是說恭敬三寶的好處。

「行者」的意義有二：一、釋氏要覽說：「凡男子有志出家而依住僧寺的稱做行者。」二、修行佛道的人的統稱。觀無量壽經說：「讀誦大乘，勸進行者。」

「生死」一切眾生惑業所招致的結果，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就好像火

輪的迴轉，循環不休，苦惱不已。

人生有生，必然也有死，世上沒有不死之人。「行者」是修行佛法的人，既然是人，也不免有死的一日，一般來說，沒有人不畏懼死亡的，死是一種恐怖，也是一種痛苦；何況死了以後，因爲生前罪業的牽引，說不定要墮進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去受無邊罪苦的折磨，即幸而爲人，卻又墮入窮苦和各種人生的煩惱，並且依然脫不了死亡的陷阱，不知道究有何日能脫出這許多的煩惱。所以有了生死輪迴，其苦無量無邊。唯有依照三寶給我們的指示，相信因果，守護信心，自覺「自己是罪惡生死的凡夫」，應如何好生懺悔，努力進修，轉凡入聖，使自己的人格圓滿昇華，這樣的信行蔚成一種主力，就能使自己跳出生死苦海，同時離苦得樂，而且這樂是究竟圓滿的，是解脫自在的。此處所說的「得解脫樂」是解脫一切煩惱的繫縛，比如解除了桎梏，獲得了自由自在，也即是究竟涅槃，息幻歸眞，返回本來面目，達到學佛成佛的目標。

七、正式的皈依

是故皈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皈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尊法。皈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聖僧。

佛法僧三寶既然能使眾生滅罪增福，離苦得樂，是人生光明的燈塔，是苦海救度的慈航，那麼我們自然應當皈依三寶。「是故」就是承接上面敘述三寶是一切眾生良友福田的原因，所以大家要一心皈依十方盡天地一切虛空也包藏眾生心中的諸佛、尊法、聖僧。心外本是無性，故此能究竟證得此心，眞心領悟的就能作佛，衡量此一心性的是法，信解人人有此心性可由悟而證得的人便是聖。法是尊貴無比的，故稱尊法；僧人是聖潔絕倫的故稱聖僧。

這裡所說的皈依還含有一意義，就是向勝過我的人皈靠順從，那人無論學問道德都比我強，從他那兒可學習到很多東西，對我們有益的，大乘義章說得好：「歸投依伏故曰歸依。歸投之相是如子歸父。皈伏之義，如民依王，如怯依勇。」

皈依佛，就是捨棄不當的邪師而親近正當的導師；皈依法，就是捨棄

害人的邪法而自此修習正大光明的眞理，佛經上說：法就是良藥，良藥可醫治百病；皈依僧，就是捨棄無益的邪友，選擇正當的良友。

皈依三寶，人生選了正途，未來的道路充滿了光明，再沒有怖畏，再不愁黑暗。然三寶在佛法上來說有所謂「住持三寶」與「一體三寶」。「住持三寶」是久住於世保持佛法的三寶。無論是雕塑刻畫的佛像都是住持的佛寶，三藏經典一切佛書都是住持的法寶，剃髮染衣一心修行的清淨比丘或比丘尼，代佛宏揚正法的都是住持的僧寶，以上便是所謂住持三寶。「一體三寶」即是心即是佛，不必將佛求佛，心即是法，也不用將法求法。佛法無二，和合爲僧，即是一體三寶，換句話說，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八、起罪的原因

某等今日，所以懺悔者；正爲無始以來，在凡夫地，莫問貴賤，罪相無量。或因三業而生罪，或從六根而起過。或以內心，自邪思

惟。或藉外境，起諸染著。如是乃至十惡，增長八萬四千諸塵勞門。然其罪相，雖復無量。大而爲語，不出有三：一者煩惱，二者是業，三者果報。此三種法，能障聖道，及以人天勝妙好事。是故經中，目爲三障。

「某等」指某些人，不限你、我、他都包括在內。以今日來說，我們爲什麼要懺悔呢？本段文表示所以要懺悔的理由。

「正爲無始以來，在凡夫地，莫問貴賤」正是因爲無始時期的一念不覺，遮蔽了眞妙的明心而成爲無明，因之起惑而造業。不問是富貴或貧賤，凡是有識以來在六道中頭出頭沒，昇沉輪迴，這都是爲了處在凡夫的境地，儘管階級地位，智慧愚癡的不同，可是所造出來的罪惡行爲形相卻都是無量之多，一如普賢行願品裡面說的：「菩薩自念，我於過去無始劫中，由貪瞋癡，發身口意，作諸惡業，無量無邊。」

或者是因爲身業、口業、意業三業犯下了大小的罪，或者是從眼、

耳、鼻、舌、身、意六根引生種種的過失。或者罪過全是內心向邪方面胡思亂想而來。或者過錯的起源憑藉了外在環境而染來的。總之，即是內在一切的因素，以及外來的環境，使人在生活中，不知不覺地犯著過失，種下了罪惡的根苗。

「如是乃至十惡，增長八萬四千諸塵勞門。」人由於美境當前，起了貪惡念頭；又由於惡境起瞋惡的思想，在貪瞋一切不好的思維中，引起的都是癡惡的想法，這是意業的三惡。又因爲貪圖肉食口腹不惜殺傷生靈，這就造了殺業，由於貪心財物起了盜心作下了無恥偷盜的行爲，更由貪色的不當念頭就造下了淫業，這是身業的三惡。加上以貪慢而起妄語，貪巧而起綺語，貪取而起兩舌，貪瞋而起惡口，這是口業的四惡。身、口、意諸惡合起來就是十惡罪，這樣犯惡累積地加起來，惡念惡行的增長，開出紅塵勞碌之門，有八萬四千之多。細想起來豈不可怕？

接著又說：「然其罪相，雖復無量。大而爲語，不出有三：一者煩惱，二者是業，三者果報。」罪相有八萬四千那麼無量數的多，可是大體上說來，不出三種，哪三種呢？一是煩惱，二是業，三是果報。

煩惱，是煩惱障，有了煩惱，就是學道的障礙。由貪慾、瞋恚、愚癡等諸惑業而煩心惱身，叫作煩惱。經上常說所謂「六大煩惱」就是：一、貪煩惱：染著爲性，生苦爲業。二、瞋煩惱：憎恚爲性，不安與惡行之所依爲業。三、癡煩惱：於諸理事迷闇爲性，一切諸惑之所依爲業。四、慢煩惱：恃己於他高舉爲性，生苦爲業。五、疑煩惱：於諸諦理猶豫爲性，能障信心爲業。六、惡見煩惱：顚倒推求的惡業爲性，能障善見而生苦爲業。附帶說的，此惡見中有：一、身見，固執實我。二、邊見，偏執我之斷常。三、邪見，撥無因果之理。四、見取見，固執自己之惡見。五、戒禁取見，固執非理之戒禁。這些煩惱執見是諸惑中的根本，餘惑以之爲體爲所依而生，所以不妨稱之爲本惑，也叫做根本煩惱。

其次說的業即業障，業，梵語叫羯磨，身口意善惡無記之所作都叫業，而其善性惡性必感苦樂之果，叫作業因；在過去的則稱作宿業，在現在所作的叫做現業。換而言之，業障是造作。善業是順於道理的作業；惡業是逆於道理的作業；無記業是作業中庸而佛記不爲善惡且又不能記他是受苦或受樂果的。同時，業又分：一、順現受業，俱舍論說是順現法受

業，這是於此生作業於此生受果報的。二、順生受業，俱舍論說是順次生受業，這是於此生作業，而在次生受果報。三、順後受業，俱舍論說是順業次受業，這是於此生作業，而在二生以後受果報的。

再次，說到「果報」這名詞的意義，指夙世業因之結果，今食其報。無量壽經裡面說得很明白：「行業果報」果報亦稱爲實報，對華報而言；果與華都是譬喻語，如人爲獲果實而植樹，得其果實，這就是果報，而兼可得華，即是華報。舉例來說，夙生不殺生之因，遠感將來菩提之果，這也可稱爲果報或實報，又因此今生得到長壽，這就是華報。一般來說，通常果報是指今生說的。一個人要問自己的吉凶，就要自己向好的方面去做，如果做得好，結果就得到了好的報應。

本段文字含義是不明佛法不信因果的人，由於其行爲不正所獲結果是不幸的報應，因此又叫做果報障。

煩惱障、業障、果報障都是人生莫大的障礙，人因爲不思解脫煩惱障礙的糾纏，就往往在此中打轉，出脫無期。「聖道」，聖即是「正」的意義，證得了正道就名之爲「聖道」，自凡至聖之道必須由謹信勤修得來，但

前面所說三種都是障礙成聖正道，以及人道或果報最勝的天道，這六道中較優勝美好的二道的。這裡又要作一說明的，人道雖苦，可是佛是因人成佛，所謂「人身難得」，佛經上即有記述，故人道固然有種種沉淪墮落的一面，但亦有希聖成佛的至上希望。而天道有天道的光明，何況儒家說的天道是自然之道，也就是佛家的法爾之理，是以經文特別著重人、天兩道的有情，希望這二道比較易於醒悟方便學佛的有情，不要被煩惱業障蒙蔽了眞如的心性，要把握住時機，趁早回頭。

九、發初心大意

所以諸佛菩薩，教作方便，懺悔除滅。此三障滅，則六根十惡，乃至八萬四千諸塵勞門，皆悉清淨。

法華經方便品中有：「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這是對因來說果，對緣來說報。這是說明生果的物叫做因，助因而取果的叫做緣，

因緣果報有連帶的關係。前面所說，眾生起罪原因由於不覺，既是不覺，就是無明迷惑，所以逃不出煩惱的網，業的障礙，造出了許多的罪惡。那麼最要緊的就是要想出怎麼樣滅罪的方法，諸佛菩薩都是悲天憫人的心懷，所以不忍眾生如此迷執不醒，認爲眾生是由於無明不覺而造罪，現在要施與滅罪的良方，主要是使眾生覺悟，覺悟了自然就除去智慧的障礙。可是眾生積迷由來已久，怎會一下子覺悟呢？滅罪的方法譬喻醫治慢性痼疾，決不是一朝一夕能爲功，必須對症下藥，慢慢治療的。所以慈悲的諸佛菩薩無上醫王，要施以方便的教作之法，以便因人而異，好好地對症下藥。

「方便」梵語叫漚和。方便有兩種解釋，一是對般若的解釋，二是對眞實的解釋。對般若來說，達到了眞如之智是般若；而通達了權道之智是方便。權道乃是利他的手段方法，按此大小乘一切佛教，莫不是方便法門。就字義來說，方是方法，便是便用。便用契合於一切眾生之機的方法就稱作方便。還有，方是方正的道理，便是巧妙的言辭，凡對種種機用方正之理與巧妙之言來實行的便是方便法門。其次對眞實來說，佛教究竟的宗旨

是歸於眞實，而以假設暫時爲方便，入於眞實能通的方法就是方便的意義。又利物之有叫方，隨時而施叫便，從小乘入大乘叫做方便教。

「懺悔除滅」由於眞心眞意的懺悔，自然除去了一切障礙，消滅了過去的罪惡。懺法就譬如醫方，禮懺就譬如服藥，罪滅，就譬如病除。假如能使這三障——業障、煩惱障、果報障滅除，就回復本來的面目，甚至前節所說的六根引生造作的十惡或者八萬四千的塵勞罪惡，一一都可以淨除無餘了。換句話說，就是要我們明白諸佛菩薩的慈悲胸襟，我們要認眞的懺悔，使無始以來一切習性積垢，利用明妙的法水來沖洗，使洗得一乾二淨，這樣，一顆光明潔淨的佛心就有重現的希望。

「清淨」，遠離一切惡行離惑（煩惱）垢的，叫做清淨。我們必須持有這樣觀念，即是對「業」的應有認識，所謂自做自受自業自得，我人現在所受的果報，乃是過去世的業因所使然。我們所行（身）的業，所言（口）的業，所思（意）的業，必須使三者合一而清淨之時，則養成完全的人格。佛陀所顯示的淨土化之教，實際上就是三業的清淨。

十、正述增上心

是故某等，今日運此增上勝心，懺悔三障。

前段說明由於迷、不覺，於是埋沒了本性（佛心），現在「是故某等」是承接上述文詞，說要發掘覺心，要從一念之覺找回失去的本性。如何發掘覺心？那便是要從現前一念心中，運轉出來一點增上勝妙的善心，然後才能夠滅除三障，懺是懺前愆，以前做錯的通通認錯，悔是懊悔自誤，既有了悔念，就能滅卻三障。

「今日」一詞是一種堅決的口吻，表示「覺今是而昨非」，一切要從現在痛下決心，不因循，不苟且，立刻去學好，立刻去做好。

凡有強勝的勢用，能爲他法之助力的，叫做「增上」；增上心又可稱作定心，是因定心的勢力強盛而言。增上心是十分重要有著勝妙的作用，故在此稱「增上勝心」，如何的重要與勝妙呢？圓覺經上說：「一切眾生，於大圓覺，起增上心，當發菩薩清淨大願。」

十一、假設的詢問

欲滅三障者，當用何等心，可令此障滅除？

雖然上面已指出運出增上勝心就可消滅三障，但這兒進一步要明白詳細的滅卻三障的方法，也就是這增上勝心究竟是怎麼樣的豐富的內容？故此說，應當運用的是什麼樣增上殊勝的心呢？

因爲世人的夙世善根不一，智愚不一，甲知道的乙未必知道，乙明白的丙又未必能通曉，故借假問來敘述出正確的答案，以釋群疑。

十二、據實的作答

先當與七種心，以爲方便。然後此障，乃可得滅。

七種心是指的七種善心，以善心調伏惡法，然後能去惡遷善，滅除妨

害求道的三障。

佛菩薩回答詢問者是「先當興七種心」，「先當」是說首先應當做的事，也就表示出七種心的重要性。「以爲方便」是說：這就是善巧的佛法，是方便利益的法門。儘管照這七種善心去做，要能照此實行，再不愁有所謂求道的阻礙。

十三、七種善心名

何等爲七？一者慚愧，二者恐怖，三者厭離，四者發菩提心，五者怨親平等，六者念報佛恩，七者觀罪性空。

「何等爲七」是說七種心是什麼樣的名稱，其七種等次究是如何？於是依著次第指出：一、慚愧，二、恐怖，三、厭離，四、發菩提心，五、怨親平等，六、念報佛恩，七、觀罪性空。

要懺悔三障，必須先以發慚愧心爲根本，所以先說慚愧心。其次恐怖

就是指畏懼墮入三惡道，那是何等的可怖？既然恐怖三道苦惱不盡，此身卻是集苦的根本，然後才生出厭離心。再次，源於有了厭離心，便欲脫離這無意義的色身，要精修大乘佛法，發出菩提心願。發了菩提心後，才明瞭菩薩的度眾生要怨親一律平等看待，惟有眞正平等的心念才能成就菩提大道。把眾生一視同仁，有了平等心，也就有了博愛之念，同時也明瞭佛就是以菩薩心腸對待眾生，佛恩是何等的浩大應該知道如何去報答佛的恩德，可是以上六心均是由於事境發生，但有了事觀，卻不研究理性，要降伏誘惑避免誘惑還勉可說易，要眞正的破惑去迷，實在是非常不易，破惑不易，滅罪就更難了。所謂「性空」空是因緣所生之法，究竟而無實體，如維摩經說的：「諸法究竟無所有，是空義。」這個空是說的自性的空無，說得很明顯的是傳心法要裡面記述的：「諸佛菩薩與一切蠢動含靈，同此大涅槃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法。」又說：「天眞自性，本無迷悟，盡十方虛空界，原來是我一心體。」觀罪性空，就是念自我實相，觀察到心佛一如，所以諸般罪過就可以像在慧日照耀下，即在一念豁悟下，完全消除的。

七種心的名稱大體舉述了，接著下面依其次序再詳細的解說其深遠的意義。

十四、釋慚愧事業

第一慚愧者：自惟我與釋迦如來同爲凡夫，而今世尊成道以來，已經爾所塵沙劫數。而我等相與耽染六塵，輪轉生死，永無出期。此實天下可慚可愧，可羞可恥。

第一件事，最值得我們反省而覺得無限慚愧的，就是往劫古昔，釋尊是在凡夫地中，和我們是一樣的，可是現在如佛經記載，釋尊成佛到如今，是經過不知幾許世界塵劫的不可計的時日，而比較起來，我們卻仍然是一介凡夫，耽誤渲染著六塵的污垢，在七情六慾的慾海中浮沉，因此之故，緣於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而

誘發六識污垢了自性，造出來善惡的原因，招感了生死死生輪迴不已，而永遠沒有出脫日子的苦報的結果。試想這豈不實實在在是天下間最應慚愧羞恥的事情了嗎？

所謂「釋迦如來」釋迦是佛的姓氏，如來是佛的別號，即是指的世尊。「如來」梵語多陀阿伽陀，佛的十號之一。如是眞如，乘著眞如之道，從因而來果，而得成正覺，所以叫做如來，這是眞身如來。乘著眞如之道，來三界垂化的也叫如來，這叫做應身如來。又解釋作如諸佛向下利他而來，故稱如來。

釋迦如來是最崇高無上的佛，自然是與平常人有別，無論其萬德莊嚴以及祂的知能都遠超平常人的千萬倍的，可是問題是祂不是神，祂是由人修證成道的聖人，本來同樣是凡夫——一個平常人，祂卻有那樣的能耐，忍人所不能忍，做人所不肯做（比如毅然放棄世上富貴榮華享受），可見凡夫肯修，就有成佛的可能，是毫無疑義的。

「劫數」梵語叫劫簸。譯意是分別時節。這是平常的年月日時不能計算的遠大時節，故又譯作大時。劫有兩種：一、叫器世間，就世界的成壞而

立的數量。如成劫、壞劫、增劫、減劫等名稱。二、叫歲數劫，是計算晝夜日月的數量的，如法華論說的：「示現五種劫，一者夜，二者晝，三者月，四者時（四時），五者年。」菩薩成佛，經歷年數長時間，就以菩薩階位來說就有五十位，區別爲三期的無數長的時間，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的四十位是第一阿僧祇劫，十地之中，自初地到第七地是第二阿僧祇劫，自八地到十地是第三阿僧祇劫，十地完了然後成就佛果。

佛菩薩成佛不易，經歷了許許多多劫數的長久時間，一切爲了利他，以犧牲的精神爲眾造福。反觀我們自己，在凡夫的境地，不知進求佛法，不明了脫生死，輾轉沉淪在六道的苦海，從不曾想到自利利他，糊糊塗塗的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哪裡？自然是很可羞又很可恥的事。

十五、釋恐怖事業

第二恐怖者：既是凡夫，身口意業，常與罪相應。以是因緣，命終之後，應墮地獄、畜生、餓鬼，受無量苦。如此實爲可驚可恐，可

怖可懼。

第二說到關於恐怖方面，我們祇要想到在凡夫境地，每日的行爲，一言一語，一動一作，從身所作，口所言，意所想，都下意識地和罪惡相應，即是惡多善少，這是因爲凡夫大都依感造業，隨感流轉，心中的迷感不除，行爲上無從納入正軌。所以因有了三惡的因緣，等到生命終了，難免墮入了地獄、畜生、餓鬼三惡道，去受無量無邊的苦楚，仔細一想，這不是非常令人吃驚、惶恐、害怕、畏懼的事嗎？

所謂「因緣」是說大凡一切法都不出「因緣」二字，力強的爲因，力弱的爲緣，因緣又名緣起，梵語是尼陀那，就是說因與緣不分，因即是緣，凡有爲法之生，必依因與緣的和合，比如米穀是以種子爲因，雨露農夫爲緣，由此因緣和合而產出米來。佛說十二因緣即是十二緣起，說明眾生涉歷三世而輪迴於六道的次第緣起。這十二緣起是：一、無明，二、行，三、識，四、名色，五、六處，六、觸，七、受，八、愛，九、取，十、有，十一、生，十二、老死。由觀無明生行乃至老死，是次第生起之

相，是爲流轉門。由觀無明滅至生滅乃至老死滅，是以次第滅壞之相，是爲還滅門。這流轉門與還滅門又叫生滅二觀。其次還有：一、順生死觀，觀有漏業爲因，愛取等爲緣，感識等乃至老死等生死果之相。二、逆生死觀，現無漏之正慧爲因，正行爲緣，證涅槃果之相。

現在來談談三惡道，何以是無量苦楚？

先說「地獄」梵語那落迦、泥犁等，譯爲不樂、可厭、苦具、苦器、無有等。其所依處在於地下，故稱爲地獄。地獄共有三類：一、根本地獄，計有八大地獄及八寒地獄。二、近邊地獄，計有十六遊增地獄（俱舍論記述，倘依智度論，則以八寒冰八炎火爲近邊地獄）。三、孤獨地獄，在山間、曠野、樹下、空中等場所都是。地獄的數目是多得沒有限量的，每一種獄都有百千種形容不盡的苦楚。即以人間來說，亦不免有人間地獄，使人活生生就受到了折磨。但是我們要知道一切的地獄，本來是沒有的，因爲眾生不知道守戒，妄起了貪、瞋、癡的惡念，演出種種殺、盜、淫等惡業所感成的，而且心中起念的業力，本來同畫師一樣的，自己心和身，作諸般的業，就是自己去畫成演成了諸般的地獄。就因爲眾生所作的惡

業，多得無窮無盡，故地獄也多得無窮無盡。

再談到「畜生」梵語底栗車，新譯爲傍生，是人所畜養的生類，故名畜生。傍行的生類是傍生。人爲了噉食其肉才驅使畜養這動物的，故畜生的生命是十分可憐的。眾生爲什麼會墮入畜生道受苦的呢？釋氏要覺說得很明白：「假如做了這五件事：一、犯戒偷盜別人的東西，二、負了人家的債而不還，三、喜愛殺害無辜的生命，比如貪圖口腹恣意殺生，四、不喜歡聽受經法，五、常以因緣艱難刻扣齋會。

然後談到三惡道的最後一道——「餓鬼道」。大體上說，餓鬼道多是極爲辛苦備受饑餓無食之苦。「餓鬼」梵語薜荔哆，因其所受果報不同，有強弱勝劣的分別，有福德的成爲山林塚廟之神，沒有福德的低劣的就住在不淨的地方不得飲食，不但如此，還要時常受到刀杖刑罰的苦楚的。藥叉、羅剎等有大威德的並不受餓，故祇稱鬼，而不冠以餓字，舊譯經典中多稱鬼爲餓鬼，因爲鬼類中餓鬼佔了大多數的緣故。根據正法念經列舉出三十六種鬼之多，牠們的名稱是：一、鑊身餓鬼，二、針口餓鬼，三、食吐鬼，四、食糞鬼，五、無食鬼，六、食氣鬼，七、食法鬼，八、食水

鬼，九、希望鬼，十、食唾鬼，十一、食髮鬼，十二、食血鬼，十三、食肉鬼，十四、食香鬼，十五、疾行鬼，十六、伺便鬼，十七、地下鬼，十八、神通鬼，十九、熾燃鬼，二十、伺嬰兒便鬼，二十一、欲色鬼，二十二、住海諸鬼，二十三、使執杖鬼（即閻魔王），二十四、食小兒鬼，二十五、食人精氣鬼，二十六、羅剎鬼，二十七、火爐燒食鬼，二十八、住不淨巷陌鬼，二十九、食風鬼，三十、食火炭鬼，三十一、食毒鬼，三十二、曠野鬼，三十三、住塚間食熱灰土鬼，三十四、住樹中鬼，三十五、住四交道鬼，三十六、殺身餓鬼。有關餓鬼的詳細述說，有餓鬼報應經、佛說雜藏經、佛說鬼問目連經可參閱。

大凡眾生在生時誹謗破壞了律儀，毀佛犯戒，還有一切雜業，歷劫受罰畢還有受諸種鬼形之報。以人間來說，有人三餐無食，形同餓鬼，這是因爲人的業障所致，有的是自己作孽，比方說富人不知惜福儲財，花天酒地、賭博等使自己所有財產浪費殆盡，以至淪得無食之乞丐；又如好吃懶做、不知勤奮的懶惰人，就沒有收入，就要挨餓，這也是自作自受。要富有而不饑餓，至少在人間不受饑餓苦，必須做到勤、儉、慈、忍，要工作

努力，要好好節省並儲蓄，「莫待無時想有時」，要有慈悲心接濟他人（培植福因），要有忍耐之心（即是惜福得福，往往機會是自己造成的）。

十八、釋厭離事業

第三厭離者：相與常觀生死之中，唯有無常、苦、空、無我、不淨。虛假如水上泡，速起速滅。往來流轉，猶如車輪。生老病死，八苦交煎，無時暫息，衆等相與。但觀自身，從頭至足，其中但有三十六物：髮、毛、爪、齒、眵、淚、涕、唾、垢、汗、二便、皮、膚、血、肉、筋、脉、骨、髓、肪、膏、腦、膜、脾、腎、心、肺、肝、膽、腸、胃、赤白痰癊、生熟二臟。如是九孔常流，是故經言：此身衆苦所集，一切皆是不淨。何有智慧者，而當樂此身？生死既有如此種種惡法，甚可患厭。

第三點要談到的，是使人覺得可厭又可離開拋棄的事，就是對人體自身而言。試看吾人在生死大海中浮沉，一無是處，有的是無常、苦、空、無我、不淨而已。

「無常」是指世間一切法的生滅無常。無常有二：一、剎那無常，謂一切有爲之法，剎那剎那有生、住、異、滅四相的變化。剎那華言一念，所以說念念無常。二、相續無常，謂於若干期限中，相續之法皆由生而住而異而滅。比如人命之終，燈火之滅。眾生受生，雖壽命長短不齊，皆名一期，故又稱一期無常。涅槃經說：「是身無常，念念不住，猶如電光、暴水、幻炎。」六祖壇經也說：「生死事大，無常迅速。」

「苦」梵語豆佉。是逼惱身心之義。佛地經中說：「逼惱身心名苦。」智度論說：苦有二種，一、內苦，二、外苦。內苦亦有兩種，四苦四病是身苦，憂愁嫉妒是心苦。外苦也分兩種，一種是惡賊虎狼害苦，一種是風雨寒熱的苦。但俱舍論主張有「三苦」，是：一、苦苦，自寒熱饑渴等苦緣所生的苦。二、壞苦，樂境壞時所生的苦。三、行苦，爲一切有爲法無常遷動的苦。一般來說，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苦」。而涅槃經更明顯

指出八相爲苦，即是說人生有「八苦」，就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陰盛苦，故人間畢竟是苦多樂少。

「空」諸法無實性，一如維摩經說的：「諸法究竟無所有，是空義。」所以稱做「空」。諸佛的證涅槃，以空無一切邪執之故，所以稱諸佛做「空王」。佛教的大乘三論宗及小乘成實宗，也別名「空宗」，因是闡發空理爲主旨的緣故。佛教既以空法爲入涅槃之門，故「空門」即指的佛門，智度論說得好：「涅槃城有三門，所謂空、無相、無作」。總之，因緣生之法無有自性，即是空相，以佛法眼光看世界，一切因緣都是空假。因爲諸法空相，故般若心經進一步指出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無我」又叫「非我」，我，是常一主體之義；有人我、法我二種：凡夫不了人身爲五蘊之假和合，固執爲有常一之我體，是爲人我；若無此固執，叫人無我。不了一切諸法從因緣生，固執爲有常一之我體，是爲法我；若無此固執，叫法無我。金剛經說：「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眞是菩薩。」原人論說明了無我的重要性：「形骸之色，思慮之心，從無始來，因緣力故，念念生滅，相續無窮，如水涓涓，如燈焰焰，身心假合，

似一似常，凡愚不覺之，執之爲我。寶此我故，即起貪瞋癡等三毒，三毒擊意，發動身口，造一切業。」

「不淨」是五停心觀之一，爲了治貪心，乃作觀身不淨；觀身不淨，有兩種說法：一是觀自身的不淨，二是觀他身的不淨。觀自身不淨有九相：一、死想，二、脹想，三、青瘀想，四、膿爛想，五、壞想，六、血塗想，七、蟲噉想，八、骨鎖想，九、分散想。智度論中加燒想，而缺死想。觀他身不淨，有五種不淨：一種子不淨，是身以過去結業爲種，現在以父母之精血爲種。二住處不淨，在母胎不淨之處。三自相不淨，是身具有九死，常流出唾涕大小便等不淨。四自體不淨，由三十六種的不淨物所合成。五終竟不淨，此身死竟，埋則成土，蟲噉成糞，火燒則爲灰。故作究竟想，身體一無淨處。

我人的心息呼吸念念不停，一剎那都不能止住，但呼吸相繼，血液循環，倘呼吸一停，血流一止，生命即告終了。常言說得好：「人命在呼吸間」，故人生確是無常，猶如「花無百日紅」的道理一樣。此時受樂，壞時受苦，日夜生活著，都不免受苦，世間的榮衰聚散，都像浮雲一樣稍縱即

逝，世事的成敗，以及一切富貴功名，又轉眼成空，故說一切皆空。況我身原是地水風火四大假合，堂堂七尺之軀，不過是一堆膿血臭皮，時常會流出腥鼻難聞的臭穢，故說「無我」，沒有眞實性；以及「不淨」完全不清淨。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樣的虛假，就彷彿是鏡中花、水中月的不實。比如水上的一個一個的泡沫，起的很快消逝的也快。人生究竟能捕捉得些什麼？

「往來流轉，猶如車輪。」罪惡的人間，人心既多向惡，日後不免墮於鬼趣，或墮地獄，善的上升，惡的下墮，因果循環，報應不爽。「流轉」流是相續，轉是起，有爲法的因果相續而生起，凡夫作善惡的業，感召不同的苦樂的果，在六道中輪迴不休，這是流轉。生死的流轉，猶同是車子的輪的轉動，也很少停息的時候，即使人身不失，卻逃不了生老病死等人生八苦的煎熬。「八苦交煎」八苦（前面已解說過）就像把人置入鍋爐中煎燒一樣，「無時暫息，眾等相與。」沒有給你休息的時候，大眾所受的苦楚都是相等的，這幾句提醒人生究有何趣？然後接著說不管別人，暫且看看自己的身體，從頭到尾，常有三十六樣不潔的東西，這三十六種不潔

物分外層、內在、中間三處來說。外層一處有十二種，即是頭髮、毛、指甲、牙齒、唇、眼淚、鼻涕、口液、污垢、汗、屎、尿。身體中間的有十二種，即是皮、膚、血、肉、筋、脈、骨、髓、脂肪、膏油、大腦、膈膜等。屬於內在的也有十二，就是脾、腎、心、肺、肝、膽、腸、胃、赤白痰癊、生熟二臟等。故此「九孔」即兩眼孔流淚，兩鼻流涕，嘴一孔流口液，兩耳流耳垢，大小便兩孔流出極髒的排泄物，常常流出的沒有一樣是乾淨可愛，反之，全身是一切苦的集處，都是不潔不淨，那麼爲何有智慧的人，會樂於此身？結論是身體是生死的關鍵，有種種不淨惡物，甚爲可厭。

十七、釋發心事業

第四發菩提心者：經言：當樂佛身。佛身者，即法身也。從無量功德智慧生，從六波羅蜜生，從慈悲喜捨生，從三十七助菩提法生。

從如是等種種功德智慧，生如來身。欲得此身者，當發菩提心，求一切種智，常樂我淨。薩婆若果，淨佛國土。成就衆生。於身命財，無所悋惜。

第四說到發心，發菩提心實在是最重要，沒有發菩提心，即談不上學佛，自然也就無有功德成就。經上常說：衆生應當欣喜歡樂此佛身。佛身是什麼？就是指的法身。所謂「法身」指的佛的眞身，這有性相二宗不同的說法：相宗的唯識論說法身有總相法身和別相法身二種，總相法身兼理智二法，與金光明經中的如如及如如智作爲是法身的意義相同。它是以所證的眞如與能照的眞覺爲法身的。由於法身是理智的顯現，是有爲（智）與無爲（理）的一切功德法體性之所依據，故叫作是法身；又因它是成就莊嚴一切之功德法，故叫作是法身。其次說別相法身，佛地論說：「佛具三種身，一是自性，二是受用，三是變化。」自性身就是法身，受用身就是報身，應化身就是應身。自性身即清淨法界的眞如，這眞如是佛的自

性，因此之故稱自性身。上面都是相宗的說法。

然後說到性宗的解釋，眞如的理性有眞實覺知之理，理智不二，與眞如的無爲相同，所以眞智也是無爲。又以性相不二，眞如即法身，故此眞智也是法性。這理智不二的法性之隱秘，稱做如來藏，換而言之，積始覺之功顯其法性，就叫法身。根據起信論的說法，以法性成身或說以法性顯現有爲無爲一切功德法成就莊嚴之身的，便是法身。

法身是由無量功德智慧生成的，如果不是積聚了無量的功德智慧就不可能有法身（即佛身）的圓成。再說，法身又是從六波羅蜜而生出，「六波羅蜜」亦即六度，就是：一、檀波羅蜜，檀是檀那的略稱，譯名佈施，有財施、法施、無畏施三大行。二、尸羅波羅蜜，尸羅譯作戒，是指出家在家大乘小乘一切戒行而言。三、羼提波羅蜜，羼提譯作忍辱，是忍受一切有情的辱罵攻擊，以及非情寒熱饑渴等。四、毘梨耶波羅蜜，毘梨耶譯作精進，精勵身心進修。五、禪波羅蜜，禪就是禪那的略稱，譯作思惟修，又譯靜慮或定，即是思惟眞理，定止散亂之心，有四禪八定乃至百八三昧等之別。六、般若波羅蜜，般若譯作智慧，是通達諸法之智及斷惑證

理之慧。前五波羅蜜是屬功德，後一波羅蜜是屬智慧，這六種因地的修行，就叫六度，引證得了果地，就稱波羅蜜。波羅蜜是萬行的研究，又可譯作到彼岸；佛以生死爲此岸，煩惱爲中流，涅槃爲彼岸。最初時在凡夫地，受生死之時，稱爲此岸。中間修行，使煩惱漸漸斷除，故在中流乘弘願船，要自度度人；渡過了中流，就可以解除煩惱的樊籠，到了覺悟的地步，即是到彼岸。

又說，佛是從慈悲喜捨生出。這裡所說的慈悲，就是四無量心——慈、悲、喜、捨心。根據智度論涅槃經的敘說慈悲可分三種：一、眾生緣慈悲：即是以慈悲心視十方五道眾生，如父母兄弟姊妹子姪的緣，常想與樂拔苦，這多是在凡夫或有學人未斷煩惱而起。二、法緣慈悲心：既斷煩惱的三乘聖人，達於法空，破除我相異相，一心並可隨意拔苦與樂。三、無緣慈悲心：諸佛的心，不住於有爲無爲性中，不住於過去現在未來世之中。知諸緣不實，顛倒虛妄，故心無所緣。但佛以眾生不知諸法實相，往來五道，心著諸法，取捨分別，故心無眾生緣，使一切眾生自然獲拔苦與樂之益。

六度四心是正行，接著又說：「從三十七助菩提法生」是助行，故稱助菩提法，佛通達涅槃道路的資糧依此，故說佛從此三十七助菩提法生。「三十七助菩提法」又名三十七道品，即是四念處——身念處，觀身不淨；受念處，觀受是苦；心念處，觀心無常；法念處，觀法無我。四正勤——又名四意斷、四正斷或四正勝，即是對已生之惡除斷而勤於精進；對未生之惡，更爲使不生而勤精進；對未生之善爲生而勤精進；對已生之善爲使增長而勤精進。以上四法一心精進，就是正勤，能斷懈怠，故稱正斷，於正策勵身語意中此爲最勝故稱正勝。意中決定，而斷行之，故稱意斷。四如意足，即四種禪定，前於四念處中修實智慧，四正勤中修正精進，精進智慧增多，就得到四種定以攝心，定慧因之均等，所願皆得，所以稱如意足，即如意得到。足是所依之義，如身依足而立，此定能生靈妙果德之所依，故名足。四種依加行立名的是，㈠一欲神足：欲於加行位起此定。依欲之力，故定引發而起。㈡勤神足：於加行位勤修此定。依勤之力，故定引發而起。㈢心神足：於加行位一心專住，依心之力，故定引發而起。㈣觀神足：於加行位觀察理，依觀之力，故定引發而起。五根，即六根之前

五根：眼、耳、鼻、舌、身根。五力，即是五塵：一信力，信根增長，破諸邪信。二精進力，精進根增長，破身的懈怠。三念力，念根增長，破諸邪念。四定力，定根增長，破諸亂想。五慧力，慧根增長，破三界諸惑。七覺支，即七覺分，或名七菩提分，俱舍論稱之爲七等覺支，是：一、擇法覺支，二、精進覺支，三、喜覺支，四、輕安覺支，五、念覺支，六、定覺支，七、行捨覺支。八正道，又稱八正道分，俱舍論稱之爲八聖道支，聖就是正，道離偏邪，所以稱作正道，八正道是：一、正見，見苦集滅道四諦之理而明白，以無漏之慧爲體。二、正思惟，再加思惟四諦之理使眞智增長，這以無漏之心所爲體。三、正語，以眞智修口業，不作一切非理的話語，以無漏之戒爲體。四、正業，是以眞智除身之一切邪業，住於清淨之身業，以無漏之戒爲體。五、正命，是清淨身口意之三業，順於正法而活命，離五種的邪活命（即五邪命），以無漏之戒爲體。六、正精進，是發用眞智而強修涅槃之道，以無漏之勤爲體。七、正念，是以眞智憶念正道而無邪念，是以無漏之念爲體。八、正定，是以眞智入於無漏清淨之禪定，是以無漏之定爲體。

以上說的三十七品包括有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佛是如此的正助並行，經歷了多少阿僧祇劫，才成就這一妙極了的法身，故其功德智慧是無量。

佛的妙極法身我一樣可以得到的，這就必須發菩提心，菩提心是成佛的基礎。當我們發下了菩提心，即是爲要求一切種智，那麼就能成就眞常、眞樂、眞我、眞淨涅槃四德的理果。「一切種智」是說以一種之智，知一切諸佛的道法，又能知一切眾生的因種。智度論說：「一、一切智，是聲聞緣覺之智，是知一切法之總相，總相即空相。二、道種智，菩薩之智，是知一切種種差別的道法。三、一切種智，即是佛智。佛智圓明，通達總相別相化道斷感一切種之法。」由此又知一切種智是佛事，佛智照空假中皆見實相的。如果求得一切種智，自然而然，就會常樂我淨了。

涅槃的四德——「常、樂、我、淨」，是大乘大般涅槃所具之德。一、常德是涅槃之體，恒不變而無生滅；二、樂德，既已涅槃，寂滅永安，又運用自在一切適心，故稱爲樂；三、我德，有兩種意義，一是就體自實名叫我，二是就用自在名叫我；四、淨德，涅槃體解脫了一切的垢染故稱爲

淨，又隨化處緣而不污，所以叫淨。「常、樂、我、淨」實可說作是涅槃經一部之所詮，故一般亦常把涅槃經稱作談常教。涅槃經如此說：「破二十五有煩惱名淨，破二十五有業名我，不受二十五有報爲樂，無二十五有生死名常。常、樂、我、淨，名爲佛性顯。」

「薩婆若果，淨佛國土。」薩婆若，是智果，以修般若智圓滿成就，故稱薩婆若，又叫薩雲若，譯作中文即一切智。假如肯發菩提心，自當如法修習，就是要四心六度，及三十七品等正助行法，一一照做，清淨佛的國土，這佛可說十方諸佛，也可解說就是將來自己的成佛，如法努力，自己日後成佛的國土都使之清淨。

「成就眾生。」這不但圓成了自己的人格，使自己成爲覺悟的聖人，同時也圓就一切眾生。一切諸佛，未有自己不成佛而能度眾，理由基此。既然能夠有了這樣的成就，於是接下面說是「於身命財，無所悋惜。」那麼，對於內的身心包含了性命，身外的一切的財物，就不至於悋惜，那麼就會歡喜施捨，慈悲喜捨是菩提道，所以這麼樣做，可以說得上是發菩提心，也就是修菩薩道。

十八、釋平等事業

第五怨親平等者：於一切衆生，起慈悲心，無彼我相。何以故爾？若見怨異於親，即是分別。以分別故，起諸相著。相著因緣，生諸煩惱。煩惱因緣，造諸惡業。惡業因緣，故得苦果。

第五要說到的是怨親平等方面，怨即是恨，仇恨的人稱作怨家，親是親屬或親近的友人，與怨仇者適相反。關於這點，本文指示要對一切衆生，起大慈悲的心，要沒有彼相（他相）與我相的分別，換言之，要以平等的眼光看待。這完全是基於梵網經而來的觀念，經上說：「一切衆生，男的是我父，女的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衆生皆是我父母。故須對於一切衆生，應當起三種心：一、平等心，二、孝順心，三、慈悲心。有此三心，自然無有彼此人我之相。」

「相」事物的相狀，即表於外而想像於心。表彰有爲法的事體可分：

一、生相：生起事物的相，二、住相：安住事物的相，三、異相：事物衰敗的相，四、滅相：事物消滅的相。這四相是有爲法，無此四相的便是無爲法。華嚴經說及「六相」是：「一、總相，二、別相，三、同相，四、異相，五、成相，六、壞相」，是一切緣起法的根據。

怨親平等一視同仁，這是何等的慈悲？所以「慈悲心」是本文的引述的重心點，若無慈悲心，怎能把怨的、親的都看得平等呢。華嚴經說：「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各相雖有三種，體本來是一種，這是心爲十法界大總持法門，比如佛像與一衆生相，價值上是平等並無不同，在聖不增，在凡不減，這就是凡聖一如，理事不二，無有差別。是的，生佛不二，因爲有了迷和悟的分，比如佛是悟者，一般人卻是迷者，因此有了聖人和凡夫的差別。所以迷是爲不覺，也即是惑，是無明，是依了造業受報，這是衆生。所以悟，是悟得心的本源，本覺解脫了纏縛，身心自在，妄窮惑盡，還我光明，這是佛。衆生雖迷，但所具本覺之性和諸佛所體證圓覺之性，仍是無二，不過衆生修德無功，性德不顯，好像一面積垢的銅鏡，滿是塵垢遮失光明而已，但不可因之說衆生不是佛，更不能說衆生不

能成佛，人人有心，人人都有成佛的一天，諸佛菩薩就是悟得此理，大發同體慈悲的心，把大地眾生看成了自己，眾生的苦即自己的苦，故此要積極濟拔使一切眾生離苦得樂。

慈悲心的範圍的擴大，就如同金剛經說的：「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乃至若非有想，若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要普度眾生，並不是光使一人或少數人得度，這就是不背平等之理，也就是慈悲之行。故慈悲心哪有什麼人什麼相分別的？

「何以故爾？若見怨異於親，即是分別。」爲什麼要說怨親平等的重要？這是可以比喻的，假如見了怨仇的人，就心想和自己親愛的人是一一不同的心理，即是起了分別的心，也就是不公平心。

「以分別故，起諸相著。相著因緣，生諸煩惱。」所以有了分別心的緣故，完全是從相狀上執著的意念，殊不知一切緣於因緣，不明了因緣的至理就生出了種種煩惱。

「煩惱因緣，造諸惡業。」既然有了煩惱的因緣，就造就了種種的惡業。「惡業因緣，故得苦果。」有了分別就有憎愛，有了憎愛生惹煩惱的

各種因緣，造成了種種的業果，而且是苦果，這是必然的道理。「苦果」是說使身心受苦的果報，從惡業而生的，就總的方面說，生死的果報皆是苦果；就分別方面說，如生天上是樂果，入地獄的就不是樂果了。但因與果雖然是有著依報的因素，卻是眾生自尋自作，作了什麼因即得什麼果。然就佛理說，如以「平等一如」的觀點看，就沒有差別，試就因果來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是差即等；而瓜而豆，是等即差。就上下舉例，上攝化如水就下而無不徹，下學達如火炎上而無不透，上下交涉，舉一而兩在，是等即差，舉兩又一連，是差即等。就全體來說，全係因果相差是一體，即差是等；一體具現此全係因果相差，是等即差，於是差、等圓融無礙，究竟和平義成。佛說平等心，是平等饒益一切眾生，若無眾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從平等事業的透視，佛法完全是智慧的、利他的，多麼熱情，多麼積極，且又多麼偉大。是以本節文顯示出佛教著重平等，惟其平等，始顯得眞正的博愛，無限的慈悲。

十九、釋報恩事業

第六念報佛恩者：如來往昔，無量劫中，捨頭目髓腦，支節手足，國城妻子，象馬七珍。爲我等故，脩諸苦行。此恩此德，實難酬報。是故經言：若以頂戴，兩肩荷負，於恒沙劫，亦不能報。我等欲報如來恩者，當於此世，勇猛精進，捍勞忍苦。不惜身命，建立三寶。弘通大乘，廣化衆生，同入正覺。

第六、要時時思念，知所以要報答佛恩的地方。須知道本師釋迦牟尼佛，在往昔無量劫中，犧牲了頭目髓腦，四肢的筋節骨骼手和腳等，即犧牲了一己的身體生命，又捨卻了自己的國家王城以及可愛的妻子，大象寶馬與七珍等。「七珍」即七寶，但諸經所說七珍是有些不同的，比如無量壽經說的是「金、銀、瑠璃、玻璃、珊瑚、瑪瑙、硨磲」，法華經說的是：「金、銀、瑠璃、硨磲、瑪瑙、眞珠、玫瑰」，智度論說的是：「金、銀、

毗琉璃、頗梨、硨磲、瑪瑙、赤眞珠」等。一切的犧牲莫不是爲了我們眾生，因此要修難行的苦行。釋尊的修苦行道，曾因之弄得形容枯槁，人面全非，差些就斷送了寶貴的性命。然其目的，是爲了要悟道，悟道後，才談得上發揮抱負來濟度眾生。佛修苦行，於苦行林以至後來在菩提樹下的靜坐思惟，就是要思索出人生眞正的答案。附帶要告訴大家的，祂思索出的答案是什麼？不妨說即以此幾字概括其內容：「現在之果，即過去之因；現在之因，即未來之果。」即是造惡因得惡果，造善因自亦得善果，這完全是自力的信仰，古德說：「天助自助者」，這天助兩字究竟有若多他力的意味在內，但佛說的因果卻是「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父不能增益於其子，怨敵不能有所咒損於其仇，沒有羈絆，沒有恐怖，沒有罣礙，獨往獨來，何去何從，聽憑眾生自己的抉擇。祂指示出了人生的一條光明的坦徑，使眾生從迷茫中有所適從，幡然醒悟，故此說：「此恩此德，實難酬報。」這樣廣大的恩德，實在是很難報答得盡的。

引述佛經：「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爲床座遍三千，若不說法度眾生，畢竟無有報恩者。」縱然是頭頂如來，肩挑如來，背負如來，經歷了如恒

河沙說不清多少劫數的時間，仍然無法報答得盡佛的宏恩於萬一。

末段點出報恩的方法，欲報如來的廣大恩德，那麼必須做到：「當於此世，勇猛精進，捍勞忍苦。」應當在現生，趁「人身難得今已得」之時，發起了勇猛精進向道之心，以及要任勞任怨地像佛當年爲求眞理不惜犧牲忍受一切的痛苦。下了如此的決心後就要「不惜身命，建立三寶。」認清爲求眞理，這個虛幻的身軀性命即使犧牲了亦不足惜，主要的是認眞的建立起對三寶的信仰、恭敬心，從此皈命於三寶，讓佛、法、僧三寶作我們航向光明的前導，服從三寶的指示，從篤敬三寶中眞誠修學佛法，一天一天地趣向光明。既然以三寶的指示作爲人生的迷津，那麼「弘通大乘，廣化眾生，同入正覺」就是積極的報恩行爲。

弘是弘揚，通是通達，把大乘佛法的精義弘揚通達於四海，使自己以外的一切眾生，都能認識佛法的可貴，惟佛法是人生的指南。流通經典，演說佈教，廣度法界的一切有情，使得大家一同得到如來的眞智，成正等覺，究竟成佛。

「正覺」梵語三菩提，譯爲正覺，三是正，菩提示覺。如來的實智就稱

作正覺，即一切諸法的眞正覺智，故成佛即稱「成正覺」。如來的智無邪的故名正，所謂覺是覺知諸法之智，這智又是無偏的，即是平等的，故正覺一名正等覺。

二十、釋空觀事業

第七觀罪性空者：罪無自性，無有實相，從因緣生，顚倒而有。既從因緣而生，亦從因緣而滅。從因緣而生者，狎近惡友，造作無端。從因緣而滅者，即是今日，洗心懺悔。是故經言：此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故知此罪，從本是空。

第七種，即七心的最後一種，談到空觀方面。前六心都是依了事境而發，可是這第七心是由理境而修觀。能觀察便是智，這有空觀智、假觀智、中觀智三種。所觀的境也有眞諦境、俗諦境、中諦境三種。凡夫的心

初時未能開圓頓解，不悟一境具有三諦，怎知道一心又具有三智呢？所以首先要示明眞諦理境，教觀罪性空之道。所謂罪性空，就是罪無自性，本來是空之義。

「自性」是什麼？諸法各自有不變不改之性，稱做自性。教論外道二十五諦中的第一諦爲冥性，又叫自性。唯識論有所謂「三自性」指的：一、徧計自性：凡夫的妄執認以徧計度一切法，故叫徧計，爲徧計的妄性迷執不悟，比如見到了繩誤以爲蛇，並非蛇的實體，祇是一種妄執迷情的想法。二、依他起性：依因緣而生一切萬法，他就是指的因緣，以阿賴耶識的種子爲第一因。但也憑藉了其他種種的助緣生成，舉例，如繩是自麻等因緣而生的認識。三、圓成實性，又名法性或眞如，即圓滿成就的眞實性，是一切有爲法的體性，恰如繩之實性爲麻，此性又有二義，說此法性隨緣，依他而起性，爲實大乘之義；說此法性爲所依，而依他起性成立的，爲數大乘之義。這三自性，徧計自性是妄有，依他起性是假有，圓成實性是實有。

自性的意義既明，就可以曉得世上一切造罪無非都是從因緣生出，因

爲有了顚倒的迷妄心才有了種種的罪惡的形成。緣會時有罪，緣散時無罪，有無都從緣，生從緣，滅也從緣，可見得無自性可言。

由無慚愧爲因，外假惡友爲緣，因爲親暱接近損友，因緣和合，就造作下了無量無邊的罪過。「狎」是不正當的親暱之意。

現在要反省的是由於近了損友造作出不良不當的行爲。那麼要使不良的罪過的因緣消滅，是須要內以慚愧水，洗除貪愛垢，然後依眞諦理境，起空觀智。今日是洗心革面，眞誠懺悔的時候，必須把握今日的悔改，始得明日成功的果實。

起空觀智，是如實觀察罪無自性可言，也無他性，並且無有共性，和無有離性，如是漸達境觀相應，就是因緣和合，又可說是慧日消霜，因此引經作證，罪既無性，自然也就沒有內、外、中間的方說，所以說三不在。經是手指，理是明月，依經悟理，如由指見月，瞭然如視手掌。所以歸納來說，知道此罪本來就是空的，並非由滅而空。

基於這段文字就可以認識到宇宙萬物是一切有情心識共變的總和，人生精神活動爲能變現而執持，宇宙的染淨成壞，以多數人的精神和動爲轉

移，因爲緣生緣滅緣起的眞理，即說明了人生的造惡以及萬物的形成都有一定的法則，不離因緣和合。迷悟在於一心，要覺而不可迷，就是千萬不要顚倒。「顚倒」就是以無常爲常，以苦爲樂，反於本眞事理的妄見，這是因爲無明使然，猶如圓覺經說的：「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種種顚倒，猶如迷人四方易處。」

二十一、承七心起後二念

生如是等七種心已。緣想十方諸佛賢聖。

一切境界皆從想生，觀無量壽經說得好：「諸佛正徧知海，從心想生。」所以祇要眾生心中想佛，那時的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和佛一般無二。故此唯向心求，心既無先後，無邊際的十方都是唯心所量，那麼佛也好聖也好無非是心內的佛聖；心一舉念緣想，佛聖立即現前。這也可說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一切諸佛現身，都是

從誠意中來。緣想佛聖，是要從誠、悟中學佛成佛，這個指標是學佛者的眞正目的。反過來說，「不誠無物」，心不存誠，就不會緣想，就是不覺，亦即無法悟得。有懺悔心，就要從至誠中顯露覺知，這是學佛應有的態度。

二十二、順陳洗心滌穢念

擎拳合掌，披陳致禱，慚愧改革，舒瀝心肝，洗蕩腸胃。如此懺悔，何罪不滅？何福不生？

上節緣想十方聖賢要祂們爲我作證，俯察我眞誠信仰皈向之心，這節強調懺悔的意念，要完全洗心革面，如古人說的「大死一番」來表示新生的意向。

擎是高舉，擎拳是舉高了拳，表示起誓，合掌是雙手合十，表示一心。「披陳致禱」是披剖陳詞，致禱就是向十方諸佛菩薩的禱告。「慚愧

改革」是以慚愧心，要改正革除過去不良的習氣。「舒瀝心肝」舒是舒展，瀝是披瀝，即是坦白心胸，滌清臟腑。擎拳合掌是身誠的動作，披陳致禱是口誠的舉止，慚愧改革、舒瀝心肝是意誠的表現；「洗蕩腸胃」是把腸胃也掏出來洗得乾乾淨淨一般，形容新生的堅志。身口意誠俱到，前作身口意三業俱滅，正如垢鏡復明。這樣的懺悔自然是眞誠痛切的懺悔，那麼又何愁有何種罪不滅，何種福不生呢？

若復不爾，悠悠緩縱，情慮躁動，徒自勞形，於事何益？

「若復」是設想辭，「不爾」不這樣做，如果還是不按照這樣子懺悔的做法，那是指不知自愛不肯覺醒的人，「悠悠」緩慢的樣子，緩即是慢、遲，縱，是縱情放逸，仍然是做正經事慢吞吞，一昧放縱不肯潔身自愛，這樣的人，就是感情也好、思慮也好，都是急躁的浮動的，甚或是不務實際，徒具虛名的。

換句話說，「身」業方面，「口」業方面，「意」業方面都是向著染

垢的污濁的犯錯的方向，是不淨、是不仁、是不安，招來的是無限的是非，無盡的煩惱，人生如此，等同虛過，所以說：「徒自勞形」，徒是枉然的意思，勞是勞碌，勞形即是身體上的辛苦忙碌，不過是白忙了一場。因爲佛經上早說：「人身難得，佛法難聞」，已得人身必須把握求法的良機，不要平白的錯過，否則「如入寶山空手回」，豈止是可惜而已。

末了一句，「於事何益」是反問辭，反問那些不知懺悔努力向道的入，他的人生有何意義，而放縱逸樂荒廢光陰，對實際上種種人生的事情又有什麼補益？

人大都不肯反思己過，像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實在是太少，然求學佛法的人，豈能不隨時警惕自己，從反省中策勵自己，走向眞理的大道。

二十三、警悟無常念

且復人命無常，喻如轉燭。一息不還，便同灰壞。三途苦報，即身

應受。不可以錢財寶貨，囑託求脫。杳杳冥冥，恩赦無期。獨嬰此苦，無代受者。

「且復」是承接語，即又再說到之意。「人命無常」常，是常庸變易，無常，是沒有一定不變的道理。常言：人命何價？試看古人所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活到七、八十歲就算是高壽了，況且加上人生諸多苦難，有天然的地、水、風、火，人爲的刀、槍、兵、劫，比方說，好好一個人白天尚談笑自若，夜晚忽因車禍（人爲的）而死，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人的生命自己是無法保險的。再以更恰當的譬喻說明：就好像一盞油燈，有油的時候還放著光亮，等油盡時燈也就枯，燭火的光明就轉爲黑暗了，這是「轉燭」的意義。

所以不管你是達官貴人，英雄豪傑，生前是如何的顯赫闊達，可是祇要呼吸一停頓，便兩腳一伸，要睡到冰冷的土穴裡，和土壤的灰塵一樣，一無價值可言，那些功名成就，還有什麼用處呢？

不但如此，在生前爲了不明眞理，不知不覺積聚了許多過失，呂氏春

秋上有句話說：「敗莫敗於不知」，這是一點也不錯的。有些人失敗，不是因爲他沒有才幹，乃是因爲他不瞭解他的才幹；有些人失敗，不是因爲他有缺點，乃是因爲他不明白他的缺點。不能認識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智謀有限，創造有限，生命有限……甚至不能知道自己的罪惡，自己的敗壞，那麼他所作的儘是徒然，他的勞碌轉眼成空，並且所積的罪業過錯，一天天的增多，就像負了債一樣，是必須償還的，罪重的先遣，罪輕的後報。三途的苦報，有誰能代替你受，還不是自作自己應當承受？「三途」又名三塗，即一、火塗：地獄趣，猛火所燒之處。二、血塗：是畜生趣，畜生互相殘食飲血恐怖之處。三、刀塗：是餓鬼趣，被刀劍杖等逼害之處。

活人犯下了罪，死後接受冥府閻王的審判，然而陰間和陽世斷然不同，閻王公正無私，並不是貪官，所以並不是金錢可以收買的，所以犯了罪就要被定罪，也就要受罪，是逃不了，不可以用金錢贖罪而求得開脫，故此說「不可以錢財寶貨，囑託求脫」。人間的珍寶到了陰司，就發生不了作用，可見珠寶財物也不是什麼眞正的寶。

三途的黑闇，卻是長遠無期。「杳杳冥冥」杳是杳然，杳杳，形容時日之久，冥冥與冥道義同，閻王住處叫冥道，幽冥的道途，地獄餓鬼畜生三道之處，統稱「冥冥」。一入冥途，何年得脫？希望閻王開恩，早日赦免釋放還我自由，是難乎其難，甚至是異想天開的事。

失去自由的人，方知自由的可貴，所以在監獄裡的囚犯一旦鋃鐺入獄後，然後就興起了「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之感，更何況陰曹地府的獄中的苦，更甚於人間。但不悟的人造業自受，等到報應一日的到來，那時「獨嬰此苦，無代受者」，單獨承受這諸般地獄餓鬼畜生道的苦報，即便是再疼愛眷顧你的父母妻眷，都是無法代替你受苦的報應。故此最後二句，加重語氣，就是要人知所反省，要有無常的觀念，要知道珍惜有生之年，不錯過一分一秒，不虛度此寶貴一生，不作業，尤其不違人生大道的原則，處處能想到要向佛法精進的道路，益人益己，那麼不但三途的苦報是輪不到自己去承受，而且尚有無窮的福報。

二十四、正誡勿自誤

莫言我今生中，無有此罪，所以不能懇禱懺悔。

前面已說過眾生積業深重，罪失必多，誰人能無罪過？由於貪瞋癡發之於身口意，一舉一動都有了錯失，種下罪惡受報的根苗，故此，這裡再誡說，我們要發露眞誠，勇於認錯。「莫言我今生中，無有此罪。」切莫說我在這一生中，什麼事都對，我是一無罪過。「所以不能懇禱懺悔」因爲不肯承認罪過，所以就認爲不必懇切祈禱向佛菩薩眞心表露悔改之心。

世人不肯承認錯誤的人多的是，據說張作霖主宰東北時，一次宴會上拿起香蕉張口就咬，一個侍衛官告訴他說：「大帥！香蕉是要剝了皮吃的。」張作霖那時雖然知道錯了，但在眾人之前卻不肯承認，反而以不屑的神氣向那侍衛官說：「哼！你知道什麼，本大帥吃香蕉，向來是連皮吃的。」因此，張大帥生吞香蕉皮，一時傳爲笑柄。

聰明、學識、自恃、自尊，以及判斷力，往往叫人不肯承認錯誤。項羽被圍垓下，已經到了山窮水盡，仍不肯承認自己的錯誤，反而向殘餘的部下表白：失敗乃是天意，非戰之罪。他忘記了作戰不是單靠匹夫之勇，

也要靠戰略和戰術的運用得當，才能獲勝。項羽徒恃匹夫之勇，敗得全軍盡沒，烏江自刎，仍不肯承認自己的錯誤，這正可明很多人的卑怯心理。心理學家告訴我們，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人都不肯承認自己錯誤的，他們以爲自己比別人聰明，比別人有見解，比別人的判斷力高強，怎能會有錯誤？他們不曉得越是自恃的人越容易失敗，越容易招惹鄙視，肯毅然承認錯誤的人，反而收獲意想不到的美果。古時代我國有德的君王，每當國家多難或歲凶年荒的時候，往往下一道詔自己責罪，向人民宣述自己的不德和對朝政處理的錯誤，致招天譴，結果仍然獲得了民心的擁戴。

孔子說：「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又說：「過則勿憚改」。美羅斯福總統說：「要是我每天的言行，有百分之七十五是對的，那我已很滿足了。」一代偉人尚如此謙虛，這種精神是值得學習的，我們每天的言行如果有五十一分是對的，我們就可以用那一分去成就無比的大功，可惜我們的功勞，常是不能彌補我們的錯，這些事實雖然我們不肯承認，但我們的經驗會指斥被欺騙了的良心，使我們在愚昧捉弄之下無所遁形。故美國名學者達爾·加納基說的話實在對極：「祇有傻子才會替自己的錯誤辯護，

自己能夠承認錯誤，便可高出別人一等，而且還會得到一種高貴的感覺。」總之，人在佛菩薩前，一發現錯誤，便須勇敢地承認，萬不可藉詞推諉，以致陷入更大的罪惡。

二十五、以經證告誡

經中謂言：凡夫之人，舉足動步，無非是罪。

大凡一般人相信所謂「權威」，即是專家的話，比方哪一專門學術的專家能指出哪一門的毛病，示以更改糾正的方法，是錯不了的；比如中國的孔子，外國的蘇格拉底都可說是窮通學理的大哲學家、大文學家，對於做人處世之道的方法懂得最多，他們說出來的話就是「聖教言」，具有無上的權威，也值得人們來學習。所以爲了證明言之不虛，往往引用經典聖人的話，表示事實的確如此，應如何始是人生的正道。佛既爲覺者，就是能「覺察」和「覺悟」宇宙人生一切道理，並能像燈塔一樣指引世人以方向，

故這節文舉出佛經的話來告誡大家。

經上說：「世俗凡夫一舉一動，他的行爲都是受了業的牽引，在不知不覺中種下了罪惡的根苗，無明的習氣何時不改正過來，那罪業祇有越加深重。」這就提醒我們，現在應當是知所悔改的時候，不要再堅持己是，自高自傲，要平心靜氣的研究佛理，從佛法上找出自己平日行爲的種種錯誤、缺點，要謙遜的接受聖教言的指導，親近明師，養成好學求知的心理，把過去腐爛的樹連根拔起來，重新播種下光明的種子，以求他日的成功。

二十六、多生積聚念

又復過去生中，皆悉成就無量惡業。追逐行者，如影隨形。若不懺悔，罪惡日深。故知包藏瑕疵，佛不許可。說悔先罪，淨名所尚。故使長淪苦海，實由隱覆。

照上面所說，我們平日的一舉一動，都有罪惡，何況積年累月在一生和多生之中呢？我們所積的罪惡實在太多，況過去多劫以來所成就的惡業，可說是無量無數，如此多的惡業，與我們是與生俱來，如影隨形，頃刻不離左右。「過去生」有爲之事物終滅之位，是三世之一。三世就是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又稱作已生、現生、當生，或是稱過去生、今生及來生。

一個人不怕犯錯了，就怕明知錯了始終不肯悔改，不悔改則繼續墮落，無由新生。讓錯處一直延下去，彷如連本帶利，罪惡自然一日一日的加深，良心的負疚也像一塊石頭再壓上一塊石頭，壓得你喘不過氣。自己表白罪過，懇切祈禱哀告佛菩薩的垂護憐憫，使自己有新生的勇氣與機會。否則，不肯表露己過，即是不知慚恥不願懺悔，就是覆蓋隱藏，就彷彿珠玉上有了缺裂，做人有了些許的毛病，也就不能成爲一個「仰無愧於天，俯無祚於地」的大丈夫，所以有了瑕疵，白璧蒙污，殊爲可惜。就是佛，無論何等慈悲，也不許可不知悔的人這樣做。

「淨名」梵語維摩羅詰，略稱維摩，或維摩詰。淨名是舊譯，新譯叫做

無垢稱。是佛在世時，毘耶離城的居士，自妙善國化生於此，委身在俗；實是輔佐釋迦的教化法身大士。佛在毘離耶城菴摩羅園。城中五百長者子詣佛所請說法時，他故意現病不往，爲要使佛遣派諸比丘菩薩問他病狀，成就問病的諸比丘等大法，他的說法的經稱做維摩經。「淨名所尙」就是維摩也點頭稱許尙可。前面一句「說悔先罪」是說懺悔了往先的罪過，維摩大菩薩就肯現身來度化。

「故使長淪苦海，實由隱覆」此二句是下一結論，斷定我人所以長劫沉淪苦海無有了期，這不能歸咎他人，一切的一切，都是自己不肯誠實懺悔，隱覆自己的罪過，招來無邊的苦惱。

二十七、應知所懺悔

是故某等今日，發露懺悔，不復覆藏。

由於以上所說的緣故，我們的不知懺悔，就是心中散亂暗昧，應當要

平心靜氣的修養，提醒自己要「識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的念頭，那麼要從今日做起，立即做起，要眞心發露，至誠懺悔，不要再把自己的罪咎掩飾遮蓋，自欺欺人，能夠如此，過去的罪業就會漸漸冰消，一切魔障不起。

總之，不怕過去犯了多少錯過，現在悔改仍然來得及，要把握時間，不可再因循自誤，要趕快扭轉方向，改往眞理的方面進行。這樣覺悟到往昔的不對，立刻向善的方向轉換之一念，就是轉禍爲福之道，也不妨說是起死回生的關頭。一個爲善去惡的念頭，眞是千萬不可輕輕放過啊！

二十八、三障名稱與生起

所言三障者：一曰煩惱，二名爲業，三是果報。

在前面正宗分，已將三障的解釋，大致說清楚。這煩惱、業、果報三種修道的障礙，的的確確是阻礙了人心向聖道以及人天勝妙的大道。這裡

重覆提到，是要人緊緊記牢勿讓「三障」誤了應爲的道行。本來，光明與黑暗，正道與邪道都存乎一心，任憑吾人選擇的，但不知「三障」的可怕，任由它遮失了本性的光明，實在值得惋惜。

此三種法，更相由藉。因煩惱故，所以起諸惡業。惡業因緣，故得苦果。

這煩惱、業、果報三種法子更是互相因由互爲因果，依賴傳遞，再說得簡明些，都是由於煩惱惑，就作出一切的惡業。業是依惑生起的，惑是賴業成種的，而惡業也自然招來了惡果，這結果是依著原因而成，原因卻端賴結果的培成，然後由結果起惑，如此循環不斷周而復始，這個苦果的成就是有一定的次序，並不是無因種得來。

二十九、結成懺悔

是故某等今日，至心懺悔。

這兩句文是承接上述原因，明白了道理後要好生懺悔。最重要的是「至心懺悔」，「至心」即是「誠」的代名詞。誠能動人，至誠可以格天，拿譬如來說，比如三國時代諸葛亮高臥隴中，自比管樂，無意於當世，他與劉備原是素昧平生，論不到什麼私交，劉備卻探知他是傑出人才一心羅致，故一連去三次訪問諸葛亮，然後見著，這種行徑，尤其劉備是漢王之後，不惜移尊就教，十足表示他的誠摯，所以諸葛亮肯以身相許，爲他效勞，後雖經多少挫折，爲了一心忠主，諸葛亮竟是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自矢，可見誠摯動人之深。不過所謂誠摯，不能在外表上用功夫，說話表情雖好，而內心不誠，光是巧言令色，終有若干破綻，給對方看出，那麼巧言令色適成爲心勞術拙。若是內心能誠，才是誠的基本，那麼即使拙於辭令，拙於表情，仍無害你的內心之誠，或者因拙的關係，反而形出你的樸，誠而且樸，效力更大，而且也必能感人。最眞誠的表現，也是用誠摯感動人法的惟一原則是：一切要「反求諸己」不必「求諸人」，「反求

諸己」就是多多反省，如有己過就要懺悔更改。

三十、煩惱的本體

第一先應懺悔煩惱障。而此煩惱，皆從意起。所以者何？意業起故。則身與口，隨之而動。

在人生的過程中，我們難免要接觸到一些不如意的乃至可厭的事務。但我們不必給予太多的關注，也不可付出太多的煩惱，而應該以我們的渾樸的生命包容它，以明察的智慧消融它，和以灑落的胸懷超越它。

煩惱障是三障之首，故首先應該懺悔的，爲什麼對人生一切起了煩惱，煩惱障究係緣何而來？這煩惱並不是起於他方，實在都是從自身的意地而起。意地生起的原因，是因有意業，即是心念之一時浮現，那麼接著身口二業，跟著也發動。說個適當的比喻，就是意業是一機器的主軸，而身口二業不過是該機器的附件，主件發動附件自然隨著轉動，這道理是很

明顯的。

三十一、分述三種意業

意業有三：一者慳貪，二者瞋恚，三者癡闇。

說起來意業不外這三種：一是慳貪，就是慳吝貪婪，刻薄他人，私心太重，貪得無厭。二是瞋恚，就是思疑怨恨，我見與慢心太重，有己無人，氣度太小，不能容物。三是癡闇，就是愚癡不覺，雖然在光明裡，猶如生活在黑暗中，因爲生活的表面是浮華不實，內則根本腐化；或者一切自以爲是，其實反被聰明所誤。以上這三種人的例子實在太多，可說舉不勝舉。這三種業，也就是三毒之根。唯識論把這三種業稱爲根本煩惱。換句話說，所有一切的煩惱都不外因此三者發生，通常也就稱它作「無明」。

分別開來說，貪瞋是發業無明，就是說由貪、疑、我見、慢等悉能發生的一切惡業。憎愛是潤生無明，煩惱有分別起與俱生起兩種。俱生起之

煩惱，潤其業種，而使受生，故稱潤生。俱生起的煩惱，起於臨命終時的自體愛、境界愛與當生愛，由此三愛慾而修惑，而潤生，甚至有七世潤生的作用，這就叫作潤生無明。癡闇則是根本無明，即由無始的開端，一念不覺，就長夜昏迷不悟，不明白眞理的可貴，不知應循的方向，生出一切的諸惑煩惱，自我束縛，無由擺脫。

三十一、三惱以癡為根

由癡闇故，起諸邪見，造諸不善。

癡闇是根本無明，既是無明不覺，所以不信因果，不明罪福，思想是不正的，戴著有色眼鏡看這世界，世界一切也都染了眼底的色素，所見所想俱是偏頗不正，故此說是邪見，知見不正，行爲也就不正，善惡不分，哪管是黑是白，一意孤行，任意造作，於是許多的偏差錯誤，顚倒是非都因此層出不窮，引致不良的後果。因一念之不明，造出了種種不善的行

爲，遭致了不少的禍患，乃至後來遺恨終生，人生還有什麼比這更可怕的？又有什麼比這更愚蠢可憐的呢？

三十三、正明惡因苦果

是故經言：貪瞋癡業，能令衆生，墮於地獄、餓鬼、畜生受苦。若生人中，得貧窮孤露，兇狠頑鈍，愚迷無知，諸煩惱報。

從上可知貪、瞋、癡三毒是三而一，一而三，可分也可合。因爲它同是迷於一心之體，即所謂「背覺合塵」，背覺即不覺，因其不覺而著迷，合於五慾六塵之中而墮落。以根對境來說，比如以六根對六境而生六識，諸如以眼根對眼界而生眼識，由於取著不同有三種之別，但卻同出一源，故分別是三，合起來仍可說是一，合釋就是由三惡毒，發於六情之根，造成了十種惡業，令到惡業的衆生，最後必然的道路就是墮入三惡道中去受苦。因其業因有上中下三品的不同，所以趨向的果也就有地獄、餓鬼、畜

生三途的差別。

即使出離了三惡道而生入人道之中的，也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大概是生作貧窮無衣無食無住人家，或是孤單零仃一無依靠的痛苦。或者是相貌兇惡奸狠，抑頑固不化、腦筋遲鈍類，總之不受人家歡迎的。或者是愚昧昏迷十分無知，思想行爲都被人訕笑不齒爲伍的人，如此這般的煩惱的報應，皆因種下三毒惡因，招來應得的苦果，無可逃避，也逃避不了的。

三十四、結成發露懺悔

意業既有如此惡果，是故某等，今日至心，皈命諸佛，求哀懺悔。

既然知道了造惡因必結苦果，循環不斷，那麼難道還不心生畏懼，迷途知返麼？如果因循不悟，出苦無期，現在就應當好好的在諸佛前誠懇哀告，懺悔已過，自此一心皈依我佛，篤敬三寶，依著眞理，迎接光明的人生。

「皈命」梵語稱南無，有三種意義：一、身命歸趣於佛之義，二、歸順佛之教命之義，三、命根還歸於一心本元之義。皈命爲表示信心至極之辭。起信論義記中說：「歸者趣向義。命謂己身性命，生靈所重，莫此爲甚。」又說：「歸是敬順義，命謂諸佛教命。」

三十五、正示煩惱名義

夫此煩惱，諸佛菩薩，入理聖人，種種呵責。亦名此煩惱，以爲怨家，何以故？能斷衆生慧命根故。亦名此煩惱，以之爲賊，能劫衆生諸善法故。亦名此煩惱，以爲瀑河。能漂衆生，入於生死，大苦海故。亦名此煩惱，以爲羈鎖。能繫衆生，於生死獄，不能得出故。所以六道牽連，四生不絕。惡業無窮，苦果不息。當知皆是煩惱過患。

「夫」是起首的辭語，並無任何其他意義。這裡指出的煩惱這一障，名義是多端的，諸佛菩薩，已都是證入了三諦之理，能窮究諸法根源超凡入聖的覺悟之人，故而他們依義而定名，隨名而顯義，以種種的方便慈悲，有時不惜用了叱責的口吻要喚醒愚昧眾生，除此煩惱障，獲得眞解脫。

首先立喻，譬：爲怨家，因什麼樣的緣故呢？因煩惱能斷眾生的慧命之根。另外又作譬喻，可譬喻作賊，因此煩惱能劫奪功德法財的緣故。又作譬喻，喻稱爲急流的河，能使眾生漂流在茫茫的生死大苦海中。又再譬喻稱名羈鎖，是指能鎖繫住眾生在生死獄裡，要想放出來是不可能的事。六道眾生被煩惱障牽連，四生因之生生不絕。所謂「四生」是：一、胎生（又名腹生），如人類在母胎成體而後出生；二、卵生，如鳥在卵殼成體而後出生；三、濕生（十二因緣經作寒熱和合生）如蟲依濕而受形的；四、化生，無所依託，唯依業力而忽起，此如諸天與地獄及劫初的眾生皆是。前面說過煩惱障劫滅眾生諸善法，善法是說的：一、五戒十善——殺生、偷盜、邪婬、妄語、飲酒的戒條，十善即不犯十惡，不但不犯，進一步要修德，即修行十善，這是世間的善法；二、三學六度——三學是戒定慧，

戒學是防禁身口意所作的惡業，定學是使靜慮澄心的禪定，慧學是智慧，戒學是律藏的所詮，定學是經藏的所詮，慧學是論藏的所詮。依戒而資定，依定而發慧，依慧則證理斷惡，因位之修學。六度是六波羅蜜。三學六度是出世間的善法。煩惱障既是這樣厲害，六道眾生因有煩惱如同車輪輾轉不休地受苦，惡因連續不斷，苦果永恒不息，怎能有片刻的安寧？追究起來，並非其他緣故，都是煩惱的過患招致，對於煩惱障的認識，以及滅卻煩惱的決心，是到了要辨別清楚知所去留才是。

三十六、求哀懺悔

是故今日，運此增上善心，求哀懺悔。

知道了不是，就要勇於悔改，如果沒有悔改的勇氣和決心，那麼依然故我，一些好處也沒有，等於是無知廢物。所以說趁著今日忽然猛省過去的不是，就應要有增上的善心，竭誠來向諸佛先聖懇切祈求赦免，痛懺一

己的過往，走上新生的大道。所謂「增上」即凡物發生，須有土、水、陽光、人工、空氣等外緣而後建立，又可分：一、順增上—如某人辦事，我助之以力，令其速成。如電台講經有聽眾發心供養電台節目費，而我少去給人做功德、念經、放焰口，多點時間看經，講得意義透澈這叫增上善心。二、不勝增上—如某人辦事，我雖不助之以力，亦不爲之作障，使其事業得成。三、逆增上—如先生教書，以杖責罰學生，又如提婆達多害佛等，印度甘地總理實行菩薩道，明明殺他但還感激他，說我欠他，不然即是我感化未到，他運此增上善心，他成功了，留在歷史上，如岳飛等都是。每一節後都結有這樣類同的懺悔口氣，以表示懺悔之念，是如何的眞誠。

三十七、生起過患

某等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在人天六道受報，有此心識，常懷愚惑，繁滿胸襟。或因三毒根，造一切罪。或因三漏，造一切

罪。或因三苦，造一切罪。或緣三倒，造一切罪。或貪三有，造一切罪。

這節無非把所以生過患的原由敘述出來，作爲警惕策勵。「某某」是不定什麼人，即泛指凡夫眾生來說。

我們眾生從無始以來一直到了今日，差不多多數是在六道中輪迴旋轉。或者有的因造善業而上升於天上人間，受樂多苦少之報。或者有的因造了很多惡業，到後來下墜於修羅鬼畜的三惡道中，承受苦多樂少之果。儘管是升墜二途苦樂不同，可是大致說來，他們具有的心識，胸懷中的愚感都是大同小異，故天上與地下，善道或惡道，方寸之間充滿了虛妄幻想，滿肚皮的煩惱，昏庸苦惱。

「三毒根」即是貪、瞋、癡的根本煩惱，是可以毒害斷喪眾生的慧命的。因爲三毒作祟，不知不覺就作出了一切罪過，誠然，三毒這意地的惡念，舉例說，因意地之貪色，就造下了婬業，貪財就造下了盜業，貪味就作下了殺業，貪名聞利養，就造妄言業，貪欺誑哄騙，就造了綺語業。再

說，因爲發怒終起了辱罵，就造下惡口罪，挑撥離間就造了兩舌罪，癡毒糊塗，不明因果善理，不明人間罪福，結果是無惡不爲，糊塗一生。

或者也不因爲三毒的緣故，卻是爲了三漏：一、欲漏，即說天上的六欲天，人間的四大洲及修羅鬼畜。二、有漏，指色與無色界二界，此二漏是指所造之處。三、無明漏，能造之惑，即是煩惱的通稱，能造之惑爲因，所造之惑爲緣，因緣和合，便形成了無罪不造。

其次再說到三苦——一、苦苦，二、壞苦，三、行苦，因受而造成，能受是根，所受是塵，根塵各六，是謂六根，對於六塵，承受逆境名苦受，能生苦苦；承受順境名樂受，到了壞時則悲是爲壞苦；承受不逆不順是中庸境，隨其流轉，名無知受，是爲行苦，以行是遷流之義，所以這行也是無罪不造的。

再其次說三倒，即一、常倒，二、樂倒，三、淨倒。倒是顛倒，即反非爲是，認黑作白。眾生均以三毒爲根，對於內外身心就多起顛倒的知見。世上事原均無常，即使心識剎那便滅，但卻認諸無常時爲有常，這自然是十分的顛倒。人們六根受塵不離三苦的範疇，但無識之人妄計爲樂而

造出諸罪惡的行爲。人身說得多麼完善，其實也是九孔常流污穢腥臭之物，可是卻妄計爲淨，自然不知不覺間做出許多偏差的事情。

再說到「三有」亦即是「三界」，以三界之內，因果不亡，既有因果道理，就有途徑可循。三界無安，在佛經上屢屢喻作火宅，但是對於如同火宅般可怖，然眾生一昧貪圖三界的欲樂，不明不知，就很糊塗地作出了錯誤的行爲。

三十八、皆悉懺悔

如是等罪，無量無邊，惱亂一切六道四生。今日慚愧，皆悉懺悔。

「如是」是承接辭，語氣是說這般等等的罪過，自無始到現在，有無可量數無有邊際那麼的多，各依各人的罪業受到種種的報應，由六道四生造成一切罪，也就著實煩擾困惑了六道四生，使他們痛苦莫堪。

那麼斂平外華，反妄歸眞，不過分，不耽溺，要在暫短的人生途上多

作些有利於社會人群的事，這樣審思，從沉靜思維後頓生大慚愧的悟心，立刻發出至誠的慚愧心，表示要懺悔業障，一切都能依著佛法指示逐步去改善自己，充實自己，今要求三寶加被，同情有眞誠無比的懺悔心，給予一心致懺，三寶是極爲莊嚴慈悲，就會哀憐攝受，那麼今日的祈願是要三寶准許懺悔。

三寶猶如嚴親慈母，無論子女犯了多大的過錯，沒有說不肯寬恕的，在三寶前面虛心悔改，我們猶如做錯了的兒女，祇要悔改心切，就能有獲恕，重新做人的機會。

三十九、敘明法數義相

又復某等，自從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或因四住，造一切罪。或因四流，造一切罪。或因四取，造一切罪。或因四執，造一切罪。或因四緣，造一切罪。或因四大，造一切罪。或因四縛，造一切罪。

或因四貪，造一切罪。或因四生，造一切罪。

以下都是釋明法數的義相，其餘可以類推。「又復」是再加詞，「某等」是泛指眾生，不限某人，凡眾生都是無始以來，由於無明煩惱引起，一直到了今日，仍然在犯錯、造罪，而不自知，甚是可憐。

「四住」這是見思的煩惱。智度論說：「一、天住，爲六欲天之住處，即佈施持戒善心三事。二、梵住，爲色界無色界諸天之住處，即慈悲喜捨四無量心。三、聖住，爲三乘聖者之住處，即空、無相、無作之三三昧。四、佛住，爲一切諸佛之住處，即首楞嚴等之無量三昧。」總之，四住是指見思二惑而言，而四住地是見思的煩惱。一、見愛住地，二、欲愛住地，三、色愛住地，四、無色愛住地，是以煩惱爲因，根塵爲緣。歷劫以來，造成無數的罪患，故說是造一切罪。

「四流」就是：一、見流，三界之見惑。二、欲流，欲界之一切諸惑。三、有流，三界之上二界一切諸惑，有是生死果報不亡之義。三界雖通，今別以名上二界。四、無明流，三界之無明。有情爲此四法漂流不息，故

名爲流。詳細地說，欲指欲界一切樂境，使眼目起惑而牽心，爲之流動；有是指上二界禪定之境，心識爲其所縛而流動；見指三界的見惑；無明指三界的思惑，緣對境分別好醜，叫見流，見境而生憎愛，叫無明流，這也都能牽動身口，作種種業，故說造一切罪。

「四取」是：一、欲取，於色聲香味等五塵之境，貪欲取著。二、見取，於五蘊之法，妄計取著之我見邊見等是。三、戒取，如外道之狗戒牛戒，取著修行非理之戒業。四、我語取，我語是發自我見我慢等我見之所說法。取著於此我見我慢便叫我語取。因爲欲取指欲界欲樂，以爲涅槃，見取指非果爲果，戒取指非因爲因，三者爲自行取；我語取則是教他取，即是以自利取計劃之取，語告他人，即是依我語而修就對，不依我語而修都是不對，一味要人盲從附和，如此以盲引盲，故這都是造一切罪的根由。

「四執」又名四邪、四迷、四術，有種種的四執。即：一、執有。二、執空。三、執亦有亦空。四、執非有非空，堅執不化，造一切罪。大抵四執又都是：一、邪因邪果，外道卻說是大自在天能生萬物。萬物若滅，還

歸本天。若天瞋，則四生皆苦；若天喜，則六道悉樂。然天非物之因，物非天之果，一切是邪心所盡而成，故說邪因邪果。二、無因有果，此是執著於萬物無因自然而有，例如言萬物依造化而有，造化無因。簡單地說，就是造化無因而有果，故又名自然外道。就無因來說，謂爲無因，就有果言，謂爲自然，此即其所執。三、有因無果，此是斷見者流，唯有現在，實無後世，例如說草木盡於一期。四、無因無果，撥弄無因果之邪見，此是無有可受苦樂果的善惡業因，亦無對於善惡業因之苦樂果。

「四緣」是：一、因緣：以六根爲首，六塵爲緣，如眼根對於色塵時，識即隨之而生，餘根也是如此。二、次第緣：說心的心所法，次第無間，相續而起，名次第緣。三、緣緣：是說心的心所法，由託緣而生起，乃是由自心之所緣慮而生。四、增上緣：指六根能照境發識，有增上力作用。諸法生時，不生障礙。四緣能所和合，無惡不作，故說可造一切罪。

再次說「四大」即是色身器具。色身爲內四大，器具爲外四大，無論內外都是造罪之緣，或爲內身而起惡，或爲外器而造罪，故說是造一切罪。

至於「四縛」是：一、欲縛，亦即欲愛身縛，就是貪求所縛。二、有縛，即瞋恚身縛，心有瞋恚，遇逆境而生瞋怒，心被羈縛。三、戒取縛，即戒盜身縛，戒盜又名取戒，是本非戒，強以名戒，故稱戒盜，又以取進進行，故名戒取，是外道的邪戒。四、見取縛，亦即我見身縛，我見至深，如求不得，大生煩惱。由於這四縛都是邪因邪果，緊緊地繫縛住眾生的心身，不能越三界，不得心自在，不自在就無形作了諸惡，故說造一切罪。

「四貪」即是四食供養，爲飲食而貪口腹不惜屠殺生靈；爲衣服而輕軟，不惜取獸皮拔獸毛取蠶絲等等殘忍不良；爲貪臥具的厚暖舒適，爲要滋補而進食蔘茸，都是浪費無度，不知不覺間造下一切的罪過。

「四生」即指胎卵濕化。胎指毛群，比方牛馬豬羊都是。卵指羽族，比如雞鴨鵝鴿等。濕指水居，即住於海河中的魚蝦龜鼈等。化指蛻化，即如蚊蠅蚤虱等，無非作業之緣。故說造一切罪。

四十、結成懺悔

如是等罪，無量無邊。惱亂六道，一切衆生。今日慚愧，皆悉懺悔。

上面所說造罪是無量無邊的多。六道衆生眞是充滿了苦惱紛擾，人寰世界更顯得無比的凌亂不安，這不外因有情衆生大都是捨本逐末，精神外用，不能見素抱樸所致。其實一切世道，原爲有情衆生尤其人類共同的生活目標，並不是任何一個人所能私佔的，故我們必須要徹底了解這一點，剷除自利觀念而去成人成物。若能眞正這樣的不自生而共生，不自利而共利的去踐修，這才能成就社會上的完人，不然不論這人在道的方面參悟得如何透澈，但因不存普利思想，或只圖個人之功圓果滿，不知提攜衆人共同踐修，那麼這種人就仍算尚未眞知的修道者。凡是聖人是能把自身的利害如地位、名譽、功果置之度外，只爲共利事業上的發展即使毀身廢生亦所不辭，故此最後的光榮才屬於這聖人，而榮耀之身可以長存，這就是說，人是萬物之靈，更要能放大眼光，識透眞理，不要只顧眼前之私，要作偉大的事業，因此充滿了私心，行爲上踏上了歧途，就應該大大地慚

愧，有了一番慚愧，知道洗心革面，從頭做起，那麼爲時還未晚的。

四十一、五數生起過患

又復某等，自從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或因五住，造一切罪。或因五蓋，造一切罪。或因五慳，造一切罪。或因五見，造一切罪。或因五心，造一切罪。

五住是指界內的見思與界外的無明，見思是四住再加無明即成爲五住，無明是根本煩惱，四住是枝末煩惱，根枝並出，故稱爲五。五住是造罪的內因，而根塵則是造罪的外緣，起惑造業，結成苦果，由果上現行，而無惡不作，故說是造一切罪。

「五蓋」蓋就是覆蓋之義，有五種法能覆蓋心性而不生善法，那就是：一、貪欲蓋，是執著五欲之境以蓋心性，二、瞋恚蓋，於違情之境懷忿怒以蓋心性，三、疑蓋，於法猶豫而無決斷以蓋心性，四、睡眠蓋，心昏身

重，而不爲其用以蓋心性，五、掉悔蓋，心之燥動稱作掉，於所作之事而心憂惱，稱作悔，掉悔即由心之掉悔以蓋心性。這五法都是覆蓋了眞智，故說是造一切罪。

「五慳」是一、住處慳：住的地方欲獨居，不喜他人居住，二、利養慳，自己不肯施捨，卻反而瞋恚他人拖捨，三、稱讚慳，只許稱讚自己，不許稱讚他人，四、財帛慳，自己不肯施捨財帛，倒反嫉妒他人施捨，五、佛法慳，只喜我知佛法，不耐他人得知。如此五種慳吝也都是時時在造罪，故說造一切罪。

「五見」即是一、身見：又稱我見我所見，不知吾身是五蘊和合之假物，卻計度實有我身（這是我見）。不知我身邊的諸物無一定之所有主，而計度實爲我所有物（這是我所見）。合此我見與我所見，就稱爲身見。二、邊見：一旦有我身起我見之後，對於我或計度爲死後斷絕或計度爲死後常住不滅，此二義是起於身見後邊的妄見，故稱邊見。三、邪見：撥弄無因果的道理，他們以爲世間無有可以招結果的原因，亦無有由原因而生的結果，故惡不足恐，善亦不足好，這實在是謬見，而且是見之最邪的，故稱

邪見。四、見取見：以劣知見開始，取其他種種的劣事，以爲此是最勝殊妙。五、戒禁取見：由以上的見取見，以非理爲非過的戒禁開始，取種種之行法，以之爲生天之因或涅槃之道。此中又可分二種：一種是非因計因，即持牛戒或雞戒等以爲生天之因；一種是非道計道，即是修塗灰斷食等等苦行，以之爲涅槃之道。這五見都是惡慧，不信因果毀謗三寶，所以說是造罪，而且這罪過是大極了。

「五心」是一、率爾心，就是對境初起未予分別；二、尋求心，境界分明分別善惡；三、決定心，審知罪惡決定不謬；四、染淨心，善惡既定染淨自分；五、等流心，染淨等流心心相續。以此五心，爲什麼說是造罪呢？這緣由以邪行外道的人，以此五心來分別計度，自是餘非一錯百錯。以非法來計法，以法來計非法，故說是造罪。

四十二、結成懺悔

如是等煩惱，無量無邊。惱亂六道，一切衆生。今日發露，皆悉懺

悔。

前條都稱爲罪，此處稱作煩惱，這是說因煩惱的惡因，卻造成了日後無量無邊的業果。

六道眾生所以沉淪在業海，懊惱不已，都是有了私心的存在，如果能體察到佛家「無我」而昇華至「大我」，即是人與人間應當互愛互助，不當再存有什麼私心，那麼就能脫出苦惱的業海，找到眞理的目標，自然成就崇高的實位。確實地佛教中學佛的人不論其覺行是多麼高，然如一點之「我相」或「我見」未滅，就不能成就菩薩以上之實位。金剛經說：「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便是眞實無我的最好表相。假若「我相」不除，就要因此連生人、眾生、壽者三相，四相既生，當然即不是菩薩分，是以先除我相是四相的基本。

人身既是集聚水火風土所謂四大假合而成，因此人類在住世期間中，雖然你有你的肉體和我有我的肉體，體位分別，界限迥異，然一旦物滅以後，這些所假立的體位與界限，便一概否定，四大假合之肉體，仍將散歸

於四大之原有處，到時那還有什麼你與我的分別呢？並且此四大遇到機緣之成熟，說不定又要集聚成誰的肉體，或者結合成什麼物體，照這樣集而後散、散而復集無盡無休的演化下去，那麼世間上之所有物質，即連現在之各人肉體也包括在內，不統是一個沒有絕對立場與名相的東西嗎？並且在這混合不能分之理念中，也實在找不出何處是究竟的我和究竟的你，同是幾十年的出名戲角，一切名相、界限、體位與立場都是暫時的假定，公有的四大最後終歸共有，誰也不能長久的獨佔一絲一毫，更誰也不能把這個「我」字永遠確立在世間，永遠不再爲一切轉變所否定，想到這裡，那麼還有什麼你我的爭執呢？而一切爲這一個「我」字所引來的自私企圖還有什麼眞正的代價呢？以此道理，證明世人不當有私，而應共利共榮。

四十三、六數生起過患

又復某等，自從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或因六根，造一切罪。或因六識，造一切罪。或因六想，造一切罪。或因六受，造一切罪。或

因六行，造一切罪。或因六愛，造一切罪。或因六疑，造一切罪。

根與識俱是依他起性，依他是唯識之體；兩者均不會造罪。何以說它造一切罪？因根與識能夠成爲造罪之緣。

「六想」想是心性作用之一。浮事物之像於心上，以爲起言語之因，是與一切心像相應而起。俱舍論說：「想，謂於境取差別相。」今以六根對六塵而起六想之差別相，故稱六想。

「六受」受是領納所觸之境之心所法。俱舍論說得好：「受有二種：一、身受，領納於身無分別之受，即苦樂捨之三受。二、心受，領納於心起分別心之受，即憂喜之二受。」今以六根對六塵而起六受之領納，故稱六受。

「六行」行乃是身口意的造作，又內心之趣於外境而得心行。大乘義章說：「內心涉境，說名爲行。」俱舍論也說：「行名造作。」行從有爲法之因緣集起，遷流於三世。今以六根觸六塵而生識生行，故稱六行。

想是徧行心所之一，受亦是徧行心所，行亦是徧行心所，但此三者均

不能自行造罪，而是依他起性，對境生心，故是依他，然若墮入到徧計就能造罪。所謂「徧計」是指的凡夫的妄情，徧行計度諸法，一如唯識論說的：「因徧計度，故曰徧計。」

「六愛」又名六觸。愛是貪物之意，染著之意，乃十二因緣之一。俱舍論分析說：「愛有兩種，一有染污，即貪愛，如愛妻子等。二無染污，即信愛，如愛師長等。」又往生集說明有：「一、境界愛，臨命終時，於眷屬家財等的愛著心。二、自體愛，臨命終時，於我身體之愛著心。三、當生愛，臨命終時，於當來生處之愛著心。」今以六根觸六塵而生貪愛，故稱六愛。眾生一起愛心，愛即不能忘，而生取著，就形成種種的業，造出許多罪惡過錯。

「六疑」疑是根本惡法，猶豫爲性，起於不信之業。本來吾人之六根對於六塵，在善惡法中，可明了決定，不須疑慮，可是吾人處於妄境，無有擇法的智慧，遂起猶豫之性。小乘學人要到了預流果以上，大乘菩薩到了初地以上始能斷疑。大乘義章明白指出：「疑者於境不決猶豫曰疑。疑有二種，一者疑事，如夜間觀樹疑爲是人而非人等。二者疑理，疑諸諦等。

小乘法中，唯取疑理，說爲疑使。大乘通取，皆須斷故。」今以六根對六塵而生出疑感，故稱六疑。人若於世間法尚且懷有疑感，於出世法，則疑更甚，於是以妄亂眞，以邪亂正，顚倒是非，所以說造一切罪。

四十四、結成懺悔

如是等煩惱，無量無邊。惱亂六道，一切衆生。今日慚愧發露，皆悉懺悔。

像這許多的煩惱，也是舉不勝舉，無量無邊的困擾著六道裡的眾生。而大體來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又稱六賊，因其易爲物引而盜賣心神之故。而六根又稱器官（指眼耳鼻講），以其代表心神是發號施令的執行者之故。所以若隨賊的方向去，那麼珍貴的人生就要白白的沉沒，變成慾重情濁的一個下人。如果從官的方向行，必會道德充實變成光明淳厚的一個至人。是以至人所以能夠道極天地是因爲他能善用六

根，而有的人所以要污名狼藉是以其放縱六根，可見六根確是使人生行爲上達的一個執行者，但也是下流的一個誘導者。誠然，眼耳口身如果溺於欲，則眼因貪色便是盲之由，耳因逐聲便是聾之由，口因嗜味便是爽之由，身因放蕩便是狂之由，此皆非理之行。若能從道而行，則因非禮不視其目自明，非禮不聽其耳自聰，非禮不食其口自清，非禮不動其身自定，此皆合理之行。籠統來說，身是罪惡之根源，然而亦是建德之基本。因爲人類自有了肉身，即受其累，由酒色財氣之慾，進而又成殺盜邪淫之嗜，是以由生到死，總是張張羅羅煩惱不盡的原因，殆皆因身的招致而來。設若一旦無身，尙何罪惡煩惱之有呢？還張羅奔波些什麼？故說身是罪惡的根源。可是他方面說，有一部分大智的人，他們因看破了此身爲患的道理，所以便不再爲其所累，並且反過來利用此身作有益之事，以此身去爲社會人群服務，這樣不但沒有什麼罪衍煩惱，而且還能以之建立德業，這樣不又是成了建德之基本了嗎？所以，此身可以沉溺人性，又可以發展天德，二者的分別處，就看人的智慧向那一面趨向而定。「今日慚愧發露，皆悉懺悔」，慚愧過去不善用此身，現在懺悔既往，從此要利用此身服務他

人，發揚人性的光輝。

煩惱皆由己造，此身向一定法度內規矩循禮，精勤樸實，甚至捨己爲人的精神方向，不但拋卻眼前的煩惱，滅掉心頭的惱火，進而德性光輝長耀，肯把自己置諸度外不與人爭名實，但後來的眞名實卻能永遠不去。

四十五、七八合數增

又復某等，自從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或因七漏，造一切罪。或因七使，造一切罪。或因八倒，造一切罪。或因八垢，造一切罪。或因八苦，造一切罪。如是等煩惱，無量無邊。惱亂六道，一切衆生。今日發露，皆悉懺悔。

七漏的出處是在華嚴合論中，所謂「七漏」即：一、見漏，謂以眼見色而不了解色性平等，但於色相而起分別。因善惡境，而生憎愛。二、諸

根漏，謂不獨眼根如此，其餘諸根亦莫不皆然。三、忘漏，忘是遺忘，失去記憶之義，見美色而失去記憶，遂於惡趣，即將造罪了。四、惡漏，乃對境而生憎惡。五、親近漏，謂違背良師，狎近惡友。六、愛漏，謂於順境耽染。七、念漏，謂不能達到眞心無念，徒隨妄念而流轉。此七法均能造罪，所以叫作造一切罪。

「七使」是：一、欲使，欲即貪欲，爲貪驅使，分毫不能自主，故稱爲使。二、恚使，恚即瞋。三、愛使，愛耽聒，於境取著，慳悋不捨之意。四、慢使，謂睥睨自高，自誇自大之意。五、無明使，此爲諸惡之根，以不了爲性。一切罪惡，皆由其所生。六、見使，此指邪見，不信罪福，輕欺三寶。七、疑使，即疑心特重，自誤誤人。如此七使，無非是過，故說造一切罪。

至於「八倒」，倒即顚倒，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比如身受心法之四處，小乘聖者認爲不淨、苦、無常、無我，凡夫外道執迷爲淨、樂、常、我，是爲四倒見。佛之涅槃四德是眞常、眞樂、眞我、眞淨，而二乘則計爲無常、苦、無我、不淨，這亦名爲四倒見。前後合稱爲八倒。由此足見

懺悔法門，是義通於凡聖，不但凡夫宜加懺悔，即聖人亦應懺悔。故說位至等覺，尚須懺悔。

「八垢」，垢是以穢染爲義。此言對於三寶不但不生信仰，不肯讚揚，且心懷惡意，口出誹謗惡言中傷，是三業之三垢；再次不孝父母即四垢，不敬師長是五垢，不濟貧窮是六垢，不看病人是七垢，不憐畜生之苦是八垢。前三者爲敬田，次二者爲恩田，後三者爲悲田；此八者皆是福田，可惜凡夫俗子不肯種此福田，而且不恭敬，不知恩，不憐念，所以說因八垢而造罪。

「八苦」就是：一、生苦，母親分娩時遇艱難處，求神禱鬼，亦是無罪不作。二、老苦，當老之時有需食補者不惜宰殺牲口傷害生靈以圖利於己，是造殺業重罪。三、病苦，有病服藥無效往往昏沉失志，別圖邪法外道，造出罪惡。四、死苦，貪生怕死，則不惜衛己而害人，是爲罪惡的一途。五、愛別離苦，不忍分離，就造作諸罪。六、怨憎會苦，結怨加憎，自然可說是作惡。七、求不得苦，欲求達到目的，無所不爲，所以造了許多的罪，且往往不自知。八、五陰盛苦，五陰之中有一陰熾盛，則心不自

在，既不自在，必有錯失。

上述七漏、七使、八倒、八垢、八苦都是造罪，使自己受煩惱重重纏縛無休，這樣無數的煩惱，使六道眾生無日能得安寧，還有何幸福可言？仔細思量，也都是自己造罪自身煩惱，如能及時悟此，不再造惡，自然無有煩惱，所以無論如何，都是要發心懺悔。

人要無私無欲自然心內明白，精明理道，他的眼光與處世方法也必與俗人之所趨相反。世俗所趨望的是越有作爲越高興，但眞正明理的人不但不與世俗爭作爲，更可說簡直無作爲，在他外表上雖然看不出什麼，可是他的內在智慧卻是大明大白的。譬如世人所欲知的多是功利的求得方法，但沒想到這些所求之結果皆要變成泡影，是以其所知實即等於不知，而聖人之所知是著重於性命之根元和道德之闡發上，他在目前雖不若世俗人的聰明伶俐，但最後在世俗所期求之一切化作夢幻泡影時，他卻能小獲天爵歷世不朽。故聖人之所謂不知處，實即聖人之眞知處。眞誠發露，必先清楚這點，我們的人生主要任務不是別的，而是不斷求眞，求知，要求純樸與善美。

這裡，重要的在每節尾上都說明「皆悉懺悔」，懺悔的認識是不可忽視的，自然有過錯才懺悔，倘一無過錯還懺悔些什麼？然而，凡人能夠勇於知過勇於懺悔，這才是眞智慧之發端。然如雖知過而不能悔改，或以懺悔作形式上之動作而已，這便要驅智慧令入邪途了。在勇於懺悔的當時，我們要眞切的自覺自警，不但不與僞善者共墮落，更要作一名不怍不愧的眞君子，並且更須積極把握住眞理與現實，不爲時代所阿曲，因爲現在正似黎明前之黑暗，凡是良心純正的人終會有光明的遠景的。

四十六、九至百八增

又復某等，自從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或因九惱，造一切罪。或因九結，造一切罪。或因九緣，造一切罪。或因十煩惱，造一切罪。或因十纏，造一切罪。或因十一徧使，造一切罪。或因十二入，造一切罪。或因十六知見，造一切罪。或因十八界，造一切罪。或因

二十五我，造一切罪。或因六十二見，造一切罪。或因見諦思惟，九十八使，百八煩惱，晝夜熾然，開諸漏門，造一切罪。惱亂賢聖，及以四生；徧滿三界，彌亘六道，無處可避。今日致禱，向十方佛，尊法聖衆，慚愧發露，皆悉懺悔。

又再敘述人自無始以來到今天，因何煩惱，由我造罪的原由。先說或者是因爲「九惱」而起。「九惱」按維摩經中說：「約三世以論九惱。謂過去惱我自身，惱我親，我心生惱，讚嘆我怨家，我亦生惱。過去既然如此，現在與未來，亦復如是，是謂九惱。」爲此九種煩惱，不由得就造下一切罪惡。次說「九結」，就是一、愛結，耽愛不捨而造成的，二、恚結，恚怒不平而造成的，三、慢結，是因驕傲不遜而造成的，四、無明結，是因昏闇不明而造成的，五、見結，是因邪見不信正法而造成的，六、取結，是因取著不忘而造成的，七、疑結，是因疑感不決而造成的，八、嫉結，是因嫉賢妒能而造成的，九、慳結，是因慳吝不施捨而造成的。再說

「九緣」，瑜伽師地論雖然有九緣之說，但並非是造罪之緣。三藏法數中無此名稱，無從查考。或者是指的九上緣的起惑造罪。即四諦苦諦中所斷的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疑、無明以及集諦中所斷的邪見、見取見、疑、無明。此是十一徧行中除去了身見邊見二見，構成了九緣。這九種緣乃上界上地之惑（見俱舍論及大毘婆沙論、瑜伽師地論等）。再其次「十煩惱」是五利五鈍。利使屬見，是因見而作惡；鈍使屬愛，是因愛而造罪。再次爲「十纏」即是一、覆：覆藏瑕疵，二、瞋：恚怒鬪諍，三、睡：六識昏迷，四、眠：尸臥放馳，五、戲：縱恣放逸，六、掉：舉動惱人，七、無慚：全不自恥，八、無愧：對人不羞，九、慳：捨財如同割肉，十、嫉：妒賢似冤家。再次說「十一徧使」即一、不信，一切皆不信，大意指不信一切善法。二、懈怠，是一切善事皆懶怠去作。三、不慚，作了一切惡還不自感羞愧。四、不愧，作一切惡，見人不恥。五、多貪，取無義財，不生厭足。六、多瞋，稍不稱心，即懷忿怒。七、多疑，世出世間事理俱不明。八、昏沉，長坐黑山窟內，見義不爲。九、放逸，常在遊戲場中，消遙疎散。十、慳恪，勸他作修福之業，一毛不拔。十一、毒害，

慘毒害人，禽獸不如。再次說「十二入」即是六根六塵互相牽涉，引起六識，起諸種憎愛，造一切眾罪。其次說「十六知見」：一、我見，以我爲是餘人皆非。二、眾生見，亦是情見，執著世諦爲眞，不信有出世道理，以之爲非。三、壽者見，執著此一世之生命爲有，死後即無。四、命者見，只知有情者有命，不知非情者亦有命。五、生者見，但知生前之罪福，不知死後之苦樂。六、養育見，但知人類應當養育，不知畜類也應養育。七、眾數見，只執著於千百萬億的大數爲眾數，不知三四五六的小數也是眾數。八、人見，但知人識苦知疼，不知畜類傍生，也都貪生怕死。九、作者見及十使作者見，但知造惡罪歸作者，而主使作者無罪，不知這使作者，其罪更重更甚。十一、起者見與十二使起者見，但以起事者爲有罪，殊不知使起者的獲罪更重更甚。十三、受者見與十四使受者見，但知受罪者痛苦，不知使受罪者其心較受者爲尤苦。十五、知者見與十六見使見，知屬意根，見屬眼根，知者是當憫念者不憫而獲罪，見者是宜解紛而不解而得罪，這是因知與見而造罪的。再其次說「十八界」，這是六根六塵及六識各三，是內、中、外界畔各六，所以叫作是十八。根是罪的增上

緣，塵是罪的所緣緣，識是罪的親因緣，諸心心所是罪的次第緣，亦名等無間緣。這四緣具足而造成一切罪惡。再次說「二十五我」即外道的二十五冥諦。第一名曰冥性，即是我之根，未長大時，名曰自性，乃是我體；已生者名曰勝性，乃是我用，因其有勝用之故。外道的高尚者，能知八萬大劫，八萬劫外就冥然不知，便認爲自性，指爲我之根，是從冥生大。大又名覺，認爲是我知。從大生我心，叫作是我執，又名我慢。從我心生五微，執著於我色、我聲、我香、我味、我觸。從五微生五大，這是從微至著，所以叫作是大，指地水火風空而言。因此是對上五塵體用微細，故稱之爲大，從大生十一根，十一根是先生五知根，即是眼、耳、鼻、舌、身，次生五業根，即手足口大小二便。最後生心平等根，能緣慮境，即是意根，從我根、我覺、我執、五微、五大到十一根（五知根、五業根、平等根）共計是二十四我。至於第二十五，名叫神我，也叫作我知，是以思爲性，受用於前二十三法（除去意根）即是意識。前二十三法皆是由冥性轉生，是爲我體。由我體以發我用，神我是能受用，二十三法是所受用，合體用能所名爲二十五我。其實這冥性即是第八阿賴耶識，外道不明這是

唯心所現，唯識所變，昧作冥性，實在是可悲。因其執著於我，甚至不信三尊，訾謗正法，所以說造一切之罪。其次說「六十二見」，這有兩種說法——一、是以斷常二見爲本，是身見所攝之法。於身心五蘊，有四句話頭。即就是陰大我小我在陰中，我大陰小陰在我中，即陰是我，離陰是我。此乃一陰具有四句，成四見。五蘊乘四成二十見。歷過去現在未來三世成六十見。加根本斷常二見合爲六十二見。二、是以有無二見爲本。是邊（見）邪（見）所攝之法。於身心五法亦有四句話頭，一如去，二不如去，三亦如亦不如去，四非如非不如去。此亦一蘊成四見。四五成二十見。歷三世，加根本有無二見成六十二見。有此諸見林立，造成一切之罪。其次說「見諦思惟」，見諦是見惑開之成二十八品。思惟是思惑，合之成爲十使。二者合計成九十八。於境分別善惡，名爲見惑。於善惡二境，生於愛憎，名爲思惑。此皆未通諸境唯心之理，橫生計度分別。心遂於境而迷心，內生憎愛，外現取捨。心意驅馳，不知返照，造成流連忘返之勢。至於說「百八煩惱」是在此九十八使之外，加以十纏，成百八之數，亦名百八之見。五十校計經中又有一種百八煩惱，是六根對六塵，塵境分

爲好、惡、平三種，三六成十八見。此十八更分陰與集兩種，合成三十六，歷三世，成百八之見。又按大論說，以六根對六塵，各有好、惡、平三者，成十八見，六根受六塵有苦、樂、不苦不樂三種之受，亦成十八，合計爲三十六，歷三世因果，亦成百八見。此等諸見，俱能起惑造業。生住異滅，念念不停，故說晝夜熾然，如火燒薪，無時或熄。於是諸漏之門洞開，爲諸惡淵藪。「諸漏」者是欲漏、有漏、無明漏。門者通也，開之則通三界，閉之則塞三途。所謂開者，即是偏於上天下地，無處不是造罪之場。所以說造一切罪。

甚至於在聖賢座前都不知羞恥，不知生慚生愧，反而製造惱亂。而況是凡地四生。所以徧滿三界，彌亘六道俱是作惡之所，無地可避。因此今日既已知道，便應痛改前非，致辭懇禱。敬向十方三寶，生大慚愧發露眞誠，皆悉懺悔。懺悔亦有兩種，一是事懺，二是理懺。事懺是作法懺，必須懸佛像，建壇場，佈置繒綵幢幡，供養華香燈塗。然後合掌禮敬，口誦懺文，稱佛號，意生慚愧，發虔誠，三業恭敬，如對生佛一般。這樣自然而然能滅罪生福。理懺名爲無生懺，即是要推窮四性，先須了達因緣生

法。當體即空、即假、即中，要推窮四性，先從空下手。前文所謂這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故知此罪從本是空。今言推窮四性，即就是說此罪是從自生，或從他生，從自他共生或從自他不共生。於此四種生處，仔細推究。又此罪因心生或因境生，因心境和合生或因心境不和合生。心生即自生，境生即他生，和合即共生，不合即離生，於此四處，切實推究，是爲理懺。亦即所謂是端坐念實相。

四十七、正示增數還滅

願某等承是懺悔三毒一切煩惱，所生功德，生生世世，三慧明，三達朗，三苦滅，三願滿。願承是懺悔四識等一切煩惱，所生功德，生生世世，廣四等心，立四信業，滅四惡趣，得四無畏。願承是懺悔五蓋等諸煩惱，所生功德，度五道，豎五根，淨五眼，成五分，願承是懺悔六受等諸煩惱，所生功德，生生世世，具足六神通，滿

足六度業，不爲六塵惑，常行六妙行。又願承是懺悔七漏，八垢，九結，十纏等，一切諸煩惱，所生功德，生生世世，坐七淨華，洗八解水，具九斷智，成十地行。願以此懺悔十一徧使，及十二入，十八界等，一切諸煩惱，所生功德，願十一空，能解常用，栖心自在。能轉十二行法輪，具足十八不共之法。無量功德，一切圓滿。

「願」就是願望，人生必須有願望，生命才有活力。本文說願我們仰承諸佛慈力與聖眾德力，藉著這種懺悔法力，令我們罪滅福生，惡滅善生，翻轉三毒、三漏、三苦、三倒等的諸煩惱。依所生功德，叫我們生生世世，得變三毒爲聞思修三慧明，轉三漏爲宿命天眼漏盡的三達朗。「三慧明」是一、聞慧，依見聞經教而生的智慧。二、思慧，依思惟道理而生的智慧。三、修慧，依修禪定而生之智慧。前二慧爲散智，是生發修慧之緣；修慧爲定智而有斷感證理之用。「三達朗」，在羅漢叫作三明，在佛叫作三達。即天眼、宿命、漏盡之三達。天眼知未來之生死因果，宿命知過

去之生死因果，漏盡知現在之煩惱而斷盡之。知之而明謂之明，知之而窮盡謂之達。

滅除三苦爲三樂，三樂者即是神通遊戲樂、無生寂滅樂、涅槃眞常樂。翻轉三倒爲勝三修，滿三願。三願者即是滿度生願、滿菩提願、滿涅槃願。翻轉四住四流等諸煩惱，爲度四等心。所謂「四等心」又名四無量心、四梵行，乃是十二門禪中之四禪。一、慈無量心，能與樂之心。二、悲無量心，能拔苦之心。三、喜無量心，見人離苦得樂生慶悅之心。四、捨無量心，如上三心捨之而不存著；又怨親平等，捨怨捨親也。此四心普緣無量眾生，引無量之福，故名無量心；又平等利樂一切眾生，故名等心。此四心依四禪定而修之。修之則得生色界之梵天，故名四梵行。

立四信業者，指佛、法、僧三寶及戒不壞應信不疑。得四無畏者，即是得一切智、漏盡、說障道、說盡苦道之四無畏。翻轉五蓋等諸煩惱，成爲五根等諸功德。大乘義章詳細說明了菩薩有四無畏：「一、總持不忘，說法無畏。菩薩能聞授教法，總持眾義而不忘，故於大眾中說法不畏。二、盡知法樂及知眾生根欲性心，說法無畏。樂有二種，爲世間法及出世

間法，眾生之根欲性有種種，菩薩能了知之。故於大眾中說法不畏。三、善能問答說法無畏。一切異見，皆能摧破，一切正法悉能成立。無量眾生一時雖未問難，而菩薩悉能於一時酬對。故於大眾中說法不畏。四、能斷物疑，說法無畏。眾生問難，隨意解說法，如法能巧斷眾生之疑，是曰能斷疑。以有此能之故，於大眾中說法不畏。」

度五道者，乃是人、天、鬼、畜、獄無一不度。豎五根者，指信根、進根、念根、定根、慧根，一豎一切豎。「五眼」據智度論與大乘義章析解爲：一、肉眼，爲肉身所有之眼，二、天眼，爲色界天人所有之眼，人中修禪定可得之，不問眼睛內外晝夜，皆能得見，三、慧眼，謂二乘之人，照見眞空無相之理之智慧，四、法眼，指菩薩爲度眾生照見一切法門之智慧，五、佛眼，佛陀身中具備前四眼者。此五眼中慧眼爲空諦之一切智，法眼爲假諦道種智，佛眼爲中諦之一切種智。淨五眼者，諸翳皆銷曰淨。

「五分」所謂成五分者即是以五種功德法成佛身，故曰法身。小乘以之爲三身中之法身。一、戒，這是如來身口意三業離一切過非之戒法身也。

二、定，如來之眞心寂靜，離一切妄念，謂之定法身。三、慧，如來之眞智圓明，觀達法性，謂之慧法身，即根本智。四、解脫，如來之心身，解脫一切繫縛，謂之解脫法身，即涅槃之德。五、解脫知見，是已知實解脫，謂之解脫知見法身，即所謂是後得智。這五者是有次第的，乃是由戒而生定，由定而生慧，由慧而得解脫，由解脫而有解脫知見。前三者就因而受名，後二者就果而付名，總是佛的功德。由此五法成佛身，謂之五分法身。翻轉六受等諸煩惱，成於六神通等諸功德。所謂「六神通」簡稱六通，是三乘聖者所得之神通。即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盡通。神通之義是作用自在無礙，謂之神通，又叫通力，是佛、菩薩、外道、仙人之所得者也。神通有三種之別：一、報得通力，凡三界諸天皆有五種神通；乃至於鬼神亦有四通。此神通皆依果報而自然感得者。二、修得通力，三乘聖者修三學而得六通；外道仙人修禪定而現得五通。三、變化通力，三乘聖者以神通力變現種種，有六神通與六度業，自然即不爲塵所惑。六妙行者，即是指的六妙之門行：一、數妙，攝心在息，從一到十計數。二、隨妙，細心隨息，知出知入。三、止妙，息心靜慮之

謂。四、觀妙，分別推析。五、還妙，轉心還照。六、淨妙，心不依倚，妄波不生，是名六行。翻轉七漏、八垢、九結、十纏等諸煩惱，成爲七淨華等諸功德。

淨華者，一、戒淨，諸妄不生。二、心淨，妄境不著，三、見淨，諸塵不染。四、度疑淨，邪疑不起。五、分別道淨，是道則進，非道則退，爲人分別非道，令他通達佛道。六、行斷知見淨，是行三止觀，斷五生惑，使六根清淨，知見圓明。七、涅槃淨，是指常樂我淨。「八解水」者，新譯八解脫，又名八背捨。一、內有色想觀外色解脫。二、內無色想觀外色解脫。三、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四、空無邊處解脫。五、識無邊處解脫。六、無所有處解脫。七、非想非非想處解脫。八、滅受想定身作證具住。八解脫再加八勝處及十一切處，謂之三法。此三法爲遠離三界貪愛一具之出世間禪。猶如智度論說：「背捨爲初門，勝處爲中行，一切處爲成就。三種觀足，即是觀禪體成就。」

「九斷智」是斷除三界與九地之惑的智慧。三界是凡夫生死往來之世界，分爲三類：一、欲界乃有淫慾與食慾二慾的有情住所，上自六欲天，

中自人界之四大洲，下至無間地獄謂之欲界。二、色界，色爲質礙之義，有形之物質。此等在欲界之上，離淫食二慾之有情住所。一切身體宮殿，物質之物，都殊妙精好，故名色界。此色界由禪定之淺深粗妙而分爲四級，稱爲四禪天。新譯曰靜慮。此中成立十六天，或立十七天，或立十八天。三、無色界，此界是無一色，無一物質之物，無身體亦無宮殿國土。唯以心識住於深妙之禪定，故謂之無色界。在色界之上，是有四天，名爲四無色，或四空處。成十地行者，即是成歡喜、離垢、發光、燄慧、難勝、現前、遠行、不動、善慧、法雲之十種中道妙行。翻轉十一徧使，十二入，十八界等諸煩惱，成爲十一空等諸功德。十一空者，一者內空，情空也；二者外空，界空也；三者內外空，情界俱空也；四者有爲空，世間凡空也；五者無爲空，出世之二乘空也；六者無始空，過去之無際空也；七者性空，現在無住空也；八者無所有空，未來之無盡空也；九者第一義空，出世諸法，畢竟空也；十者空空，即空而不立也；十一者大空，乃絕體無外空也。於此諸空，能作眞實解，尋常即住於法空之座，得棲心自在，可能轉於十二行法輪。十二輪者，即是佛成道時爲五比丘，三說四諦

之法。第一名爲示轉，即是說此世是苦，有逼迫性；此世是集，有招感性；此世是道，有可修性；此世是滅，有可證性。次爲勸轉，即是說此世是苦，汝應知；此世是集，汝應斷；此世是道，汝應修；此世是滅，汝應證。三爲證轉，即是說此世是苦我已知，不復更知，汝應知之；此世是集，我已斷，不復更斷，汝應斷之；此世是道，我已修，不復更修，汝應修之；此世是滅，我已證，不復更證，汝應證之。此乃是三轉十二行法輪。

至於具足十八不共法者，乃是：一、身無失。二、口無失。三、意無失。四、無不定心。五、無異想心。六、無不知捨心。七、欲無滅。八、念無滅。九、精進無滅。十、智慧無滅。十一、解脫無滅。十二、解脫知見無滅。十三、身業隨智慧行。十四、口業隨智慧行。十五、意業隨智慧行。十六、十七、十八、知過去、現在、未來三世無礙。至於說不共法者，乃是唯佛獨得，不與三乘共行，可見不共法是十分精嚴謹密，以上所成功德無量無邊，願我等一切，悉皆趨於圓滿。

「圓滿」就是畢竟周全一無欠缺。世界所以不盡美好，人生所以有許多

的罪惡，皆是由於世上有無限的欠缺。此如說富可敵國的名流士賈，雖然財富俱足，甚至亦有俊美的外貌，照理說是使人欽羨的天之驕子，無奈他的健康欠佳，時與藥爐爲伍，弄得生趣毫無，即使有無數珠寶，亦不能換得內心的快樂。再說，或是學問涵養亦都淺薄，又無宗教上信仰，內心空虛，頗感徬徨，那又如何談得上圓滿呢？故一切能圓滿如月而無缺，方是幸福，方達理想。

四十八、敬禮諸佛菩薩

發願已，皈命禮諸佛。

南無毘盧遮那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彌勒佛。南無龍種上尊王佛。南無龍自在王佛。南無寶勝佛。南無覺華定自在王佛。南無袈裟幢佛。南無師子吼佛。南無文殊師利菩薩。南無普賢菩薩。南無大勢至菩薩。南無地藏菩薩。南無大莊嚴菩

薩。南無觀自在菩薩。

上來所禮拜的諸佛菩薩德號，佛的宏名，是萬德圓備，菩薩聖號，是萬善莊嚴。禮懺的行者應當以至誠的用身行禮，用口稱揚，以名來召德，依地而境立，一切是唯心觀成。如果心念不能凝在一處，就不能成辦任何事情。因有心的體認，才有物的認識；若無心的識別，究無物的價值的存在。這就是唯心論與唯物論立足點的不同處。經上說：「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也就是這個道理。

每一個人都是自己心的心主，可以主宰著這個心的意向，看是向正還是偏邪，是向善抑是向惡。如果以爲菩薩可敬，誓願效法菩薩，學菩薩行，就必須一心向菩薩學習，發菩薩心，如無此心地，畢竟無有成就。

佛與菩薩是大乘聖者，是人間救星，我們禮敬祂，學習祂，是表示有了懺悔的心念，堅定的志向，正確的認識，換句話說，有了向道的決心，一意前進。禮是行，敬在心，心行並進，能摧萬物，大道當前，光明在望。故現前的說法者應當是身要坐得端正，口要清楚稱名，意念尤其要誠

敬。而聽道的人也應當用耳諦聽，用口隨誦，用意領會，俱是相當之義。故知說法和禮懺的功德，都是相等的。而況人之有性，才能具有功德之力。爲使性德的完全，才起而修道。修德有功，性德自然彰顯。性修能相互融和，以性修二力作爲能感，以佛聖慈力爲能應，會三力於一時，收成功於一念，感應道交，不可思議。至於「感應道交」意思是眾生之感與如來應之之道，互相交通。眾生有善根感動之機緣，佛則應之而來。換而言之，感屬於眾生，應屬於佛，三藏法數說：「感即眾生，應即佛也。謂眾生能以圓機感佛，佛即以妙應應之，如像水不上升，月不下降，而一月普現眾水。」

四十九、詳示懺悔功深

禮諸佛已，次復懺悔。

禮拜了諸佛之後，其次更要深深地懺悔。

五十、評論的要旨

夫論懺悔者，本是改往修來，滅惡興善。人之居世，誰能無過？學人失念，尚起煩惱。羅漢結習，動身口業。豈況凡夫，而當無過？但智者先覺，便能改悔。愚者覆藏，遂使滋蔓。所以長夜積習，曉悟無期。若能慚愧發露懺悔者；豈唯止是滅罪，亦復增長無量功德，豎立如來涅槃妙果。

說到懺悔這一件事，本意是要人好好的遷改過去的錯過，修養未來的善，所以稱做滅惡興善。

誠然，人生在這世間，不論是富貴貧賤，長幼尊卑，誰能保證自己不會做錯的呢？不要說受生死束縛的凡夫，不免有過，即使證到初果的聖人，也往往因一念之差的失算，尚且惹起了煩惱事端。再說，就是證到了四果的羅漢，可稱得上無學，正使已盡，可是他的習氣未能盡除，有時結

習現前，還是要動身口之業，比方拿佛弟子阿難尊者來說，他的淫習頗重，所以不免喜歡看女人，何況我們身爲凡夫，誰能沒有過錯？

話說回來，依凡夫來說，也有智愚之分，智者能先自覺悟，頓悟前非，改過以前的罪過，一心懺悔，不再復作，那麼不失爲一個好人。但愚者不肯直心吐露眞情，行爲是歪曲不正，所作又都是掩蓋埋藏秘不欲人知，那麼罪惡只有一天天的加深，遂使如野草般滋長蔓延，牽連不斷；因此長夜積習，黑暗幢幢，不知要到何日才能眞正的明白省悟，光明的日子亦不知要到哪一天才到來了。

總之，倘若我們能心中抱著慚愧的念頭，親口吐露實情，懺悔前愆，決不再去犯過，只要有這懺悔的心意，表達出來，不但可以滅去無邊罪過，而且可以增加無量功德，進而樹立無上菩提的涅槃妙果。

涅槃又叫作泥曰、泥洹、泥畔、涅槃那等，舊譯名叫滅、滅度、寂滅、不生、無爲、安樂、解脫等，新譯叫圓寂，此中單譯做正翻，其他皆是意譯。涅槃言義說：「既可得翻，且舉十家。一、竺道生，時人呼爲涅槃聖，翻爲滅。二、莊嚴大斌翻爲寂滅。三、白爲愛翻爲秘藏。四、長干

影翻爲安樂。五、定林柔，翻爲無累解脫。六、大宗昌翻爲解脫。七、梁武，翻爲不生。八、肇論云無爲，亦云滅度。九、會稽基偏用無爲一義。十、開善光宅，同用滅度。」

涅槃經中又說：「涅者言不，槃者言織；不織之義，名爲涅槃。槃又言覆，不覆之義乃名爲涅槃。涅言去來，不去不來，乃名涅槃。涅者言取，不取之義，乃名涅槃。槃言不定，定無不定，乃名涅槃。槃言新故，無新故義，乃名涅槃。槃言障礙，無障礙義乃名涅槃。善男子，有優樓佉迦毘羅等弟子言，槃者名相，無相之義，乃名涅槃。善男子，槃者言有，無有之義，乃名涅槃。槃名和合，無和合義，乃名涅槃。槃者言苦，無苦之義，乃名涅槃。」

五十一、緣三寶勝境

若欲行此法者，先當外肅形儀，瞻奉尊像，內起敬意，緣於想法。懇切至禱，生二種心。

假使眞想修行這懺悔的方法，首先應該將外在的儀容修飾整齊，露出莊嚴的神情，去瞻仰奉侍佛陀的尊像；然後內心充滿了眞誠的敬意；現前放下一切混亂的思想，如此的內敬外恭，緣想聖境之法，就達到殊勝的境界，獲得無上的功德。我們必須要懇切的以至誠心禱告，就生出兩種至善的心。

五十二、生出警惕心

何等爲二？一者，自念我此形命，難可常保。一朝散壞，不知此身何時可復？若復不值諸佛賢聖，忽逢惡友，造衆罪業，復應墮落深坑險處。

第一種生出的是警惕心，自己警醒思念我這個身形壽命是十分的脆弱，人身難得今已得，但是形體生命卻是那樣的無法常久，所謂花不常好

月不常圓一般，日子易過，很難期待永遠保得住健康安寧。淺顯的舉例來說，人到了中年，自然而然不如青年人般壯健結實。

如果一旦身體衰弱，軀殼散壞，失去了的健康不復再得，誠然不知此身要何年何月能恢復原來的強壯；以此喻人能知廉恥守節義，就不失爲君子，可是道德一旦敗壞，趨向墮落之途，那麼就是萬劫不復。所以說，人最要緊的是要尊敬三寶，向至善的光明大道，不然就算是恢復了康寧，卻失去遇得諸佛聖賢的機會，而遭逢的都是作惡的寡廉鮮恥的惡友，自然造出眾多的罪惡，最後依舊要陷落到地獄深坑，惡道險處，正如古德說：「一失人身，萬劫不復」，豈不是人生最可悲的事嗎？

五十三、生出悔悟心

二者，自念我此生中，雖得值遇如來正法，不爲佛法紹繼聖種，淨身口意，善法自居。

第二種生出的心是悔悟的心，自己思念我這一生當中，能夠出家是非常的不易，既然出了家幸而又值遇如來正法住世，是多麼的幸福的事。可是，再自己檢討一番，慚愧的是自身是雖有聞卻是無解，有修卻是無證，枉現僧人之身，但未能於佛法中紹隆佛化；未能以清淨三業，常作善法自居，修身行道，早夜勤勞，還不都是枉然無益，上孤法化嗎？

「聖種」聖者的種性，指入道而修三學的人說，即三寶中的僧寶。又爲生眾聖之行法，叫做聖種。一、衣服隨所得而喜足，二、飲食隨所得而喜足，三、臥具隨所得而喜足，四、樂斷惡、樂修善名爲四聖種，是教諸弟子捨棄世俗之生具（衣食住）與世俗之事業，爲求解脫歸於佛而出家。世尊愍念弟子而效法弟子的習俗，安立助道。前三項衣食住是助道的生具，後一項爲助道之事業，如能依前三者之生具，作後一者之事業，則解脫不久，此四法即能生眾聖，故名聖種。聖種的種即是聖賢種子，有發生之義，又有聖種性，所謂性亦是性分，有不改之義。地持經解釋：「一、性種性，性者本性，自無始以來，法爾六處殊勝，而未種解脫分之善。二、習種性，習爲習修，聞法界等流教法，習修眾善而成之種性。」而瓔珞本

業經更說「六種性」是：「一、習種性，十住；二、性種性，十行；三、道種性，十迴向；四、聖種性，十地；五、等覺性；六、妙覺性，妙極覺滿。」

五十四、自審心未入道

而今我等，私自作惡，而復覆藏。言他不知，謂彼不見。隱慝在心，傲然無愧。此實天下愚惑之甚！

出家人所受的是具足戒，不然就不能算是正式的僧人。「具足戒」比丘比丘尼當受之戒，比丘爲二百五十戒，比丘尼爲五百戒（實爲三百四十八戒）。比丘的二百五十戒是四波羅夷、十三僧殘、二不定、三十捨墮、九十波逸提、四提舍尼、百眾學、七滅諍。

所謂「四波羅夷」又名四重、四棄、四極重感墮罪，是比丘犯四墮之罪。一、淫戒：梵云非梵行，向人、畜生、鬼神等而行淫事。二、盜戒：

梵云不與取，盜取人、畜生及三寶等之五錢及值五錢的雜物。三、殺人戒：殺害人命，殺畜生者名殺畜生戒，乃九十單提中的第六十一戒。四、大妄語戒：梵云妄說上人法，貪利養自言得聖法，我是聖人，至其他之妄語戒叫小妄語戒，是九十單提中之第一。佛就比丘波羅夷特說四喻以戒，五分律說：「犯淫者如針鼻缺不可復用，如人命盡不可復活，如石破不可復合，如斷多羅樹心不可復生。」

所謂「僧殘」梵名僧伽婆尸沙，譯作僧初殘，此罪爲次於波羅夷的重罪，犯之則必依僧眾而行懺悔法，若不行就與犯波羅夷罪同，於比丘的資格，同樣是入於死地（失去比丘資格）。對於犯罪的比丘，有可行的行法殘留，所以叫僧殘。「十三僧殘」是一、失精戒，二、觸女人戒，三、粗語戒，四、嘆身索供養戒，或是比丘讚嘆我之身分以動女心，五、媒嫁戒，六、有主房戒，是乞求施主造制限外的廣大房舍，七、無主房戒，無施主而造營房舍，八、無根謗戒，九、假根謗戒，十、破僧違諫戒，十一、助破僧違諫戒，十二、污家擯謗違諫戒，污家是指比丘受施捨而濫與他人，十三、惡性拒僧違戒。

所謂「二不定」，據六聚淨戒而言乃是偷蘭遮罪之一，偷蘭遮譯作大障善道，乃是波羅夷與僧殘二罪而未成就之罪，因之而置於二罪之次。

所謂「三十捨墮」梵云尼薩耆波逸提，尼薩耆爲盡捨，波逸提爲墮，此罪聚總關於衣鉢等之財物，故以其所犯之財物，捨於眾中而懺悔之，謂之盡捨。若不懺悔，則結墮獄之罪，故稱墮。總計有三十種，稱作三十捨墮。

所謂「九十波逸提」又作波逸底迦、波藥致、波羅逸尼柯、波羅夜質胝迦、波質胝柯、波夜提，是六聚淨戒之四，譯爲墮，犯戒律之罪名，由此罪墮落於地獄，故名墮罪，此中有尼薩耆波逸提與波逸提二數，波逸提譯作單提，又叫單墮，單墮有九十戒，犯者無應捨入之贓物，但結墮罪，故名單墮。

所謂「四提舍尼」又作波羅提舍尼、波胝提舍尼、鉢喇底提舍尼，是六聚淨戒之第五，犯戒律之罪名。譯叫向彼悔，此中有四戒，犯此戒者，必對餘一比丘懺悔，懺悔則其罪消滅，故名向彼悔罪。

所謂「百眾學」一名突吉羅罪，譯名惡作，名其所作之惡，其罪尤

輕，比丘二不定，百眾學，七滅諍合有一百零九戒，比丘尼亦同。

所謂「七滅諍」是比丘具足戒八篇之第八爲滅比丘諍論之戒律，比丘之諍有四事，一、言諍，二、覓諍，三、犯諍，四、事諍，滅以上四諍，有七種之毗尼，一、現前毗尼，二、憶念毗尼，三、不癡毗尼，四、自言毗尼，五、多語毗尼，六、罪處所毗尼，七、草覆地毗尼。

上述具足戒的戒律森嚴精細，但是出家人應受的本分，可是若不能依戒修持，暗中作惡，已經是很不對，既作以後還不肯對大眾坦白認罪，處處加以掩飾覆蓋，以爲他人不知，說：反正他沒有見到，有什麼關係？如此隱藏罪惡，一意孤行，心中卻是自傲自得，以得可以一手瞞天下人耳目，沒有一絲慚愧之心，這樣的人自以爲所作聰明，欺騙他人，殊不知天下事除非己不作，不然總是瞞不過他人耳目的，所謂「欲蓋彌彰」，這樣的作法，豈不是最愚蠢的人所作所爲嗎？

五十五、自恥道眼徹見

即今現有十方諸佛，諸大菩薩，諸天神仙；何曾不以清淨天眼，見於我等，所作罪惡。

我現在要信知現前的虛空界中，常有諸佛菩薩的道眼，諸天神仙的天眼，清淨圓明，徹見紅塵一切實相，我做的罪相自然也是躲避不過，祂們早已洞悉無遺，我們還能欺心欺人嗎？

古人說：「人間私語，天聞若雷，闇室虧心，神目如電」是一點也不差。

「天眼」五眼之一，爲天趣之眼。智度論：「於眼得色界四大造清淨色，是名天眼，天眼所見，自地及下地六道中眾生諸物，若近若遠，若麁若細，諸色莫不能照。是天眼有二種，一從報得，一從修得。」佛所得的天眼，了了分明，無能壞無能勝，稱「天眼力」。又阿羅漢得三明之一的「天眼明」通達無礙，證知一切境。

五十六、仇人來索債

又復幽顯靈祇，注記罪福，纖毫無差。夫論作罪之人，命終之後，牛頭獄卒，錄其精神，在閻羅王所，辯覈是非。當爾之時，一切怨對，皆來證據。各言汝先屠戮我身，炮煮蒸炙。或先剝奪於我，一切財寶，離我眷屬。我於今日，始得汝便。於時現前證據，何得敢諱？惟應甘心，分受宿殃。

人間的善惡，既然有天眼徹見，當然是有神祇的記疏，故說有幽顯靈祇。顯是指的善神，幽是指的惡鬼。談到注記罪福，當然是善即記福，惡即注罪，可說是天網恢恢，一絲一毫都無差錯。

生前若不修善業，等到生命告終，惡境自然現前了，生時的怨家懟主，這時一齊來到，牛頭獄卒也就前來勾魂攝魄，強牽我們去到閻王跟前。

「牛頭獄卒」一名阿傍，譯作不群，五苦章句經說：「獄卒名阿傍，牛頭人身，兩腳牛蹄，力壯排山，持鋼鐵叉。」牛頭馬面，陰差獄卒都是窮

凶極惡，可怕的樣子。

「閻羅王」又叫閻摩羅、閻羅等，譯作縛，是束縛罪人之義，又稱雙世，因彼於世中常受苦樂二報之義。又稱雙王，是兄妹二人並王之義。又名平等王，平等治罪之義。閻王是地獄的總司，大權在握。對於極惡之人，閻王就派了鬼卒去勾他的魂，攝他的魄，拘提至陰司受審，在王前辯論生前的是非。往往證據齊備，叫罪人無從強辯推卸罪責的。

那些生前的怨家懟主，紛紛斥責說：只爲了你三寸舌根，七尺軀體，貪圖一時口腹，營養自己之身，卻把無邊痛苦加害於我，屠殺我身，把我付之於油炮鑊煮，籠蒸鐵炙。或者是你作盜賊，居然在嚴寒冬天剝奪我的衣物，令我凍餓而死；或者搶掠我財物，離散我妻子，種種罪行不一而足。當你福業未盡，我無法近前襲身，一直到了今日你惡貫滿盈，才得乘便前來索債討償，現在在此冥界寫取眾生善惡業的孽鏡臺前，證據分明，原形畢露，你再也無從隱瞞，無法狡賴得了，還敢不承認過錯？唯有一條路可走，就是甘心受宿世的殃報吧！

五十七、引經作證

如經所明：地獄之中不枉治人。若其平素所作衆罪，心自忘失者；臨命終時，造惡之處，一切諸相，皆現在前。各言汝昔，在於我邊，作如是罪，今何得諱？是時作罪之人，無藏隱處。

如經作證明白曉示：地獄裡面不比陽世，獄主閻羅執法森嚴，可是明察秋毫，從不冤枉治罪於人。倘若受罪的罪人，陽世時作的衆罪，或多或少，有些自己都不能記憶起來了的，到臨命終的時候，所造罪的地方，一切造惡的行爲，諸種罪相，歷歷眼前。如有同謀共黨的罪人，也都現相說，過去你就在我身旁，一同造惡的，鐵證如山，怎樣逃遁？作罪的人沒法躲藏，祇有甘心受處分而已。

五十八、被獄主斥呵

於是閻羅王，切齒呵責。將付地獄，歷無量劫，求出莫由。

於是，閻王大怒，咬牙切齒大聲痛斥罪人罪有應得，自作自受，遂命陰曹鬼卒將犯罪的人一一發付地獄，受應受的懲罰，要歷經百千乃至無量劫，欲求出脫都沒有充足的理由和機會。

五十九、自作還須自受

此事不遠，不關他人。正是我身，自作自受。雖父子至親，一旦對至，無代受者。

當此之時，罪人聽了閻王公正威嚴的判決之後，方知天理昭彰，絲毫不爽，而況此事時間並非如何的久遠，本與他人互不相關。正是我自己作孽，俗語說：「自作孽，不可活」，自己種下的惡果當然是自己來承受，即便是父子至親，妻室至愛，一旦到了最後怨懟的人前來索討算帳，這時誰

也替代不了。

六十、自悟認真懺悔

我等相與得此人身。體無衆疾，各自努力，與性命競。大怖至時，悔無所及；是故至心，求哀懺悔。

轉念上述的因果報應，苦況歷歷分明，十分可畏，就應當警悟懺悔。現在幸而我們得到人身，且善四大調和，又沒有什麼病苦，就應當各人守著本分，認眞奮發，努力前程。甚至寧捨性命亦要秉志向前，此志不移。如果不是這樣，不知精修正法，等到大限來到，最大恐怖的死期至時，就懊悔莫及了。所以最要緊的是以至誠心，哀求懺悔。

六十一、因迷成惱迷多惱多

某等，自從無始以來，至於今日。積聚無明，障蔽心目。隨煩惱性，造三世罪。或耽染愛著，起貪欲煩惱。或瞋恚忿怒，懷害煩惱。或心憒憒懵，不了煩惱。或我慢自高，輕傲煩惱。疑惑正道，猶豫煩惱。謗無因果，邪見煩惱。不識緣假，著我煩惱。迷於三世，執斷常煩惱。朋狎惡法，起見取煩惱。僻稟邪師，造戒取煩惱。乃至一切四執，橫計煩惱。今日至誠，悉皆懺悔。

我等從無始以至今日所以沉淪入生死苦海升沉不定，全是由於最初一念之不覺，亦即是著迷妄執，因是從迷積迷，以歷塵劫。什麼是「無始」呢？一切世間，若眾生，若法都是無始的，如今生是從前世的因緣而有，前世亦從前世而有；如是輾轉推究，則知眾生及法之元始是不可得，故稱無始。無始亦即無明，不明平等法界之理性，遂生種種的煩惱，作種種的業，可說是生死流轉的根本惑體。無始又可說是根本的異名。圓覺經說：「云何無明，善男子，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猶如迷人，四方易

處。由有無始本起無明，爲己主宰。一切眾生，生無慧目。身心等性，皆是無明。」

既然積聚的無明作祟，彷彿心眼全然被塵封住一般，內在的智慧被遮蓋，外面的慧目被掩住，那接著就是生出許許多多的煩惱，蒙昧住天良，不知不覺間造罪多端，甚或五逆十惡，造作過去三世之罪。或者因爲耽染五欲，愛著六塵，起貪慾煩惱。或者瞋恚違情，忿怒逆境，起懷害煩惱。或者心憒昏蒙，不明罪福，撥無因果，起不了煩惱。或者我慢自高，凌人傲物，這是輕傲煩惱。或者疑惑正道，不信佛法是救病良藥，這是猶豫煩惱。上述貪慾煩惱、懷害煩惱、不了煩惱、輕傲煩惱、猶豫煩惱五種煩惱就是五鈍使。

再說，謗無因果，倡言作惡無罪、行善徒勞，叫做邪見煩惱。不識諸法，因緣和合，緣會而有，假名無性，起著我煩惱。不了世相遷流，成二倒見，起執斷常煩惱（執著於斷見、常見二種邊見而起煩惱）。或者與惡友朋比爲奸，狎近邪法，取著於身見邊見等非理之見，軀役心身於劣爲勝，這是見取煩惱。或者是僻稟邪師，持牛狗戒，以邪戒爲眞戒，以爲是生天

之因，解脫之道，如此迷取非理戒禁之邪見的稱作戒取煩惱。上述邪見煩惱、著我煩惱、斷常煩惱、見取煩惱、戒取煩惱五種是五利使。

一切四執就是四句執著之義，四句是常、無常、亦常亦無常、非常非無常，亦即是橫計煩惱。因爲四句執著是：一、常句：外道計過去之我，以爲現前之今我，相續不斷執之爲常，即墮於常見。二、無常句：外道計我今世始生，不由過去之因，執爲無常，即墮於斷見。三、亦常亦無常句：外道於上兩句皆見有過失，便說我是常，身是無常，如此則離身即無有我，這也是不對，故名之爲亦常亦無常。四、非常非無常句：外道計身有異，故非常；我無異，故非無常。如此則離身亦無有我，此亦是不對，是名非常非無常。

然而華嚴疏與三藏法數對有無四句的分析是：第一有句，執必有我身，即常見。第二無句，執必無我身，是斷見。第三執我身亦有亦無，是有無相違見。第四執我身非有非無，是戲論見。

凡是過去所迷成惱的一切非是，從今日起以至誠心，通通作深心的懺悔。

六十二、依義建名義多名多

又復無始以來，至於今日。守惜堅著，起慳恪煩惱。不攝六情，奢誕煩惱。心行弊惡，不忍煩惱，怠惰緩縱，不勤煩惱。疑慮躁動，覺觀煩惱。觸境迷惑，無知解煩惱。隨世八風，生彼我煩惱。諂曲面譽，不直心煩惱。強獷難觸，不調和煩惱。易忿難悅，多含恨煩惱。嫉妬擊刺，狠戾煩惱。兇險暴害，慘毒煩惱。乖背聖諦，執相煩惱。於苦集滅道，生顛倒煩惱。隨從生死十二因緣，輪轉煩惱。乃至無始無明住地，恒沙煩惱。起四住地，構於三界，苦果煩惱。無量無邊。惱亂賢聖，六道四生。今日發露，向十方佛，尊法聖衆，皆悉懺悔。

世上不知有多少人守惜財物堅著不捨，可說是十足的守財奴，就起了慳恪煩惱。不保攝六情之根，馳騁於六塵之境，這叫做六塵之賊，於是起了奢誕煩惱——奢侈享受，怪誕不經。心行卑鄙多行不義，小小之事都不能忍耐，心中無法容人的，是不忍煩惱。懈怠放縱，工作延緩，不務正行，所以往往事情貽誤，這就是不勤煩惱。雖然修習禪定，但心中疑慮重重，燥動不靜，就起了覺觀煩惱。如觸外境迷於外緣竟無法自我控制，未能擺脫羈絆的是無知解煩惱。雖是八面玲瓏，隨順他人，但無形中卻造出許多毀譽、稱譏、苦樂，妄生出彼此人我是非，這叫做生彼我煩惱。對人諂曲弄巧，面譽而背後譏謂的，是生不直心煩惱。心境粗獷，性情暴戾，一觸即怒，有傷和氣的是不調和煩惱。與人難以和悅相處，心理反常，易憎怒人的是多含恨煩惱。嫉賢妒能，時思報復，這就叫狠戾煩惱。進一步兇殘險詐，虎膽狼心，欲害良善之人而從不反省己過的是慘毒煩惱。對聖諦眞理，心生乖背，本無相而反執著有相，就是執相煩惱。對於四諦之理，苦集不知亦不斷，道滅不修亦不證，就生出顚倒煩惱。「苦集滅道」就是四諦，又叫四聖諦、四眞諦，是聖者所見之眞理。止持會集音義詳

析：「苦諦者，苦以痛惱爲義，一切有爲心行，常爲無常患累之所逼惱，故名爲苦。大論云無量眾生有三種身苦—老、病、死；三種心苦——貪、瞋、癡。三種後世苦——地獄、餓鬼、畜生。還有所謂『二苦』，苦苦、壞苦、行苦。『四苦』生、老、病、死。『八苦』四苦外加上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求不得苦、五陰熾盛苦。這三界生死之患，生死實是痛苦不堪。其次集諦者，集以招聚爲義。若心與結業相應，未來定能招聚生死之苦，故名爲集，諦審一切煩惱惑業於未來，實能招集三界生死苦果，故名集諦也。其次滅諦，亦名盡諦。滅以滅盡爲義，結業既盡，則無生死之餘累，故名爲滅。若三界的業煩惱滅盡，即是滅諦有餘涅槃。因滅則果滅，我們能捨此報身，則後世苦果，永不相續，名爲入無餘涅槃。諦審涅槃實爲寂滅，故名滅諦。最後道諦者，道以通爲義，正道及助道是二者相扶，能達到涅槃，故名爲道諦；諦審此二道相扶，實能通至涅槃不虛，故名道諦也。正道者，如實現三十七品、三解脫門、緣理慧行等，名爲正道。助道者，得解觀中種種的諸對治法及諸禪定法，是名助道。」

尤其有修學的人，對十二因緣但識順生，不修還滅，因之叫做輪轉煩

惱。所謂「十二因緣」即十二緣起，說眾生涉及三世而輪迴六道的次第緣起之法。一、無明：過去世無始之煩惱。二、行：依過去世煩惱而作的善惡行業。三、識：依過去世之業而受現世受胎之一念。四、名色：在胎中心身逐漸發育之位。五、六處：六根具足將出胎之位。六、觸：二、三歲間對事務未識別苦樂，但欲觸物之位。七、受：六、七歲以後漸對事物識別苦樂而感受之位。八、愛：十四、五歲後，生出種種強盛愛欲之位。九、取：成人以後，愛欲愈盛，馳騁於各種環境而求取所欲之位。十、有：依著愛與取之煩惱，作種種之業，決定自己當來之果之位。十一、生：即依著現在之業而於未來受生之位。十二、老死：即於來世老死之位。其中無明與行二者，即是兩種惑業，屬於過去世之因，識、名色、六處、觸、受五者屬緣於過去世惑業之因而受現在之果，是由過去到現在的一重之因果。又愛、取二者爲現在之惑，有、則爲現在之業。緣於此惑業現在之因而感未來之生與老死之果，是由現在到未來的一重因果，此是三世兩重之因果。依此兩重之因果，而知輪迴之無極。

華嚴經說：「無有智慧心，終不見諸佛。」生死的根元，在我們身心

中，我們應以犀利的慧劍斬斷它，以圓滿慧斷諸惑障，悟契遍法界性，怎奈從無始以來的一念不覺，原有的妙明被蒙蔽住，替代的是無明，於是住著心地，不了性空。心地觀經說：「三界之中，以心爲主，能觀心者，究竟解脫。不能觀者，究竟沉淪，眾生之心，猶如大地，五穀五果，從大地生，如是心法生世、出世、善惡五趣有學無學獨覺菩薩及於如來，以此因緣三界唯心，心名爲地。」然而心地執著了無明就是一切煩惱之所易，爲變易生死之因，所以有生住異滅，細相遷流的變化了。如此輪迴逐轉，無量無邊，便稱做恆沙煩惱。

其次，妄起四住九地之愛。「四住」即見思的煩惱，一、天住，爲六欲之住處，即佈施、持戒、善心之三事，二、梵住，爲色界無色界諸天之住處，即慈悲喜捨之四無量心，三、聖住，爲三乘聖者之住處，即無相無作之三三昧，四、佛住，爲一切諸佛之住處，即首楞嚴等之無量三昧。「九地」又名九有，以欲界爲一地，色界及無色界各分爲四地。一、欲界五趣地，二、離生喜樂地，三、定生喜樂地，四、離喜妙樂地，五、捨念清淨地，六、空無邊處地，七、識無邊處地，八、無所有處地，九、非想非

非想處地，後四地爲四無色界。同時，又構造三界依正二報。所謂「依正二報」正由過去之業，而受之於我心身，謂之正報。而其心身所依止之一切世間事物，謂之依報。正報與依報，皆是應於前業之果報。如此就招致未來苦果煩惱。

煩惱的名目無窮無盡，不論聖賢凡愚，無不時時被其惱亂，如無定力，以智淨識，畢竟招感苦痛的業因。大集經說：「眾生沉六入海」，六入爲「觸」的因緣，我們的觸皆與無明相應，所以老是在孽海中衝來擊去。要知六根的本身不定是善惡，隨因緣的善惡而別其善惡，因此它是可善可惡的。過去濫用了六根的力造業惑苦，現在應善用六根的力就能斷惑證眞。是以我們要猛省過去，坦誠發露己罪，眞誠哀告懺悔。

六十三、示願行圓成

願某等承是懺悔，意業所起貪瞋癡等一切煩惱，所生功德，生生世世；折憍慢幢，竭愛欲水，滅瞋恚火，破愚癡闇，拔斷疑根，裂諸

見網。深識三界，猶如牢獄。四大毒蛇，五陰怨賊。六入空聚，愛詐親善。脩八聖道，斷無明源。正向涅槃，不休不息。三十七品，心心相續。十波羅蜜，常得現前。

根據以上所列陳的起障文辭，發露懺悔。我們願秉承著這一懺悔法力，滅除意地所起的一切諸種煩惱。而憑藉了所生的種種功德，可以使生生世世，不再樹起憍慢幢的障礙，有了這種障礙，我們便替他摧折了它。進一步要以自力阻隔這愛欲的河流，人們如有此水，我們也要替他阻隔乾涸。因爲愛欲是禍水，是污染，有了愛欲，就使清淨的本性沾染上穢垢，再也無法洗掉，就使一顆向道的心志，趨向萎頓。復次我們要自己從本身做起，去息滅心頭瞋恚之火；別人如有瞋恚火，我們也應當爲他去熄滅。我們更要以自力破此愚闇之室；人如有此室，我們應當爲他照破。我們要除此猶豫之根；人有了此根，我們應當爲他掃數的拔除。我們要裂破諸見之網；人有了此網，我們要爲他撕棄。我們要認識三界如牢獄，不可久

居；我們要教人出離三界。我們要自覺四大如毒蛇，不要爲其所螫。我們要窺透五陰如怨賊，它可以劫奪功德之財。同時也應當教人謹守，提防劫盜。我們要覷破六入內外，盡是空聚，那樣就不必多執愛戀。而卿卿我我海誓山盟，不免都屬虛僞，同時也勸他人勿必浪費精神，執愛戀心。所謂「六入」即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及色聲香味觸法的六境，舊譯是「六入」，新譯叫六處。也就是十二入、十二處。六境是外界的六入，六根是內部的六入。比如十二因緣中的六入，即內部的六入，即六根：入是涉入之義，六根六境互相涉入而生六識，故名爲處。處是所依之義，六根六境是生出六識之所依處，故名爲處。

再進一步，我們要自修八種聖道，斬斷無明妄根。並且也要教人修道，斷此根本無明。自登涅槃山頂，不達目的，誓不休息。我們要自修三十七品助道之法，心心相續，同時教人亦如是。「三十七品」又名三十七道品、三十七分法、三十七菩提分法。道是能通之義，是到涅槃道路的資糧。有三十七種，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和八正道。我們又要自行十波羅蜜，使它能常現前，教化眾生也是這樣。

六十四、結示敬禮三寶

懺悔發願已。至心信禮，常住三寶。

此是結示總釋的一大科目之文。我們既已眞心懺悔發願完畢，「已」是已畢，那麼就應當全然信解，投誠禮敬，盡十方界的佛法僧寶。佛法僧三寶也正是常住的大乘住持三寶。

所謂「常住」其義是法無生滅變遷，常住有三種：一、本性常住：法身佛本性常住，乃無生滅者。二、不斷常住，報身佛常生起無間斷者。三、相續常住，化身佛沒，再復化現，竟不斷絕者。可是常住之果卻有七種之多，這在楞嚴經說得明白：一、菩提。二、涅槃。三、眞如。四、佛性。五、菴摩羅識。六、空如來藏。七、大圓鏡智。此法在修時謂之因，在證時謂之果。就中菴摩羅識又譯作清淨識、無垢識、眞如識等，是九識中的第九。金剛三昧經說：「諸佛如來，常以一覺而轉諸識，入菴摩羅。」

六十五、讚

瘡如人面，宿憾何多？清泉一掬即消磨。憫己復憐佗，述爲懺摩，萬古沐恩波。

南無等覺地菩薩摩訶薩。

首句是說水懺發起的殊勝因緣。國師不生此瘡，何以能作此篇說示懺法的主人翁呢？「宿憾」宿是宿世，憾是遺憾，即指千百年的夙冤恨事。幸喜有清泉一掬，即瓦解冰清頓成烏有，實感聖恩的難報。我既如此，眾生也不例外，可以說是同病相憐，故說憫己憐他。此恩此德，誠如邱山之難與比喻，若不宏法利生，畢竟無以圖報。因此才搜羅大藏，述爲懺摩，希望化化於無窮，沐恩於萬古。

「南無等覺地」南無二字是虔誠皈敬，若子歸投母懷。等覺是佛的異稱，等是平等，覺是覺悟。諸佛覺悟，平等一如，故名等覺。又大乘階位

五十二位中第五十一位之菩薩叫等覺。是菩薩的極位，言喻其智慧功德等似妙覺。「摩訶薩」是摩訶薩埵略稱，即作佛大心之眾生，即菩薩的通稱，故稱「菩薩摩訶薩」。

菩薩成佛要歷長時，故後面讚說「僧祇三大劫修來」阿僧祇劫者譯言無數長時，菩薩之階位有五十位。以之區別爲三期之無數長時。以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之四十位爲第一阿僧祇劫，十地之中自初地至第七地爲第二阿僧祇劫，自八地至十地爲第三阿僧祇劫；第十地卒，即達佛果。大抵來說，菩薩在三阿僧祇劫間修六度萬行，更於百劫間修感三十二相之福業，然後始成佛。

慈悲水懺法卷中

一、正敘懺意

一切諸佛，愍念衆生，爲說水懺道場總法。今當皈命，一切諸佛。

諸佛如來慈悲無量，無時無刻不在憐愍哀念苦海中的眾生，因而述說這部水懺的道法意義及無邊功德，雖說眾生業海滔天，罪浪洶濤，但水懺道場即是救生的船，生死苦海中唯一的船。故此如今我們應當歸依順從，敬重一切諸佛，無分別心。

二、禮佛聖

南無毘盧遮那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彌勒

佛。南無龍種上尊王佛。南無龍自在王佛。南無寶勝佛。南無覺華定自在王佛。南無袈裟幢佛。南無師子吼佛。南無文殊師利菩薩。南無普賢菩薩。南無大勢至菩薩。南無地藏菩藏。南無大莊嚴菩薩。南無觀自在菩薩。

諸佛是過去的佛，亦是現在的佛，因佛的萬德永在我們心中，無有過去現在之分，我心有佛，我心即佛，佛佛心心，心心佛佛。菩薩萬善莊嚴、修德圓融，今之菩薩即未來之佛，亦有已成之佛，化菩薩身，方便度眾，均是爲了佛菩薩之悲心雷同，無可測量，度眾之赤誠，一如父母之於子女，恩情浩蕩，罔天曷極。

三、自覺懺悔適時

禮諸佛已，次復懺悔。某等即今身心寂靜，無諂無障，正是生善滅

惡之時。復應各起四種觀行，以爲滅罪方便。

前兩句是在讀牒以前，申請以後，即禮拜諸佛完畢，自然應當重申懺悔的辭語。某等以下諸句是說明時間適合，自己感覺現前身心，四大輕安，六根無恙。寂靜即是安然自在甚爲舒適的一種境界。

既然如此，所以說無有缺點無有心魔的障礙，亦無有病魔的糾纏，內外二魔俱滅，這時及時懺悔心中產生的祇有善心善業，生善滅惡，是彰明懺悔的無上功德。既是明知懺悔能滅罪生福，應當即時起觀，這是正修的先聲。

能起四種觀行，便是滅卻罪源的方便法門。

「方便」梵語漚和，其意義是：一、就般若方面解釋，達於眞如之智爲般若，通於權道之智爲方便，權道乃是利益他人的手段方法，依此大小乘一切佛教概稱爲方便，方是方法，便是便用，契合一切眾生之機的方法，就是方便；又方是方正之理，便是巧妙之辭，對種種之機，用方正之理與巧妙之言，是以稱方便。二、就眞實方面解釋，是指究竟之旨歸於眞實，

假設暫廢爲方便，故又叫做善巧，或叫善權，即入於眞實能通之法。

四、正宜進修觀行

何等爲四？一者觀於因緣。二者觀於果報。三者觀我自身。四者觀如來身。

要進修匹種觀行是哪四種呢？第一種是觀因緣：教我們要覺悟一切諸法皆是依因緣所生，並無實性，意即諸法皆空，一如般若經所明示。然依法相權宗之意，凡夫的妄執認爲實物，因妄情計度一切法稱偏計所執性，實是非有，例如見繩而誤以爲蛇，並非眞有蛇的實體，祇緣妄情迷執爲蛇。又依他起性，他是指因緣，以阿賴耶識之種子爲第一因，藉其他種種助緣而生，這是離妄情而自存，故是但有。還有一種依華嚴天台之實宗，即是一切有爲的法體性，亦即圓滿成就的眞實性，所以稱圓成實性，又稱法性、眞如，比如繩的實性爲麻。諸法各各於一事上具有偏計所執性、依

他起性、圓成實性三性。

第二種是觀果報：今日的善因得明日的善果，然今日的惡因必招明日的惡果，惡道漫長其苦無邊，然報應均由自召，叫人畏懼因果報應，捨惡而從善的觀法。

第三種是觀自身：一切眾生都有覺悟之性，亦即佛性，我的自體亦有充足佛性。佛性是一切有情皆具，不具者永不成佛，故此我們應觀察自身佛性具足，一如涅槃經所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如來常住無有變易。」

第四種是觀如來身：這是要我們欣樂佛果，開佛知見，即是了知照見諸法實相理的佛智，是二智中一切種智之用。最初於十住位斷一分之無明，得少分之知見，便是開佛知見，而後至於十地終斷盡無明，知見圓明，便是入佛知見。釋迦牟尼佛出世之一大事因緣，即是爲了開示悟入此佛知見。

五、因緣觀的意義

第一觀於因緣者：知我此罪，藉以無明。不善思惟，無正觀力。不識其過，遠離善友，諸佛菩薩。隨逐魔道，行邪險徑。如魚吞鈎，不知其患。如蠶作繭，自纏自縛。如蛾赴火，自燒自爛。以是因緣，不能自出。

先從因緣的觀法來分析，首先我們須明白我們的罪行罪業是全憑無明作根本的，無明是黑暗的，是以妄起邪思，隱覆了正知眞見，故說不善思維，無正觀力。所謂「正觀」是對邪視而言，觀與經合，則稱正見，即正覺；又離癡而見法，叫正觀。三論宗多用正觀中觀之名，以不生、不滅、不斷、不常、不一、不異、不來、不去「八不」名爲中觀，以無得名爲正觀。

既然沒有眞正觀慧之力，對於一切過失都無從識辨，所以親近邪師，遠離善友。諸佛菩薩是無上良師，最勝善友，我們竟然離開祂。然後跟隨角逐落入「魔道」——邪鬼天魔的世界。楞嚴經：「縱有多智禪定現前，

如不斷淫，必落魔道。」魔道上品是魔王，中品是魔民，下品是魔女，魔王是天魔中之王，即欲界第六天的他化自在天王，他常率眷屬向人界爲佛道的障礙，即佛經上稱的「波旬」。此外天魔使人病惱的稱之爲魔病。既然與魔爲伍，所以說行爲是邪而不正，道途是危險可懼，險徑即墮落於三惡道的結果。用譬喻來說，好比是魚吞了人的鈎，卻不知道上了當；蠶作了繭，不知是自己糾纏自己綑縛的行爲；燈蛾的撲火，不知道這樣的做法是會燒爛送命的。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由於不悟因緣性空，因此糊塗造業，自作自受，無人替苦。由於不能觀因，所以不能自出。

六、果報觀的意義

第二觀於果報者：所有諸惡不善之業，三世輪轉，苦果無窮。沉溺無邊，曰夜大海，爲諸煩惱羅刹所食。未來生死，冥然無涯。設使報得轉輪聖王，王四天下，飛行自在，七寶具足。命終之後，不免

惡趣。四空果報，三界極尊。福盡還作牛領中蟲。況復其餘無福德者，而復懈怠，不勤懺悔？此亦譬如抱石沉淵，求出應難。

其次須識果報，以因趣果，以緣招報。要知道自無始以來以至今生，所有諸惡不善之業，都是由於惡業爲因，妄招生死苦果；不善爲緣，妄招劇苦的報應。再由於果報上，妄生不善邪思之惑，由此又造諸惡不善之業，由惡業因緣，又招生死劇苦果報。惑是屬於過去，業是屬於現在，果報是招於未來，故此三世輪轉，所受的苦果無有窮盡之日。

人墮入生死果報的無窮盡，彷彿永遠沉溺在漫漫的長夜，痛苦的大海中，巨夜比喻人的無明惑，大海比喻人的生死果。在生死的大海上浮沉，尙且有被煩惱惡鬼吞食的危險。「羅刹」又名羅刹婆、羅叉婆、女曰羅叉私，惡鬼的總領，譯爲暴惡果畏，是捷疾鬼、食人鬼。經上說羅刹男，黑身朱髮綠眼，羅刹女爲絕美的婦人，其住處在大海之中。在此以羅刹作比喻，比喻煩惱厲害得如鬼食人，可不是嗎？因爲煩惱能使法身夭折，傷及慧命。

所以從果報上仔細深觀，就知未來生死的無窮，正如大海的無涯無際一樣的可怕。縱然是改惡遷善之後，受到轉輪王之報，能稱王四天下，有金銀等輪，飛空自在；馬象等物一切具足，又何足爲奇。即便是得金輪有八萬歲，壽終仍不免生死輪迴之道；福盡命終，依然墮入惡趣。「轉輪王」是轉輪聖王的略稱，梵語是斫迦羅代棘底曷羅闍。此王身具三十二相。即位時，由天感得輪寶，轉其輪寶而降伏四方，故稱轉輪王。又飛行空中，故稱飛行皇帝。「四天下」即四大洲。俱舍光記：「金輪聖王領四大洲，即是住須彌山四方鹹海的四大洲：一、南贍部洲，二、東勝神洲，三、西牛賀洲，四、北瞿盧洲。」

再說，如修無色定，得受四空頂天之報。「四空」又稱四無色，是無色界的四空處。四空處又名四無色，乃是無空界之四處。是乃修四空處定所得的正報。一、空無邊處，二、識無邊處，三、無所有處，四、非想非非想處。但是福窮報盡之時，就要墮入飛狸之身，或作牛領之蟲。其餘沒有福德的芸芸眾生，就更不必說了。

所謂「牛領中蟲」出於經中故事，往昔佛與阿難徜徉田隴之間，見到

一牛的項領上在腐爛，有很多蛆蟲嚙食著膿血。其中一蟲身大而肥。佛就指著對阿難說：「你認識此蟲嗎？」阿難說：「我不認得。」佛說：「此蟲過去世時，因行十善，生忉利天，以天福盡與惡業因緣故，墮作此蟲。」這是如何值得警惕的事！

我們現得人身，如果還懶惰偷閑，不知勤於懺悔，就好比是人抱了大石沉溺入深淵，想要求出脫不死，是不可得的事啊！

七、自身觀的意義

第三觀我自身：雖有正因靈覺之性，而爲煩惱黑闇叢林之所覆蔽。無了因力，不能得顯。我今應當發起勝心，破裂無明顛倒重障，斷滅生死虛僞苦因。顯發如來大明覺慧，建立無上涅槃妙果。

承上面的觀察，就知苦果無窮。如果再不懺悔，就出苦無期。但如此

果報，盡人皆有；故此要依次觀自身。經上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佛性乃是靈覺之性，妙明之性，此性是成佛的正因。我身雖然亦有靈覺正因佛性，但若不假觀力，便無能彰顯。爲什麼呢？因爲修德有功，性德方能顯露。現在所以不能顯露，是因爲被無明煩惱所隱覆的緣故，譬如黑暗的叢林下，日月感光不能照燭。這就是說修德的無功，性德的不顯。靈覺是性德，了因是修德；性德是理，修德是智。以智照理，智力有功，即能破無明，顯性覺。不然的話，就無法顯出性覺。

所以應當發起增上勝妙善心。「勝心」是勝義菩提心的略語。乃三種菩提心之一。這有教觀之二門，凡觀夫外道二乘法相三論天台華嚴之九種住心，次第捨劣取勝，終能安住於究竟之秘密莊嚴心，是教門之勝義。又觀諸法覺悟其無自性，則止除一切妄感，自眞起用，萬德斯具，是觀門之勝義。我們起了增上勝心，作大懺悔，自然能打破無明所起的顚倒重障。這一重障即是生死苦因，因其體不眞實，故稱之爲虛僞，不可不除。所以叫斷滅生死虛僞苦因。這叫作修德有功；修德有功，性德自顯，所以叫作顯發。

而性德中即理之智，即是如來大明覺慧，所謂是根本智。性智是因，佛慧是果，因賅果海，果徹因源，果因一契。依如是因，立如是果，故能建立無上妙果。

八、佛身觀的意義

第四觀如來身：無爲寂照，離四句，絕百非。衆德具足，湛然常住，雖復方便入於滅度，慈悲救接，未曾暫捨。生如是心，可謂滅罪之良津，除障之要行。是故至誠，求哀懺悔。

按以前的自身觀中，雖有性德，不修不顯。所以依次要觀察如來果德。如來的法身從來即是無爲寂照的。

所謂「無爲」，爲是造作之義，無是因緣造作，叫作無爲。又無生、住、異、滅的造作叫無爲，是眞理的異名。無爲法有三種無爲與六種無爲

之別。三無爲中之擇滅無爲，六無爲中之眞如無爲，是爲聖智所證的眞理。無爲亦即是法性、實相、涅槃、法界的異名。

既是無爲，就非有相、非無相、非亦有亦無相、非非有非無相，故說離四句；四句是根本，根本一離，枝末即絕，故說絕百非。

至於「眾德具足」前文所謂從無量功德生、六波羅蜜生、慈悲喜捨生，乃至三十七助道品生，所以稱爲具足。所謂「湛然常住」湛然是不動義，常是不變不遷，住即無去無來。

所謂「滅度」，即是涅槃別稱。涅槃經說：「滅生死故，名爲滅度。」行願品鈔說：「言涅槃者，具云般涅槃那。古譯爲入滅息。息即是滅故。但云入滅，或云滅度，滅障度苦也。」或者有人會問：

「佛身既是常住的，那麼在娑羅雙樹下滅度的，難道不是佛身嗎？」

要知那不過是方便，並非眞滅。實實在在是佛的慈悲救濟，接引鈍根眾生。這種大慈悲心，從來不曾暫離過。

果然能生以上四種觀心，就可說是滅罪的良津，除障的要行。所以我們要以誠心去觀，至哀之心懇求佛接受心中的懺悔。

九、煩惱為障道過患

某等無始以來，至於今日。長養煩惱，日深日厚，日滋日茂。覆蓋慧眼，令無所見。斷除衆善，不得相續。起障不得見佛，不聞正法，不值聖僧煩惱。起障不見過現未來，一切善惡業行出離煩惱。障受人天尊貴之煩惱。障生色無色界禪定福樂之煩惱。障不得自在神通，飛騰隱顯，徧至十方諸佛淨土聽法之煩惱。障學安那般那數息、不淨、因緣觀等諸煩惱。障學煖、頂、忍、第一法，七方便等諸煩惱。障學慈悲喜捨，聞思脩等諸煩惱。障學空、平等、中道解、三觀義諸煩惱。障學助道品，念處、正勤、根、力、如意足諸煩惱。障學八正道，示相之煩惱。障學七覺支，不示相煩惱。障學八解脫、九空定煩惱。障學於十智、三三昧煩惱。障學三明、六

通、四無礙煩惱。障學六度、四等煩惱。障學四攝法，廣化之煩惱。障學大乘心，四弘誓願之煩惱。障學十明、十行之煩惱。障學十迴向、十願之煩惱。障學初地、二地、三地、四地，明解之煩惱。障學五地、六地、七地，諸知見煩惱。障學八地、九地、十地，雙照之煩惱。障學佛果，百萬阿僧祇諸行之煩惱。如是行障，無量無邊。今日致禱稽懇，向十方佛尊法聖衆，慚愧懺悔，願皆消滅。

我等自有識神以來，即長養無明，以致煩惱日日增長，愈積愈深，一天比一天深厚。「無始」之義是眾生及法之原始不可得，即是顯因，若有始則無因，以有始則有初，初則無因；以其無始則是有因，所以明有因，顯佛法是因緣。再滋之以愛水，培之以慾泥，於是日滋日茂。正智眼光，被其覆蓋，邪正不能辨別，故說令無所見。因得一向顛倒行事，以惡斷

善，故使眾善不得相續，都是由此煩惱障起。有佛不得見，有法不得聞，有聖僧不願接近，故說不見不聞不值，這就是所謂障三寶的煩惱。

過去、現在、未來，一切善惡業行，凡夫並不見有超凡入聖之人，這就稱作障三世出離之煩惱。天上人間殊勝妙樂，使我不得受用，這就是障人天尊貴之過患。色、無色界、四禪、八定、支林功德之樂趣，不使修得，這是障禪定的過患。「禪定」梵語禪那之略，譯作思惟修，新譯叫靜慮。思惟所對之境，而研習之，這是思惟修。至於靜慮之義就是心體寂靜能審慮之義。定者爲梵語三昧之譯，心定止一境而離散動之義，即一心考物爲禪，一境靜念爲定。然禪定雖皆爲心之德，而欲界所屬之心非有此德；它是屬於色界無色界之界的心德。若色無色相對，則禪爲色界之法，定爲無色界之法。其中各有四等之淺深，故謂之四禪四定。此四禪四定爲世間法，佛法外道凡夫聖者共通也；其他佛菩薩阿羅漢證得之諸無漏諸定爲出世間法，非三界所屬之心體所具。故欲得禪，則必離欲界之煩惱；欲得定，則必斷欲界之煩惱；故欲得無漏之諸定，則必絕無色界之煩惱。而此中禪在最初，不獨是諸定之根本；而發天眼天耳等通力，亦依此禪。且

禪有審慮之用，觀念眞理必依於禪，故以禪爲學道之最要者。

性德中本具自在神通，可以飛騰隱顯，遊歷十方，諸佛海會，聽聞正法，今以煩惱的緣故就不知修證，這就是障神通聞法之過患。安那般那是說的數息，即是數出息入息鎭心之觀法名，乃是爲了停散心；不淨，乃是爲了停貪心；因緣觀是爲了停癡心。此外尙有修慈悲念佛二觀，慈觀停瞋心，佛觀停多障。此五停心觀不知修習，是乃障學觀行的過患。此外尙有別種的相念煩惱不一而足。

至是煖、頂、忍、世第一法，一名四善根，又名四加行。此是小乘俱舍成實於總相念住之後位，大乘法相宗於十迴向之滿位，生四種之善根。在小乘七方便中之後四方便。大乘法相宗五位中之第二加行位，是正爲見道之修行，故名加行。就煖來說，是聖火的前相，聖火譬見道之無漏智。入此位，雖退墮所得之煖法，或斷善、造無間之業，墮於惡道，然流轉不久，必到涅槃。就頂法說，煖法上品後念所生之善根名頂法，和煖法一樣有下中上三品，皆具觀四諦修十六行相。人之頂是身中最高勝者，以此頂位爲退位中最高處之故。再就忍法來說，是生於頂之後念之善根，亦有三

品。忍可決定四聖諦，爲最殊勝之位，到了此位，畢竟不墮三惡趣。再次說世第一法，是生於上忍後念之善根，是爲一剎那，故無下中上之三品；是觀苦諦苦之一行相，有漏法中無超於此一觀智者，以之爲最勝之法，故名世第一法。此位無間，必生無漏智。入於見道，爲眞正證悟之勝諦，爲聖者而離凡夫之生也。

其次所謂「七方便」即小乘之七賢位，是爲入見道之聖位的方便行位，故稱方便。賢位中有七位，一、五停心觀，二、別相念住，三、總相念住；以上謂之三賢位。四、煖法，五、頂法，六、忍法，七、世第一法；謂之四善根。此中有通別二名，通者皆稱七賢，也都稱爲加行位；別者前三位爲三賢，後四位爲四善根，或四加行位。這裡說到，對於修煖、頂、忍、世第一法，形相似善，都未夢見，是乃障七方便之過患。

對於慈悲喜捨的四心、聞思修的三慧，全無修持，是乃障四等三慧之過患。空即空觀，平等即假觀，中道即中觀，不修此三觀，謂之障學修三觀的過患。

至於由助道以下三句，就是障修三十七道品的過患。但習世間禪定，

欲生於上界八地時，有八種結縛困難。須要修出世八背捨，方能除八結縛，成八解脫。

其次說「九空」即九次第定：一、初禪次第定，二、二禪次第定，三、三禪次第定，四、四禪次第定（以上爲色界四禪天之根本定），五、空處次第定，六、識處次第定，七、無所有處次第定，八、非想非非想處次第定（以上爲無色界四處之根本定），九、滅受次第定，止息一切心識之定，以此爲禪定之至極。

「十智」法，俱舍論：「一、世俗智，見諦以前一切凡夫之智，與煩惱相應，故稱有漏智。二、法智，證欲界苦集滅道之智。三、類智，證上二界苦集滅道之智。四、苦智，知上下界苦諦之智。五、集智，知上下界集諦之智。六、滅智，知上下界滅諦之智。七、道智，知上下界道諦之智。自法智以下之六智，皆無漏智。八、他心智，知他人心之智。九、盡智，既斷盡一切煩惱，則知我既知苦、斷集、證滅、修道，即斷盡一切煩惱時所生的自信智。十、無生智，是限於利根羅漢所有之智。既知斷證修之事畢，更無知斷證修之事，故稱無生。」但以上是於小乘立十智，以攝一切

之智的。然小乘是通大乘法的根本，故大乘從略，如據大乘說如來所具十智，則出自華嚴經。

再說到「三三昧」即新稱三三摩地，譯作三定、三等持，就能修之行而名之。仁王經謂之三空，此就所觀之理而名。十地論謂之三治，乃就所斷之障而名之。此三昧有有漏無漏二種。有漏定叫三三昧，無漏定叫三解脫門。三三昧之義即：㈠空三昧，與苦諦之空、無我二行相相應之三昧；㈡無相三昧，是與滅諦之滅、靜、妙、離四行相相應之三昧；㈢無願三昧，是與苦諦之苦、無常二行相，集諦之因、集、生、緣四行相相應之三昧。

「三明」即是宿命明、天眼明、漏盡明，在佛稱三達，在羅漢稱三明。六通前面已說過。

其次「四無礙」，又稱四無礙智或四無礙解。是爲諸菩薩說法之智辯，故約於意業而稱作解，稱作智；約於口業就稱作辯了。一、法無礙，句文能解釋的教法無有滯礙。二、義無礙，知教法所解釋的義理無有滯礙。三、辭無礙，於諸方言辭通達自在。四、樂說無礙，以前三種之智爲眾生

樂說自在。

「四等」即慈悲喜捨之四無量心。但從所緣之境而謂爲無量；從能起之心而謂爲等，以於平等起此心故也。增一阿含經：「有四等心，云何爲四，慈悲喜捨。」又四等是：㈠字等，三世諸佛，等稱爲佛。㈡語等，三世諸佛，等以六十四種之梵音演說。㈢法等，三世諸佛等，得三十七菩提分法。㈣身等，三世諸佛等有法報化之三身。又往生論說四等是：㈠諸法等，諸法本來眞如平等。㈡發心等，所依之理性平等，故能發之心亦平等。㈢道等，發心平等，故所行之道亦平等。㈣慈悲等，所行之道平等，故所得之道所垂之慈悲亦平等。

「四攝法」即，一、佈施攝：若有眾生樂財則佈施財，樂法則佈施法，使因是生親愛之心，依我受道。二、愛語攝：隨眾生根性而善言慰喻，使因是生親愛之心，依附我受道。三、利行攝：起身口意善行利益眾生，使由此生親愛之心而受道。四、同事攝：以法眼見眾生根性，隨其所樂而分形示現，使同其所作霑利益，由是受道。普度眾生，必以四攝爲首，故用廣化二字。

又使大乘菩提心，四弘誓願受了障礙的煩惱。「四弘誓願」是諸佛菩薩的總願，一切菩薩初發心時必發此願；以所願廣普故四弘，自制其心故曰誓，志求滿足故曰願。是緣四眞諦而發此四願。止觀大意謂：一、眾生無邊誓願度：是緣苦諦而度無邊眾生之願。二、煩惱無數誓願斷：是緣集諦而斷無盡煩惱之願。三、法門無盡誓願學：是緣道諦而學無盡法門之願。四、佛道無上誓願成：是緣滅諦而成無盡佛道之願。

再次說到「十明」、「十地」。

「十明」依華嚴經十明品說：「一、善知他心智明。二、無礙天眼智明。三、深入過去際無礙宿命智明。四、深入未來際劫智明。五、無礙清淨天耳智明。六、安住無畏神力智明。七、分別一切言音智明。八、出生無量阿僧祇色身莊嚴智明。九、知一切境界業報智明。十、以無著心濟度眾生智明。」

「十行」菩薩於十信十住滿足自利，又復爲利他之行：一、歡喜行，爲佛子之菩薩以如來之妙德，隨順十方。二、饒益行，利益一切眾生。三、無瞋恨行，自覺覺他無違逆者。四、無盡行，隨處生之機類而現其身，三

世平等，通達十方，利他之行無盡。五、離癡亂行，種種之法門雖不同，然一切合同而無差誤。六、善現行，以離癡亂故，能於同類中現異相，於一一異相各現同相，同異相融。七、無著行，十方虛空滿足微塵，於一一塵中現十方界，塵界不留礙。八、尊重行，以前種種現前皆般若觀照之力，故於六度中特尊重般若波羅蜜。九、善法行，圓融之德能成十方諸佛之軌則。十、眞實行，以前圓融德相，一一皆清淨無漏，一眞無爲之性，本來是常恒的。

十明即信位。因界內的見思障前七信，界內的塵沙障八信，界外的塵沙障九信，此惑能破之後，即入十信。因無明障初住，此乃是圓教的論法，若依別教而論，初住斷見，二住至七住斷思，八九十三住，斷界內塵沙，十行斷界外塵沙。故能出假之外。現在說的十明是指別教的十住。十住修空，得一切智。明即是智。所謂障十行之煩惱，即指界外的塵沙而言。障十回向，即指界外無明言。障十願者，亦是無明。

華嚴大疏鈔說「十種回向」是：一、回自而向他，二、回少而向多，三、回自之因行向他之因行，四、回因而向果，五、回劣而向勝，六、回

有而向無，七、回事而向理，八、回差別之行而向圓融之行，九、回世而向出世，十、回順理之事行而向理所成之事行。

至於「十願」即是普賢十願。一、禮敬諸佛，二、稱讚如來，三、廣修供養，四、懺悔業障，五、隨喜功德，六、請轉法輪，七、請佛住世，八、常隨佛學，九、恒順眾生，十、普皆迴向。

因爲住地無明積習堅固，自非弘誓願、金剛智不能破。故於迴向後心，加十願之名。即是楞嚴於地前，加四加行者，亦是此意。十地中，前四地偏於空，故稱明解，以內照多故；中三地偏於假，故稱知見，以外用多故；至七地後心，轉藏識已，始得平等，故後三地稱雙照。

總之佛果萬德莊嚴，須經百萬阿僧祇劫，雙修福智諸行，此等出世法利，我們到現在仍然與之絕緣無望，俱都是因煩惱之所障。如是世出世間，萬行之障，重重疊疊，可說無量無邊，說不能盡。今日以至誠懇禱，向三寶前，慚愧改革，披陳懺悔。依仗三寶的大力，但願一切罪障都自此消滅無餘。

十、懺悔為獲大法利

願藉此懺悔，障於諸行一切煩惱，所生功德；願在在處處，自在受生，不爲結集業行之所迴轉。以如意通，於一念頃，徧至十方，淨諸佛土，攝化衆生。於諸禪定甚深境界，及諸知見，通達無礙。心能普周，一切諸法，樂說無窮，而不染著。得心自在，得法自在，方便自在。令此煩惱，及無知結習，畢竟永斷，不復相續。無漏聖道，朗然如日。發願已，皈命禮諸佛。

懺悔和發願，二者本宜連帶而起，所以在懺悔之後，就應當眞誠發願。而所謂願言，即是依此懺悔之力，滅除障諸行之一切煩惱。願所生功德，生生世世，在在處處，既無煩惱大障，即不會有業行繫縛；故說不爲其所迴轉。既能破惑，必能證眞，而得六通自在，故能以如意通，頃刻徧

至。「如意通」又稱神足通、神境通，變現自在如意，故名如意；飛行自在，故名神足；六塵之境，轉變自在，故名神境。

上可自求，故說淨諸佛土；下可利他，故能攝化眾生。上乘禪定，甚深境界，既已開佛知見，故能通達無礙。心具無盡法藏，用之不盡，取之不竭，故能施樂說而無礙。我執既空，故心能自在；法執亦空，故法亦自在。更空了空智，故方便亦得自在。「自在」是進退無礙；又心離煩惱之繫縛通達無礙之義。華嚴經說十種自在是：一、命自在。二、心自在。三、資具自在。四、業自在。五、受生自在。六、解自在。七、願自在。八、神力自在。九、法自在。十、智自在。又此十自在之作用明了故又稱爲十明。

因得自在，一切正使煩惱以及無知結習，畢竟永斷，淨盡無遺。「結習」結是結集、繫縛；習是業習，乃染著執著的習慣，結習即煩惱的另一名稱。爲煩惱因而結集於生死之業習，又繫縛眾生而使不得解脫，即爲生死業報之因者。

諸妄既然消滅，眞如自然現前。煩惱結習，自然不復相續。以上種種

的善利，都是無漏聖道，從我今身乃至佛身，如日麗中天，光芒四射。

十一、結禮佛為懺悔正行

南無毘盧遮那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彌勒佛。南無龍種上尊王佛。南無龍自在王佛。南無寶勝佛。南無覺華定自在王佛。南無袈裟幢佛。南無師子吼佛。南無文殊師利菩薩。南無普賢菩薩。南無大勢至菩薩。南無地藏菩薩。南無大莊嚴菩薩。南無觀自在菩薩。

十二、今當懺悔業障

禮諸佛已，次復懺悔。某等，略懺煩惱障竟。今當次第，懺悔業障。

禮拜完諸佛，再過來就要至誠懺悔了。承前煩惱障事已了，現在就當依次申釋懺悔業障於後。

十三、略述業障義相

夫業者，能莊飾世趣，在在處處，不復思惟求離世解脫。所以六道果報，種種不同，形類各異。當知皆是業力所作。佛十力中，業力甚深。

夫是發語之詞，業乃纏縛之意。世間有有漏業，出世有無漏業，菩薩有二邊業。

所謂「有漏業」漏是煩惱的另一名稱，含有煩惱的事物就稱作「有漏」，一切世間的事，盡是有漏法。漏又是留住義，即令有情留住欲界色界無色界。凡有漏心所修之行法，爲有漏行；招人天三界果報之行法，爲有

漏道。有漏之業因有善惡，五戒十善是善法，五逆十惡是惡法。有漏之善法招有漏之樂果，即人天的果報；有漏的惡法，招有漏的苦果，即鬼畜的果報。

至於「無漏業」即是離煩惱的出世間法，如三乘聖人所得的戒定慧及涅槃皆是，其所作之業都是無漏之業，即上求菩提而下化眾生。無漏清淨的世界，即是涅槃。

再說「二邊業」乃是斷常的二邊見：㈠增益邊，因緣所生之法，若分別推求，則本無自性，眾生不了之，固執之以爲有，此名增益邊。㈡損滅邊，因緣所生之法，原無自性，然非無因果之功能，眾生不了悟，撥無之以爲空，此名損滅邊。又中論說菩薩之有二邊見，亦是就斷常有無之二邊言，即是，一、有邊：邊者邊際，世間一切之事必假眾緣之和合而生，無有自性，顧雖無自住，然不得謂爲無。二、無邊：世間一切之事物，既無有自性，則一切法皆空，不得謂爲有。

所以，有漏業纏縛不能入眞，無漏業纏縛不肯出假，二邊業纏縛，不得證中。現在所指的是有漏業，是六道凡夫眾生所造的業。

業有：一、惡業，二、善業，三、不動業。惡業纏縛就不出三途，善業纏縛就不能升空，不動業纏縛就不越三界。「不動業」是大乘菩薩十地中之第八地。菩薩如不能解脫此第八地，則不能達到第九之善慧地及第十之法雲地，也就不能超越於三界之外了。所以此三種業，都是由無明爲根，見思爲本的。

所謂「見思」就是見惑與思惑，概括三界煩惱的通稱。見惑者諸種之妄見，以邪分別計度道理而起之我見邊見等妄惑；思惑者貪瞋癡等之迷情，思慮世間事物而起的妄惑。依於小乘俱舍之法相，但以迷理迷事而分見思二惑；若依於大乘唯識之法相，則以分別俱生之二起而分之。分別起之煩惱所知二障爲見惑，俱生起之煩惱所知二障爲修惑。此二惑爲正受三界生死之因，必須斷此二惑，始免三界生死。

並且，又以三惑內熏，諦造了三種業力因緣，牽生於六道之中升沉，遭受果報。「三惑」即是煩惱、漏，或稱作垢、結，是同體而異名。此三惑是：一、見思惑如身見邊見等。二、塵沙惑，是化道障。三、無明惑，又稱中道障，是障蔽中道實相理之惑。

故知有漏之業，能莊嚴修飾世間趣味。由耽著趣味，故凡所生之處，無論上天下地，均各有趣味耽著。

談到「無色四天」一名無色界，此界中分四天，乃自下而上言，第一爲識無邊處天，第二爲空無邊處天，第三爲無所有處天，第四爲非想非非想處天。此四天無一可謂爲色法之物質，既無身體亦無宮殿，但有識心，而住居於深妙的禪定。此一無物質的世界，雖不能定其方位，但就其果報的殊勝，是在色界之上。

「色界四天」一名四禪天，修四種禪定所生的色界四天處：一、初禪天。初禪以上，不再分段食，故無鼻舌二識，唯就眼耳身意四識有喜受，而與意識相應，有樂受而與三識相應，且有覺觀之二者，初禪天又分三天即梵眾、梵輔、大梵天。二、二禪天。二禪以上已無眼耳身之三識，僅有意識之一。因而惟有喜捨二受，與意識相應，已無眼等五識，故無樂受。但無覺無觀。又有少光、無量光、極光淨三天。三、三禪天。僅有意識，有樂捨二受，與以上諸天相應，此地意識怡悅之相，至極淨妙，故立爲樂受，有少淨、無量淨、徧淨三天。四、四禪天。亦僅有意識，唯有捨受與

之相應。此地薩經二部立無雲、福生、廣果、無煩、無熱、善見、善現、色究竟八天，上座部更加無想天爲九天。

「欲界六天」欲界有六重之天：一、四天王天，有持國、廣目、增長、多聞之四王。二、忉利天，有帝釋天居中央，四方各有八天，故從天數而名三十三天。三、夜摩天，此天中時時唱快哉。四、兜率天，於五欲之樂生喜足之心。五、樂變化天，於五欲之境自樂變化。六、他化自在天，於五欲之境使他自在變化。

前面說過有漏耽著趣味，設使上升於無色四天，耽著於定味有趣，即不再去思惟求離世解脫。升於色界四天，就耽著禪味有趣。升於欲界六天，就耽著於五欲樂味，如是俱不思惟求離世解脫。

那麼如生於人道又如何呢？那是苦樂交參，樂者以苦爲樂，無志去求解脫；苦者爲衣食縈纏也無暇求解脫。若是生於修羅道，該道有福無智，但福雖近四王，而智卻遠人倫，心懷瞋恚鬪諍，常喜爭戰，爲福力縛困，也無志求離。至於畜生道，是爲了負欠償債，餓鬼道是饑火中燒，以致都不想求離。地獄道呢，其苦更不待言。善道尚且不能解脫，更何況惡趣？

所以六道的果報是有苦有樂，其結果的升沉，誠然是形形色色千差萬別，無非都是業力所牽，循業而發現之相。這裡說的只是有爲的業相。

「有爲」爲者造作之義，有造作就稱作有爲，凡因緣所生的事物，皆是有爲。能生之因緣，是造作所生之事物者，所生之事物，必有此因緣之造作，故說是有爲法。凡夫之分段生死稱作有爲生死，菩薩之變易生死稱作無爲生死。大乘義章說的三有爲法是：一、色法，是質礙之法。二、心法，是慮知之法。三、非色非心法。唯識將有爲分作四相即生、住、異、滅四相，並且又說三有爲相即生相、異相、滅相。

如推而廣之，無論是二乘聖人。二乘聖人是指聲聞乘人——聞佛的聲教，觀四諦而生空智，因而斷煩惱的聖人；緣覺乘人——根機銳利，不由佛的聲教，獨自觀十二因緣而生眞空智，因而斷煩惱的聖人。二乘的異同之處，法華嘉祥疏判爲七同十一異，十分的精闢扼要：「一、斷惑同，二、出義同，三、智同，四、涅槃同，五、見同，六、同知，七、同名，這是七同。至於十一異是，一、根有利鈍。二、修因有短長。三、時有異，聲聞與佛同世，緣覺則不然。四、有悲無悲，聲聞如鹿但見自身故無

悲，緣覺如羊顧念其子，故有少悲。五、福德厚薄，聲聞之身或有相好，或無相好；緣覺之身，必有相好。六、印字有無，緣覺手中有十二因緣之因字，聲聞手中無四諦之印字。七、現通說法異，緣覺爲人現神通，聲聞爲人現法。九、利益淺深，聲聞之化度能使人得七賢七聖，緣覺之化度不能使人得煖法以上之利益。九、神通之境界，聲聞狹而緣覺寬。十、出處異，聲聞出於人世，而緣覺隱處山林。十一、頓漸異，聲聞漸得四果，緣覺頓證一果。」

二乘聖人在因中所修的業行，是以眞智除身之一切邪業，住於清淨之身業，它是以無漏之戒爲體，兼修定慧是爲三學之正業。既以戒、定、慧爲正行之業，又以三十七道品爲助行之業，由此正助行業，自然而然地能破見思二惑，了分段生死，得證偏眞涅槃。所謂「偏眞」即是但空。須知大小乘所見之空理有二種，小乘分析諸法，但見空而不見不空，故稱但空；可是大乘的菩薩分析諸法，不使歸空，諸法如幻如夢，其當體即空，空之中自有不空之理，故稱不但空。天台分配之於二教，以但空爲藏教，以不但空爲通教。執於但空，不知不但空的，稱作但空三昧。

小乘聖人因業力纏縛，但見於空，也就是被空所縛，故沉空滯寂；但知念空、無相、無作了。

「無相」是絕眾相，亦即離男女等十相的意義，即無色相、聲相、香相、味相、觸相、生相、住相、壞相、男相、女相等相。如大乘義章所說：「言無相者，釋有兩義，一就理彰名，理絕眾相，故名無相；二就涅槃法相釋，涅槃之法離十相，故名無相。」如據密教深釋其義，所謂無相，是一相之中具一切之相，而一相不留。

「無作」無因緣的造作，心無有造作物之念，如無作三昧。又不假身口意之動作，自然相續之法，如無作戒、無作色等。

可是這二乘聖人能於菩薩法，遊戲神通，淨佛國土，不生一念好樂之心，此亦是莊飾出世趣味，不思求解脫。

至於二邊業者，指權乘菩薩而言。大乘之中，分權實之二，立一切皆成佛之宗，爲實大乘，不然者爲權大乘。比如華嚴天台等屬實大乘，法相三論屬權大乘。權乘菩薩運四等心修六度行，上求佛道以明眞，下化眾生而入俗。因二諦未能融化，故稱其所有之業爲二邊。「二諦」是：一、俗

諦，迷情所見世間的事相。二、眞諦，聖智所見眞實的理性。

換句話說，這是尙未悟中道第一義諦的圓融平等，非三非一，而一而三。被二邊業所縛，不能證中。「中道」法相以唯識爲中道，論以八不爲中道，天台以實相爲中道，華嚴以法界爲中道：中者不二之義，絕待之稱，雙非雙照之謂也。諸法無過於中道，所以稱第一義，止觀三曰：「二觀爲方便，得入中道。雙照二諦心心寂滅。自然流入薩婆若海，名中道第一義觀。」再說到「圓融」的意義：圓者圓遍之義，融者融通融和之義。若就分別妄執之見言之，則萬應之諸法，盡事事差別，就諸法本具之理性言之，則事理之萬法遍爲融通無礙，無二無別，猶如水波，謂爲圓融。曰煩惱即菩提，曰生死即涅槃，曰眾生即本覺，曰娑婆即寂光，皆是圓融之理趣。且華嚴經中說凡緣起之法有六種之義相而圓融和合，六相是總相、別相、同相、異相、成相、壞相，就聖眼所見之諸法體性言，則於一一事相中，見此六相圓融，換而言之，諸法即一眞法界無盡緣起。

由於未能證入中道，雖經無量阿僧祇劫，仍不成菩提；但知遊戲神通，莊飾淨佛國土之趣味，亦不求離相解脫之意。唯有非空非有，即有即

空之中道妙業，即是指佛的妙行。首先大開圓頓妙解，了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之旨。無論隨意接觸任何一法，便知皆具三諦之理。隨舉一念，便知皆具三觀之智。

「非空非有」唯識論所說之中道也。一切諸法有徧計所執性，與依他起性及圓成實性之三性。此三性，徧計爲空而非有，故爲非有；依他圓成爲有而非空，故爲非空。非有非空，即中道。

「即有即空」謂一切有爲法，其自性本空，非壞滅法然後始空。天台疏中曰：「即有即空者，色性自空，非色壞故空也。」即空者，謂一切法非滅卻然後始空也，一切法無體空寂，故云即空，三諦中之空諦即作如此的說法。心經說：「色即是空」。玄義四曰：「心性即空即假即中。」

「圓頓」台宗之圓教，就其行位而謂得圓頓；所謂「圓教」以名大乘窮極之實教。後魏光統徑師立三教，第三爲圓教，圓教之名自此始。天台宗判四教，第四即爲圓教。華嚴宗復立五教，第五爲圓教。今依台宗之說釋之，先就圓體而言，則爲圓融圓滿之二義。十界三千之諸法，一如一體，謂爲圓融；十界三千之諸法，條然具足，謂爲圓滿，亦曰圓足。圓融即空

諦，圓滿爲俗諦。此二相即不二爲中諦。觀此三諦於一時謂爲圓。次就行位言之，則謂爲圓頓。華嚴經說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涅槃經說發心究竟二無別是也。頓者頓極頓足。諸法本圓融，故一法圓滿一切法，以一念之開悟，頓疾極足佛果，謂爲圓頓。是天台所判四教中，第四圓教之所詮也。是爲宗之極致，故教名圓頓宗，戒名圓頓戒，觀名圓頓觀。

「三諦」天台所立之諦理，空諦、假諦、中諦。此三諦圓融不二。此「三種三諦」意義：不思議之三諦，雖以無決定性之故，不可以說之，然爲機緣說之不出三意：㈠隨情說，此爲大悲方便，或約於有門，或約於空門而明之。此三諦是在圓教十行以前。㈡隨情智說，即隨自他意語也，就情而說有空之二，就智而說中之一。此三諦當於圓教十信位。㈢隨智說，即隨自意語也。是初住已去，非徒中絕視聽，眞假亦然。三諦玄微，唯智所照。不可示，不可思，聞者驚怪。唯佛與佛乃能窮盡，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不可以凡情圖想。

「三觀」諸家說三觀，以天台之三觀最普通：一、空觀，觀諸法之空諦。二、假觀，觀諸法之假諦。三、中觀，此有二，觀諸法亦非空亦非

假，即是中，謂爲雙非之中觀；觀諸法亦空亦假，即是中，謂爲雙照之中觀。又就性德之理而謂爲三諦，就修德之智而謂爲三觀。以吾人凡常之一心爲所觀之境觀之，則謂爲一心三觀。而三諦三觀有別圓二教相違。

依了三諦三觀如是理而發智，以如是智而照境。境如智如，而起妙行。所作之業，名爲佛業。初聞此理是名字佛；依理起智，智照理時，名觀行佛；圓伏五住，而且至麁垢脫落，得六根淨，名相似佛；豁破一品無明，乃至四十一品，名分證佛；至盡無明之源，證無上菩提之道，名究竟佛。此皆可謂是循業而發現之相。由此可以與經所說印證：佛十力中，唯業力爲最不思議。

「境」心之所遊履攀緣者，謂之境。如色爲眼識所遊履，謂之色境；乃至法爲意識所遊履，謂之法境。又實相之理，爲妙智遊履之所，故稱爲境，是屬於前之法境。而所觀之理謂之境，能觀之心謂之智。境智行，是台宗所立之三軌。又約於所觀境界之唯識，稱境唯識。

「五住」即五住地。根本之煩惱，能生枝末之煩惱，故名住地。這五種住地煩惱是：㈠見一處住地，身見等三界之見惑，入見道時斷於一處，故

曰見一處。㈡欲愛住地，欲界之煩惱中，除見與無明者，其中愛著之咎重，故表愛之名。㈢色愛住地，色界之煩惱中，除見與無明者，其中愛著之咎最重，故獨表愛之名。㈣有愛住地，無色界之煩惱中，除見與無明者，其中愛著之咎最重，故表愛之名，有愛之有，爲生死之義，無色界之愛於生死之果報，爲愛著之最終者，故名有愛。㈤無明住地，三界一切之無明也，無明爲癡闇之心體，無慧明者，是爲一切煩惱之根本，故別立一住。

「四十二品無明」豁破一品無明乃至四十一品無明，共四十二品無明，是爲天台圓教所斷之無明也。於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妙覺之四十二位各斷一品之無明。

「無上菩提」菩提新譯名覺，即是無上覺或無上正等覺。而無上正等覺乃是無上正等正覺之略。無上正等正覺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新譯。法華玄贊：「阿云無，耨多羅云上，三云正，藐云等。又三云正，菩提云覺，合云無上正等正覺。」

十四、凡夫之疑及原因

凡夫之人，多於此中，好起疑惑。

承接以上所說明的業之義相，其意甚深幽遠。凡夫俗子不智，自然會有疑惑，但並不是自身好起疑惑。

何以故爾？現見世間行善之人，觸向轗軻。為惡之者，是事諧偶。謂言天下善惡無分，如此計者，皆是不能深達業理。

為什麼說凡夫俗子多是不智，故此生出疑惑心來呢？須知現前的世間行善之人，按理說應諸般順適，才是因眞果正。然事實上相反，往往見有無端受累，或者生前蹉跎，或者身後絕繼。轗軻即坎坷，是礌碌之義，表示不安之貌，又是蹉跎之意。

再說爲惡之人，理應百事不順，或者生前勞碌，或是身後乏嗣，但反而他事事如意。「諧偶」諧即諧和，偶是配偶。所謂夫唱婦隨，宜室宜家，多麼和融歡樂的事！

事實和情理完全成爲適得其反的緣故，那麼世人以俗眼觀看，就認爲世間並無什麼眞理存在，惡樂可作，作亦無妨；善何用修，修亦無益。爲什麼這樣的善惡無分？固然這是眼光的短視，智慧的不足，持此種論調的人，實際是由於全然不明業力甚深的道理。

十五、廣義標示

何以故爾？經中說言：有三種業。何等爲三？一者現報。二者生報。三者後報。

這段文是說我們本是凡夫，何以能知甚深業理，謹以聖言爲量度，並非臆斷之謬談。故引用經言，謂有三種業。經是佛說，佛無妄語，說必是

眞。故引用經言以證其不謬。此三種業乃是說的三報。一說現報是依現在之業受於現在之果報。二說生報是依此生之業，受來生之果報。三說後報，是由作業之生，經後二三四五生或至十百千萬生所受之果報。

十六、正釋原由

現報業者：現在作惡，現身受報。生報業者：此生作善作惡，來生受報。後報業者：或是過去無量生中作善作惡，於此生中受；或在未來無量生中受。若今行惡之人，現在見好者；此是過去生報、後報，善業熟故。所以現在有此樂果，豈關現在作諸惡業而得好報？若今行善之人，現在縈苦者；此是過去生報、後報，惡業熟故。現在善根力弱，不能排遣，是故得此苦報。豈關現在作善而招惡報？所以然者：現見世間爲善之者，人所讚歎，人所尊重，故知未來必

招樂果。過去既有如此惡業，所以諸佛菩薩，教令親近善友，共行懺悔。見善知識，於得道中，則爲全利。是故今日至誠，皈依於佛。

這節詳明善惡二報的因果不謬。是說現在作惡，現身受報，惡既如是，善亦然也。此生作善作惡來生受報。此二業，招二報，人所易知，並不難明。

所謂「二業」，便是：一、引業，二、滿業。六趣各有總、別之二報，例如人趣，上自君王下至賤民，同一人趣之果報爲總報；其中根有利鈍，形有好醜，福有多少等等是人人各異，謂之別報。引發其總報之業因謂之引業，或滿其別業之業因謂之滿業。又「二業」即是一、善業：五戒十善等善道之所作，能感善趣的樂果的。二、惡業：五逆十惡等罪惡之所作，能引惡趣的苦報的。再觀經散善義解說爲：一、助業，即善導所立五正行中前三後一之四業，能資助往生之業者。二、正業，五正行中第四之稱

名。正爲往生之正因者。

「二報」正由過去之業，而受之我身心，謂之正報；爲其身心依止之一切世間事物，謂之依報。三藏法數：「依謂依報即世間國土也；爲身所依，故名依報。正謂正報，即五陰身也；正由業力，感報此身，故名正報。既有能依之身，即有所依之土，故國土亦名報也。」正報與依報，皆爲應於前業之果報，故謂之二果，亦稱作二報。

但是後報之業理玄微，人所難知，不易明白，所以須要詳爲申釋。此是或於過去久遠時，無量生數以前，所作善惡之業，到此生中，始得受苦樂之報；或至今生，業尚未熟，延至未來，無量生中，方得受報，此乃是後報業理甚深之意。或有人問，爲何經如此之久，而業力猶未成熟？這乃是他當時所作之事，固然不小，然而用心不猛，故成熟必遲。譬如鎔金鑄刀，火若不熾，成器必遲。現今行惡的人，現在人看他好，乃是他過去的善業先熟。今之看好，是其過去之生報或後報之善業熟了的緣故。所以現在有此樂果，並不關乎現在作諸種惡事，而反得好報的；換句話說，他現在的惡業尚未成熟，所以未曾招到惡報，並不是現在作了諸種惡事，反而

就招來了好報。

作惡的是這樣，作善的人也是一樣。現今行善之人，現在見其受苦，此苦是過去之生報，或是過去的後報的惡業成熟；因其現在的善力弱，無能排遣，所謂寡不敵眾，弱不勝強。所以今生先得苦報，並不是有關現在作善，卻招來了苦報；實際由於他現在的善業，尚未成熟之故。

我們不妨看現在社會上一般行好事的好人，人人讚歎，個個尊重。以因來驗果，就知道將來必然能招得樂報的。再看世間上作惡的人，人人唾罵，個個厭離，以因來驗果，就可明白未來必然招來苦果。眾生過去既有如此惡業，故諸佛菩薩開示眾生，教令親近善友，共行懺悔之道。善知識是得道的全因緣，所以他能得見。善知識在得道中才算得上全利益。

「善知識」知識者，知其心識其形之義。是指朋友說的。善知識即善友、益友。善者於我爲益，導我於善道。上觀說三種善知識是：一、外護善知識，令我不缺乏怖畏，得安穩修道。二、同行善知識，與我同道，得互相切磋策發。三、教授善知識，宣傳聖言訓誡我令去惡赴善。

總結來說，我們今日，實應當用至誠之心歸依於佛。因爲佛便是無上

的大善知識。

十七、明衆障事相以業定名

某等無始以來，至於今日。積惡如恒沙，造罪滿大地。捨身與受身，不覺亦不知。或作五逆深厚濁纏，無間罪業。或造一闡提，斷善根業。輕誣佛語，謗方等業。破滅三寶，毀正法業。不信罪福，起十惡業。迷眞反正，癡惑之業。不孝二親，反戾之業。輕慢師長，無禮敬業。朋友不信，無義之業。或作四重八重，障聖道業。毀犯五戒，破八齋業。五篇七聚，多缺犯業。優婆塞戒，輕重垢業。或菩薩戒，不能清淨，如說行業。前後方便，污梵行業。月無六齋，懈怠之業。年三長齋，不常脩業。三千威儀，不如法業。八萬律儀，微細罪業。不脩身戒，心慧之業。春秋八王，造衆罪業。

行十六種，惡律儀業。於諸衆生，無愍傷業。不矜不念，無憐愍業。不拔不濟，無救護業。心懷嫉妒，無度彼業。於怨親境，不平等業。耽荒五欲，不厭離業。或因衣食園林池沼，生蕩逸業。或以盛年放恣情欲，造衆罪業。或作有漏善，迴向三有，障出世業。

此段依業定名，雖是業多名多，但仍然是總相懺悔。我等由無始至今，歷時既久，積惡必多。所謂是惡如恒河之沙。我等自歷劫以來，輪迴六道，無道而不作惡，出沒四生，無生而能行善。縱行少量之善亦不敵大量之惡。這許多積惡，雖以恒河之沙來比喻，亦不足謂其多。所謂罪滿大地者，普賢行願品中說：「菩薩自念，我於過去，無始劫中由貪瞋癡，發身口意，造諸惡業，無量無邊。若此惡業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菩薩尚且作如此之說，更何況我等苦惱眾生？由此可知，罪惡是徧地雖大，猶難容之。

其次所謂捨身受身。「捨身」的捨，原是一切法本性寂之義，乃信勤

念定慧之聲；又善心所之一，內心平等而無執的意義。捨爲了與受蘊中之捨受加以簡別，故名之爲行捨，爲行蘊所攝之故。淨影維摩經義記：「經中說捨，凡有七種：一、心性平等，亡懷成捨，情無存著，故曰亡懷。二、於眾生捨離一切怨親等礙，目之爲捨。三、捨一切貪瞋等過，名之爲捨。四、見生得脫不復憂念放捨名捨。五、證空平等離相名捨。六、自捨己樂，施與他人，說之爲捨。七、利益眾生，無所希望，名之爲捨。」

「受身」受是領納所觸之境之心所法。一、身受，領納於身無分別之受，即苦、樂、捨之三受。二、心受，領納於心起分別心之受，即憂喜之二受。此處所謂之捨身與受身，其意義與以上的解釋稍異，即所謂捨去人身與受得人身之意。

捨身受身，是出一胞胎爲捨，入一胞胎爲受。除了天上地獄二趣以外，其餘四趣，莫不有身。凡有身的均須受捨。此捨受的身數，尚非算數之所能知，而況所造之罪惡，故說是不覺不知。

再次則說依事發業，按業定名。說起「五逆」即弒父、弒母、弒阿羅漢、破和合僧、出佛身血；又稱作五無間業。罪惡極逆於理，故叫作逆；

是爲感無間地獄苦果的惡業，故稱爲無間業。此有三乘通相之五逆，即上述五逆重罪，就中以破和合僧罪最重。又有大乘別途五逆、同類五逆、提婆五逆等。

「大乘別途五逆」是：一、破壞塔寺，焚燒經像，或取佛物法僧物。若教人作，見作助喜，是名第一根本重罪。二、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乘法，毀訾留難，隱蔽覆藏，是名第二根本重罪。三、若有沙門信心出家，剃除鬚髮身著染衣，或有持戒，或不持戒；繫閉牢獄枷鎖打縛，策役驅使、責備發遣；或脫袈裟逼令還俗，或斷其命，是爲第三根本重罪。四、於五逆中若作了一業，是爲第四根本重罪。五、謗無一切善惡業報，長夜常行十不善業，不畏後世，自作而教人亦堅住不捨，是爲第五根本重罪。

「同類五逆」：一、犯母與無學之比丘尼，是與殺母罪同類。二、殺入定中之菩薩是與殺父罪同類。三、殺有學之聖者，是與殺羅漢罪同類。四、奪僧眾成和合之緣，不使和合之事成就，是與破僧罪同類。五、破佛之窣堵波，是與出佛身血同類。窣堵波是塔，一作塔婆、兜婆、偷婆、浮圖等皆梵語，是高積土石，以藏遺骨者，又名俱攞，譯言聚、高顯、墳、

靈廟等。別有所謂支提，或叫制底，是說不藏身骨者。探玄記記述：「依長阿含經四人應起塔：一、佛，二、辟支，三、聲聞，四、輪王。眞諦三藏，引十二因緣經，認爲八人應起塔：一、如來，露盤八重以上是佛塔。二、菩薩七盤，三、緣覺六盤，四、羅漢五盤，五、那含四盤，六、斯陀含三盤，七、須陀洹二盤，八、輪王一盤，但輪王見之不得禮，以非聖塔故。」露盤即是四簷。

上述五逆惡深罪厚，難期出脫，結果必然是墮入阿鼻地獄受罪苦的報應。所謂無間，乃其趣果、受苦、身形、時劫，皆無間斷。無間是譯語，梵語即阿鼻。大乘義章說無間有四義：一、趣果無間，故曰無間。故成實言，拾此身已，次身即受，故名無間。二、受苦無間，五逆之罪生阿鼻獄，一劫之中苦苦相續，無有樂間。因從果稱，名無間業。三、壽命無間，五逆之罪，生阿鼻獄。一劫之中，壽命無絕，因從果稱，名爲無間。四、身形無間，五逆之罪生阿鼻獄。阿鼻地獄縱橫八萬四千由旬，一人入中，身亦徧滿，一切人入，身亦昇滿，不相障礙，因從果稱，名曰無間。

一闡提是梵語，譯言惡知見，即不信佛法之義。涅槃經說：「無信之

人，名一闡提。一闡提者，名不可治。」既然對三寶不但不信，反而毀破，這就叫做斷善根業，這樣的人就是無成佛之性了。又新稱爲一闡底迦，譯爲樂欲，樂生死之義；又作一顚迦。楞嚴經說：「是一顚迦銷佛種，如人以刀斷多羅木。」多羅木譯作岸樹、高竦樹，其樹形如樓櫚，極高者七八十尺，果熟則赤，如大石榴，葉長稠密，此樹幹中斷，則不再生芽。多羅葉亦即一般稱作貝葉。

「斷善闡提」永不成佛之機叫闡提，有二類：爲救眾生之大悲永不成佛，是大悲闡提；爲極惡斷善根永不成佛，便稱作斷善闡提。極惡之人，不知善因不可拔，故稱之爲根，且又善能生妙果生餘善，竟將身口意三業之善斷去，這便是斷善闡提，一輩子也不能成佛。

其次，凡對佛所說經不但不加重視，反而輕意誹謗，是名爲謗方等業。「方等」是指大乘經而言。台家有三釋：一、約理釋之，謂方者方正，等者平等。中道之理，方正而生佛平等，因此義故，方等爲一切大乘經之通名。二、約事釋之，謂方者是廣，等者是均，佛於第三時（方等時期，即佛成道以後十二年，於八年之間說維摩經、金光明經的時期）諸

經，廣說藏通別圓四教，均益利鈍之機。三、約事理釋之，謂方者方法之義，有門、空門、雙亦門，雙非門，四門之方法。

三寶原是眾生的無上福田，然而對三寶不恭不敬，且反來破壞滅除，這就叫做毀正法業。

自己說作惡無罪，行善徒勞，不信罪業果報，這叫造十惡業。

對眞道不明、正法不信，這是癡惑業。堂上雙親，劬勞之恩，昊天罔極，而作不孝，這叫反戾業。戾即戾氣，殘暴不仁之意。

師長是法身父母，應加恭敬，現反而不願敬禮；對於朋友又不修信約，言而無信，這叫作無義業。

律中殺盜淫妄爲根本戒，名四重罪；持之爲菩提本，犯之爲地獄根，是名障聖道業。八重是比丘尼重戒，於四重上，加觸、八、覆、隨，是爲八根本戒。於四重下加飲酒，是優婆塞夷所持。

八齋於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在家人所持的五項戒條）下加身不塗飾香鬘，不自歌舞亦不觀聽歌舞，不坐高廣床，是八種之戒。除此又有一次不過中食，即不非時食，亦即是過午不食，這

正爲齋戒。是以合八種之戒與一種之齋戒名八齋戒，又稱八關齋戒或八支齋法。要知人既學佛，宜午時食，一過午後，即名非時。爲什麼呢？因爲諸天早食，諸佛午食，諸鬼晚食。持之即是佛因，如今犯破即成爲業。

五篇七聚，是比丘戒。「五篇」一、波羅夷罪，譯名斷頭，其罪最重，如斷頭而不能生，不復得爲比丘。比丘有四戒，比丘尼有八戒。二、僧殘罪，梵名僧伽婆尸沙。僧者僧伽之略，殘爲婆尸沙之譯。殘者，比丘犯此罪，殆瀕於死，僅有殘餘之命，因此而向僧眾懺悔此罪，以全殘命，故名僧殘。比丘有十三戒，比丘尼有十七戒。三、波逸提罪。譯曰墮，墮獄之人。此有捨墮與捨二種，二種合而比丘有一百二十戒，比丘尼有二百零八戒。四、提舍尼罪，全名是波羅提提舍尼，譯曰向彼悔，向其他比丘而懺悔，便得除滅之罪。比丘有四戒，比丘尼有八戒。五、突吉羅罪，譯名惡作。其所作之惡較輕，比丘加二不定、百眾學、七滅諍合有一百零九戒，比丘尼亦同。「七聚」是一、波羅夷，二、僧殘，三、偷蘭遮，四、波逸提，五、提舍尼，六、突吉羅，七、惡說。五篇七聚共有二百五十條戒之多，如不提防，難免漏失，是名多缺犯業。所謂「缺」其義是：戒如

提防，以防比丘之過，因而不守戒便稱做缺，因不守戒，而過失漏於外，叫作缺漏。

優婆塞叫作近事男，持五條戒，前四爲重，後一爲輕，一不關心，即有遺誤，名爲垢業。梵網有十重四十八輕，乃是菩薩戒。「菩薩戒」大乘菩薩僧之戒律，總名三聚淨戒。大別有兩種說法：一、梵網爲宗之說，二、瑜伽稟承之說。梵網爲宗之說，受戒之作法，出於梵網經律藏品，其戒相爲梵網經所說之十重禁戒與四十八輕戒，是三聚戒中之攝律儀戒。瑜伽稟承之說，出於善戒經。此經爲佛初成道之說，補處之彌勒親聞之瑜伽論之菩薩地品說之。依此說則攝律儀戒與聲聞地之所說相同，與小乘比丘之二百五十戒亦同；但爲菩薩利他攝諸善法，饒益一切眾生爲菩薩戒。即三聚中之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故戒相所說不一定，瑜伽論地持論各有不同。受菩薩戒的人從今身至佛身，於這中間不得毀犯。一不清淨，是名犯如說行業。

梵網經談到受菩薩戒之作法，戒經天台疏上出六種：一、梵網本，二、地持本，三、高昌本，四、瓔珞本，五、新撰本，六、制旨本。其中

梵網本之受法，是盧舍那佛爲妙海王子（蓮華藏世界）授戒之法。釋迦從盧舍那所受誦，次傳與阿逸多菩薩，如是二十餘菩薩次第相付，而鳩摩羅什三藏法師傳來。出於律藏品。

「梵行」梵者清淨之義，斷淫欲之法爲梵行，即梵天之行法。修梵行則生梵天。智度論說：「斷淫欲天皆名爲梵天。說梵皆攝色界，因此之故，說斷淫行法名爲梵行。離欲亦名爲梵。如說梵則攝四色四無色定。」又涅槃五行之一，梵者清淨之義。菩薩利他之行，能爲一切不善之對治，離過清淨，故名梵行。又慈悲喜捨之四無量心是生梵天之行業，故名梵行。精持戒品，爲修梵行。於輕重戒稍不關心，爲前後方便，即成污業。

每月的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是六齋日。四天王經上述：「佛告諸弟子，齋日責心愼身守心，諸天齋日伺人善惡。乃須彌天王第二天所司。天地名因，福德巍巍，典主四天。四天神王即因四鎮王也。各理一方。常於月之八日遣使者下，案行天下，伺察帝王臣民龍鬼蜎飛蛟行蠕動之類，心念、口言、身行之善惡。十四日遣太子下。十五日四王自下。二十三日使者復下。二十九日太子復下。三十日四

天王復自下。」然則，於六齋日，不肯茹素，或茹而疏忽，就都成爲懈怠業了。

又「三長齋月」即每年的正月、五月、九月，從早到晚，每日不過中食之戒。在此三齋月中不肯全茹素，就是不常修業。持具足戒，只在行住坐臥，名爲四大威儀，於持犯關頭，大有係繫。麁者有三千，細者有八萬。於大有失，是名不如法業。於小欠莊，是名微細罪業。「三千威儀」是細別比丘的威儀作法，三千者，極言其多。楞嚴經說：「三千威儀，八萬威細，性業遮業。」又「八萬律儀」行住坐臥之四威儀，各有二百五十戒，共爲一千。對於攝律儀戒等之三聚而爲三千。又對於殺盜淫（身之三支）兩舌、惡口、妄言、綺語（口之四支）之身口七支而爲二萬一千，又配於貪瞋癡之三毒及等分之四煩惱則得八萬四千，即八萬四千之律儀。今言八萬，僅舉其大數。

誠然，身戒並口業，共有七支，不謹愼者，是名心慧業。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一年三百六十日唯此八天，名爲八王，人於此八，應當諸惡莫作，即如自己妻孥，亦宜免於房事，否則即是造眾

罪業。

再次說十六惡儀。既說「惡律儀」即善律儀之相反，定時定事而守之行稱律儀。律儀有善惡。如戒法者是善之律儀。如畋獵殺生者爲惡律儀。涅槃經記述十六種惡律儀是：一、屠兒，二、魁膾，三、養豬羊，四、捕魚，五、獵師，六、網鳥，七、捕蛇，八、養雞狗，九、咒龍，十、作賊，十一、捕盜，十二、獄吏，十三、婬女家，十四、沽酒家，十五、洗染家，十六、壓油家。此等律儀，俱是不善，名無愍傷業。於孤貧鰥寡，不肯矜恤，是名無憐愍業。於鱗甲羽毛，不肯買放，是爲不拔不濟，是名無救護業。

才能較優，理合謙遜，反懷嫉妒，是名爲無度彼業。於普通人，生怨親想，是名爲不平等業。於五慾境，荒亂耽著，是名不厭離業。於衣食園林池沼，不惜寸陰，是名生蕩逸業。

血氣方剛，不愼慾事，而且放恣情欲，是名造眾罪業。但修世善，不辦出世，是名有漏業。或回向三有眾生，或回向西方淨土，即成出世莊嚴。僅肯回向三有，是名爲障出世業。「三有」是三界的異名，是生死之

境界。有因有果謂之有，三有者，三界之生死：一、欲有，欲界之生死。二、色有，色界之生死。三、無色有，無色界之生死。又一、本有：現生之身心，二、當有：未來之身心，三、中有：本有與當有中間所受之身心。欲界色界之生死，必有中有。此外尚有說三界爲四有、七有、八有、九有、十八有、二十五有、二十八有及二十九有等分類。

十八、向三尊發露以懺滅罪

如是等罪，無量無邊。今日發露，向十方佛、尊法、聖衆，皆悉懺悔。

像上述以業定名這許多種的罪相，實在是無量無邊之多，可是今日我知罪了，披發呈露，一本赤誠於十方三寶臺前，但求諸佛聖賢共鑒我心，聽我懺悔。

十九、結顯求願早成

願某等承是懺悔，無明等罪，諸不善業，盡皆消滅。所生福善，願生生世世，滅五逆罪，除闡提惑。如是輕重諸罪惡業，從今已去，乃至道場，誓不更犯。常習出世清淨善法，精持律行，守護威儀，如渡海者，愛惜浮囊。六度四等，常標行首。戒定慧品，轉得增明。速成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十力，無畏。大悲三念。常樂妙智，八自在我。皈依諸佛，願垂護念。

但願我等承以上懺悔之力，使因無明所起的許多罪惡以及一切惡業，致墮入到生死地獄之事等，全都能因之消滅。由懺悔改過後生出的福善，又使得我生生世世，有關五逆重罪，闡提大惡，乃至輕重諸罪一切惡業，誓不更犯。我心所向是「道場」。所以往後常常對出世清淨善法，精持律

行，正如冰清雪淨，心境不再染污。對於八萬四千威儀漸知謹愼守護，不使越軌，如同渡海的人小心翼翼，把持船舵，以免失事，爲了保全這輕浮無常的臭皮囊之身。

「道場」梵語是菩提曼拏羅，乃諸佛成聖道之處。是中印度摩揭陀國尼連河側，菩提樹下之金剛座。又得道之行法叫道場。又供養佛之處叫道場。維摩經說：「直心是道場」。輔行說：「嚴道場者，場者俗中亦以爲祭神處也。今以供佛之處，名爲道場。」又學道之處叫道場。註維摩經說：「僧肇曰，閑宴修道之處，謂之道場。」隋煬帝時以爲寺院之名。佛祖統記：「隋大業九年，詔改天下寺曰道場。」又爲法座之異名，如慈悲道場水陸道場等。

同時，六度四等，常標榜作爲利生首要不敢或忘。「度」六波羅蜜，譯言度。新稱波羅蜜多，譯作到彼岸。度即是度生死海；到彼岸是到涅槃岸，意義相同。波羅蜜的行法有六種：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進，五、禪定，六、智慧。華嚴經將六度譬喻爲：智慧爲母，布施爲乳母，戒爲養母，忍辱爲莊嚴具，精進爲養育者，禪定爲浣濯。修六度

各有滿時，尸毘王代鴿而死者，布施的圓滿；晉明王捨國者，戒的圓滿；孱提仙人割肉無恨者，忍的圓滿；大施太子抒海並讚佛者，精進的圓滿；尚闍梨鵲巢頂上者，禪定的圓滿；毗嬪大臣分地息諍者，智的圓滿。

六度有二義，一、對治之說法：對於善法有六不善法，一、慳法，二、惡業，三、恚心，四、懈怠，五、亂心，六、愚癡，以此六惡法因緣之故，不得無上菩提。爲破此六惡法之故說六波羅蜜。二、次第生之說法：菩薩捨一切世俗之物，出家學道，名爲檀波羅蜜。既出家受菩薩戒，名爲尸羅波羅蜜。以護戒之故，雖有打罵，亦默受不報，名爲羼提波羅蜜。戒既清淨，勤修善道，名爲毘梨耶波羅蜜。以精進之故，五根調伏，名爲禪波羅蜜。五根既調，知眞法界，名爲般若波羅蜜。

戒定慧品，念念增明。如來相好，令我速成。十方無畏，使我早就。「無畏」又稱無所畏，佛於大眾中說法，是泰然無畏之德。智度論說四無畏：一、一切智無所畏，佛於大眾中明言我爲一切智人而無畏心。二、漏盡無所畏，佛於大眾中明言，我斷盡一切煩惱而無畏心。三、說障道無所畏，佛於大眾中說惑業等諸障法而無畏心。四、說盡苦道無所畏，佛於大

眾中說戒定慧等諸盡苦之正道而無畏心。

三念就是指的：一、念佛是大醫王，二、念法是救病的良藥，三、念僧是看病的慈母。至於涅槃四德，名爲常、樂、我、淨。如得到眞我，就具足了八大自在。那就是㈠能示一身以爲多身。㈡示一塵身滿大千界。㈢大身輕舉即能遠到。㈣現無量類常居淨土。㈤諸根互用。㈥得一切法，如無法想。㈦說一偈義，經無量劫。㈧身徧諸處，猶如虛空。此等功德，克證圓成。歸依諸佛，攝受護念。

二十、明別相懺悔

某等前已總相懺悔一切諸業。

我們已將以前的總相懺悔的一切諸業，都澈底的消滅殆盡。

二十一、申示其意

今當次第，更復一一別相懺悔。若總若別，若麤若細，若輕若重，若說不說。品類相從，願皆消滅。

然後現就接著一定的次序來一一說明別相懺悔了。既是一一說明，這就顯示得與以前大有不同之處。這是因所造之業不同的緣故。

說總相者，是身口意三業同造，說別相者是眼耳鼻舌身意之六根各造。說麤相者是身三口四之惡業，即十惡中之前七惡：一、殺生，二、偷盜，三、邪婬，四、妄語，五、兩舌，六、惡口，七、綺語，所謂「七支」。說細相者是十惡中意業三支。一、貪欲，二、瞋恚，三、邪見。說輕相者是無心的誤失。說重相者是故意的猛作。可說者是人所共知，不可說者是唯己獨作。如是等品類相從之罪不勝其數，但願一齊都消滅掉。

二十二、懺身業三惡罪

別相懺者：先懺身三，次懺口四。其餘諸障，次第稽顙。

此段是對前之總相而言，以彰明後之別相。自此以下，有身三業，口四業，六根罪，三寶罪，雜業障等，是稱做其餘業障。而今都按著次序眞誠叩首一一披露。

二十三、觀物如己勸

身三業者：第一殺害，如經所明。恕己可爲喻，勿殺勿行杖。雖復禽獸之殊，保命畏死，其事是一。

身所犯三惡業，第一便是殺業。芸芸苦惱的眾生，迷失了本性，人我之見，各各都是這樣。可說是習染成性，沉迷而不覺察。尤其是世人大多只知寬恕自己的過失罪惡，而對別人則唯恐楚毒之不深，儘人皆有這等習性的。故此這裡就引用了經中佛語來激勸。經上說：以恕己爲比喻，我等迷昧眾生，自身雖有多大過錯，都不肯自責，自己子孫有過，也總是一味寬恕不究。因此就說：如果我今見到一切生靈物命，應當懷念自身或子孫

之身，而起可恕的念頭，如此不但就不肯殺害，連用木杖擊打也捨不得了。佛以恕己爲喻，可說妙極。要知一切生靈，其報體雖然有飛走鱗甲的不同，但是貪生怕死的心理，保身護命的本意，原來和人類是全然相同。

二十四、父母親緣勸

若尋此衆生，無始以來，或是我父母兄弟，六親眷屬；以業因緣，輪迴六道，出生入死，改形易報，不復相識。而今興害，食噉其肉，傷慈之甚！

尋是研究的意思。這節文辭，可說是言淺意深，如果不去細心研究，就很難得了解。所以須要研尋內典，才能明白。因爲非經不能陳說此事，非佛不能道得此言。梵網經說：「一切眾生，男者是我父，女者是我母。我從無始至今，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眾生皆是我父母。」今舉六道

眾生，乃是說豈獨人有父母，彼畜類傍生誰又無父母？故稱是我父母兄弟，六親眷屬，也就是這個意義。

假如我們見一切生靈肯作父母設想，那麼父母恩深，就應當生孝順之心；假如肯作兄弟去想，那麼兄弟義重，就應該生慈愛之心；假如肯當眷屬的想法，就自然而然生出親善的心理。

所以說「改形易報，不復相識」，當思我與眾生，從曠劫久遠以來互爲父母，既知互爲父母，則彼此有恩。今則以業因緣：因業不相同，而循業發現，改形易報，隔世昏迷，故此互不相識。以理推之，孰能無報？現在披毛戴角的畜類，怎知昔日不是自己的子女？現今的軟動蜎飛的昆蟲動物，安知往昔不是我的父母？既然知道可能是父母兄弟六親眷屬，理應善待，要孝順、慈愛、親善牠才是。可是相反地存心不良，興起殺害之心，殺其身食其肉，於心何忍？良知何在？這豈不是人生的悲劇？豈不是慘痛的事情？當然可說有傷慈祥到極點了。

二十五、引經為證

是故佛言：設得餘食，當如饑世食子肉想。何況食噉此魚肉耶？又言爲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俱是惡業，死墮號叫獄。故知殺害，及以食噉，罪深河海，過重丘岳。

引佛的語言就可以不起疑問。設得餘食是指生靈以外的一切可食之物。如園圃中瓜茄等類，食此等物，應當如在荒年不得食，所謂荒年饑世比如久旱不雨，人吃草根樹皮，面有菜色，身體浮腫而死，比比皆是，忍無可忍，自殺兒女爲食。餘食尚且如此，更何況去食噉生靈有命的魚肉，豈不更令人痛心嗎？

楞伽經又說因貪心謀利行殺，二者俱是惡業。以惡爲因，循業發現。以因趣果，死墮地獄無可置疑。不論食噉或是殺害，二罪是均等的。其罪深深似長河大海，其過過比重重疊疊的大山高嶽。重則難以超升，深則不能出脫。墮苦時間如此之長，不知幾時始能出獄？聽來豈不是使人心膽俱寒嗎？

二十六、昔迷不覺勸

然某等無始以來，不遇善友，皆爲此業。

我們自無始以來，所作所爲都是迷執造業，只知顛倒行事，逐波隨流。一向不遇善友良師，不逢出世大法。大致來說都是殺業者多，是以飄沉在六道之中，不能自出。

「出世」是如來出現於世。金剛三昧經：「佛言，善男子，汝能問出世之因，欲化眾生，令彼眾生獲得出世之梁。是一大事不可思議。」又智德兼備、所作已辦後，隱退長養之人，一旦人天惟轂，住於大小寺院，叫做出世。又出家出塵等超出世間，以修淨行，也叫做出世。總之，惡業凡夫，常沒常流轉無有出離之緣，然而由於佛的加被力，遂得成佛之大因緣，不外乎佛爲成就之而生於世。

二十七、循業招受畜果

是故經言：殺害之罪，能令衆生，墮於地獄餓鬼受苦。若在畜生，則受虎豹豺狼，鷹鷂等身；或受毒蛇蝮蠍等身，常懷惡心；或受麞鹿熊羆等身，常懷恐怖。

此段是經文，言殺害之罪，是乃以惡業爲因，招受三途果報，勢在必然。然而業因亦有上中下三品之不同，故招來惡果，亦有獄鬼畜三倫之異。所謂能令衆生墮入地獄，乃是爲業力所牽往，以下品之惡業，招畜生之習果。

畜生是通名，種類十分繁多。虎豹豺狼，山中的惡獸。鷹鷂是空中的惡鳥。毒蛇蝮蠍，是陸地的惡蟲。此等惡獸時常懷有兇惡心念，一觸就予人以傷害。至於麞鹿熊羆，則是山中弱獸，心膽怯弱，所以常常懷著恐怖，這是因前生殺業所致，故此時生怕死的念頭，可見畜類和人同樣俱有

貪生怕死的本性。

二十八、循業招受人報

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多病，二者短命。殺害食噉，既有如是無量種種諸惡果報。

按理來說，轉生爲人本是善果，爲何反而指是惡報呢？要知道緣有強弱，報有重輕。先說輕報與華報。輕報就是指的惡業力弱，善業力強，弱難勝強，仍然得受人果；但因惡業縈纏，招致多病短命二報。至於華報，華是比喻所得的假報，如人爲獲果實而植樹，正得其果實，兼可得其花，華即是華報；譬如眾生植善惡的業因，正報其業因的結果叫果報，又稱實報正報，附隨其實報正報而得的假果稱華報。例如不殺之因，遠感涅槃之果，就是實報；因之而得長壽，便是華報。華報大體上因人福未盡，宿善力強，現惡未熟，果報後招。先在人身上顯現華報，報後則必招惡果。

或者由於軟心作惡，業力微弱，故招人中輕報。人有二種業，一是多病的人，因爲宿善未盡仍得人身，可是前惡的影響，現今便報生多病。例如體生瘡疥癩癬等，惡氣難聞，使人掩鼻不前；或者肚腹虛脹，黃疸浮腫，只得常輾轉床側，度日如年。雖說苦楚比畜生好些，仍是痛苦難熬的事。二是短命的人，是因宿善力稍勝於惡故招人報，只是因惡業既重，善難勝敵，所以招致短命的報應。生命是最寶貴的，一旦失去苦不待言。以上兩種痛苦不堪，全是因前世不但不肯放生，而且多喜殺害，故此招得此兩種苦報了。

二十九、結歸懺悔

是故至誠，求哀懺悔。

所以用了至誠的眞心，在三寶前哀哀懇求，一意懺悔過往的錯失，無量的罪過。

三十、因迷遂起惡心

某等，自從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有此心識，常懷慘毒，無慈愍心。

善惡心腸人人具足，由來已久。故說無始以來有此識心。「心識」小乘俱舍以心與識爲同體異名，大乘唯識以之爲別體。有一識乃至無量的差別。止觀說：「對境覺智，異手木石名爲心。次心籌量，名爲意，了了別知名爲識。」故識者心之異名，了別之義。心對於境而了別，稱做識。是心此心實具有善惡二種的不同。

雖說其間遇佛聞法的也是有的，可是因迷重不肯秉教修行；或是雖然修行，終因業的阻障，依然悠悠緩縱。雖有聞思，由於善弱惡強，依舊不免輪迴生死。因此遇境逢緣，不能自作主宰，常爲瞋惡忿恨所使，故心懷慘毒，使此慈愍善心，全無發現。

三十一、歷示惡事因由

或因貪起殺；因瞋因癡，及以慢殺；或興惡方便，誓殺願殺；及以咒殺。

殺惡而成業，業必有因。因即是惡心所，所以說是因貪起殺。而貪瞋癡慢實在是根本的惡心所。

「慢」恃己而凌他之意，是十六惑之一，有七慢九慢之別。俱舍論說「七慢」：一、慢，於劣而謂己勝，於等而謂己等，是於境雖稱而以心高舉，故名爲慢。二、過慢，於等而謂己勝，於勝而謂己等。三：慢過慢，於他勝中而謂己更勝者。四、我慢，執有我，有我所有的而使心高舉者。五、增上慢，未證得聖道而謂已證得者。六、卑慢，於他多分勝中，而謂己少分劣者。七、邪慢，成就惡行，恃惡高舉者。

唯識述記說：「九慢」：「九慢者大乘中不見其文，顯揚第一云：

『如經說三慢類，我勝我等我劣。婆沙論及俱舍論說有九慢。』一、我勝慢，於與我同等者而思我爲勝，是七慢中之過慢。二、我等慢，於比我勝者而思我爲等同。三、我劣慢，於比我多分勝者而思我爲少劣，是即七慢中之卑慢。四、有勝我慢，思他比己爲勝，是即於勝而思己劣者。五、有等我慢，思他與己等，是即於等而思與己等者。六、有劣我，思他劣於己。七、無勝我，思他於己無勝。八、無等我，思他於己無等。九、無劣我，思他於己無劣。然則此九慢者三慢之分類也。」

譬願咒詛，是行惡之前的方便之法，都是由於惡心所使而起的。「咒」是爲殺人念誦咒咀之咒。咒咀神爲起屍鬼，即梵語毘陀羅。「方便」梵語謳和，有二釋：一、對般若而釋：達於眞如之智爲般若，通於權道之智爲方便。權道乃利益他之手段方法，依此釋大小乘一切佛教概稱方便。方者方法，便者便用，便用契於一切眾生之機的方法。二、對眞實而釋，究竟之旨歸爲眞實，假使暫廢爲方便。故又名善巧，或是善權。即入於眞實能通之法。又利物有則之方，隨時而施曰便，依此釋，別爲小乘入大乘之門，故謂之方便教。三乘爲通於一乘而設者，故亦名方便教。

三十二、貪殺的罪過

或破決湖池，焚燒山野，畋獵漁捕。或因風放火，飛鷹放犬，惱害一切。如是等罪，今悉懺悔。或以檻弶坑撥，扠戟弓弩，彈射飛鳥走獸之類；或以罟網罾釣，撩漉水性，魚鼈黿鼉，蝦蜆螺蚌，濕居之屬；使水陸空行，藏竄無地。或畜養雞豬，牛羊犬豕，鵝鴨之屬。自供庖廚，或賃他宰殺。使其哀聲未盡，毛羽脫落，鱗甲傷毀。身首分離，骨肉銷碎。剝裂屠割，炮燒煮炙。楚毒酸切，橫加無辜。但使一時之快口，得味甚寡，不過三寸舌根而已。然其罪報，殃累永劫。如是等罪，今日至誠，皆悉懺悔。

此段是正明依貪使而起殺惡之罪。湖與池是水居眾生的住宅，而人去掘破其池，決涸其水，兜摝魚蝦，傷殺生命。上至深山，下至曠野。山有

樹林，野有叢草，是陸居眾生的窠窟。那些畋獵的人，焚其林，燒起草，殺傷林野中的生命。是以畋獵依山野造罪，漁捕依湖池作業；山野湖池成了造罪之處，畋獵漁捕，成了造罪之人。

鷹是鷙鳥入水啣魚，犬是獵狗登山咬獸，二者皆是被人主使，故其罪應歸於主人。惱害一切的一切是指魚獸，魚獸爲所惱害，鷹犬爲能惱害，如是等罪，都要懺悔。檻弶坑撥，是兜攔走獸的用具，扠戟弓弩，是彈射飛禽之殺器。罟網罾釣是撩漉水居眾生的物件。古今來有如以上等等殺具，使水陸空三行眾生，藏竄無地，逃遁無門。

再說雞鴨豬羊等類，都是柔弱善良的畜牲，受著人們的畜養。但人們畜養的動機，卻是爲了供庖廚之用，即使不是自己親手去殺，也必要雇人代殺，其罪仍歸於主人。試看臨刑之時，雖是畜獸，其痛苦哀聲和人無異，當其哀聲尚未完畢，即被人括去毛，拔掉翅，剜去甲，削掉鱗，那些痛楚殘酷，誠然是不堪言喻。霎時間但見身首異處，骨肉安放異方，加上剝、裂、屠、割上身；炮、燒、煮、烙於體，這麼樣般的狠毒屠害的罪惡，試問魚獸何辜？橫受此罪惡的施暴？

然而人卻不曾想到他們這樣的殘忍不良，濫殺無辜，不過爲了快一點的食欲罷了。其實，眞正又能享到多少的滋味呢？爲來爲去，不過爲三寸的舌根，這可說是因小失大，可悲可嘆之至。上述這些的罪過，現今都要本著誠心，全都要痛加懺悔。

三十三、瞋殺的罪過

又復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或復興師相伐，疆場交爭，兩陣相向，更相殺害。或自殺，教殺，聞殺歡喜。或習屠儈，賃爲刑戮。烹宰他命，行於不忍。或恣暴怒，揮戈舞刃。或斬或刺；或推著坑塹；或用水沉溺，或塞穴壞巢；或土石磕礦；或以車輾轢；踐踏一切衆生。如是等罪，無量無邊。今日發露，皆悉懺悔。

此段是正明依瞋使而起殺惡之罪。

古今來的帝王圖王霸國，興師相伐，裂土分茅疆場交爭，或者自去衝鋒陷陣，或是派兵遣將出征；班師獲勝心中歡喜。此等殺害之罪，雖丘嶽亦不足以比喻其高。

屠兒宰儈是惡律儀，刑殺誅戮，受賃得錢，烹宰他命，猶行不忍之殺。至於恣任一時之暴怒，揮戈舞刃，斬首刺身，爭戰之時誠是一歡一切，於高推下排石滾木，使敵人墮坑落塹。於上流放下供水，使敵軍沉溺亡身。此外又如塞蟻穴，壞蜂巢，土石碓磑，壓捺眾生，或用車馬輾轢，殺傷生靈，或者故意踐踏昆蟲，打撲蚊蚋。以上種種皆是因瞋而造罪。今日發露誠心，願對此無量無邊重罪，都全心全意地懺悔。

三十四、癡殺的罪過

又復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或墮胎破卵，毒藥蠱道，傷殺眾生。墾土掘地，種植田園，養蠶煮繭，傷殺滋甚。或打撲蚊蚋，掐嚙蚤

虱。或燒除糞掃，開決溝渠，枉害一切。或噉菓實，或用穀米，或用菜茹，橫殺衆生。或燃樵薪，或露燈燭，燒諸蟲類。或取醬醋，不先搖動。或瀉湯水，澆殺蟲蟻。如是乃至行住坐臥，四威儀中，常常傷殺飛空著地，微細衆生。凡夫識闇，不覺不知。今日發露，皆悉懺悔。

此段是正明依癡使而起的殺害之罪。此等罪相不大，報亦延遲。

此等罪惡造因是或有知識故作，或因愚迷而不覺，或爲衣食而資生，或因習久而成性。其事非出於一概一端。如說賣毒墮胎、蠱道傷生，是有知識而故作之惡，其報較速而且大；掘地種田、養蠶煮繭，是爲衣食資生而傷生，其報延遲而較小。但佛門四眾弟子造此業就大大不該了。

至於撲打蚊蚋、掐嚙蚤虱、燒除糞掃垃圾、開決溝渠池塘，此等傷生，本屬枉害，菜實穀米菜蔬中藏有動物昆蟲，傷之獲罪輕微，這是因爲過失橫殺。因此住山道人，每於拾薪汲水，柴薪多要分析審察，如是水還

要用布爲囊淨濾一番，目的是恐妨犯了殺戒。佛觀一鉢水，八萬四千蟲，可見飲水燒薪都得小心。

比如佛前之燈本是供養獲福，夏天宜用網罩，不然的話燒殺飛蛾，也將獲罪。熱天沸湯也不可大意，隨處潑散，就不免傷生了。據上所述，眞實護生在行住坐臥之間都須留意，時時處處都要很小心，微細眾生是無處不有的，凡夫不察，就在不知不覺犯了殺傷的過失。而今發露，都得加以懺悔。

三十五、慢殺的罪過

又復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或以鞭杖枷鎖，桁械壓拉，拷掠打擲；手腳蹴踏，拘縛籠繫，斷絕水穀，如是種種諸惡方便，苦惱衆生。今日至誠，向十方佛尊法聖衆，皆悉懺悔。

此段是正明依慢使而起殺罪。慢是根本惡法，亦是與生俱來的無明。人對於畜，官對於民，主對於奴，父對於子，師長對於生徒，往往生起慢心，於是在不知不覺中造罪。這裡所說的鞭杖，是指人對牲畜的刑具；枷鎖是官對民的刑具。桁者是以木塞口，械者是以木壓足；此乃昔時官治民的刑法，如民不認其罪，則壓拉使之承招。拷掠打擲，主人對於奴婢的刑法；蹴躪踐踏，是父子生徒間都不免的。以上都是困苦身體之罪。惟拘縛籠繫、斷絕水穀，則有奪命之虞，較前困身之罪，尤爲難懺。

如是種種不一之惡，是以方便之法來苦惱眾生，將來受報，亦當不在少處。故今以至誠，向十方佛尊法聖眾，皆悉懺悔。

三十六、承懺生善

願承是懺悔殺害等罪，所生功德，生生世世，得金剛身，壽命無窮。永離怨憎，無殺害想。於諸眾生，得一子地。若見危難急厄之

者，不惜身命，方便救脫。然後爲說微妙正法，使諸衆生，覩形見影，皆蒙安樂。聞名聽聲，恐怖悉除。

諸佛菩薩所以教令懺悔，是因爲懺悔確實有滅惡生善之功；猶如雲開日現，垢盡鏡明。所以說是承懺生善。我們唯願依仗諸佛菩薩，懺悔現前殺害等罪，發生功德，願生生世世，捨此臭穢身，而得金剛身，所獲壽命，無盡無窮。

既然得成正果，有金剛不壞之身的同時，必然是有平等心，胸懷寬廣，離怨親想。對於一切衆生，慈愛如子。若是見到有危難臨急極困的人，甚至不惜身命而度脫。然後爲說微妙正法，使諸衆生，覩形見影，身安心樂；聞名聽聲，亦不驚不怖。

三十七、稽顙歸依

我今稽顙，歸依於佛。

南無毘盧遮那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彌勒佛。南無龍種上尊王佛。南無龍自在王佛。南無寶勝佛。南無覺華定自在王佛。南無袈裟幢佛。南無師子吼佛。南無文殊師利菩薩。南無普賢菩薩。南無大勢至菩薩。南無地藏菩薩。南無大莊嚴菩薩。南無觀自在菩薩。

三十八、今懺盜惡

禮諸佛已，次復懺悔，劫盜之業，經中說言：若物屬他，他所守護。於他物中，一草一葉，不與不取。何況竊盜？但是衆生，唯見現利。故以種種不道而取，致使未來受此殃累。

說到盜，是以不與而取。若以不與而取，則無公私明暗，俱得盜之

名。因此經中說，假如物屬他，他所守護，於他物中，莫道是多是少，他若不與，則萬不能取。如說至少之物，就算是一根稻草、一片柴葉，他不肯與，只好由他。你若勉強取來，便得盜之名。明取尚且是盜，更何況是暗中竊取呢？

可是由於眾生習慣成性，久而不覺，但見眼前有利可圖時，便用了種種手段，千思百計設法獲得，即使用了很多不合道理橫蠻方法來強取，干犯法紀，就於未來遭受到災殃連累，窮劫經年也是未能得到解脫，是何等可悲可歎的事！

三十九、盜業的苦果

是故經言：劫盜之罪，能令衆生墮於地獄餓鬼受苦。

盜是竊盜的略名，強盜與小偷全包括在內。盜有六類：一、有強盜，公然而取。二、有弱盜，私竊而取。三、有奪盜，但奪財，不傷命。四、

有劫盜，既劫財，又傷命。五、有大盜，當道揚威，假公濟私。六、有小盜，暗地圖謀，侵凌誣騙。種種不法橫爲，難以盡述。總之劫盜之罪其罪非輕，有上品罪，招地獄果報；有中品罪，招餓鬼報；有下品罪，招畜生報。因此經中明白地表示，犯了劫盜不法行爲，就使得後來墮入地獄餓鬼道中受無邊的苦楚了。

四十、受畜生果報

若在畜生，則受牛馬驢騾駱駝等形，以其所有身力血肉，償他宿債。

福從善得，罪由惡成。罪既是惡，以惡爲因，必招苦果。現說畜生，乃是下品惡業所招。畜類有牛馬驢騾駱駝等形，此等是大身畜生。以果論因，判爲下品。以心力而言，是造罪時心力不猛，故判爲下品。若依物力而言，則不在少處。如果所欠物力不多，則斷不致招大身畜報。

以道理來論，雖然受的大身，還是屬於輕微的報應。因爲以牠的身力血肉，能償先欠之債，先債償完之後，就可以復還人道。佛經說：「以人食羊，羊死爲人，人死爲羊。」即是此意。

四十一、受人間的果報

若生人中，爲他奴婢。衣不蔽形，食不充口。貧窮困苦，人理殆盡。

這類人原本是由畜生業盡，回來作人；因此爲奴爲婢，以顯負債之報。此報還不算重。因其前世奪取人衣，故受衣不蔽體之報；搶奪人食，招食不充口之報；形不遮蔽，受寒凍醜陋之苦；口不充腹，受饑餓惡味之苦。所以說貧窮困苦，到那時，人不像人，完全失去了人的福份，故此說是人理殆盡。

四十二、結歸懺悔

劫盜既有如是苦報，是故今日至誠，求哀懺悔。

以上所招果報，使人聽來寒心喪膽，所以今日要以至誠之心求佛哀佑，這一切的一切全然來懺悔。

四十三、懺恃勢強奪侵凌罪

某等自從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或盜他財寶，興刃強奪。或自奮身，逼迫而取。或恃公威，或假勢力。高桁大械，枉壓良善。吞納姦貨，拷直爲曲。爲此因緣，身罹憲網。或任邪治，領他財物。侵公益私，侵私益公。損彼利此，損此利彼。割他自饒，口與心恪。竊沒租估，偷渡關津。私匿公課，藏隱使役。如是等罪，皆悉懺

悔。

財寶乃是個人的福業所招，因果經中說：今生富貴，從禮事三寶中來。惡人不怨自己宿世不修，今生無福。見了人家的財寶，就起了盜心。因爲恃著強橫的力量，居然用兵刃武器來搶奪。只不過爲一點虛財，就不顧身命去搏取，可是這卻是強盜的行爲；或者有用非常恐怖的強迫手段威嚇逼取。像這樣危言恐嚇或用武器加身的惡霸手段，實際上就是強盜的手法，二者是同樣的不法行爲。

也有的貪官污吏，假上級的威權，藉當道的勢力以達到不法取得的目的。此外兵丁恃武力，奴隸仗主人的惡勢力，都說得上是假威恃勢。桁械乃是刑具，如以高桁挺其身，大械壓其膝，明知其人冤枉，只因暗地裡已受了錢財的賄賂，就蒙昧了良心，枉屈了好人，這樣的爲民父母，倒不如說他是衣冠強盜。既吞納了人的資財，又受了奸人的賄賂，以曲爲直，拷直爲曲。爲此而身遭法網，以昭現報。再有上級長官，受了他的運動，得了他的財物，故意縱他邪治，任他將公家之物，自飽私囊。這實在是侵公

益私。也有的謀奪他人私產，充作公用之費，這叫做侵私益公，實則於中中飽。

損他人的財物，以肥一己，這是損彼利此；對他人之物轉作人情，這是損此利彼。口說公道而假公藉私，口說大話施與而心不肯捨，這叫做口與心違。

盜竊租糧，埋沒估殖，是爲不義取財。至於偷渡關津，不肯完稅；或是將民脂民膏、國家公課，藏匿私家，使役取用，罪在不赦，國法難容。過去有如上這許多罪惡，倘不至心懺悔，後來必然受災受累無有窮日。

四十四、懺混用宗教財物罪

又復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或是佛法僧物，不與而取。或經像物，或治塔寺物，或供養常住僧物，或擬招提僧物，或盜取誤用，恃勢不還。或自借，或貸人，或復換貸漏忘。或三寶物，混亂雜用。或

以衆物，穀米、樵薪、鹽豉、醬醋、菜茹、果實、錢帛、竹木、綿綵、旛蓋、香花、油燭，隨情逐意。或自用，或與人。或摘佛花菓，用僧鬘物。因三寶財物，私自利己。如是等罪，無量無邊。今日慚愧，皆悉懺悔。

普通一般人對不與而取稱作是犯下了盜罪。個人私物尚且不可不與而取，又何況是三寶之物呢？須知佛法僧是世間的無上福田，是至尊至貴，所以尊稱作寶。故而偷盜官廳、公家之物，其罪尚輕；然而盜三寶之物，其罪即重。佛滅度後，在遺法時間，在俗男女，或出家僧徒，不逢善知識；不遇明師，不知罪福，不信因果，所以留下三寶，教人向善。經是法寶，無論是由天竺翻來，還是在中國撰述，都可稱爲法寶。像是聖像，不論是紙畫木彫、針繡丹青，都是佛法身像，是佛的應身。所以經像都可稱爲佛寶。再次談到治塔寺者：塔，梵語窣多波，在高顯頂端，或安佛舍利，或設佛金容。佛院叫做僧伽藍，乃是眾園大寺，是供佛法處，眾僧在

此中依之精修，故知均是法物。治塔寺物之治，乃是修理之義。塔寺之物是供養諸僧閣寺僧眾之物。

「招提」梵名拓鬪提，譯名四方；謂四方之僧爲招提僧，四方僧之施物爲招提僧物，四方僧之住處爲招提住處。魏太武造伽藍，以招提名之。由是招提二字遂爲寺院的異名。寺中所有諸物，凡是四方來的僧人都屬有分，如施者欲供養四方僧人，常住僧倘不肯給與，就獲得以上的罪。三寶之物，即使一分一釐都是不可混用，混用尚且不可，更何況不與而取？

盜取是說故意的偷竊，誤用則是無心失犯；這卻是有所差別的。至於勢是官勢、財勢、勢力，因有上述勢的憑藉，不肯酬償三寶，故稱恃勢不還。或是親身借用，或教人貸借，或以輕換重，以賤易貴，都是有罪的。或得意不還，或失意漏忘，也都同樣的有罪。

所謂混用三寶之物，是說的以佛法款，建造僧堂，以刻經錢，去供給大眾，俱是有罪。一如古德所說：「以磚錢買瓦，受火枷刑。」混用之罪不是太可怕了嗎？

其次說到日常所用的食米、燃薪、鹽、豉、醬油、醋、蔬菜、水菓、

金錢等有價之物，竹木、綵布、懸幡、香、花、油燭等，都不可以隨自己的心意任性地胡亂化費，或者自己私用，或者隨便給予他人，或者把供佛的無上香花果物私自拿下，或是漫用僧人頂上之帽及一切莊嚴之具等；凡是將三寶所屬的財物私自取用，這些罪是不可計數。

「旛蓋」梵語波哆迦，爲表世尊威德所作之莊嚴具，猶如大將的旌旗；又爲祈福懸掛的旛布。佛言有五種旗旛是：一、師子旛，二、莫羯羅旛，三、龍旛，四、揭路荼旛，五、牛王旛。又有所謂續命神旛，即是指祈壽命延長的神旛。更有薦亡旛等。「鬘」是說的瓔珞。

我們如過去曾作了以上的罪，從現在必須痛切懺悔。將來未作的罪，尤其誓不去作。

四十五、懺親緣同事私佔罪

又復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或作周旋朋友，師僧同學，父母兄弟，六親眷屬；共住同止，百一所須，更相欺誑。或於鄉鄰比近，移離

拓牆，侵他地宅。改標易相，虜掠資財。包占田園，因公託私。奪人邸店，及以村野。如是等罪，今悉懺悔。

周旋即是親善往來，或是在俗朋友，或是出家同師，或是同胞手足，或是伯叔弟兄，乃至父母六親姊妹四眷等，或同一鄉住，或同一井住，一寺住，一堂住，一室住，凡百所受用物，各有分限。或有欺騙，便懷盜心；或有誣罔，就是妄語。如此均將獲罪。

比鄰是毘連的鄰居。籬是竹籬，牆是牆壁。移籬是指故意移開了籬笆，便可侵他幾分基；拓開牆壁，可以佔他幾分地。或者是在未移拓前改立標記，換易形相，這些都是作惡犯罪的行爲。何況如擄掠他人資財、霸佔他人的田園，依仗公家勢力來逞私快，都是極端的不法的行爲。邸是旅邸，店是商店，村野是人聚物屯的地方；凡對旅店村舍用勢力來奪取所有物品，就都犯上侵佔掠奪的罪了。像上述這些罪過，犯的人很多，現在就要仔細地懺悔。

四十六、懺攻誘枉壓無辜罪

又復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或攻城破邑，燒村壞柵。偷賣良民，誘他奴婢。或復枉壓無罪之人，使其形殂血刃，身被徒鎖，家緣破散，骨肉生離。分張異域，生死隔絕。如是等罪，無量無邊。今悉懺悔。

城是城池，邑是縣落，村是村坊，雖然三者是有大小的分別，但皆是人家聚居之地。柵是關；不論村邑鄉鎮都設置關柵，作爲防禦敵人之用。這裡所說攻下了城破壞了鄉落，燒了村莊弄壞了關柵，這是一幅率眾搶掠霸力蠻取的景象！至於暗地出賣良民、偷偷引誘奴僕等卑劣的偷盜行爲，雖然不如前項的霸力，但總是作奸犯科。良民無罪，怎奈用了勢力來枉壓；奴婢何辜，卻出以謊言欺騙的方法來引誘！重一點的作法使他們的形體在血刃下喪命，輕一點也要他們受了枷鎖繫縛，貶徙遠方。總是使得家

緣破散，父子夫妻，不能聚在一起，活生生的骨肉拆散，天各一方。生離死別，情何以堪？異地淒涼，徒然神愴！眞是自此以後生死隔絕兩茫茫，造罪的人其罪可說無量無邊了，如此的罪過，現今就趕快的懺悔吧。

四十七、懺貿易欺騙漁利罪

又復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或商估博貨，邸店市易，輕秤小斗，減割尺寸。盜竊分銖，欺謰圭合。以麤易好，以短換長。欺巧百端，希望毫利。如是等罪，今悉懺悔。

坐賈叫估，行易叫商。博貨，指拆兌行家。市易，指零販邸店。古代所以建立升、斗秤、戥、丈、尺、衡度等，只因人心不古，奇巧百端。建立上述之物，就是用來平天良的。用秤戥，是來平定重輕如何；用升斗，是計定多少；用丈尺，才能識別短長，有了這些作爲準則，就可以免去無

謂的爭執。

可是還是有造罪的小人，用秤則輕出重入，用斗則小與大納，用尺則賣短買長、減割尺寸；這都是數量的弊病。至於盜竊分銖，指衡量之私；欺罔圭合，升斗的私弊。還有麤好短長，更互換易，無非是爲圖一些漁利吧了。像這樣的罪，又怎能不懺悔呢？

四十八、懺暗地圖謀邪命罪

又復無始以來，至於今日。穿窬牆壁，斷道抄掠。抵捍債息，負情違要，面欺心取。或非道陵奪，鬼神禽畜四生之物。或假託卜相，取人財寶。如是乃至以利求利，惡求多求，無厭無足。如是等罪，無量無邊，不可說盡，今日致禱，向十方佛、尊法聖衆，皆悉懺悔。

穿窬是挖壁拆牆，鑽身入室，是竊取的行爲；截斷行路、抄物掠財，

是劫取的動作；抵抗捍辱、負債短息、辜負前情、違背要約，是企圖賴取。所以說面欺心取。非道是指隱慝僻處，逢人則侵凌強奪，是野蠻取；乃至鬼神物、禽畜物、四生物，是胡亂取；假託卜課相面，斷人吉兇，是邪命取；甚至以少利求多利、惡求多求，是多貪取。所以說無厭無足。如上的七科之罪，無量無邊，說不能盡。現在三寶前，誠心的乞求懺悔。

四十九、承懺生善

願承是懺悔，劫盜等罪；所生功德，生生世世，得如意寶，常雨七珍，上妙衣服，百味甘饌，種種湯藥，隨意所須，應念即至。一切衆生，無偷奪想。皆能少欲知足，不耽不染。常樂惠施，行給濟道。捨頭目髓腦，如棄涕唾。迴向滿足，檀波羅蜜。

願仗懺悔盜罪之力，使塵去而鏡明，雲開而月現。所生功德生生世

世，常得摩尼寶珠，稱心如意。雨七種珍寶，並衣用妙服。餚饍湯菜，隨意所須，應念即至。令諸一切不起盜心。於諸般妙樂，不起染污之心。設大施會，生歡喜之心給濟孤苦，無厭離之心。捨身命財，有如棄唾之心。願所發道心、所生功德，盡皆迴向，成檀那波羅蜜功德。

「檀波羅蜜」六波羅蜜之一，又十波羅蜜之一；檀爲檀那之略，譯作布施或施主，以財或法施與人的意思。波羅蜜譯作度，或是到彼岸，即是度生死海而到涅槃彼岸的行法。布施即其行法之一。

五十、懺淫業的過惡

某等，次復懺悔，貪愛之罪。經中說言：但爲欲故，關在癡獄，沒生死河，莫知能出。衆生爲是五欲因緣，從昔以來，流轉生死，一切衆生，歷劫生中。所積身骨，如王舍城，毘富羅山，所飲母乳，如四海水。身所出血，復過於此。父母兄弟，六親眷屬，命終哭

泣，所出目淚，如四海水。是故說言：有愛則生，愛盡則滅。故知生死，貪愛爲本。

經中說眾生只爲了淫欲一事，造下深重罪惡，關在癡獄之中，沉沒生死河內。萬劫千生，不知道何時始能出脫？由此可知五欲因緣的厲害。正是往昔以來，死生生死，好像旋轉火輪，忽上忽下；又如潮水一忽兒漲一忽兒消，並無休止的時候。因此佛說：一切眾生，在歷劫生中所積身骨，如同王舍城的毘富羅山之高。

「王舍城」梵名曷羅閣姞利咽城，在中印度摩伽陀國，頻婆娑羅王自上茅城的舊都遷於此。圍繞在王舍城的有天竺五山，智度論說：「問曰，何以多住王舍城，答曰，以坐禪精舍多故，餘處無有。如竹園（在平地）、毘浮跋恕（高山）薩多般那求呵（南山石室）、因陀羅勢羅求呵、薩簸恕魂直迦鉢婆羅、耆闍崛。五山中有五精舍。」

至於一切眾生所飲母乳，又如同四大海水之深。而母之血水，變乳之多更超過了四海之水。父的六親、母的六親、伯叔兄弟的六親，各各皆有

眷屬，因我身命終，悲哀哭泣，所出的眼淚也可以比擬四海。是以生死的根本就依於愛而來，欲了脫生死得大自在，祇有一個辦法——除去貪愛希慾之心。

五十一、淫欲的苦果

所以經言：淫欲之罪，能令衆生，墮於地獄餓鬼受苦。

佛說：如是因，如是果，如是緣，如是報。今生以淫業爲因，後世便趨於三途劇苦之報。以淫爲諸惡之首，其業報有上中下三品的不同。有地獄、餓鬼、畜生三倫之異。此節先說上中二品，即墮餓鬼與地獄二道，以明其果報之相。

五十二、在畜道中苦果

若在畜生，則受鴿雀鴛鴦等身。

畜牲有多類之別，有毛群，有羽族，現所說的淫業，是受羽族之果。鴿雀鴛鴦，是多淫的鳥，以求因果相符。或者有人會問：常聽俗語說：「萬惡淫爲首」，即是淫罪是罪惡中居上首，爲何招受此種鴿鳥身之報？如此看來，似乎比殺盜二業爲輕。但比較不如驢騾之報呢？是什麼道理啊？回答是：淫業雖重，不比前二者，世間斥爲萬惡之首的原因，乃爲了眾生因多淫一事就自然地會牽動餘業。比方說爲了滋補色身而起殺業；爲了淫業而攀花折柳，生起盜業。況且爲了淫業姦情，多招致有害夫殺妻以及種種離奇命案等，因此說它是萬惡之首。

再說，因其殺業而墮入畜道，爲向被殺者酬償命債。因盜業而受畜牲之身，或拖犁帶靶，或被人乘騎，皆是償還財債。今以淫業墮入畜道，既非殺就無命債可言；又不是盜，也就無有財債，祇是因其罪長福消，乘業而墮入畜道，因其業稍重的，就墮入此等鳥身，以彰其淫業之報。

五十三、在人道中苦果

若在人中，妻不貞良，得不隨意眷屬。淫欲既有如此惡果，是故今日至誠，求哀懺悔。

這淫報與以前二種殺盜之報顯然的不同。前說的殺業，招來多病短命，盜業則業感爲奴爲婢；或是先受華報，或後來受餘報。現今說的淫業，不是報在自己身上的，而是報在妻子的身上。

須知眷屬不能隨意，其意義是：一、使露其醜，二、以惱其心。因過去作業時淫他人之婦，今就招來他人亦污自己之妻的果報。他淫人時使人夫妻不和，長幼含羞，故招來不隨意的果報。既然淫欲的後果是如此可怕，又怎能不誠切的懺悔才是啊！

五十四、醜惡的行為

某等，又復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或偷人妻妾，奪他婦女，侵凌貞潔。污比丘尼，破他梵行，逼迫不道。濁心邪視，言語嘲調。或復恥他門戶，汙賢善名。或於男子五種人所，起不淨行。如是等罪，無量無邊。今日至誠，皆悉懺悔。

人家妻妾是他個人別業所結媾的姻緣，於你是無有關係。可是你偏要去犯他人的妻妾，別人怎肯允許呢？人家不肯，你又要作偷香竊玉的行瘠，瞞人而犯人之妻，這種偷偷摸摸的行爲不是偷是什麼？故在淫惡上加上了盜惡，犯了雙重的罪惡。

又如別人家的寡婦，守節潔身；鄰人家的處女操志守貞，都是世道的模範風尙，但是你偏偏要破了人守節之心，抱貞之志，污辱其清白，侵侮其身體，如此敗壞風化，實是國法所不容的。

其次，比丘尼持三百七十五條戒，戒品精湛，清修梵行。你偏偏要去污染其身，害她破戒，這和犯忤逆的大罪同。又強逼就範，強行姦污，更

是罪無可逭。

欲念是最穢不淨的，故說是濁心。發於外的就是邪視和邪行，犯淫的男女，用言語弄引調情，嘲笑戲謔不一而足，害得貞良門戶的人家，受恥抱恨，善行嘉名，全然受污，世罪雖淺，天譴可不是等同小可的。

再說到世間更有一類男子，因受夙世多淫的報應，以致陽物有了五種怪異之狀：一、生來就萎縮得似是無有。二、割勢成爲被閹無陽具之身。三、遇色欲時男根即挺起出醜。四、逢男變女，逢女變男。五、半月陽物，半月陰物。第四、五兩種即是陰陽人，亦是世所說的人妖。以上五種起不淨行，或於其道，或非其道而行，其罪都是相等的。這樣的種種罪行，如今一一懺悔。

五十五、承懺生善

願承是懺悔淫欲等罪，所生功德，生生世世，自然化生，不由胞胎。清淨皎潔，相好光明。六情開朗，聰利明達。了悟恩愛，猶如

桎梏。觀彼六塵，如幻如化。於五欲境，決定厭離。乃至夢中，不起邪想。內外因緣，永不能動。懺悔發願已，歸命禮三寶。

承此懺悔之力，願所生功德，盡皆迴向西方，莊嚴淨土。盡此報身，先生極樂，七寶池中蓮華化生。自此以後就不必由胞胎受生，自然是無比的清淨皎潔。這樣就可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智慧光明，六根開朗。使見明而聞聰，覺利而知達。

因此能明白了悟，認識所謂恩愛不過等同桎梏。「桎梏」在足者叫桎，在手者叫梏，都是刑具；而六塵所見，即眼睛看到，耳朵聽到，鼻子嗅到，舌頭嚐到，身體觸到，心意想到的，不過是像幻的化的境遇，幻化之境忽隱忽現，若有若無，實是非常的空泛。於是對五欲之境，也就自然生起厭離的心願。既如此，不論清醒時或睡夢時，常存正念，心中不起邪思了。

內外因緣是：內因緣爲己之眷屬，除此皆是外因緣。因爲心中豁朗悟達，故此對內外因緣來說，也永久不再動心。如此懺悔發願，歸命禮諸三

寶。以上身業方面的懺悔，到此爲止。

五十六、懺口業四惡罪

前已懺悔身三業竟。今當次第懺悔口四惡業。

五十七、口業的過患

經中說言：口業之罪，能令衆生墮於地獄餓鬼受苦。若在畜生，則受傴鵌鴝鴝鴝鳥形。聞其聲者，無不憎惡。若生人中，口氣常臭。有所言說，人不信受。眷屬不和，常好鬪諍。

按經中所說口業之惡，也是三途之因。循此惡因，上品墮地獄，中品墮餓鬼，下品墮畜生。地獄餓鬼二趣，受苦時長，不是肉眼所能見的，暫時不去說它。現在只就世人所能聽聞見到的，即是畜生趣來談談。

鵂鶹，一名怪鴟鳥。牠的眼睛白天是見不到東西的，只有晚上卻能什麼都看得精細。鴞鴞，一名鵂鶹，其聲令人討厭。這二種都是不吉的怪鳥，故說無不憎惡。

惡口業最輕的報應即使不墮入惡鳥道，並轉世幸得人身的話，也要受到些輕報，那就是口中吐出的氣臭穢難堪，無藥可治的。而和人說話，縱令說得有理，人們不但不受，且也不肯相信。至於在家中和妻室兒女，更是時常發生吵架爭執，弄得上下不和，這都是口惡的過惡應得的罪報啊！

五十八、結成懺悔

口業既有如此惡果，是故今日至誠，皈依三寶，皆悉懺悔。

五十九、懺惡口罪

某等，自從無始以來，至於今日。以惡口業，於四生六道，造種種

罪。出言麤獷，發語暴橫。不問尊卑，親疎貴賤。稍不如意，便懷瞋怒。罵詈毀辱，猥褻穢惡，無所不至。使彼銜恨，終身不忘。連禍結讎，無有窮已。又或怨黷天地，訶責鬼神。貶斥聖賢，誣污良善。如是惡口所起罪業，無量無邊。今日至誠，皆悉懺悔。

在口業的四業中，唯惡口最麁。四生六道，是人所造惡口罪之對境。人的惡口習重，出言不遜，故叫麤獷，意即麁鹵頑獷（魯莽的意思）。發語橫暴，是說強詞奪理急躁不顧一切。此等積習，不問尊卑，不論貴賤，不分親疎，稍不稱心，就要發作。令人當面受到難堪，卻無從閃避。其內惡更如火藥的燃線，有一觸即發之勢。

所謂「罵詈」，當面叫罵，背後叫詈；兼動手足毆打的叫毀辱。「猥褻」猥是卑鄙之語，褻是冒瀆之詞。此等穢惡言詞，無所不至，使人聽了銜恨於心，終身不忘。因而結讎纏縛，禍害連綿，沒有終了的時候。

其次說到怨黷天地，比方久晴不雨，或久雨不晴，就惡罵天地，咒咀

鬼神。或者是許願求名，或者是祈求財利，或者事情不順，或者營商失利，自己不知檢點反省，反而埋怨蒼天，斥責於神。又或因事求籤終無效，或因病禱求卻不靈，凡這種種心事不遂就發之於口，咒罵俱來。又有對古德聖賢的著述，讀了不解其中奧義，不知責己智淺無知，卻反怪作者之不當。對於賢德的學者良善的婦女當面誣毀暗地惡言，敗污他們的清譽等，上述的惡口罪是不可盡舉之多，這麼多得無數的罪業，現在要全部眞心懺悔。

六十、懺小妄語罪

又復無始以來，至於今日。以妄語業，作種種罪，意中希求，名譽利養。匿情變詐，昧心厚顏。指有言空，指空言有。見言不見，不見言見。聞言不聞，不聞言聞。知言不知，不知言知。作言不作，不作言作。欺誑賢聖，誑惑世人。至於父子君臣，親戚朋舊，有所

談說，未嘗誠實。致使他人，誤加聽信。亡家敗國，咸此之由。

前述的惡口是由意的瞋使而發，現在的妄語卻是由意的貪使而發。妄語有二，一者小妄語，二者大妄語。大小二妄語的目的，無非是爲了希求名利。先說小妄語。孔子說得好：「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所以具有智眼的人，視功名如敝屣，視財帛若輕塵。正如金剛經說的：「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是以世間眞有見識的人，就把虛名虛利看得一文不值，不說求之不得，即使得到了，也不過是如草上的露珠早晨的霜點，只有剎那的存留，轉眼化而成空。

反觀時下的俗人，祇爲希求虛名虛利，把眞情隱藏，巧詐變化的奸計百出；把天良喪盡，成爲厚臉皮無恥心的人。尤其不顧自己的身分，任何壞心眼的事都作得出，眞是駭人聽聞。

這一類人指現前之實有，說是空的，指寓言之空，說是實有。人家說眞理可見，他偏要說不見；若是人家說眞見無見，他偏說有見。人家說眞性心聞，他固執說是不聞；人說眞聲無聞，他反說是有聞。人家說般若眞

知，他就硬說不知；人家說草木無知，他偏堅持說有知。人家當作一切善事，他卻說作了善事不過徒然的費精神勞苦自己。人家勸說諸惡莫作，他偏說作惡也是無妨。諸如此類把黑白顛倒，弄得是非不明。簡直侮慢了賢聖，用誑語來欺惑世人。

自然，如此作法就是父子之情，也決不吐露實話，顯得一無骨肉之情。長官與部下、長輩與晚輩的中間，就像隔了一重山，是無有眞心實意的存在。雖是親戚朋友，大家沒有誠信可言。於是就必然落得一誤百誤的地步，什麼事都是以訛傳訛。由此妄語莫說是小，父子亡家，君臣敗國，也都往往由此招來的。

六十一、懺大妄語罪

或假妖幻，每自稱讚，謂得四禪，四無色定。安那般那，十六行觀。得須陀洹，至阿羅漢。得辟支佛，不退菩薩。天來龍來，神來

鬼來。旋風土鬼，皆至我所。顯異惑衆，求其恭敬，四事供養。如是妄語，所起罪業，無量無邊。今日至誠，皆悉懺悔。

假是假託假借；或託妖精，或借幻術。每每對人稱讚，自說是願守淡泊，肯耐煩勞；能提得起，能放得下。自稱如能如我的方法施功，用小力就能很快得到成功。更有自己說是已證得色界四禪或無色四定的境界。「四禪」即是四禪定，新譯四靜慮，修此四禪定生於色界的四禪天。一、初禪：初禪之前行，有粗住、細住、欲界定、未到定。其正禪具有八觸十功德。其先行者安坐端身攝心。故氣息調和，覺此心路泯泯澄淨，怡怡安穩。其心在緣，居然不馳散，是名麁住。由此心復怗怗勝前，名爲細住。其後一兩日或兩月，豁爾心地作一分開明，我身如雲如影，爽爽空淨，雖然空淨猶見身心之相，未有定內之功德，是名欲界定。從是心後泯然一轉，不見欲見定中之身者衣服床舖。猶如虛空，是名未到定。身心豁虛空寂，內不見身，外不見物。如此或經一日乃至一月一歲定心不壞。則於此定中即覺自心之微微搖動，或感微痒，即發動、痒、輕、重、冷、煖、

澀、滑是名八觸，此乃是色界之四大極微與欲界之四大極微轉換而發此觸相，也就是正入初禪之相。此時有十功德，又稱十眷屬，如空、明、定、智、善心、柔軟、喜、樂、解脫之境界相應。就四禪總體言之，則以十八支分別。十八支者，初禪五支，二禪四支，三禪五支，四禪四支。以此等的功德法支持禪，故名爲支。初禪五支是覺支、觀支、喜支、樂支、一心支。二、二禪，呵棄初禪之覺觀而得此禪。於初禪已了色界四大轉換。故二禪以上，無八觸十功德。二禪有四支，即內淨支、喜支、樂支、一心支。三、三禪，呵棄第二禪之喜受而得三禪。此禪具五支，即捨支、念支、慧支、樂支、一心支。四、四禪，呵棄三禪之樂受，四支有不苦不樂支、捨支、念支、一心支。「四無色定」無色界是無色法物質，無身體亦無宮殿，但存識心而住居於微妙之禪定，此無物質之世界雖不能定其方處，然就果報之勝之義，卻在色界之上。此界分四地，自下而上言之，第一爲空無邊處，第二爲識無邊處，第三爲無所有處，第四爲非想非非想處。

安那般那是梵語，即是數息之意。

「十六行觀」即十六心觀，小乘俱舍宗有八忍八智之十六心，是修無漏智照見眞諦理之位也。一、苦法智忍，斷欲界苦諦下見惑之智。二、苦法智，斷苦惑智已，而正證理之智。三、集法智忍，斷欲界集諦下見惑之智。四、集法智，斷集惑已，而正證理之智。五、滅法智忍，斷欲界滅諦下見惑之智。六、滅法智，斷滅惑已，而正證理之智。七、道法智忍，斷欲界道諦下見惑之智。八、道法智，斷道惑已，而正證理之智。九、苦類智忍，斷上二界（色界無色界）苦諦下見惑之智。十、苦類智，斷苦惑已，而正證理之智。十一、集類智忍，斷上二界集諦下見惑之智。十二、集類智，斷集惑已，而正證理之智。十三、滅類智忍，斷上二界滅諦下見惑之智。十四、滅類智，斷滅惑已，而正證理之智。十五、道類智忍，斷上二界道諦下見惑之智。十六、道類智，斷道惑已，而正證理之智。此十六心中，前十五心爲見道，最後道類智之一心，是攝於修道。

「須陀洹」即須陀般那窣路多阿半那之略稱，是聲聞四果中初果之名。若斷三界之見惑，即得此果。智度論說：「須陀名流，即是八聖道分，般那名入，入是八聖道分，流入涅槃。」大乘義章說：「須陀洹義：一、當

名正翻，名修無漏，如涅槃說『須』名無漏，『陀洹』是修習。以修無漏故，名須陀洹。二、隨義傍翻，名爲逆流。逆生死流，三途生死永不受故。三、隨義傍翻，亦名觸債，將拒三途因而不受果，故曰觸債。」

須知十六行是說苦集滅道四諦，每諦各有四行。苦諦四行是：一、苦行，二、空行，三、無常行，四、無我行。集諦四行是集、因、緣、生。滅諦四行是滅、盡、妙、離。道諦四行是道、正、迹、乘。依之而修，名爲十六觀。此觀成時，入下忍位。其次再觀上界（色界無色界），照例也有十六觀修，名三十二行。從下忍入中忍，初從順觀修習，以下例上，故下界名法忍法智，上界名類忍類智。忍者忍許之義。信難信之理而不惑叫做忍，施於所觀之法而忍許叫法忍。依此忍許而離惑明理之智決定叫法智。今在忍中，但說三十二行，不言忍智。

從「苦」下第一行，次第漸歷，由初番到頂，至「道」下乘行，爲第一番滿足。次從逆觀至下，修到「苦」下空行。共有三十一番，名爲七番滅緣，二十四番滅行。緣者指上界（欲界諸天）四諦與上二界（色界無色界）之八諦。行者指欲界四諦下十六行相與上二界四諦下十六行相之三十

二行相。自聲聞乘四善根之初，至忍法之上忍，連環普觀此上下八諦之三十二行相，同自中忍之位，一行滅之，遂至留苦或道等之一行相，謂之滅行。每滅其四行相則自滅一諦，故謂之滅緣。其所以滅之者，汎觀上下八諦之三十二行相，觀智浮慢而不猛利。故自中忍以後漸漸狹其觀境，以養成猛利之觀智，遂爲發眞無漏智之算引。上下八諦之三十二行相，第一回自第一觀至第三十一，因而滅去第三十二，即上界道諦下出之一行相。第二回更自第一觀至第三十，因而滅去第三十一，即上界道諦下出之一行相。如此每一同自下逆次滅一行相，終至滅第一即欲界苦諦下苦之一行相，即滅去者三十一行相。滅此三十一行相中，每第四周滅一諦，故謂之滅緣。滅於他三週之行相謂之滅行。即滅緣七周，滅行二十四周，合於三十一週，滅去三十一行。第四周謂之滅緣者因上下八諦爲所緣之境。三十二行相，是爲對於此之能緣觀解，故滅四行相即滅所緣之境一諦。因而逆次滅去，每至第四行相，不謂爲滅行，特附以所謂滅緣，即是滅諦之名。這滅緣滅行即是說明了十六行相乃是於苦、集、滅、道之四諦各浮四種影像於心而解了之。

從滅行至空行足，證中忍位，經過一剎那，再入上忍位。復經一剎那，了最後一行。入世第一位。從此復以八忍八智，到第八智開發，各十六心見諦。斷三界八十八使見惑，便得須陀洹果。從此重慮緣眞，研破欲界一地九品中，斷前六品思惑證斯陀含果。「九品」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三界總有九地。即欲界、四禪及四無色。九地合有八十一品，名爲八十一品之修惑，通於有漏無漏之兩斷。依前重起無漏眞觀，再破後三品思惑，證阿那含果。進破上界八地七十二品思惑，得盡智，無生智，證阿羅漢果。若能更侵習氣，居聲聞上，得辟支佛。至通教九地以上稱名爲不退菩薩。

「不退」梵語阿毘跋致，譯名不退，功德善根，愈增進而無退失退轉。又不退轉是說勤行修習。經上說：「三不退」是一、位不退，既修得之位次不退失，二、行不退，於所修之行法不退失，三、念不退，於正念不退轉。此三不退配於菩薩之行位，依諸宗而不同。如在此三不退上加處不退，即生西方淨土者，不更退墮穢土，則是淨土宗所說要旨。淨土門所立四不退中第四之處不退而立五種之不退則爲：㈠大悲攝持不退，㈡佛光照

觸不退，㈢常聞法音不退，㈣善友同居不退，㈤壽命無量不退。所以稱不退菩薩者，因其道能觀雙流，即是化道與觀心二事並行。

以上從凡入聖之行，因地修功，各有勝境。果上證得各有受用。那些妄語的人，做夢都尚未能見。妄言證得，以未證謂得證，未得謂已得，故成大妄語罪。妄語業成，即直墮泥犁（地獄），又說天神也來到，地祇也來到，神鬼也爲我而來。或說旋風也有神，土塊也是鬼。此等都來爲我護法。「旋風」梵語毘嵐。慧苑音義說：「毘藍風正云吠藍婆。吠者散也，藍婆者所至也。此風所至之處，悉皆散壞也。又云毘者不也，藍婆者遲也。謂此風行最迅急也。」上說分明是顯異言惑眾聽，用意在於獲得別人的恭敬與四事供養。「四事供養」是衣服、飲食、臥具及湯藥。另說是房舍、衣服、飲食、湯藥。

將惑言信以爲眞，則妄語業成，身後墮獄，是不容置疑的。如是大小妄語之業，無量無邊，而今以至大誠心，一切的一切，盡作懺悔。

六十二、懺綺語罪

又復無始以來，至於今日。以綺語業，作種種罪。言辭華靡，翰墨艷麗。文過飾非，巧作歌曲。形容妖冶，摸寫淫態，使中下之流，動心失性。耽荒酒色，不能自返。或恣任私讎，忘其公議。彼雖忠臣孝子，志士仁人，強作篇章，文致其惡，後世披覽，遂以爲然。令其抱恨重泉，無所明白。如是綺語，所起罪業，無量無邊。今日至誠，皆悉懺悔。

綺語是離開仁德的，仲尼就說過：「巧言令色，鮮矣仁。」無始以來的人們習性好作綺語，獲罪甚多。言辭華靡就是言辭動聽，披靡如華，此皆是由口而造的罪業。

所謂翰墨艷麗，是指文詞艷美，華麗可觀，此形於筆墨的罪業。或是坊間的小說淫書之類，文過飾非，巧作淫詞歌曲，流毒社會。要不外摸描寫出各種淫態，形容得十分妖冶。妖是艷媚，冶是銷鎔。這所說的妖冶，形容女人的淫態，誠然一見銷魂，以之比喻綺語。使得中下社會中人，動

了心志，失去眞性。既受此影響，後來不免沉緬酒色，荒蕩放肆，流連忘返，不堪自拔。換而言之，是背覺合塵，迷情逐境而去。

還有一種也是屬於綺語，就是說有一種文詞，專門爲了報復私仇，忘了天下的公議，不顧國法，混說國家大事，這樣橫亂作其篇章，胡作渲染，把本爲忠臣孝子、志士仁人的人描摹得一無是處。後世的人卻信以爲眞。致使忠孝志仁的先德抱恨九泉，無所聲辯。不過話說回來，先德赫日麗天，雖加污辱一如佛所說的仰面唾天，還不是唾到自己？最後是自己受到污垢，自己招來罪行，自己罪衍自己承受，別人替你不得，但於先德的英名是無損的。所以反省這些綺語的罪業無邊，今日要誠心懺悔。

六十三、懺兩舌罪

又復無始以來，至於今日。以兩舌業，作種種罪。面譽背毀，巧語百端。向彼說此，向此說彼。唯知利己，不顧害他。讒間君臣，誣

毀良善。使君臣猜忌，父子不和。夫妻生離，親戚疎曠。師資恩喪，朋友道絕。至於交扇二國，渝盟失歡。結怨連兵，傷殺百姓。如是兩舌，所起罪業，無量無邊。今日至誠，向十方佛、尊法、聖衆，發露求哀，皆悉懺悔。

人的三寸舌根僅是一片，可是語言的反復，卻是兩用不同。使人離間傷情，懷讎結恨，所以本爲兩舌。兩舌的人，在當眾面前就大大的稱譽你，灌足迷湯，使你聽得心花怒放，然而在背後卻暗地在毀謗你，說你壞話。一件普通的事，原本無事，但經過他一說，就可說得天花亂墜，花樣百出，向那人說這人的長短，又向這人說那人的是非。所以這樣搬弄是非，無中生有，就是藏著一個自私企圖，但求一切自己得到利益，不惜害人失和。

由於兩邊挑撥，極盡離間的能事，使君臣猜忌，父子不和。更使夫妻因之分離，中途永別，親戚疎遠，從此斷絕來往。師長的恩德也全然忘得

一乾二淨，朋友的情義無端斷絕不通，甚至能煽動國與國間結起怨仇，不但改變了往日友好的盟約，喪失舊好之歡，更致使興兵作戰，百姓受到塗毒，軍士因而傷亡。以上兩舌罪引起的罪業不勝枚舉，其罪無量。今日就要誠懇發露，哀告三寶，痛切懺悔，一意自新。

六十四、承懺生善

願承是懺悔口四惡業，所生功德，生生世世，具八音聲，得四辯才。常說和合利益之語，其聲清雅，一切樂聞。善解衆生方俗言語，若有所說，應時應根。令彼聽者，即得解悟。超凡入聖，開發慧眼。懺悔發願已，歸命禮三寶。

但願承著懺悔的大力滅去這四種口業所造的罪過，生出八音聲——如來所得的八種音聲。一、極好音，二、柔軟音，三、和適音，四、尊慧

音，五、不女音，六、不誤音，七、深遠音，八、不竭音。

同時發出四辯才。「四辯才」是諸菩薩說法之智辯，又稱四無礙辯、四無礙智、四無礙解。故約於意業而謂爲解，謂爲智，約於口業而爲辯。一、法無礙，名句文能詮之教法名爲法。於教法無滯，名爲法無礙。二、義無礙，知教法所詮之義理而無滯，名爲義無礙。三、辭無礙，於諸方言辭通達自在，名爲辭無礙。四、樂說無礙，又稱辯說無礙，以前三種之智爲眾生樂說自在，名樂說無礙。又契於正理起無礙之言說，名爲辯無礙。

既發四辯才，也就說和合、眞實、誠樸、柔和四善語，普利人天了。此四善語聲音和諧清雅，人所喜聽。無論方言俚語，善解了知，故能應機施教，以教扣機。使得聽聞的人立刻解悟，出凡途而入聖地，就浮根而發慧眼。懺悔發願完畢，就一心歸命頂禮三寶。

前已懺悔身三口四業竟。

六十五、懺六根罪業

今當次第懺悔六根所作罪障。某等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或眼爲色惑，愛染玄黃，紅綠朱紫，珍玩寶飾。或取男女長短黑白之相，姿態妖艷，起非法想。或耳貪好聲，宮商絃管，伎樂歌唱。或取男女音聲語言啼笑之相，起非法想。或鼻藉名香，沉檀龍麝，鬱金蘇合，起非法想。或舌貪好味，鮮美甘肥，衆生血肉，資養四大，更增苦本，起非法想。或身樂花綺，錦鏽綾縠，一切細滑，七珍麗服，起非法想。或意多亂想，觸向乖法。由此六根，所遭罪業，無量無邊。今日至誠，向十方佛、尊法、聖衆，皆悉懺悔。

以上所懺之罪，有總懺是懺一身之罪；有別懺，懺三業之罪；有合懺，即是懺三業者是；有開懺，是懺六根之罪，以六根由三業而開的緣故。且如三業之罪是由六根而招集：外五根爲造罪之緣，內意根爲造罪之因；因緣和合結成罪惡。又六根爲能造，六塵爲所造。根爲增上緣，塵爲

所緣緣，識爲親因緣，心爲等無間緣；四緣會聚，方成業用。起罪既然這樣，滅罪也是如此，今懺六根之罪先須了解四緣成業。始知此段文意的語脈落處。

「眼爲色惑，愛染玄黃」此兩句將四緣和盤托出。其中有二意：一、四緣生識意，二、四緣成業意。初意者，謂根爲因，塵爲緣。根對塵時，識隨發生，指第八識中之種子名親因緣。心及心所，均由托緣而生。還是自心之緣慮，名所緣緣。根能照境發識，有增上力用，諸識生時，不生障礙，名增上緣。心及心所次第無間，相續而起名次第緣，亦名等無間緣。其次說意，意者前生識，以根塵交偶，種子得起，爲親因緣。今成業，宜以識爲親因緣。既說是眼爲生惑，因眼是根，色是塵；又說愛染玄黃，玄黃即色，即識，識被玄黃所惑而起愛，由愛生染，染即是業。可見染由愛，愛由識生，豈不是以識爲起業的親緣？

再說無塵，則識無由惑，業由塵惑，起愛而成。故仍以塵爲所緣緣。識由根生，根能偶境而生識，足見根有增上力用。仍以根爲增上緣。若無次第緣，業又不能成。雖塵能惑識，識肯生愛，還須心及心所次第生起，

相續無間。使愛立足得住，始與塵染以成業、愛與塵，故一一皆云起非法想。由想非法之業無量，非仗三寶，滅罪無由。

可嘆世人大多不悟，平日六根的罪障：眼根是喜好紅、綠、赤、紫的顏色，珍貴足玩弄於手掌上的奇異珠寶手飾，男的或女的，長的或短的容貌的執著，尤其對面容姿勢妖冶艷麗的佳人起想入非非。耳根貪聽美好的聲音，一切絃管樂器，名妓歌女的輕歌或是男女各種的音聲言語。鼻子最喜嗅名貴的沉香、鬱金香等一切好聞的氣味，因此引起了遐想。舌根是貪鮮美可口的味道，爲了要資養這四大假合之身，不惜食眾生的血肉，與眾生暗結仇業。身體上接觸堂皇華麗的宮殿房舍，穿著五彩絲綢的名貴衣服，但求一切光滑細緻，力求粉飾得如粉雕玉琢以爲名貴。意根就是每多胡思亂想，與道法全然背道而馳。這樣無量無邊的罪業怎麼能不至誠懺悔？如不是三寶大力，這些數不盡的罪障怎可能滅除？苦海中的沉淪又如何能得救？

六十六、承懺生善

願以懺悔眼根功德：願令此眼，徹見十方諸佛菩薩，清淨法身，不以二相。願以懺悔耳根功德：願令此耳，常聞十方諸佛賢聖，所說正法，如教奉行。願以懺悔鼻根功德：願令此鼻，常聞香積，入法位香，捨離生死，不淨臭穢。願以懺悔舌根功德：願令此舌，常餐法喜禪悅之食，不貪衆生血肉之味。願以懺悔身根功德：願令此身，披如來衣，著忍辱鎧，臥無畏牀，坐法空座。願以懺悔意根功德：願令此意，成就十力，洞達五明。深觀二諦，空平等理。從方便慧，入法流水，念念增明。顯發如來，大無生忍。發願已，歸命禮常住三寶。

六根作用，雖有優劣，可是稱性的功能，本來是平等的。妙經法師功德品說：「行人到得麁垢脫落，六根清淨之時，諸根發用，始見平等，原無優劣之分。」須知性體離過絕非，性量窮徧時方。性具恒沙功德。而今

由於性具有內薰之力，外由修德懺悔之力，上仗十方三寶加被之力，三力會集於一時，收成功於一念，所以使眼根徹見十方世界。況且，眾生本來具有性德法身，與諸佛究竟妙極法身，體本不二，諸佛究竟證，菩薩隨分證。能證之智明暗不同，而所證之理，原無差別。所以說是見不二相。

起信論對「二相」的解釋是：二相是淨智相和不思議用相。淨智相者由眞如內薰之力，與法外薰之力而如實修行的結果，圓滿方便，生純淨圓常之相；由此淨智相而現一切勝妙的境界與功德之相，利益眾生，稱作不思議用相。又二相是同相與異相。同相是說以染淨之二相，同解爲眞如性相的見界；異相是說眞如平等之理，隨染淨之緣，而顯現一切差別相的見界。

諸佛菩薩所說言詞，無論大小麁妙，都是正法，現在願專心耳聞，聞便起思，思而後修；或是隨聞即思即修。聞是智，法是境，由境發智，以智照境，唯境唯智，智如境如，是爲如正法之教而修行。

維摩經中有居士托鉢請香積如來捨飯說：「唯願如來，施少許飯，爲娑婆世界，作大佛事。諸大弟子，聞香積飯，撲鼻芬香。居士謂言，食此

食者，未得不退者，至不退乃銷；未無生忍者，至得忍乃銷云云。」因此稱之爲入法位香。「法位」是眞如的異名，眞如爲諸法安住之位，故名法位。所以應當常常聞法，聞法歡喜，法音入心，法味資神，故能爲食。修習禪定，定水資神，亦能爲食。古人住山一坐七日，不覺其時，亦不覺勞，即有此食之義，故願常常餐食。

妙經安樂行品，有三軌弘經說：「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如來座即是安住一切法空。今言披衣著鎧，這是一軌。鎧是鎧甲，要以忍辱心爲甲，精進心爲冑，來護法體，使無損傷。

至於臥牀，牀在空中，空即慈悲心，有大悲心，自然無懼，這是二軌。坐法空座，了一切法，當體即空，即空之心，含容萬法，這是三軌。故願披著坐臥。所謂「無畏床」佛於大眾中說法，泰然無畏之德。

十力指佛的十種智力：一、知是處非處智力，二、知三世業報智力，三、知禪脫三昧智力，四、知諸根勝劣智力，五、知種種解智力，六、知種種界智力，七、知一切至處道智力，八、知天眼無礙智力，九、知宿命無漏智力，十、知永斷習氣智力。

五明是指內教五明——聲明、醫方、咒術、工巧、因明，通達內五明可能破外道之五明。

深觀二諦——眞諦與俗諦，如果但觀一諦就落於偏。今觀眞是空，觀俗是假，假也是空，故須深觀，方知平等的中諦。從此即可起方便慧，入平等理。「方便慧」又名方便智。大乘義章說：「知一乘眞實之法，名爲實智；了知三乘權化之法，名方便智。」

因之正法相續不絕，比如水的川流不息，理海汪洋任運流入，於三諦理，念念增明。豁破無明而顯發大明覺慧，證入大無生忍。遠離生滅之眞如實體理相叫無生法；眞智安住於此理而不動，便稱無生法忍，於初地或七、八、九地所得的悟便是。一如智度論說：「無生忍者，乃至微細法不可得，何況大。是名無生。得此無生法，不作不起諸業行，是名得無生法忍。」

上面發願已畢，於是歸命故禮常住三寶。

六十七　讚

西蜀九隴，有秘其泉。厥名三昧滌冤愆；迦諾啓眞源，清淨通玄，其法廣流傳。

南無妙覺地菩薩摩訶薩。

西蜀即四川，九隴是山名。四川路是遙遠而艱險的，在四川的九隴山更是十分的高廣。在雙樹內有名秘泉的泉水，即是三昧德水，可以洗滌夙世的冤業，一切的前愆。

諾迦聖者是拘那含牟尼佛，賢劫中之第二佛，過去七佛之第五位。聖者大智洞悉眞源，示摩羅疾，啓發引接知其中奧義的善知識。「摩羅疾」摩羅是梵語，譯爲鱷魚，摩羅疾是喻人面瘡開口處好比鱷魚之口。

聖者慈悲，恩德如山大比海深，講述成這部偉大絕倫的懺法，廣爲流傳，這樣的浩蕩的聖恩，使罪咎的人藉著懺悔獲救，是應當讚歎不已的。

慈悲水懺法卷下

一、正敘意

一切諸佛，愍念衆生，爲說水懺道場總法。今當皈命，一切諸佛。

二、禮佛聖

南無毘盧遮那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彌勒佛。南無龍種上尊王佛。南無龍自在王佛。南無寶勝佛。南無覺華定自在王佛。南無袈裟幢佛。南無師子吼佛。南無文殊師利菩薩。南無普賢菩薩。南無大勢至菩薩。南無地藏菩薩。南無大莊嚴菩薩。南無觀自在菩薩。

三、承前申後

禮諸佛已，次復懺悔。上來已懺身三口四竟。今當懺悔，佛法僧間一切諸障。

第一句是承前，第二句是申後，第三句仍是承接前意，第四句仍是申後之意。上來身三口四，是懺悔能造的罪，此段是說佛法僧間懺悔所造之業障。

四、引經示慶

經中佛說：人身難得，佛法難聞，衆僧難值，信心難生，六根難具，善友難得。而今相與宿植善根，得此人身，六根完具，又值善友，得聞正法。

現在引用經文表示實在足以慶幸的地方。經中佛說過有所謂六種難能可貴的事情。

第一是說人身難得，雖然身是眾苦積聚之所，但未嘗不是載道之器。要知以後的五難，都是先以此身爲根本。欲免五難，先須惜身。有身，然後能聞法，肯聞法，方能得遇眾僧；聞法日增，始能啓發信心。

再說有正信，才能免去世智辯聰，而世智辯聰，卻是六根的大障；有此大障，雖具也等於不具。善知識則是得道的全因緣。今言善友，即指善知識而言，得遇善知識，誠然是不容易的。

而今所足以感到慶幸的是宿福未盡，深種善根之故，六種難得事情都到了自己的身上。一、能得在人道中生是很可貴的，二、能聽到微妙的佛法，三、能遇到弘法教我的高僧說法，四、有了難得鞏固信敬正法的信仰遵奉之心，五、六根完具而無缺，六、遇全因緣的善知識。六種最可貴的事都降臨到身上了，豈不是應大大的自慶嗎？

五、警悟無常

於其中間，復各不能盡心精勤，恐於未來，長溺萬苦，無有出期。

出生以後未死以前即是「中間」。這是說，在目前趁在這人生當中，精神若尚未衰退，色體尚稱健壯之時，假如各人不肯精進去勤修，一心向善，盡力滅惡，那麼一旦失去人身，恐怕在未來世時，就會長時間沉溺於無邊的苦海裡，受到萬苦的交煎，也就萬劫不復，無有脫苦的機會了。

六、結成懺悔

是故今日至誠，求哀懺悔。

懺悔就是一種憬悟的表示，現在至誠來懺悔，悟今是而昨非，就爲時不晚，契機契法，不負學佛的旨意，故此要一心哀告佛祖菩薩，共鑒悔心。

七、於佛邊起諸罪相

某等，自從無始以來，至於今日。常以無明覆心，煩惱障意，見佛形像，不能盡心恭敬。輕蔑衆僧，殘害善友。破塔毀寺，焚燒經像，出佛身血。或自處華堂，安置尊像，卑猥之處。使烟熏日曝，風吹雨露。塵土污坌，雀鼠毀壞。共住同宿，曾無禮敬。或裸露像前，初不嚴飾。遮掩燈燭，關閉殿宇，障佛光明。如是等罪，今日至誠，皆悉懺悔。

佛說一切衆生種種顛倒，好比是迷途的人一般。四方易處，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由是故有輪轉生死，故稱爲無明。現說常以無明覆心，因是不知四大假合非是我的眞身。因爲煩惱障了意識，所以不明六塵緣影非是我的心。自己的身心尚不自知，安知有佛？那

麼見了佛像，也就全然無有敬信之心。佛尚且不肯恭敬，就更不必說對僧人尊敬，見了僧人心中生出了輕慢，說話並有誣蔑之處，或更甚的破佛舍利塔，毀大雄寶殿，燒赤軸經卷，焚丹青佛像，此等諸罪，就與出佛身血相同。

冠冕堂皇的場所是最適合供養佛像的，可是現在自己居住了華麗的堂，卻在卑下猥褻不潔狹窄的處所供設佛像的人不在少數。還有，使佛像烟氣熏蒸，太陽曝曬，任它風吹雨淋，都不理會，佛體的灰塵也不揩抹，更甚的是被雀鼠毀壞，甚或有供設佛堂於睡房，同居同宿，晝夜六時，全無一敬一禮。又或者在佛像臺前，裸臂露體，衣冠不整，就是到了夜晚，也不燃一香一燭，日中將殿宇關閉，遮佛光明，這些都是障佛的罪過。今日對上述的罪過要至心的懺悔。

八、不知與大意罪

又復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或於法間，以不淨手，把捉經卷。或臨

經書，非法俗語。或安置床頭，坐起不敬。或開閉箱篋，蟲蠹朽爛。或首軸脫落，部帙失次。或挽脫漏悞，紙墨破裂。自不修習，不肯流傳。如是等罪，今日至誠，皆悉懺悔。

經中說，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可見得經是佛之生母，又是諸佛法身；理應對經如佛，切不可以不淨手，把捉經卷。要知穢手捉經尚且獲罪，何況用了淫穢的言語，對經閒談。

通常可見僧人們以經書代替枕頭，安置在床頭上，分明沒有一點敬心，眞是坐立都不尊敬。有的把經書裝到箱子裡面，開後忘了關，任由老鼠在上面作踐；或是關了不開啓，聽任蟲咬。

「首軸」是古製經卷，如畫軸一般，展開以憑誦持，捲起以備供養。今人智巧，裝訂成書。言首軸脫落即指經面破爛、部帙凌亂失了次序。三藏經典，有大小二乘的不同，理應大乘在上，小乘其次；佛經在上，祖集其次；釋典在上，餘書其次。不然一失了次序的置放也就是對佛的大不敬，

就有罪過。人一暴氣，用力取書，取上冊連帶抽散了下冊，無心中扯破了經卷，這種人多得很。再說紙墨破了失了，就應及時增修好，自己沒有時間修整，也應請人早修補好，使其完整無缺。但現在自己不肯修，又不肯去流傳，這也是有罪的。以上諸罪，皆當一一懺悔。

九、知法犯法罪

或眠地聽經，仰臥讀誦。高聲語笑，亂他聽法。或邪解佛語，僻說聖意。非法說法，法說非法。非犯說犯，犯說非犯。輕罪說重，重罪說輕。或抄前著後，抄後著前。前後著中，中著前後。綺飾文詞，安置己典。或爲利養名譽恭敬，爲人說法，無道德心。求法師過，而爲論義。非理彈擊，不爲長解，求出世法。或輕慢佛語，尊重邪教。毀呰大乘，讚聲聞道。如是等罪，無量無邊，皆悉懺悔。

講經者是代佛宣揚法音，故凡聽講的人，理應懷著恭敬之心，對講經者看作佛一般；假如躺臥著來聽，就是有辱佛祖了。經是諸佛法身，對經宜如對佛，故誦讀經書，要作跏趺坐，要端正嚴肅才合理；若是仰臥著來讀，就是不敬。而今文字學人，橫靠床頭吸煙翻閱，足見法道之衰，人心不古。

又有的在聽經時，大聲語笑，影響他人寧靜專心聞法，這就叫亂他，這是魔鬼所使，破壞正法之舉。或是自無正見，謬解佛經；或是自心邪僻，用己意妄說佛意。即此名爲非法說法，法說非法。又說以己爲是，以經爲非，亦是此意。

或爲布薩闍黎，自己未能精研律藏，妄評持戒犯戒之理。「布薩」又名布薩陀娑、布沙他，譯爲淨住、善宿，又曰長養，出家之法。每半月（十五日與二十九日或三十日）集眾僧說戒經，使比丘住於淨戒中能長養善法。又在家之法，於六齋日持八戒而增長善法，謂之布薩。因而就所作之法，謂之說戒或八戒。就其功能則叫布薩，又名優補陀娑，譯爲斷增長，斷惡長善之義。又名鉢羅帝提舍耶寐，譯爲我對說，皆向人懺悔所犯之

罪。「闍黎」阿闍黎的略稱，即僧徒之師尊，其義爲正行，謂能糾正弟子品行。又謂之軌範師，以其能爲弟子之軌範。

人本非犯，則說已犯；人已犯的，反說非犯。輕犯的說成重犯，重犯的說成輕犯。昔日有兩比丘，結伴住山。正當暑天之時，一比丘很早下山，而另一比丘則乘涼仰臥。此時適有女子登山摘花，經過茅屋之前，見比丘一人獨睡，頓時心動，就向前牽僧小衣；適另外一僧人從山上回來，女子聞聲避走，一方面含羞，一方面失望，不覺山路險途一不小心，失足墜山而死。另一僧人到了茅蓬前，見同住的僧人小衣不整，疑心他曾犯了淫戒。後來聽別人說到那女子墜山已死，此僧就疑惑自己犯了殺戒，使女子墜崖而死，就到上座前陳說罪相。一個說是犯淫，一個說是犯殺。上座開示：淫殺二戒犯了波羅夷罪，不能懺悔的。二僧聽後煩惱不安，不肯回山，坐在路傍哭泣起來。忽然遇見維摩居士從傍路過，問他們：「你們二位爲何在哭泣呢？」維摩全名是維摩羅詰，略稱維摩，或維摩詰，舊稱淨名，新譯是無垢稱。乃佛在世時毘耶離城的居士，他自妙喜國化生於此，委身在俗，輔釋迦教化，乃是法身之大士。佛在毘耶離城，菴摩羅園，城

中五百長者子詣，佛說法時，他故托病不往，爲欲令佛道諸比丘菩薩問其病床，以成方等時彈訶之說，故經名維摩經。

那兩僧人便一回答說犯淫，一回答說犯殺。維摩居士說：「您們身爲比丘，一定不隨便犯戒的，如犯恐怕是另有詳情吧？」兩僧於是說明原委。這時維摩說：「有上座在，何不去發露求懺？」僧人同答說：「上座說犯了波羅夷罪不能懺。」維摩笑道：「您二人都無罪，不須求懺。爲何呢？一個因熟睡未覺，不知有女，怎能說是犯淫？一個失足自斃，和您又有什麼相干呢？怎能說是犯殺？」二僧人於是解愁轉喜，禮謝回山。故永嘉云：「有二比丘犯淫殺，波離螢光增罪結，維摩大士頓除疑，猶如赫日消霜雪。」此段可爲非犯說犯等四句作一註解。

其次說到抄註經解的罪相。此是經文未熟，教義未明，自恃讀過幾冊書，作得幾篇文，意謂佛法，祇是如此吧了，卻不肯去親師擇友，博問先知，妄自立說著書，以致前後交相錯亂。有的採用華麗文詞，充作佛理眞義；或將佛經玄妙詞句，安置自己典故，以圖自高身價，例如外教徒假裝信佛學故意聽講，或購藏經書冊搜羅其中奧義，參入到他教之中改頭換

面，易如來爲上帝，稱菩薩爲眞人等。

須知講經說法，原是代佛宣揚，利生弘法，不得帶一些名譽利養思想，現在卻相反，講經目的是爲了金錢，或是要受人供養供敬，每天食甘衣錦，不禮佛不上殿，既無眞實德行，也無高深修持。卻不知作一個法師，應當爲報諸佛計，爲救眾生計，不然的話，獲罪是不可言計的。至於聽經聞道的人學得三年五載，便想高坐宣講，稍通文義，便萌解經的念頭；事實上自己無有心得，又怎能利益他人？不妨暗中察看，現在各處講道，往往聽經的人有始無終，朝勤夕怠，到齋堂用齋是稠稠密密，上課殿聽講則是稀稀疏疏，這樣想要佛法興盛，又怎麼能得？想到此不禁使有心人爲之垂淚。

「天台聖祖」隋智者大師入寂於天台山，故曰天台大師又稱天台聖祖。天台大師所立名天台宗，智者大師名智顗，爲天台宗的開祖。智顗姓陳氏，字德安，七歲，往伽藍，僧口授普門品，一遍成誦，十八歲就湘州果願寺法緒出家，二十歲受具。初從慧曠學律，兼通方等諸經，陳文帝元嘉元年時，思禪師止光州大蘇山，師往頂拜。思曰：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

緣所遂，今復來也。即示以普賢道場法，說法華曰安樂行。師日夜自勵，經二七日誦經，至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身心豁然入定。照了法華。思歎曰：「非汝不證，非我不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前方便；所發功德者，初旋陀羅尼也。縱令文字師千群萬眾，亦不能窮汝辯，當於說法人中最爲第一。」陳光大元年，同法喜等二十七人，初至陳都金陵，時年三十，大建元年，儀同三司沈君理請居瓦官寺，講法華，止瓦官前後八載，講大智度論，說次第禪門。陳大建七年秋九月，始入天台，安居佛隴。九年二月，帝詔割始豐縣產，以充眾費，遂創伽藍。十年五月左僕射徐陵奏於朝；賜修禪寺之號。陳少主數度遣使請師於金陵，師出，止金陵靈超寺，講釋論及仁王般若於太極殿，後移光宅寺。金陵既敗，師往憩廬山，隋開皇十一年，晉王鎮建康（即金陵）遣使奉迎，師曰我與晉王有宿緣。直赴之。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總管府金城殿，設千僧齋，受菩薩戒。師謂王曰，大王行遵聖戒可名總持。王贊師曰，大師傳佛法燈，宜稱智者。十二年師至荊州，爲報地恩，於當陽縣玉泉山，建立精舍。賜額云一音，重改玉泉。十三年夏四月於玉泉寺說法華玄義，十四年夏四月又說

摩訶止觀。晉王入朝，師亦辭歸天台。十七年冬十月晉王歸藩，遣使入山奉迎，師隨便出山，至石城，有疾，十一月二十四日未時入寂，壽六十。謚法空寶覺慧尊者，世稱天台大師，稱其宗爲天台宗。

天台聖祖謝遣門人說：「吾初年宏法，共座者，四十人得法，次年百餘人，得法者不滿十人。其後徒眾轉多，得法較少。吾聞天台幽勝，昔人見稱，將息緣茲嶺，以展平生之志。」遂自此歸隱。誠不愧爲兩國帝王師。至如爲名聞利養，爲人說法，寧能辭其罪咎。甚至有非禮學人，無道德心，求法師過，在坐聞法，不記好處，但記過處。於主座罷座後，故意入室問難，故說求過論義。

或以非理言詞，恣情彈擊。原來居心想要推倒法師前人，絕不爲增長見解，爲求出世法而聽道。或有一類邪見僧徒，輕慢佛經，尊重邪教。復有一類小乘善種，毀謗大乘，褒讚聲聞道的，以上都是法邊獲罪。這麼許多的罪，是無量無邊的，現在全然懺悔。

十、重罪相懺

又復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或於僧間有障，殺阿羅漢，破和合僧，害發無上菩提心人。斷滅佛種，使聖道不行。或剝脫道人，鞭拷沙門。楚撻驅使，苦言加謗。或破淨戒，及破威儀。或勸他人，捨於八正，受行五法。或假託形儀，闚竊常住。如是等罪，今悉懺悔。

阿羅漢是四果聖人，弒阿羅漢即犯第三逆罪。和合僧者，或結夏安居。業疏四說：「形心攝靜曰安，要期在住曰居。」印度僧徒雨期三月間，禁外出而致力坐禪修學，是名雨安居，異名爲坐夏坐臘等，始此謂之結夏，解此謂之解夏。九旬布薩，或結冬建七。僧侶自十月十五日迄明年正月十五日，禁外出而講學修養，便是結冬建七；尅期取證，或集眾講經，習聞思修。凡破壞以上道場，爲犯第四逆罪。

無上菩提是諸佛所證之道，能發此心，是人必當得佛果。害之，名爲斷滅佛種，得重難之罪。佛不許此人，受具足戒。因他使聖道不行之故。修道的人謂之道人，是抱眞藏德的人。剝其衣裳，其罪較比平常人增十百

倍。沙門是出家佛子，乃是比丘通稱，譯稱勤息，謂勤眾善息諸惡，是爲末世之福田，理應恭敬，又怎可以鞭撻？官差衙役，驅之使之，偶一不順，即行拷楚打罰，勉迫施行勞力，以苦惡之言，施行辱罵。相傳韓愈謗佛稱沙門是朝庭懶漢，民間蠹蟲。淨戒是說清淨戒品，禁之得福，破之獲罪。威儀是說行住坐臥，關係持戒非淺。八正是正見、正語、正思維、正業、正念、正精進、正命、正定，是入解脫門的大道。勸捨離者得障法罪。

五法是提婆達多建立的：一、不受五味，二、斷肉，三、斷鹽，四、不受割截衣，五、不住聚落邊寺，出正理論。提婆以此五法，將五百比丘，住迦耶山自共羯磨。目犍連顯現神通，令提婆昏睡，向比丘說法，將全數人帶歸佛所。提婆因此生瞋恨心，自此與佛爲怨。此外或有假託比丘行儀，混入山門，窺竊常住內容，凡此均得盜法之罪。如是種種的重罪等，而今一一懺悔。

十一、輕罪相懺

或裸露身形，輕衣唐突。在經像前，不淨腳履，踏上殿塔。或著屣屐，入僧伽藍。涕唾堂房，汙佛僧地。乘車策馬，排揆寺舍。凡如是等，於三寶間，所起罪障，無量無邊。今日至誠，向十方佛尊法聖衆，皆悉懺悔。

這節所述的罪相，不能算是重大，是概說對三寶門中和伽藍道場的輕意忽略，無誠信心，獲得輕垢之罪。

對佛法僧，宜整肅衣冠，不然將獲褻慢之罪，如天熱衣衫短，穿透明衣露出身體的部份以及唐突佛地皆是此罪。清淨佛殿上，一定要淨洗手腳，更不可隨意穿了髒鞋上殿，否則的話構成褻慢聖像的罪過。穿著屣屐入山門，穢污伽藍聖地，就是褻慢僧眾了。交通工具，亦不可任意橫放寺舍之間，凡這些罪在三寶場所時見，犯者也許無心，雖然較前罪輕，但所起罪過還是無量無邊的，又怎能不至誠來懺悔呢？

十一、懺後生福

願生生世世，常值三寶。尊仰恭敬，無有厭倦。天繒妙綵，衆寶纓絡，百千伎樂。珍異名香，花菓鮮明。盡世所有，常以供養。若有成佛，先往勸請，開甘露門。若入涅槃，願我常得獻最後供。於衆僧中，脩六和敬。得自在力，興隆三寶。上弘佛道，下化衆生。

此節是說承懺悔之力，罪滅福生，自當發宏願於將來，以期所得如所願。願望從今後生生世世都能遇三寶，起崇仰敬重三寶之心，盡未來際，永不起厭倦心。上自天繒妙綵，以及珍異名香，鮮明華果，凡盡世所有的，都拿來常時供養佛法僧三尊。

有人成佛，則先往勸請轉大法輪；佛入涅槃，則願我常得獻最後供。所謂「甘露門」，到甘露涅槃的門戶，即如來之教法。法華經化城喻品：「普智天人尊，哀愍群萌類，能開甘露門，廣度於一切。」而如來之教法，

譬之甘露，稱爲甘露法。

於眾僧之中，但願我可修六和敬，得大自在無礙之力，藉以興隆三寶，爲上弘佛道下化眾生而盡力。

「六和敬」僧以和合爲義，和合有二義：一、理和，同證滅理，是在見道以上的聖者。二、事和，此中又有六種，即六種敬具，屬見道以前的凡僧：㈠身和敬，同禮拜等的身業。㈡口和敬，同讚詠等的口業。㈢意和敬，同信心等的意業。㈣戒和敬，同戒法。㈤見和敬，同空等的見解。㈥利和敬，同衣食等之利。或名行和敬，同修行。或名學和敬，同布施之法。

至於「自在力」進退無礙，謂之自在。又心離煩惱的繫縛，通達無礙，謂之自在。菩薩有神通力自在無礙，故稱自在力。華嚴大疏說二種自在是：一、觀境自在——菩薩以正智慧照了眞如之境，及能通達一切之諸法，圓融自在。二、作用自在——菩薩既以正智照了眞如之境，即能由體起用，現身說法，化諸眾生，圓融自在。

十三、結前申後

如上所說，於三寶間，輕重諸罪，皆已懺悔。其餘諸惡，今當次第，復更懺悔。

前四句是結束以前諸罪的懺悔，後三句是申述以後諸業障的懺悔。

十四、引經示如法懺悔

如經中說：有二健兒，一者自不作罪，二者作已能悔。又有二種白法，能爲衆生，滅除衆障。一者慚，自不作惡。二者愧，不令他作。有慚愧者，可名爲人。若不慚愧，與諸禽獸不相異也。是故今日至誠，歸依於佛，如法懺悔。

此節預示懺悔之意。經中說二健兒，即是指的懺與悔而言，這乃是兩種偉大的事業。自不作罪，明言懺義，作而能悔，直說悔意。二種白法即是指慚與愧，乃是二善心所，人不懺悔，直與草木相同。因此諸佛菩薩，開示懺悔法門，歷代祖師，建立懺悔儀規，目的均是教人要如法去懺悔。

十五、懺邪害妄託業

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或信邪倒見，殺害衆生，解奏魍魅魍魎鬼神。欲希延年，終不能得。或妄言見鬼，假稱神語。如是等罪，皆悉懺悔。

此節是說眾生無知，故信邪僻顛倒之見。世人往往如此，若是遇劇病或爲防橫災時，就對天許願，或請願鬼神。殊不知病原從業生，禍乃是自召，卻一味向外馳求，祈神禱鬼。病無論可否，災不論有無，過後必須宰

殺豬羊，以酬天神之願，這就叫「信邪倒見，解奏鬼神」。如此欲延命餘年，究屬無效；殺生靈以保死病，又豈可得呢？

要知病與禍都是從惡業而生。宿世惡業，也都是由妄想而生。若欲消除災病，必須懺悔自心。心淨則業空，則病除。今爲解奏鬼神，殺生害命，其病人焉得不死？妄言見鬼，如披亂之類，假稱神的語言，說神降世指示等，無非騙騙無知的愚人，一方面是蒙昧自己的良知，這樣怎可說是無罪？以上這麼多罪，是要切實的懺悔才好。

「魑魅魍魎」魑魅，山林中怪物爲害於人，所謂「山林異氣，爲人害者」。文宣註：「魑，山神，獸形，魅，怪物。」魍魎，山川的精物。按魍魎本作蝄蜽，國語魯語：「木石之怪，曰變蝄蜽」。注：「蝄蜽，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說文：「蝄蜽，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聲。」

十六、懺慢陵酒醉業

又復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或行動傲誕，自高自大。或恃種姓，輕慢一切。以貴輕賤，用強陵弱。或飲酒鬪亂，不避親疎。昏醉終日，不識尊卑。如是等罪，今悉懺悔。

傲是自憍之態，誕是大言欺人，故稱自高自大。

或恃種姓者，如梵網經所說，自恃聰明有智，高貴年宿，大姓高門，於是輕賤一切，故謂之以貴輕賤，用強陵弱，使人吐氣不得，投告無門。

「種姓」是說大姓高門，如印度婆羅門等四姓之種姓。種姓與種性有別。佛說種性，乃是種爲種子，有發生之義，性爲性分，有不改之義。如二種性：一、性種性，二、習種性。又瓔珞本業經說六種性是：一、習種性，十住，二、性種性，十行，三、道種性，十迴向，四、聖種性，十地，五、等覺性，六、妙覺性，妙極覺滿，此中性雖通於六位，而種局在於因。

或者是飲酒過多，致使昏昏沉沉而陷於醉亂；不論親疎應避而不避，

全然沒有尊卑之分，這樣失去本性之德，並且發生與人爭執的事情，這些惡業，實在都該痛心懺悔。

十七、懺褻像疎近業

或嗜飲食，無有期度。或食生鮪，或噉五辛。薰穢經像，排揆淨衆。縱心恣意，不知限極。疎遠善人，狎近惡友。如是等罪，今悉懺悔。

或者嗜好飲酒食肉，沒有一定的餐數，可說飲食無度，沒有節制。或食生鮮未熟的魚肉，或喫「五辛」。「五辛」又名五葷，有五辛味的蔬菜，梵網經說：「若佛子不得食五辛。五辛者乃大蒜、茖蔥（沙蔥、野蔥）、慈蔥（大頭蔥）、蘭蔥（韭菜）、興渠是五種一切食中不得食之。若故食，犯輕垢罪。」楞嚴經說：「諸眾生求三摩提，常斷世間五種辛菜，此五種

辛，熟食發淫，生啖增恚，如是世界食辛之人，縱能宣說十二部經，十方天仙嫌其臭穢，咸皆遠離。」無形中有腥穢之氣，污穢了經像而不自知。

排揆即是推出，排揆淨眾即毀僧之意，淨眾指清淨的僧眾。這樣縱放惡心恣任私意，不加自限，到了極點，自然造出了罪惡。因爲從來善與惡是兩回事，而且是勢不兩立的。佛說過善友難遇，既遇而不肯親近求教，失之交臂，這就是所謂「疎遠」。惡人近之無益，宜於遠避，而今不但不避開他，反而去親暱相近，彼此接觸不講禮節，故謂「狎近」，由是終日造罪，積惡日深，如是等罪，現在要誠心懺悔。

十八、懺矯蹇希圖業

或貢高矯假，偃蹇自用。跋扈抵揆，不識人情。自是非他，希望僥倖。如是等罪，今悉懺悔。

使曲者直，就是矯正。這裡說貢高，便是現出傲慢之像，即非眞矯，

而稱之爲矯假。偃是仆，蹇是跛，都是不正當的行爲，跋是躠行，扈是橫行。抵捾是觸惱之狀。全不識世道人情，只以個人爲是，他人皆非，這樣不守軌範，罪過亦是不少，還有存了僥倖萬一的心理，就不肯努力於正業，在疏懶無聊的情況下陷足歧途，越陷越深，無從自拔。這些的罪過，都來懺悔吧！

十九、懺屠酤無慚業

或臨財無讓，不廉不恥。屠肉沽酒，欺誑自活。或出入息利，計時賣日。聚積慳尅，貪求無厭。受人供養，不慚不愧。或無戒德，空納信施。如是等罪，今悉懺悔。

君子爲義，小人爲利，一旦臨財肯讓人，固然難得，而今說是無讓，實在是利令智昏，又說不廉不恥，是全無道義的人，屠宰生靈害命或是賣

酒使人醉，或欺騙他人，以自活命是惡律儀。或放重債，出則生息，入則取利，計時賣日，是借人一時，即算一日。聚積了厚利，慳尅成家，得百成千，得千成萬，貪心求財永無厭止，實在是無慚的罪業。可惜僧俗都有犯以上等罪。

在出家僧人犯的罪業來說，僧人既是不耕不織，一衣一食，都是受諸檀信，理當生大慚愧心，現在不廉不恥地受供養，其罪可想而知。

其次說到持戒的功德即爲了保持戒德。「戒德」十善戒經說：「持戒受齋有八種功德：一、不墮地獄，二、不墮餓鬼，三、不墮畜生，四、不墮阿修羅，五、常生人中正見出家得涅槃道，六、得生天上，七、恒生梵天，八、值佛出世請轉法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現在不持戒則無有功德，祇有罪惡；以有罪之身，納受信主的施捨，怎麼樣說無罪呢？如是等罪，應當懺悔。

二十、懺驅捶撤橋業

或捶打奴婢，驅使僮吏。不問饑渴，不問寒暑。或發撤橋梁，杜絕行路，如是等罪，今悉懺悔。

古時傭人男的稱奴，女的稱婢；少的叫僮，長的叫吏，皆是被使役的下人。良因宿業障重，亦是酬償先債，他們所受之驅使之勞，捶打之苦，是理所當然，應該分受的。「業宿障」宿世的惡業所起障礙。業，梵語羯磨，身口意善惡無記之所作。其善性惡性必感苦樂之果，故謂之業因。其在過去者謂之宿業；現在者謂之現業。業爲造作之義，是有二種：一、如身之取捨屈伸等造作，名爲身業；音聲之屈曲造作，是爲語業。是直指身的造作，語的造作爲業。二、與第六意識相應而起，是心所中思之心所。思之心所以造作爲性，故以之爲業性。即動作身之思爲身業，動起語之思爲語業，作動意之思爲意業。俱舍論依此義就十業道區別之爲業與業道，謂殺盜淫妄惡口兩舌綺語等七支爲身語二業，故爲業，又爲業之道。業爲身語之二業，自體是業，業之道爲思心所遊履之處。又貪瞋癡等三者唯爲業之道，以彼非自體業，唯爲思心所遊履之所。此二種業中，小乘俱舍以

第一種爲實業，爲正感果之異熟因；大乘唯識以第一種爲假業，以第二種正發動身語之現行思心所，爲招當果之實業。

主人方面來說，如果對於下人們的衣食湯飲疏忽，不充分的供給，饑渴寒暑都不聞不問，就等於是虐待，也就有了罪過。再說到修橋舖路利便行人，使人們獲福，功德無量。如今反撤除橋梁，斷去通行的路，這罪過就更大了。以上的諸罪要懺悔的啊！

二十一、懺善盡闡提業

或放逸自恣，無記散亂。撈蒲圍棋，群會屯聚。飲食酒肉，更相擾餞。無趣談話，論說天下。從年竟歲，空喪天日。初中後夜，禪誦不脩。懈怠懶惰，尸臥終日。於六念處，心不經理。見他勝事，便生嫉妒。心懷慘毒，備起煩惱。致使諸惡猛風，吹罪薪火，常以熾然，無有休息。三業微善，一切俱焚。善法既盡，爲一闡提。墮大

地獄，無有出期。是故今日，至禱稽顙，向十方三寶，皆悉懺悔。

此節說的斷佛種子，罪甚巨大。今說放逸自恣，是先陳小罪。由小引大，由漸而積成大惡。放縱遊逸，搪喪光陰，恣意縱慾，損耗精神，誠然是一無是處。

「無記」三性之一，俱舍論說：「無記者，不可記爲善不爲善性，故名無記。一說不能記異熟果故名無記。」大乘義章說：「解有二種，一對果分別，中容之業，不能記得苦樂兩報，故名無記。二就說分別，中容之業，如來不記爲善爲惡，故名無記。」無記性之體有：一、有覆無記，二、無覆無記兩種，然無覆無記中更分別出四無記是：㈠異熟無記，㈡威儀無記，㈢工巧無記，㈣變化無記。

無記是昏住妄感，散亂是心神迷惘，這兩種心病，都是造罪的根由。

「撲蒲」一名樗蒲，是古代的賭博戲。御覽七百二十六引博物志：「老子入西戎造樗蒲。」唐國史補：「樗蒲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分上黑下白，黑者刻二爲犢，白者刻二爲雉，擲之

全黑者爲盧，其采十六，二雉三黑爲雉，其采十四。二犢三白爲犢，其采十。全白爲白，其采八。四者貴采也，六采雜采也。」俗稱呼盧喝雉，即投骰時叫喊之聲，按山堂肆考：「古博戲以五木爲子，有梟、盧、雉、犢、塞，爲勝負之采。博頭有刻梟形者爲最勝。盧次之，雉犢又次之，塞爲最下。」

「圍棋」奕也，棋亦作碁。博物志：「堯造圍棋，丹朱善棋。」左傳裡二十五年疏：「棋者所執之子，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棋。」唐以前棋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見邯鄲淳藝經，今則縱橫各十九道，合得三百六十一道，黑白棋子各一百八十一枚。

古代的撲蒲遊戲以及耗費時間的圍棋，都是含有賭博性質的，如果沉迷其中，浪費了許多寶貴的時間，但是大家積聚那兒喜歡玩，這就是身病，是造罪的緣。

飲酒食肉，結隊交朋，更是彼此互擾，卻認作是娛樂。談無味無趣的話，空論天下大事，積年累月，空喪時日，徒然是耗費了精神。二六時中，不修己事，懶惰得要命，貪睡得很，常像死屍般的仰臥著，這樣好逸

放縱，懈怠不振的行爲，世上正有不知多少人天天都犯著。

「六念處」即念佛等之六念。一、念佛，二、念法，三、念僧，四、念戒，五、念施，八、念天。又在律中更有所謂六念法是：一、念知日月，即念知受戒之月日。二、念知食處，如全不受請食者，言我所常乞食。受請食者，言我今有請處念自去。三、念受戒時夏臘，記憶受戒以後的臘數。四、知衣鉢有無等，念我三衣鉢具足，若有長物則念我有長物，已說淨。五、念同別處，若與眾同食時，念我今日與眾僧同食；若別食時，念我今有某緣，與眾別而獨食。六、念康羸，若無病則念我今無病，堪行道；若有病，則念我今有病，當治療。如今於六念處，全然不關心，見到他人學佛，反引起了嫉妒之心。心有陰毒，就生出無限煩惱來；其實是苦惱了自己。

須知諸惡境界好比一陣陣猛風，狂吹起罪惡的薪火；焚毀了功德之林。念念熾然，時時鼓煽。三業微善，因之俱都焚盡。萬善若都燒盡時，就成爲一闡提謗道的人，從此墮大地獄，百劫無有出脫之期了，不是最使人哀痛的慘事麼？故要趕緊至誠哀禱，頂禮叩首，願十方佛聖，共鑒眞誠

的懺悔吧！

二十二、總懺衆罪

向來所有一切衆罪，若輕若重，若麤若細；若自作，若教他作；若隨喜作，若以勢力逼迫令作；如是乃至讚歎行惡法者。今日至誠，皆悉懺悔。

承前之別懺已完。此節即收束結歸總懺。

今說所有眾罪，無論重輕繁細，自作或教他作，見作抑或隨喜，或是用了勢力去迫人作，甚至讚嘆行惡法的人，如此一切眾罪，都懷了極大誠心，哀懇懺悔。

「隨喜」即是見人善事，隨之歡喜之心。修懺要旨說：「隨他修善，喜他得成。」又說：「隨己所喜，譬如布施，富施金帛，貧施小草，各隨所

喜，皆爲布施。」按五悔中有隨喜一科，觀行即五品經之第一爲隨喜品，法華經第十八品之隨喜功德品，爲說此隨喜之功德者。

二十三、願承懺而生善

願承是懺悔一切諸惡，所生功德，生生世世：慈和忠孝，謙卑忍辱。知廉識恥，先意問訊。脩良正謹，清潔義讓。遠離惡友，常遇善緣。收攝六情，守護三業。捍勞忍苦，心不退沒，立菩提志，不負衆生。

現今但願承懺悔之力，使得一切罪滅，生出功德來。

「功德」功是福利的功能，此功能爲善行之德，所以稱爲功德。又德亦即得，修功必有所德，故稱功德。願所生功德累積慈以利人，和以待衆，忠以奉上，孝以事親。謙虛仁讓，有君子風；忍辱無諍，和氣爲貴。知廉

自儉，知恥自慚。對任何人都以禮相待，不作不遜之態，故逢人首先合十爲禮。「問訊」即是合掌而口問安否；敬揖以表問安否之心，也叫問訊。一切的行爲都是向著善良而恭謹正當的途徑，決不偏歪。以潔身自愛爲處世的基本原則。

自然對於惡友就要遠遠的離開他，離惡即可遇善，幸而遇有善緣，就要收攝六根，守護三業了。

「六情」舊譯經論多謂六根稱六情，以根有情識故；爲當體之名以意根爲心法故，他五者生情識，故從所生之果而名爲情。嘉祥中論六情品疏：「問，意可是情，餘五者云何是情？答，意當體名情，餘五生情識之果，從果得稱也。六情亦名六根，五根能生五識，意根能生意識。六情亦名六依，爲六識所依。」此等皆名根爲情。

無論如何的苦要忍耐，一個向上的心永不退轉沉沒，立下了菩提的志向，不辜負眾生對我的期望。智度論說：「菩提名諸佛道」，換而言之，是要走向覺悟通達的佛道！

二十四、敬禮諸佛菩薩

發願已，皈命禮諸佛。

南無毘盧遮那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彌勒佛。南無龍種上尊王佛。南無龍自在王佛。南無寶勝佛。南無覺華定自在王佛。南無袈裟幢佛。南無師子吼佛。南無文殊師利菩薩。南無普賢菩薩。南無大勢至菩薩。南無地藏菩薩。南無大莊嚴菩薩。南無觀自在菩薩。

禮諸佛已，次復懺悔。向來已懺悔煩惱障，已懺悔業障。

向著諸佛菩薩禮拜，前面煩惱障、業障都懺悔過了，到此可以作一結束。然接著又要懺悔的是果報障了。

二十五、報到難逃

所餘報障，今當次第，披陳懺悔。經中說言：業報至時，非空非海中，非入山市間。無有地方所，脫之不受報。

煩惱障、業障說過，現在應對第三業報障，次第披陳了。所謂「報障」是三障之一，原來障正道害善心的有：一、煩惱障，是貪慾、瞋恚、愚癡等惑。二、業障，五逆十惡之業。三、報障，地獄餓鬼畜生等的苦報。報爲果報，依煩惱惑業而得地獄、餓鬼、畜生等惡趣的果報。又雖受生於人天，而生來不信者，由之障礙聖道之善根，是云報障。

總之言業報者業是因，報是果。因能趨果，果能造因。因果果因，循環不已。不遇如來，不聞正法，不思惟，不修習，罪不懺悔，惡因不滅，則苦果無有解脫之期。「苦果」是使身心痛苦的果報，皆從惡業而生。生死的果報皆苦，就中分別來說：如天上者得樂果，如地獄者爲苦果，而如

人界卻是苦樂互見。

再說，業因既熟，報必隨之至。報一至時，盡大地無一不是酬報之處；水陸空三界俱無脫身之所。故說無有地方所，脫之不受報。

二十六、懺功獲免

唯有懺悔力，乃能得除滅。

非懺悔不爲功，懺悔即是回心轉意，佛法認懺悔有迴向功德，依此懺悔的力量，使一切業報盡滅除，懺悔之力，也可說是大極了。

二十七、引緣證釋

何以知然？釋提桓因，五衰相現。恐懼切心，歸誠三寶。五相即滅，得延天年。

如何可知懺悔之力確然能盡滅此報障？請觀懺主的因緣，即可知其梗概。

「釋提桓因」又名釋迦提婆因提、釋迦因陀羅、釋迦羅因陀羅、釋迦提桓因陀羅。釋迦爲名，譯曰能；提婆譯曰天；因陀羅譯爲主，又曰帝。即能天主。住於須彌山頂上，忉利天（三十三天）之主。略稱釋帝與帝釋。智度論說：「釋迦秦言能，提婆秦言天，因提秦言主。」法華玄贊說：「梵云釋迦提婆因達羅。釋迦姓也，此翻爲能；提婆天也；因達羅帝也。正云能天帝。釋提桓因云天帝釋，俱訛音也。住在妙高山頂，三十三天之帝王。過去字憍尸迦，譯云甄兒；名阿摩揭陀，譯云無害毒。即摩揭陀國過去帝釋修因之處，用爲國名；彼國古名爲致甘露處。」

往昔忉利天王，姓憍尸迦，名釋提桓因，意謂能作，即是說能作三十三天之主。當時他有五種衰相現前，自然心生恐懼，懊惱異常。五衰是：一、頭上華冠萎，二、身上生垢膩，三、兩脇下流汗，四、不樂本座坐，五、天女不近前。天王自知天福將盡，不久即將下墮，那要怎麼辦呢？如何能得挽救？

這時天子見父王如此苦惱恐怖就上前說：「王不聞靈山有佛嗎？」天王回答說：「已聞佛在。」天子遂說：「既知佛在，何不前往求救？」天王因而省悟，遂至靈山頂禮佛足，對佛說：「世尊發大慈悲，度我苦厄吧！」佛告訴他：「你應當歸戒三寶。」天王如命遵行。於是佛就爲他說三歸依。

「三歸依」又名三歸戒：一、歸依佛，歸依佛寶以爲師者。二、歸依法，歸依法寶以爲藥者，三、歸依僧，歸依僧寶以爲友者。此三歸由師授之謂之三歸戒。三歸戒有兩種稱謂：一、翻邪三歸，二、重受三歸。翻從來之邪信而初入佛道受三歸者，謂之翻邪三歸；由是每受五戒八戒等，趣先受三歸，謂之重受三歸。在家之男女初受三歸，次受五戒，是名優婆塞優婆夷。

說也奇怪，佛爲王說了三歸依後，天王衰相就逐漸滅除，重返忉利天，心得安然。他就熟睡了起來，夢見自身投入驢胎，當墮地時，得母驢踐斃，神返天宮，一覺驚醒，恐懼不安，始悟三寶慈力廣大而不可思議，自是得延天年。

二十八、直示結釋

如是等比，經教所明，其事非一。故知懺悔，實能滅禍。

「等比」等有平等之義，等級、等類之義。等類之等有二種：一、向內等，如已列之物件，盡列後置等字者。二、向外等，於應列之數種中，舉二三類取其他而置等字者。又謂之向上等向下等。比者比類也；以分別心，比類已知之事，量知未知之事。如見烟而比知有火。因明法以因與喻比知主義之軌式。

以前所說不遇如來，不聞正法，不思惟、不修習，則不能有如帝釋天帝的便宜。忉利天王，宿福厚，宿善深，遇佛住世，耳提面命，乃能有回天之力。

以上之例，不過證明一種因緣而已，在大藏經中所列舉滅罪生福之事，何止一端。故說其事非一。由此例知懺悔之功眞實不虛，確是能滅禍，而增福的。

二十九、示罪惡以勸進修

但凡夫之人，若不值善友獎導，則靡惡而不造。致使大命將盡，臨窮之際，地獄惡相，皆現在前。當爾之時，悔懼交至。不預脩善，臨窮方悔。悔之於後，將何及乎？殃福異處，宿預嚴待。當獨趣入，到地獄所。但得前行，入於火鑊。身心摧碎，精神痛苦。如此之時，欲求一禮一懺，豈可復得！

但是，凡夫是愚癡迷執的，不自覺悟，必須常親近善知識，時時熏聞正法，從聞而思，由思而修；修善有功，修惡得滅。滅惡生善，始知懺悔力深。倘若不能遇善友獎掖提攜多方開導，那麼業識茫茫，恐怕便要無惡不作。一直到了宿善既盡，生命垂危，臨命終時，不是馬腹驢胎，也定見沸鑊湯爐等慘刑。故說是臨危之前，獄相現前。

那時必然深悔生前不肯修善，懼死後苦報難逃！一個人未雨前不準備

傘，臨渴後才要掘井，又怎麼會有效呢？故說不預修善，臨窮方悔。但是這時的後悔也無濟於事了。所謂「臨崖勒馬收韁晚，船到江心補漏遲」。

福的處所是指六欲而言，殃的情勢是指三途來說。彼此上下雲泥之差，安得同居於一處，故說異處。又福之上者得天宮，殃之最者爲地獄。「天宮」即天趣中之住所，其一分在須彌山中，其一分遠在蒼空，是自在最勝之所。

宿是說前世，預是說早爲準備。嚴是莊飾，待是等候。首先說殃福二字：天上宮殿，無論是亭臺樓閣，皆以七寶裝成，名曰善莊嚴；地獄城中，不管大小器具，皆用火鐵所築，名曰惡莊嚴。如上所說的善惡二種莊嚴，俱是早已預備，天堂地獄二處，均不待眾生到後纔莊嚴的；換句話說，早已準備好了在等待著的，故說宿預嚴待。

「善惡」判善惡之性，經論諸師之說種種不一。菩薩瓔珞經以順理爲善，違理爲惡。又說：「一切眾生識始起一想住於緣，順第一義諦起名善，背第一義諦起爲惡。」

「莊嚴」以善美飾國土，或以功德飾依身叫莊嚴；又以惡事積身亦叫莊

嚴。阿彌陀經說：「功德莊嚴」。探玄記三說：「莊嚴有二義，一是具德義，二是交飾義。」觀無量壽經說：「以諸惡業而自莊嚴。」

這天堂地獄二處，又有那一個替得代得？須知此乃是享受眾生，宿生自造善惡二修之所成就，亦可說是成就如是功過二種莊嚴，以待善惡二類行者。「當獨趣入」是說善者享樂，惡者受苦，不論親疎，無人作伴。生時尚有雙胞同來，死時直是一人獨去。故說「惡者獨趣」。

作了惡的下場，必然是到了地獄，自然就有火鑊莊嚴，預爲等待。於是罪人身心摧碎，精神痛苦萬狀。此時縱然想禮一佛，懺一時，都不可得了。

三十、警無常以令覺悟

衆等切莫自恃盛年，財寶勢力，懶惰懈怠，放逸自恣。死苦一至，無問老少，貧富貴賤，皆悉磨滅。奄忽而至，不令人知。夫人命無

常，喻如朝露。出息雖存，入息難保。云何忽此，而不懺悔？但五天使者既來，無常殺鬼卒至。盛年壯色，無得免者。當爾之時，華堂邃宇，何關人事？高車大馬，豈得自隨？妻子眷屬，非復我親。七珍寶飾，乃爲他玩。以此而言，世間果報，皆爲幻化。天上雖樂，會歸敗壞。壽盡魂逝，墮落三途。

承上段既知死後欲求一禮一懺而不可得，就應及時憬悟，趁年富力強衣食無缺，壯年有財有力之時，好好修善學道。須知光陰迅速，時不待人；一息不來，便是後世，切不可自以爲年輕力壯就不會那麼快死，古德的話正如當頭棒喝：「莫道老來方學道，孤墳多是少年人。」是一點也不假的。

何況在閻王面前，縱然你有錢買不得，有勢也用不著，故盛年、財寶與勢力，俱都不可依賴。唯有勇猛精進，努力修持，勤行懺悔，方爲上著。如果再懶散放恣，當死苦來臨，不論你年歲老少，無財有財，有名無

名，都是一視同仁，平等磨滅的。

「死苦」生老病死四苦之一，死，梵語叫母陀，又叫未剌諦，人之壽、煖、識之三法捨離名爲死。一般來說，驗人之死相，知善惡之生處。諸經要集十九依瑜伽論立死相的六驗爲：一、驗生人中，若作善之人將死時，先自足冷至臍，臍上猶溫，而後氣盡者，即生人中。二、驗生天上，若作善之人，頭頂皆溫，而後氣盡者，即生天上。三、驗生餓鬼，若自頂冷至臍，腰下猶溫，而後氣盡者，即生餓鬼中。四、驗生畜趣，若自頂冷至膝，膝下猶溫，而後氣盡者即生畜趣中。五、驗生地獄，若頂冷至足，足底猶溫，而後氣盡者，即生地獄中。六、驗入涅槃，若羅漢聖人入涅槃，或心或頂數日皆溫。

牛頭阿傍，忽然間就來到，並不預先讓人知道。所以你不得不相信人命的無常，一如朝露的短暫，祇要陽光一照，忽然間便融消掉了。出息雖存，入息不保。因此說人命在呼吸之間。爲何大家還因循苟且一點都不懺悔呢？

閻王，人稱五殿天子，所派的役使，又名無常使者，此鬼一來，不得

片刻停留，拘人魂魄即去。十五經說：「閻魔法王遣閻魔卒，一名奪魂鬼，二名奪精鬼，三名縛魄鬼，即縛三魂至門關樹下。總之，無常鬼至，任你如何年輕力壯，任何身分地位都不能免，即使貴爲天子，有金鑾寶殿，鳳閣龍樓，到時都不是你自己所有。何況華堂邃宇，又豈能留你住居，故說何關人事？縱有駟馬寶車，欄楯華蓋，豈得自隨？就是驕妻美妾，也不能再和你親愛。擁有的七珍寶玉一切珍奇古玩，到時卻被別人賞玩。」佛說：「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並不是空言，是事實。

就拿色界三禪來說吧，色界的第三禪天，此天名離喜妙樂地，由深妙的禪定，生身心的快樂。三界九地之中，以此地爲樂受之限。在同此以上的天處，唯有捨受。故此地之樂受，爲三界中最第一，聖教中多引之以爲比較。悲華經說：「身心快樂，無有疲極，譬如比丘入第三禪。」照理說此禪天人，都得無上寂滅之樂，然而大劫到時，也全歸敗壞。「大劫」成、住、壞、空四期爲一週，爲八十增減之時量。舊譯稱之爲四中劫，新譯稱之爲八十中劫。大、中、小劫有兩種說法：㈠一增（人壽自十歲，百年增一歲，而至八萬四千歲者）又一減（人壽自八萬四千歲，百年減一，

而至人壽十歲者），爲小劫，合一增一減而爲中劫。成住壞空之四期，各經此一增一減之二十中劫。而經此成住壞空四期之間，即八十中劫爲大劫，是俱舍論之意。㈡合一增一減而爲一小劫，二十增減即二十小劫爲一中劫，而成住壞空等四期各經一中劫，八十增減即四中劫爲一大劫，是智度論之意。以上二說大劫之量相同。

其次說到非非想天，即非想非非想天的略稱，舊譯非有想非無想。無色界有四天，此爲其中之第四天，乃三界之最頂，因而亦說有頂天。非想非非想者，乃就此天之禪定而名。此天之定心至極靜妙，無如下地之麤想，故說非想；尚非無細想，故說非非想。楞嚴經說：「識性不動，以滅窮研，於無盡中，發實盡性。如存不存，若盡非盡。如是一類，名非想非非想處。」非非想天壽八萬劫，命終魂逝，猶不免墮落三途，那時眾苦臨身，更倍於人世。由此看來，我們怎可不警悟，不覺醒呢？

三十一、引昔緣顯果報

是故佛語須跋陀言：汝師鬱頭藍弗，利根聰明，能伏煩惱，至於非非想處。命終還作畜生道中，飛狸之身。況復餘者？故知未登聖果已還，皆應輪轉，備經惡趣。如不謹慎，忽爾一朝，親嬰斯事，將不悔哉？

昔日當佛放雙林，臨入涅槃之際，度最後弟子，名須跋陀，譯名好賢，百二十歲，乃一志求梵天之法的人。聞佛滅度從佛出家，乃證四果。

「滅度」滅有三種：一、涅槃，譯爲滅。涅槃之體，無爲寂滅，故名滅。二、尼彌留陀，尼樓陀，譯爲滅。四諦中之滅諦。涅槃之滅，徧據滿處，尼彌留陀之滅，通於因果。三、毘尼，譯爲滅，是戒行。戒行能滅諸惡，故說滅。前二者體是滅，毘尼之滅，有所滅也。涅槃經說：「滅生死故，名爲滅度。」行願品鈔說：「言涅槃者，具云般涅槃那，古譯爲入滅息。息即是滅故。但云入滅，或云滅度，即滅障度苦也。」

「四果」聲聞乘聖果的差別。舊譯家均以梵名謂爲須陀洹果、斯陀含

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新譯家以前三果翻名爲預流果、一來果、不還果，至於阿羅漢果，仍用舊名。

佛就對須跋陀談其師鬱頭藍弗的因緣。

「鬱頭藍弗」佛出家而問道之仙人名。慧琳音義說：「鬱頭藍弗，譯作獺戲子坐。得非非想定，獲五神通，飛入王宮，遂失定，徒步歸山。」

佛說：「你的師傅鬱頭藍弗，是利根聰慧的人。「利根」利者銳利，根者乃是信、精進、念、定、慧等五根，又一說是眼耳鼻舌身之五根。又根爲根器，即天性也。又利者速疾之義，根者能生之義，速疾生妙解。故此他能克伏煩惱，並且修得非非想定，果生非非想天壽八萬劫，然而命終還得作飛狸之身。利根尚且如此，又何況鈍根的人呢？「鈍根」愚鈍的根機，不堪成就佛道者。鈍根的人未能得定，斷然不能生天的。

故知未登聖果，不出三界，難免輪迴。要歷經惡趣之苦。假如不知謹愼，忽然有一天親自遭遇此報，那時豈不是大大的後悔了嗎？

三十二、立例校量

如今被罪，行詣公門，已是小苦。情地憧惶，眷屬恐懼，求救百端。地獄衆苦，比於此者，百千萬倍，不得爲喻。衆等相與塵劫以來，罪若須彌。云何聞此，安然不畏？不驚不恐？令此精神，復嬰斯苦，實爲可痛！

這段是以陽間小苦比例陰界大苦，以校量之。便知驚怖，而有所警惕。

舉例來說，陽間犯罪了的人，喫上了官司，並不至受多大的痛苦，他就已心地惶惑六神無主，家人眷屬時時心中恐怖之至，向有勢力的人百般求教。可是如果拿地獄衆苦來作一比較，其苦眞是百千萬倍都不止，這是不可不知的。

我們衆生從塵劫往還以來，積罪之高好比是須彌山一般。「須彌」又作修迷樓、蘇彌樓、須彌樓，新譯蘇迷嚧，山名，一小世界之中心。譯言妙高、妙光、安明、善積、善高等。凡器世界之最下爲風輪，其上爲水

輪，其上爲金輪，即地輪。其上有九山八海，即持雙、持軸、擔木、善見、馬耳、象、鼻、持邊、須彌之八山八海與鐵圍山。共中心之山即爲須彌山，入水八萬由旬，出水八萬由旬。其頂上爲帝釋天所居。其半腹爲四天王所居，其周圍有七香海七金山，其第七金山外有鹹海。其外圍曰鐵圍山。故說九山八海。瞻部洲等四大洲，即在此鹹海的四方。

既然世人罪業深重，何以聽聞到地獄種種苦怖之情，卻安然不知畏懼，一些不驚？設或一息不來，四大分張，令此精神受此痛苦，實在是可悲可痛的事！

三十三、結成懺悔

是故至誠，求哀懺悔。

所以總結地說，必須要以至誠心，向三寶求哀，表示眞誠的懺悔，唯有懺悔，才是得救的良方。

三十四、懺阿鼻地獄罪報

某等從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所有報障，然其重者：第一、唯有阿鼻地獄，如經所明。今當略說其相：此獄周匝，有七重鐵城。復有七重鐵網，羅覆其上。下有七重鐵刀爲林，無量猛火，縱廣八萬四千由旬。罪人之身，徧滿其中。罪業因緣，不相妨礙。上火徹下，下火徹上，東西南北，通徹交過。如魚在鐓，脂膏皆盡。此中罪苦，亦復如是。其城四門，有四大銅狗。其身縱廣，四千由旬。牙爪鋒長，眼如掣電。復有無量鐵嘴諸鳥，奮翼飛騰，啄罪人肉。牛頭獄卒，形如羅刹。而有九尾，尾如鐵叉。復有九頭，頭上十八角。角有六十四眼，一一眼中，皆悉迸出諸熱鐵丸，燒罪人肉。然其一瞋一怒，哮吼之時，聲如霹靂。復有無量無邊刀輪，空中而

下。從罪人頂入，從足而出。於是罪人，痛徹骨髓，苦切肝心。如是經無數歲，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如是等報，今日皆悉稽顙，慚愧懺悔。

我等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所作罪惡，積爲報障。其最重者唯有以阿鼻地獄受苦最重，一如經中所說，這裡不過大略的述其相，並不是詳細的描繪。設若要廣泛來說，是很難說盡的。

「報障」三障之一，報爲果報，依煩惱惑業而得地獄、餓鬼、畜生等惡趣之果報。又雖受生於人天，而生來不信者，由之障礙聖道之善根，是云報障。涅槃經說障正道害善心者有三：一、煩惱障，是貪欲、瞋恚、愚癡等之惑。二、業障，五逆十惡之業。三、報障，地獄餓鬼畜生等的苦報。

「阿鼻地獄」阿鼻爲地下的牢獄，故說地獄。在此地下之最低，餘大地獄重疊其上。止持音義說：「阿鼻，此云無間。」觀佛三昧經：「阿言無，鼻言救，成論明五無間：一、趣果無間，捨身生報故，二、受苦無

間，中無樂故，三、時無間，定一劫故，四、命無間，中不絕故，五、形無間，如阿鼻縱廣八萬由旬，一人多人皆徧滿故。此五無間，乃造五逆業者報之。」此地獄爲八大地獄之一，又名無間地獄。

地獄之報境，亦是個人唯心所現，也可說是因緣所生之法，乃即空、即假、即中。心既不可思議，唯心所現之地獄報境，亦是不可思議的。

阿鼻地獄的範圍，縱廣八萬四千由旬，而罪之身，亦有如是之大，故說徧滿其中。地獄不大，此身不小。一人亦不空，多人亦不滿。多至百千萬億罪人同在獄內，以業力因緣故，不相妨礙。其與華藏世界，實報無障礙土之善報境亦不兩樣。

「華藏世界」釋迦如來眞身毘盧舍那佛淨土之名。最下爲風輪，風輪之上有香水海，香水海中生大蓮華；此蓮華包藏微塵之世界，故稱蓮華藏世界，略名華藏世界。凡報身佛之淨土，具十八圓滿，其中之依持圓滿，即蓮花藏世界。

「實報無障礙土」一名實相無障礙土，爲四佛土之一。名家所立之四種佛土：㈠凡聖同居土，人天凡夫及聲聞緣覺等聖者所居之國土。此有淨穢

二種，如娑婆世界是同居之穢土，如西方極樂是同居之淨土。㈡方便有餘土，斷見思煩惱出離三界生死之人之生處，是爲修小乘方便道，斷見思惑之人之生處，故名方便；塵沙無明之惑未盡，故說有餘。又爲七方便人之所居，故名方便土。七方便人者，則藏教聲聞緣覺二人，通教之聲聞緣覺菩薩三人，別教菩薩一人，圓教菩薩一人之七種人。又此土稱爲變易土，乃變化同居土之依身，而易以方便土之依身，故名變易土。又其後變此方便土之依身，而易以實報土之依身。㈢實報無障礙土，方便土爲證空理人之果報土。此土更有證一分中道之理之人之果報土，行眞實之法，感得勝報。色心不相妨，故名實報無障礙土。純爲菩薩之居，無有凡夫二乘，別教十地以上圓教十住以上之菩薩便是。㈣常寂光土，常有法身，本在常住之體。寂者解脫，一切諸相永寂。光者般若，照諸相之智慧也。此三德不縱不橫，名曰秘密藏，是乃諸佛如來之所依居，故謂常寂光土。

是以也可稱之爲無礙法界。「法界」梵名達磨馱都，又名法性，亦名實相。法界之義有多種，以二義釋之：一、就事，二、約理。就事來說，法者諸法，界者分界。諸法各有自體，而分界不同，故名法界。然則法界

者，法之一一名爲法界，總該萬有亦謂之一法界；臺家約於俗諦釋十法界之時，即此義也。又界者邊際之義，法者極法之邊際而言，言廣大深遠無過於此。約理而言，法相華嚴之釋意，指眞如之理性而謂之法界，或謂之眞如法性，或謂實相，實其體一也。界者因之義，依之而生諸聖道，故名法界。又界者性之義，是爲諸法所依之性故。又諸法同一性故名法界。又支配於因果之理之法相範圍名爲法界。華嚴家爲分別圓融無礙之義相而立四法界，天台家爲差別塵沙之事相而立十法界。對配之即橫豎之二門。由上足證不只是佛界之善，是全性起修，即獄界之惡，亦是全性起修。

須知善是順全性而起修，惡是逆全性而起修。順逆雖殊，其不可思議則一。至於地獄的形相可畏，文義解釋得已很清楚了。如是等報障罪業，今日叩首向三寶，發出大慚愧心念來懺悔它。

三十五、彰地獄名顯罪苦相

次復懺悔刀山劍樹地獄，身首脫落罪報。懺悔鑊湯爐炭地獄，燒煮

罪報。懺悔鐵床銅柱地獄，燋然罪報。懺悔刀輪火車地獄，劈磔罪報。懺悔拔舌犁耕地獄，楚痛罪報。懺悔吞啗鐵丸，烊銅灌口地獄，五內消爛罪報。懺悔鐵磨地獄，骨肉灰粉罪報。懺悔黑繩地獄，肢節分離罪報。懺悔灰河沸屎地獄，惱悶罪報。懺悔鹹水寒冰地獄，皮膚拆裂裸凍罪報。懺悔豺狼鷹犬地獄，更相殘害罪報。懺悔刀兵距爪地獄，更相搏撮斫刺罪報。懺悔火坑地獄，炮炙罪報。懺悔兩石相磕地獄，形骸碎破罪報。懺悔衆合黑耳地獄，解剔罪報。懺悔闇冥肉山地獄，斬剉罪報。懺悔鋸解釘身地獄，斷截罪報。懺悔鐵棒倒懸地獄，屠割罪報。懺悔燋熱叫喚地獄，煩冤罪報。懺悔大小鐵圍山間，長夜冥冥，不識三光罪報。懺悔阿波波地獄，阿婆婆地獄，阿吒吒地獄，阿羅羅地獄。如是八寒八熱一切諸地獄中，復有八萬四千鬲子地獄以爲眷屬。此中罪苦，炮煮楚痛，

剝皮刷肉，削骨打髓，抽腸拔肺。無量諸苦，不可聞，不可說，南無佛。今日在此中者，或是我等無始以來，經生父母，一切眷屬。我等與彼命終之後，或當復墮如此獄中。今日洗心懇禱，叩頭稽顙。向十方佛，大地菩薩，求哀懺悔。令此一切罪報，畢竟消滅。

此篇文意，表彰了許多地獄之名，以顯罪苦之相。我們顧名思義，即可明白。且大千世界之大鐵圍山，與彼大千界之大山，兩山相隔，於其中間亦有地獄。彼此各有四萬二千由旬之高，與日月相等。所以日月感光，不能照觸，是故長夜冥冥，獄中罪人，受苦時長，從來不識日月燈之三光。波波婆婆，是受苦徹痛的唇聲；吒吒是舌聲，羅羅是喉聲。八寒獄是：一、頞浮陀，此云皰，是因寒苦所逼，皮肉皰起。二、泥賴浮陀，此云皰裂，因寒苦逼極，皰即拆裂。三、阿吒吒，因苦增劇，唇不能動，唯舌作聲。四、阿波波，因苦增劇，舌又不能動，唯唇作聲。五、嘔喉，唇舌俱不能動，於咽喉內，振氣作聲。六、鬱波羅，此云青蓮華，困苦逼

極，皮肉開拆極似其狀。七、波頭摩，此云赤蓮華。八、芬陀利，此云白蓮華，俱是皮肉凍坼之狀。

八熱者，一、等活，因受苦至死，以冷風吹之復活故名。二、黑繩，謂以黑熱鐵繩籠絡罪人，使其皮焦徹見肌肉，痛入骨髓。三、眾合，謂罪人至此，有大石山來合，使之骨肉糜碎。四、叫喚，謂罪人入獄，獄卒將其擲大鍋中，苦痛叫喚。五、大叫喚，罪人被沸湯煮死，業風吹活，提向鐵鏃，煎熬痛楚，乃大叫也。六、燒炙，謂此獄以鐵爲城，烈火猛焰，內外燒炙也。七、大燒炙，其苦比以前更加倍之，故名爲大。八、無間，此獄受苦最重，有五種無間：一、趣果無間，此人死後，不經中陰，如射箭一般，直入地獄。二、受苦無間，獄中受苦，無有間歇。三、時節無間，此獄受苦，一日一夜，萬死萬生，一時一刻不間。四、命無間，受一中劫罪，無有中夭故。五、身形無間，獄不大不小，正相等，無間隔故。

今說炮炙楚痛，剝皮刷肉，削骨打髓，抽腸拔肺等苦，尚是要略而言，已令人耳不願聽，心不忍思，口不敢說。現說三字之偈，以結束此篇地獄之果報。即說偈：「南無佛，救苦經，願拔苦，運悲心。放淨光，觸

其身。熱寒獄，如火冰。受此苦，非別人，我父母，及六親。受此報，非無因，聞此苦，寧不驚，度出獄，勝酬恩，諸大眾，宜洗心，求懺悔，度雙親。」

這節懺眷屬罪報，其懺悔是十分懇切哀感的。

三十六、願轉苦為樂

願承是懺悔地獄等報，所生功德：即時破壞阿鼻鐵城，悉為淨土，無惡道名。其餘地獄，一切苦具，轉為樂緣。刀山劍樹，變成寶林。鑊湯爐炭，蓮華化生。牛頭獄卒，除捨暴虐，皆起慈悲，無有惡念。地獄眾生，得離苦果，更不造因。等受安樂，如第三禪，一時俱發，無上道心。

此節是承懺悔之力，願轉苦為樂。若是圓頓之人，先須大開圓解，了

唯心之本具，轉變不難。如果大願可憑，即使鐵城也頓然破除，這是什麼緣故？因爲唯心轉變之故。

所謂「唯心」，須知一切諸法，唯有內心，無心外之法。心者集起之義，集起諸法，故云心；識者了別之義，了別諸法，故云識。心識是異名而同體。華嚴經說：「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唯識論說：「入楞伽經伽他中說，由自心執著，心似外境轉，彼所見非有，是故說唯心。」夜摩天宮菩薩說偈品：「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一切世間中，無法而不造。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觀無量壽經：「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眾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時，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

所以苦亦唯心樂亦唯心，劍樹寶林，爐炭蓮華，都是唯心所現。因此之故，罪從心起，當用心懺。如要滅罪，先須滅心。故南嶽禪師以心而除病，神光和尚因覓心而傳燈，這是眞懺悔。

「第三禪」色界四禪天中之第三禪天。此中有少淨天、無量淨天、遍淨天三天。

「無上道」如來所得之道，更無有過於其上者，故名無上道。

從此文義，啓示我們若要轉苦爲樂，必須心識向正，心如向善，一念之善，就可洗滌了無數罪惡，而且心淨則國土淨，一如起信論說的：「眾生眞心，即諸佛體，更無差別。」華嚴經說的：「若人欲求知，三世一切佛，應當如是觀，心造諸如來。」

三十七、禮十方佛菩薩

懺悔已，至心信禮，常住三寶。南無毘盧遮那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彌勒佛。南無龍種上尊王佛。南無龍自在王佛。南無寶勝佛。南無覺華定自在王佛。南無袈裟幢佛。南無師子吼佛。南無文殊師利菩薩。南無普賢菩薩。南無大勢至菩薩。南無地藏菩薩。南無大莊嚴菩薩。南無觀自在菩薩。

眞如佛性，人人本具，但爲妄念遮蔽，如金在礦中，如明鏡蒙塵。礦中之金，本質未損，蒙塵之鏡，光明仍俱，若汰去沙土，拭去塵垢，純金的本質和鏡體的光明，仍然可以顯露出來。所以現在要懺悔上述一切的罪過，目的就是發掘出純淨的本質，還我光明的面目。

懺悔完後，應該以至誠之心敬禮十方佛菩薩。

三十八、懺三惡道中總報

禮諸佛已，次復懺悔。已懺地獄報竟，今當懺悔三惡道報。

前文是已懺地獄的別報。現在再來懺三惡道的總報。

須知有情的果報有二種，若生於人趣，則彼此之人類受同一人界之果報，名爲總報；如彼此眾生，六根有好醜，壽命有長短，各自差別，名爲別報。因而業因又有二，其招總報之業因爲總報業，感別報之業因爲別報業。

三十九、引經以示惡因

經中佛說：多欲之人，多求利故，苦惱亦多。知足之人，雖臥地上，猶爲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猶不稱意。但世間之人，忽有急難，便能捨財，不計多少。而不知此身，臨於三途深坑之上，一息不還，便應墮落。忽有知識，勸營功德，令作未來善法資糧。執此慳心，無肯作理。夫如是者，極爲愚惑。何以故爾？經中佛說：生時不齎一文而來，死亦不持一文而去。苦身積聚，爲之憂惱。於己無益，徒爲他有。無善可恃，無德可怙。致使命終，墮諸惡道。是故今日，皈命三寶，至誠懺悔。

這節文是引經以示惡因，令人知所察覺。要知道利比如水，水能載舟，但未嘗不可覆舟；財能養身，但卻也能滅身。

佛曾說過：多欲的人，求多苦多。眞是肝膽相照的腑肺之言。試看世間的人誰肯知足的呢？知足的人，隨遇而安，雖然是無屋可居，睡在樹蔭底下或洞穴之中，也會覺得安然怡樂。所謂「清風明月不要錢」享用大自然的風光，是心靈最大的享受，又何必一定要跑戲院、娛樂場所才能得娛心的享受？知足的人清心寡欲，以接近自然爲樂，對物質生活反而淡泊自如，和不知足一味貪求物質上的享受與滿足的人相較，眞是天壤之別。而不知足人來說，雖然他富可敵國，猶如生活在天堂上的享受，還是覺得不稱意，不如心的。

一般來說，世人若是自闖橫禍，頃刻之間，大難臨頭，當此之時，心慌意亂，就是傾家蕩產或向官衙賄賂，或向權勢之人請託，化用多少也在所不計。自然是財少不肯應承，財多始允幫忙的。窘患時不計捨財的多少而求自身的平安，足見身重而財輕。

世上愚昧的人，從不曾想到利多害多，財大禍大，但知有財不知有身的人便不能造福，但祇造罪了。罪是三途業因，有因必趨於果。即今雖在人間，而此身已臨三途上，自不覺知吧了。設或一息不存，便成下世。生

前既有惡因，死後必招苦果。到那時墮落至萬劫不復地步，誠可說是一失人身，千古遺恨了，猶之墮進深坑要想出離不易，怎能不小心呢？

如果幸能遇到善知識，以好言相勸，教其多作三寶功德，或世間慈善事業，勸他培植未來善因，作爲淨土資糧。照理說是幸免墮於三途最好機會。然而他卻執著慳悋之心，分文不捨，故說是無理肯作。這等人，不就是至愚至癡的那種人嗎？

「資糧」資爲資助，糧爲糧食。如人遠行，必假糧食，資助其身。欲三乘之證果，也要以善根功德之糧資助己身而後能得。三藏法數說「四種資糧」是：一、福德資糧：布施持戒等之善根功德，即六度中之前五度。二、智德資糧：修習正觀而勤求妙智，即第六度。三、先世資糧：由宿世積集之善根，在今生爲自完具之福智資糧。四、現法資糧，今生修習的福智資糧。

經中佛說得好：生時不帶一文來，死後不執一文去。世人無論富貴貧賤、王侯將相，最初生來都是赤裸裸一絲不掛的，豈不是不賚一文嗎？到了死時如落湯螃蟹、脫殼烏龜，萬般帶不去，唯有業隨身，這不就是不持

一文？佛的金言是眞實不欺的啊！

可歎愚昧的人一生到老，勞碌奔波，不穿好衣，不吃好食，故說「苦身」。積百成千，積千成萬，故名「積聚」，然如此身沒有安閒的時候，心中亦得不到眞正的快樂，試問有什麼幸福可言呢！於本身是一無益處，故說「無益」。

再說無常一到，命赴黃泉。「黃泉」地下之泉，左傳：「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人死則葬之於地下，故以黃泉爲地下之代辭。泉下、泉路名辭不一，意義相同。人到黃泉路上，生前財富付囑兒孫繼承，成爲他有。但祖宗財多，子孫禍亦多。也許不到數年，財產便被兒孫敗去，化爲烏有，故說徒爲而已。一生不去修善，有何善可恃？一世不肯積德，更有何德可怙？善與惡反，德與罪乖，既無善德護體，必有罪惡隨身。致使命終，墮諸惡道，這是無可置疑的。所以今日要歸命三尊，並且要眞切的作一番懺悔。

四十、懺畜生道中雜報

次復懺悔，畜生道中，無所識知罪報。懺悔畜生道中，負重牽犁，償他宿債罪報。懺悔畜生道中，不得自在，爲他斫刺屠割罪報。懺悔畜生道中，無足二足，四足多足罪報。懺悔畜生道中，身諸毛羽鱗甲之內，爲諸小蟲之所啖食罪報。如是畜生道中，有無量罪報，今日至誠，皆悉懺悔。

此報以多分的癡使爲因，故總言其無所識知。「癡使」十使之一，愚癡的煩惱，使爲煩惱之異名。至於其後的趣果，大概多以負重牽犁，去償還宿債之報。「宿債」宿昔前世所負的債。乃宿世所作的惡業，未贖之苦果。其生前爲滿足口腹，宰殺生靈，故身後不得自在，爲其斫刺屠割之報。生前取非分不義之財，只顧金錢，不顯身分，故身後即招無足乃至多足之報。無足指蛇鰻等而言，二足指雞鴨等而言，四足指牛羊等而言，多足指蝦蟹蜈蚣等而言。由於生前只爲一身，牽累眷屬，同霑漁利，同造罪惡，故身後招小蟲啖食之報。

這許多的畜生，其種類是甚爲眾多，其苦報自然也甚多，因此有無量的罪愆。現在以至爲虔誠的心，懺悔這一切的一切。

四十一、懺餓鬼道中雜報

次復懺悔餓鬼道中，長受饑渴，百千萬歲，不聞漿水之名罪報。懺悔餓鬼，食噉膿血糞穢罪報。懺悔餓鬼，動身之時，一切肢節火然罪報。懺悔餓鬼，腹大咽小罪報。如是餓鬼道中，無量苦報，今日稽顙求哀，皆悉懺悔。

其次懺悔惡鬼道中，常是長時間受到饑餓口渴的苦報，原來得爲餓鬼的報應都是由於前生過於鄙悋慳貪，過於刻薄他人所致。一旦身爲餓鬼，就在一百一千年中，都不能聞到漿水之名的罪報。

再說，由於生前耽嗜生靈，酷好新鮮血肉滋味，故身後招食噉膿血糞

穢之報。又由於生前宰殺業太重，全不顧憐生靈痛楚，所以身後招致一舉一動時，四肢骨節都將如被火燃燒樣的報應。又由於生前慳恪無厭，故身後招來腹大咽小、吞食物不下的報應。因爲其苦報多端，所以稱無量。今日至誠，求哀懺悔。

四十二、懺鬼神修羅雜報

次復懺悔，一切鬼神，脩羅道中，諛諂憍詐罪報。懺悔鬼神道中，擔沙負石，塡河塞海罪報。懺悔鬼神、羅刹、鳩槃荼、諸惡鬼神，生啖血肉，受此醜陋罪報。如是鬼神道中，無量無邊一切罪報。今日稽顙，向十方佛、大地菩薩，求哀懺悔，悉令消滅。

鬼神概以瞋使居多，修羅，亦以瞋使兼以慢使者亦多。故諛諂憍詐，是其總報。

「鬼神」鬼爲六趣之一，神爲八部之通稱。有威者謂之鬼，有能者謂之神。金光明經說：「鬼者威也，能令他畏其威也；神者能也，大力者能移山塡海，小力者能以隱顯變化。」

「瞋使」五鈍使之一。瞋即是瞋恚三毒之一，梵名訖羅馱，於苦與苦具憎恚之念，謂之瞋，使身心執惱，起諸惡業者。決定毘尼經說：「寧起百千貪心，不起一瞋恚，以違害大慈，莫過此故。」

至於「修羅道」又名阿修羅道，六道之一，亦是八部眾之一。多由瞋、慢、疑之三因而生，阿修羅又作阿須羅、阿蘇羅，譯名無端，容貌醜陋之義，又叫無酒，其果報無酒之義；又譯作非天，其果報勝似天而非天之義，爲常與帝釋戰鬪之神。三界義說：「依起世經，須彌東西面，去此十千由旬外有毘摩質多羅宮，縱橫八萬由旬。」再說到修羅王有四位之多。法華經序品列出有婆稚阿修羅王、佉羅騫馱阿修羅王、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羅睺阿修羅王，各有百千之眷屬。

但阿修羅王與忉利天的帝釋時常戰鬪。因爲修羅有美女，無好食，諸天有好食無美女，所以互相憎嫉，故恒戰鬪。而阿修羅王法力亦很大，與

帝釋戰敗北，欲遁無所，就以通力潛身，入於藕絲孔中，這在法苑珠林有記載。

「慢使」十使之一，慢惑驅使人之身心。慢惑之繫縛身的稱爲「慢結」。

以修羅來說，若生前多修福業，身後便有飛行神通，遊空上下，若但作惡業者，故招致擔沙負石、塡河塞海之報。

再談到羅剎，名捷疾鬼，此鬼好食人；又名羅剎娑、羅叉娑，女的稱羅叉私；惡鬼的總名，譯爲暴惡可畏。按羅剎本爲印度古代民族的名稱；至雅利安人，遂成爲畏惡之名詞。又謂羅剎男，黑身、朱髮、綠眼；羅剎女爲絕美之婦人。羅剎國的國度在哪裡呢？法華經普門品說：「入於大海，假使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剎鬼國。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諸人等皆得解脫羅剎之難。」是知食人鬼的住處，是在大海之中。至於羅剎天是十二天之一，八方天之一諸羅剎之王，爲西南隅之守護神。

除羅剎外，又有「鳩槃荼」又作弓槃荼、究槃荼、鳩滿拏。鬼名噉人

精氣鬼，譯作甕形鬼、冬瓜鬼。王名毘樓勒，譯爲增長王，是南方天王，領二部鬼，一名鳩槃荼，二名薜荔多；從所領得名。這些醜惡的鬼因爲瞋慢熾盛，生噉血肉，故受醜陋罪報。這無量無邊的醜惡鬼神報，都要趁今日來痛作懺悔。希佛菩薩垂鑒，消滅此等苦報。

四十三、合顯善願

願承是懺悔畜生等報，所生功德，生生世世：滅愚癡垢，自識業緣。智慧明照，斷惡道身。願以懺悔餓鬼等報，所生功德，生生世世：永離慳貪饑渴之苦，常餐甘露解脫之味。願以懺悔鬼神脩羅等報，所生功德，生生世世：質直無諂，離邪命因。除醜陋果，福利人天。願從今以去，乃至道場，決定不受四惡道報。唯除大悲，爲衆生故，以誓願力，處之無厭。已懺三途等報。

此節是結示罪滅福生的善願。畜生是以愚癡爲因。願懺能滅除癡垢，垢滅心明，則業緣自識。認識業緣，則本有智光之發露，故說智慧明照。則惡道不期滅而自滅。

是的，餓鬼以慳貪爲因，宿因既懺，則饑渴苦離，於是即能感到常餐甘露之佳味；鬼神是以諂曲爲因，修羅以憍瞋爲因，今承懺悔之力，即能改爲質直無諂，邪命之因遠離。醜陋之報轉變，即得福利於人天了。從今已往直至道場，決不再受四惡之報，爲眾生而示現受生，以大慈大悲誓願之力，永遠處之無厭。以上總懺與別懺三途之報都已經完了。

四十四、懺人天二趣餘報

今當復次稽懇懺悔人天餘報。相與稟此閻浮壽命，雖曰百年，滿者無幾。於其中間，盛年夭枉，其數無量。但有衆苦，煎迫心形，愁憂恐怯，未曾暫離。如此皆是善根微弱，惡業滋多。致使現在，凡

有所爲，皆不稱意。當知悉是過去已來，惡業餘報所致。是故今當懺悔，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所有現在，及以未來，人天之中，無量餘報。

此節雖然人天並舉，其實是指示人界之意居多；因人界苦多樂少，易於警悟修道之故。我等彼此相與共同稟受此人界之報，居於閻浮提。佛在世時，上壽不過百年。雖說是百年，但亦難有滿一百的，故說滿百者無幾。是以人生七十，便稱之爲古稀之年。其中有六十五十而死的，有四十三十而亡的，有二十十歲而夭折的。三十、四十稱爲盛年，二十、三十稱爲夭年。夭枉之枉乃是怨枉而死，即不當死而死；或死於刀兵砲火，或亡於服毒懸樑，此皆是枉死者。古往今來，其數無量。此等皆是由於眾苦煎熬逼迫身心，使人愁憂、恐怯，所以才尋此短見。

究其原因，皆是善根生長微弱，惡業滋生太多，致使現在一切所爲皆不稱意。這的確是由過去已來，惡業之餘報所致的。因此今當懺悔無始至

於現在，以及未來，在人天之中的無量餘報。

四十五、正懺人間雜報

懺悔人間，流殃宿對，癰殘百病，六根不具罪報。懺悔人間，邊地邪見，三惡八難罪報。懺悔人間，多病消瘦，促命夭枉罪報。懺悔人間，六親眷屬，不得常相保守罪報。懺悔人間，親友凋喪，愛別離苦罪報。懺悔人間，冤家聚會，愁憂怖畏罪報。懺悔人間，水火盜賊，刀兵危險，驚恐怯弱罪報。懺悔人間，孤獨困苦，流離波迸，亡失國土罪報。懺悔人間，牢獄繫閉，幽執側立，鞭撻拷楚罪報。懺悔人間，公私口舌，更相羅染，更相誣謗罪報。懺悔人間，惡病連年，累月不瘥，枕臥床席，不能起居罪報。懺悔人間，冬瘟夏疫，毒癘傷寒罪報。懺悔人間，賊風腫滿，否塞罪報。懺悔人

間，爲諸惡神，伺求其便，欲作禍祟罪報。懺悔人間，鳥鳴百怪，飛屍邪鬼，僞作妖異罪報。懺悔人間，爲彼虎豹豺狼，水陸一切，諸惡禽獸所傷罪報。懺悔人間，自縊自刺，自殺罪報。懺悔人間，投坑赴火，自沉自墜罪報。懺悔人間，無有威德名聞罪報。懺悔人間，衣服資生，不能稱心罪報。懺悔人間，行來出入，有所運爲，値惡知識，爲作留難罪報。

此節名爲懺人天餘報，其實正是懺人間的雜報。一、流殃宿對是餘報，乃是說犯流罪之災殃，或是遷徙他方，或是充軍邊境，都稱之爲宿對之殃；癰殘是正報，是說鰥寡孤獨、喑啞聾盲之類的人。二、邊地邪見是餘報。謂雖生人道，落在邊地，是無有佛法之處。「邊地」閻浮提洲之邊隅；「邪見」是五利使之一，小乘之空法被斥爲邪見乘。三、是多病消瘦，多病是長年病不離身；消瘦是身體乾消羸瘦；促命是說自盡尋死；夭枉是說短命夭折。四、眷屬不保是說因緣失偶，中道喪亡或是毗離。五、

親友凋喪，是說緣深的友眷，恩愛別離，使人心傷。六、冤對相逢，冤家仇家相逢相遇，雖心起憎惡之感亦難迴避。七、水火盜賊，招來驚恐怯弱，此亦自業之所招。八、幼老無依，此是善根薄弱所受的苦報，再加上流離失所，爲無有祖國之流浪人，其罪就更重。九、困禁囹圄，幽執鞭笞，受獄卒之凌虐。十、他人涉訟，無端而受累。十一、惡毒癰疽，膨脹水脹，枕臥床席，積年累月臥床不起。十二、瘟疫癘痢，瘧疾傷害。十三、是風害人身，腹腫胸塞。十四、惡神伺便乘虛，作禍興祟。十五、怪鳥飛鳴，屍鬼起舞，作妖異之事。十六、諸種猛惡禽獸，傷身害命。十七、懸樑飲鴆，吞烟自殺。十八、自投火身，葬身魚腹。十九、喪德失威，名聞不能發揚。所謂「威德」可畏爲威，可愛爲德。二十、衣乏綢羅，食非餚饌，心有不足。二十一、行來作務，而遭惡知識拒留，不能遂意。

「惡知識」爲人所知的惡人，又名惡師友。知識者乃爲人所知之義，非已知事物之理之義。八十華嚴經說：「遠善知識，近惡知識」，涅槃經說：「菩薩於惡象等心無怖懼，於惡知識生畏懼心。」

上述二十一種報，莫不都是由緣成過去之業，故須懺悔此宿世的業因果。一俟瓜熟蒂落之時，則業盡同時亦報空。

四十六、總結懺悔

如是現在未來人天之中，無量禍橫，災疫厄難，衰惱罪報；某等今日至誠，向十方佛，尊法聖衆，求哀懺悔，願皆消滅。

承上文之意，自無始以來，過去煩惱障、業障、報障等三障罪惡，均已懺悔完畢，至於現在未來人天之中，無量禍橫災疫等，一切罪報，今日至誠向三寶前求哀懺悔。一切願仰仗三寶大力，消滅淨盡無餘。

四十七、總結三障懺竟

前已懺悔三業六根，一切煩惱障；一切業障；四生六道，一切報

障。

四十八、當述發願回向

今當次第，發願回向。

諸佛菩薩，歷代祖師，依例回向，不外有三。就是：一、回自向他——無論事業大小，乃至一毫之善，一塵之福，盡皆施與一切眾生。二、回向因果——所作事業，無論自作教他，見作隨喜，乃至一毫之善，一塵之福，皆當回向，莊嚴無上佛果菩提；或回向西方，莊嚴淨土。我們應知自有生以來，所有一切身口意業，或自殺或教他殺，見殺隨喜；或自取或教他取，見取隨喜；或自犯不淨行，或教他犯不淨行，見犯隨喜；或自飲酒，或教他飲酒，見酒隨喜等。至口四之業，亦是如此。俱應一一傾心吐露，如是惡業，並非是回向，實是仰承三寶，慈悲攝受，是名洗心滌慮，發願回向。三、回事向理——上面自他因果二種，俱屬於事，事落有爲，

多是有量。須知事依理成，理本無量無邊，無終無始；縱的方面無先後，橫的方面無際涯。上面二種有量之事，若不契合於理，終屬是有爲之事，故有此第三種回事向理。此是說回自他因果二事，向眞如實際之理。

以前第一之自他一種，是俗有之事。「俗有」即俗諦，是二諦之一，對於眞諦而言又叫世諦。俗者世俗，諦者眞實的道理。俗事上的道理及一切因緣生之事項，皆謂之俗諦，即是俗有。又世俗之人所知的道理亦謂之俗諦。

第二之因果一種，是幻有之事。「幻有」假幻之無事實以顯法之假有。法華玄義說：「幻有爲俗，即幻有空爲眞。」

現在說第三事理一種是妙有之事，即眞如之理。「妙有」非有之有，以對於非空之空而曰眞空也。業疏濟緣記說：「是知妙有，則一毫不立，眞空則因果歷然。」

前二屬是藏通所攝，後一屬是別圓所收。有如是等等奧義蘊在其中，是必須申明的。

四十九、總標自他同懺

某等願以此懺悔三障所生功德，悉皆回向，施與一切衆生，俱同懺悔。

華嚴經說得好：「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所以我們承此懺悔善利，所生出的功德，不但是能滅自己本身的罪，生本身的福，按理也能回向一切衆生，使一切衆生與我同樣得滅罪生福。故此願我心即衆生心，衆生心願亦與我同，大家一起眞誠來作懺悔。

五十、別釋福善法利

願與一切衆生現生之內，身心安樂。三災八難，不吉祥事，咸悉消除。衣食豐饒，正信三寶。捨此報身，皆得往生極樂世界。親覲彌

陀，得授記別。當來世中，見彌勒佛。聽聞正法，如教進脩。

唯願一切眾生，四大調和，六情開朗。六塵緣影，息滅無生。此即是身心安樂之意。同時大小三災，輕重八難，一切不吉祥的事，都能消滅無餘。

「八難」指見聞佛法有障難八處。維摩方便品說：「言八難者，三惡道爲三難，四、北鬱單越，五、長壽天，六、盲聾瘖啞，七、世智辯聰，八、佛前佛後。」北鬱單越即北拘盧洲，此洲人士不信佛法。

還有，願衣食住三樣大事都豐饒充足，既無衣食之虞，住居又可安定，始能專心學佛。更顯對佛法僧三寶深信不疑。

誠然，目前距古已遠，去聖時遙，五濁熾盛，一切不修。我們因此急須要持名念佛，信願往生。使一切眾生，捨此報身，皆得往生極樂世界。那時親自覲見彌陀的慈容。

「彌陀」阿彌陀佛的略稱，阿彌陀佛譯作無量壽佛。阿彌陀佛譯名有三：一、無量壽，二、無量光，三、甘露。密教稱阿彌陀佛爲甘露王。其

大咒稱十甘露明。阿彌陀經說：「彼佛壽命及其人民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故名阿彌陀。」

見到阿彌陀佛，自然能得祂的記莂。

「記莂」與記別相同，是佛記弟子成佛之事，分別劫數國土佛名壽命等事。授此認別於弟子，叫作授記。玄贊說：「記者決也，莂者別也，爲決了當果，爲分別其當來果相。」演密鈔說：「記別者，謂世尊記諸弟子未來生事，記因果也。」

聞法得忍，不違安養，再回入娑婆世界。在當來世中，彌勒世尊，龍華成道，初會說法，皆得面命，如教修行，度脫一切。

五十一、別相發願

願得生生世世，在在處處，常值國王，興隆三寶，不生外道邪見之家。又願生生世世，在在處處，蓮華化生，種族尊勝，安隱快樂，

衣食自然。又願生生世世，在在處處，慈仁忠孝，等心濟物，不生一念逆害之心。又願生生世世，在在處處，常爲諸佛之所護念，能降魔怨，及諸外道；與諸菩薩，俱會一處；菩提道心，相續不斷。又願生生世世，在在處處，興顯佛法，脩行大乘，分身無量，救度衆生：直至道場，無有退轉。

一願生生世世常遇佛法化世之王，不生外道邪見之家。二願生生世世淨土化生，爲度生起見，來入濁世。願種族尊勝，安穩快樂，衣食豐饒。不生於逆惡之家。三願生生世世慈仁利物，忠君孝親。以平等心，普濟一切。不生一念逆害之心。四願在在處處常爲一切諸佛之所護念，降伏魔軍，制諸外道。在凡聖同居土中，與諸上善人俱會一處。五願生生世世建立三寶，世世轉大法輪，發四等心，修行六度。分身無量，度脫衆生。直至無上菩提，究竟證不退轉。

「大法輪」佛之說法能摧破衆生之惡，猶如輪王之輪寶，能輾摧山岳巖

石，故稱爲法輪；又佛之說法，不停滯於一人一處，輾轉傳人，如車輪然，故譬爲法輪。法輪之語，雖通名一切之佛法，然常別指見道之八聖道而言。蓋輪有輻、轂、輞之三相，此八聖道亦具此三相。又車輪速疾，見道之觀行亦速疾。俱舍論說：「如世間輪有幅等相。八支聖道似彼名輪。謂正見、正思惟、正勤、正念似世輪輻，正語、正業、正命似轂，正定似輞，故名法輪。」

五十二、按例結收

如諸佛菩薩所發誓願，所脩福智，所行回向，我亦如是發願，脩集回向。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脩行回向，終無有盡。發願回向已，至心信禮，常住三寶。

像諸佛菩薩所發的誓願那樣，我也要發如是的誓願；像諸佛菩薩所修

福智，我也要如是的修積；像諸佛菩薩所行的回向，我也要如是的回向。

虛空界原本無盡，我所發願、修行、回向，也如虛空界的無盡；甚至即使虛空界有盡的時候，眾生界有盡的一日，眾生業有盡的可能，眾生煩惱也有盡的一天，可是我所發願、修行、回向，始終是無有窮盡。

這樣的發願回向完了，我會一心信仰敬禮常住三寶。

誠然，永恒常在的三寶是我們最需要的依靠與篤實的模範。所以有人常對自度度他、拯苦滅難的三寶唱道：

「志心信禮佛陀耶兩足尊，三覺圓，萬德具，天人調御師。唵啞吽，凡聖大慈父，從眞界，騰應質悲化普。豎窮三際時，橫遍十方處。震法雷，鳴法鼓，廣演權實教。唵啞吽，大開方便路。若皈依能消滅，消滅地獄苦。」

「志心信禮達摩耶離欲尊，寶藏收，玉函貯，結集於西域。唵啞吽，翻譯傳東土。祖師弘，賢哲判成章疏。三乘分頓漸，五教定宗趣。鬼神欽，龍天護，導迷標月指。唵啞吽，除熱眞甘露。若皈依能消滅，消滅餓鬼苦。」

「志心信禮僧伽耶眾中尊，五德師，六和侶，利生爲事業。唵啞吽，弘法是家務。避囂塵，常晏坐寂靜處。遮身服毳衣，充腹採薪薇，鉢降龍，錫解虎，法燈常遍照。唵啞吽，祖印相傳付。若皈依能消滅，消滅傍生苦。」

所以佛、法、僧三寶可謂天上天下，無有能比，歌功頌德，亦不能盡。

五十三、讚

懺如浣滌，以水爲名。至心頂禮罪根清，罪滅福由生，慧日普明，覺海性圓澄。

南無圓覺地菩薩摩訶薩。

我們眾生從無始以來迄今，所做的業障，說不盡有許多，有些是不自

察的，有些我們祇要反省一下便可覺知；已經察知的罪惡業障自然應當好好的懺悔，懺悔以後才能心安理得，才能海闊天空，重新做人。懺悔以後，才能認眞修行，求得道法。世上原無洗不去的污垢，問題是有了污垢你究竟是不是想盡力去除？

懺悔業障，譬如洗汰破垢的衣衫，洗好的衣衫就還我潔淨的本來面目。因此諾迦尊者用三昧法水，來解除悟達的積世宿冤。

飲水思源，君子之本，故悟達也述懺來酬恩，仍以水爲名，是不忘本的意思。我們如果能夠至心頂禮懇切求懺，縱使積劫罪根，也必然能夠漸漸洗滌清的。

宿罪既然消滅，福德自隨著生出，智慧因之開朗，一如日光的輝耀。誠然每個人本具之性覺妙明，就好像大海樣的寬廣無涯；其性圓滿無體，其體湛然皎潔，何不覺悟，痛懺前非呢？上疏慈悲三昧水懺中義疏全部講完，而水懺的不可思議的功德，將永遠被一切眾生讚頌著，敬信著。

我們相信，唯有懺悔，會帶給我們無窮的希望，無盡的光明！（完）

五一、〇〇〇元：無名氏(迴向盡虛空遍法界一切眾生早日覺悟，念佛求生西方淨土，共成佛道。)

以上計新台幣：五一、〇〇〇元，恭印一、〇〇〇本。

回向：天下和順，日月清明，風雨以時，災厲不起，國豐民安，兵戈無用，
崇德興仁，務修禮讓，國無盜賊，無有怨枉，強不淩弱，各得其所。
祝願法界一切有情，所有六道四生，宿世冤親，現世業債，咸憑法力，悉得解脫。
祝願現生者增福延壽，發菩提心，常隨佛學，勤修精進，利濟群生。
祝願已故者往生淨土，同出苦輪，共登覺岸。

附記：本會接受善信委託，代印經書、佛像，其必要之費用，均經本會審慎評估；若有結餘，均續作本會之印(購)經書及運費，為施主廣積陰德，歡迎十方大德善加利用。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讀誦受持人
輾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卍卍卍